大江健三郎

最新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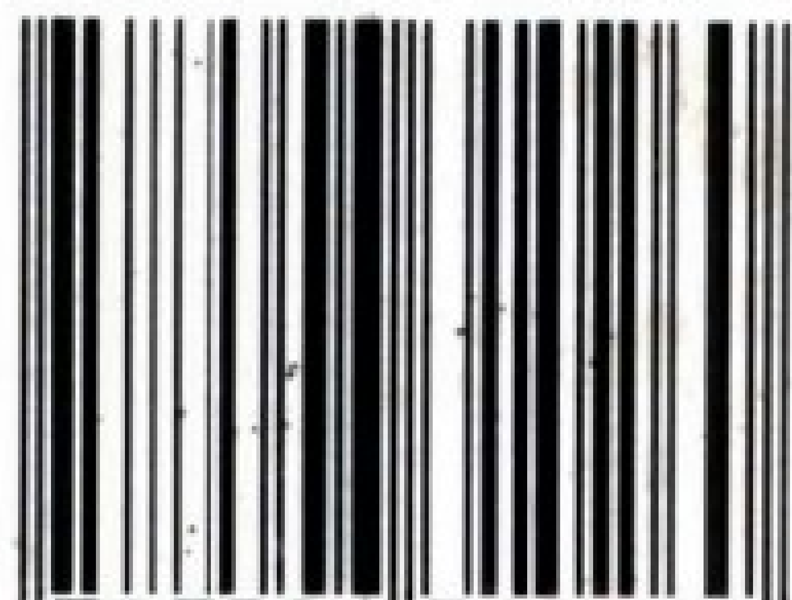
人的性世界



1994年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

[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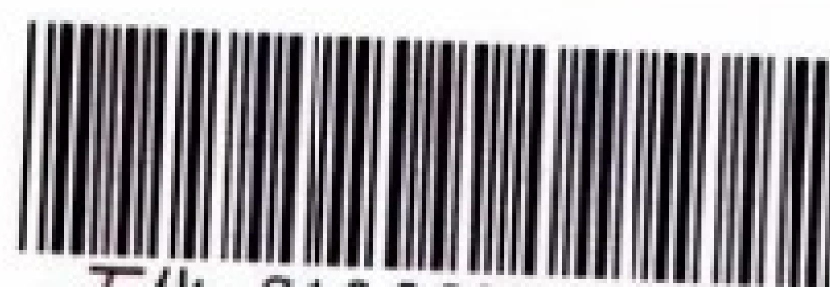
ISBN 7-5063-1026-0/I・1015
定价： 17.80元

人的性世界

大江健三郎作品

译者 郑民钦

00125521



作家出版社

(京权)登01－95－7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性世界/(日)大江健三郎著;郑民钦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2

(大江健三郎小说系列)

ISBN 7－5063－1026－0

I. 人… II. ①大…②郑…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0984号

人的性世界

作者:大江健三郎
责任编辑:水 舟
责任校对:卫 齐
装帧设计:秋 阳 延 瑞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彩虹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90千字
印张:12
版次:1996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1026－0/I·1015
定价:17.80元

《人的性世界》

内容提要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独辟蹊径、脚踏实地地开垦性这块禁地，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

本书收录大江健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十余篇，《生活下降者》、《十七岁》、《人的性世界》等篇尤为出色，通过对当代青年性迷惘的探索，揭示了现代社会躁动不安的直接原因，被评论家认为是大江健达到艺术高峰的优秀之作。

大江健认为：性，永远是人的原动力……

大江健三郎文学的独特魅力（代序）

叶渭渠

大江健三郎获得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引起国人的极大关注。大江崭露头角之初，就已博得日本文坛的高度评价。川端康成最早肯定“大江是具有异常才能的作家。”三岛由纪夫说，“大江文学技巧的圆熟，达到了白璧无瑕，堪称为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江藤淳评论道，“除大江之外，其他作家是写不出这样充满鲜活的芳香的文体来的。”松原新一等人合著的《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用肯定的文字将大江健三郎定位在“新时代文学的旗手”上。也就是说，大江早已成为日本战后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广为人们所瞩目。

大江健三郎是接受萨特和加缪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于50年代走上日本战后文坛的。50年代以后，随着战后的时代的终结，日本社会开始摆脱战后的混乱、贫困和战争的阴影，但又面临新的矛盾和危机。日本存在主义从探讨战争和战后人的基本存在的关系，转而关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人的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大江的存在主义摆脱了战后存在主义的基本倾向，在文学表

现的观念上和形式上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转向关心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以及新时代核武器对人类的威慑等新问题。因而时代危机的意识成为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调。

大江接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存在的本质观念；二是发挥文学想象力的表现；三是追求“介入文学”。这三方面表现在创作上，是从心理、生理和社会三个方面捕捉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具体通过个人体验的现代人面临的核危机、残疾危机和性危机来寻找现代社会的定势，从而形成大江式的存在主义文学。也就是说，大江将存在主义日本化。

大江创作的一贯主题是描写人在闭塞的现实社会中寻找失落的自我的状态，以及人在被闭锁的“墙壁”里求生存的状态。我们读过大江的《死者的奢华》、《他人的足》、《人羊》，乃至后来的《感化院的少年》等，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小说的特质，是在文学上凸现生存的危机意识。作家在这方面的感觉是敏锐的，但他所探索的，不是人的消极的、否定的一面，而是人在现代闭塞状态下求生存的积极的、肯定的一面。应该说，大江对萨特存在主义的吸收和对战后时期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承，首先表现他对社会的参予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其次积极把握日本史转型期的重大事件加以文学化。由此可以看出，大江非常重视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并且把它们视为作家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也是作家主体性实现的一种方式。

缘此，他的作品常常带上浓重的政治影子，也就是对各种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通过文学来发表自己的见解，比如将批判天皇制、反核武器具体到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等政治命题形象化。尽管如此，他又不是图解式地直接表现政治的实相，更不是将文学简单化为政治的载体，而是与作为人的生存的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想象力而加以发挥。

比如《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洪水涌上我灵魂》，幻想着模仿百年前在山谷的农民暴动，组织一支足球队鼓动“现代的暴动”，或者幻想着地面上发生核爆炸、地壳大变动、大洪水涌来等等。从表层来看，似乎是作家面对政治危机、核危机、破灭与死，陷入追求个人内心的不安和虚无中，但从深层来看，却含有更为积极的内容，它不仅展现了一个异化、扭曲和丑恶的世相，而且表现了在政治重压、核威胁下，人存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关系，并深入探索今日人如何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为此作家超越了单一的意识，建构了自己独特的观照世界的“眼”，强调了作家意识与“眼”的密切联系，以及“眼”和观照的必要联系。他把设定视点和导入“眼”作为创作小说的秘密，并且解释说：

> 这种观照、其本身只有通过设定独自的视点、真正导入被选中的“眼”，最浅显地给作家提供一个为了创造超越于自己世界的线索。我正是以这种思考方式来作为自己的小说观的最根本的核心。①

继《洪水涌上我灵魂》之后，大江自认为最得意、最令他怀念的长篇巨作《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同时代的游戏》的出现，最充分地体现了作家上述小说的最根本的核心。作家设定的视点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是从宇宙派遣了“二人帮”来地球摆脱“地球危机”；一个是从“村庄＝国家＝小宇宙的历史”，创造了无限大的宇宙空间，让巨人创造者和破坏者在这宇宙空间展开格斗。实际上，作家是通过这一视点而导入自己独特的“眼”，以

① 摘自《语言与文体，眼与观照》

超越于自己设定的虚幻世界，来完成一个新的真实的观照世界。这两者的联接点就是想象力。于是作家插上了想象力的翅膀，遨游于现实的世界。这样作家意识，也可以说作家的目的意识，就自然地流贯于小说的世界和人的实存的世界这两个内与外、表与里的世界。

日本文学评论家武满彻写道："我们（人类）处在迷失现代文明的总体性的状态。信息的泛滥把人驱赶到一条狭窄的死胡同，但那是人自己招来的，这种前景被闭锁在黑暗中。大江健三郎的新作《同时代游戏》是继《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之后又一部强烈希求恢复总体性的书。而且与前作比较，在这里构筑的言语空间更多样性地具有作为时代战略的确实的具体性。读者在这一语言的迷宫里不仅不会迷失自己，而且可以感觉和体味到超越于它和总体性的一致。于是在无限大空间充满诣谑和暗喻，明显地划出了时代的黑暗和轮廓。"[1]

可以说，大江文学虽然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它吸收存在主义的文学技巧多于文学理念，而吸收文学理念也是按照自己的思考方式来取舍与扬弃而加以日本化的。他的上述由"眼"与观照统一构成的文学观，以及具现在上述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技巧，形成了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特征之一。

吸收西方存在主义的想象力的表现，以及传承日本式的想象力和传统的象征性表现，并使两者达到完美的统一，是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另一个特征，他发挥想象力作用的时候，总是把想象力与记忆联系在一起，想象未来，回忆过去。他认为"思考过去和未来，保持总体的记忆和想象力是切实必要的。为了获得这种记忆和想象力，必须抑制所有面的一方的力量。必须

---

① 摘自《同时代的游戏》解说词。

通过拒斥被抑制的心，在自由地解放的精神上，回忆过去，想象未来"[1]。大江最后强调这种想象力是低抗"邪恶势力"的手段，正是一般民众和艺术家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义务，因而他提倡的想象力是"政治的想象力"，这是他思考想象力的出发点，也是大江发挥想象力的立足点。

然而，文学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是不同质的两个世界，所以大江主张运用想象力的语言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而这座桥是把桥墩深埋在人的本质性的实存之中，使小说世界走向政治世界。比如，从《人的性世界》、《我们的时代》到《个人的体验》、《哭嚎声》就是通过性的形象或想象力的语言，对现实的再创造，显示了作家对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考，包括对战争问题，以及天皇制、日美安全条约等体制问题的见解。又比如，反核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问题，但大江没有使用政治概念的语言，而是将这个问题植入人性的深层，并使用想象力的语言表现出来。《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青年的污名》就是通过作家的想象世界，展现现代人在政治争斗、右翼噪动和核劫持的面前，对人性的呼唤。他在《现状和文学创作的想象力》一文中说明，这是他"对周围现状的认识，并反复发挥自己文学创作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大江在想象力的世界里，表述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和实现了他的文学主张。

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还有一个特征，表现在他将日本本土的文化思想作为根干来培育其存在主义文学的枝叶。大江对日本人作为自然神信仰的树木与森林，以及日本传统文化结构的家与村落共同体情有独钟。这固然是由于大江出生在四国岛上一个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的村落里，与森林、村落有着浓密的血

---

[1] 摘自：《记忆与想象力》。

缘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传统的文化思想和文化结构抱有一种密切的亲情。他在作品中常常将象征神的树木与森林看作是“接近圣洁的地理学上的故乡的媒介”，并且作为跃入文学传统的想象力的媒介，以一种亲和的感情去捕捉它们。从早期的《感化院的少年》起，经过《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同时代的游戏》、《M/T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直至今年3月刚全部问世的三部曲《燃烧的绿树》等作品里的森林或山谷村落，始终都是作为日本的心象风景而在作家的感觉世界中展现。特别是以这些传统的东西扩展为文学的空间，从实质上说，拓展为更具文化内涵的社会空间乃至时代空间，并且加入民族的神话，东方神秘的哲理——再生与救济，从而使创作既获得独自的、更为丰富的想象力，又紧密地贴近时代与社会。因此可以说，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立足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将现实与象征世界融为一体。广而言之，根植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使传统与现代、日本与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方法一体化，从而创造出大江文学的独特性。

在西方存在主义的影响下，大江以为“20世后半叶给文学冒险家留下的垦荒地只有性的领域了”，于是他在这一领域里开辟了一块“性+政治”的试验田，把性与政治作为表现人的存在和状态的两个重要的表征，并且实实在在地耕耘着。他的试验性的作品《人的性世界》、《我们的时代》自不用说，他的《日常生活的冒险》、《哭嚎声》也都是抱着对现实社会的逆反心理，以性为通路，通过反社会的性行为，向现实世界中的日常生活挑战，向现今的权威主义者挑战，来寻求人的真实存在。正如《哭嚎声》的主人公最后在现实的压迫下，在孤独和焦灼中，不得不呼喊出“我是人”！

在这些作品里，大江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使用了一些有关精神病理学的用语，但其着重点是强调性与政治的表里关

系。他没有在生理的因素上多做文章，而是利用生理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交叉系统，多角度地通过形象来叙述人性的本质和根源，以及人深深扎根于生的欢悦的愿望，同时把“性”作为政治的暗喻，展现现代人的性世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探索打破这个窒息的社会现状的可能性，给读者提供一个崭新的窥视日本社会的视角。大江面对某些评论家对他的这几部作品的充满道德意识的抨击，在《文学笔记》中作了如下的辨析：

> 只要是关于性的人，那么性的形象就是一种能够位移的、使多样的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

由此可见，大江关于性问题，是作为一个文学上的严肃问题来思考的，性的形象不是孤立的形象，而是由生理、心理、社会等多侧面统一起来的形象。他探求的性，不是性的自然属性，也不是分割了性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联系，而是与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复杂性相对应，对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也包括政治因素相统一的，反映了人的性被压抑和求解放的愿望。性现象的复杂性，实际上是社会现象复杂性的反映。大江闯进了前人难以取得成功的这一领域，自觉地将这一命题作为作家的命运，巧妙地把握了性与政治统一的创作原理和方法，并大胆地付诸创作实践而取得了成功。

当然，大江在这一领域实践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他采用独特的文体来建构其作品。他既反对规范主义的古典文体，也反对个性主义的特异文体，而主张“存在论”的文体，即感觉与知性结合的“比喻·引用文体”。也就是说，比喻是感觉性的，引用是知性的，两者邂逅而形成大江文体的特质。在大江文学中，比喻文体的表现扮演着重要的暗喻、讽刺和批判角色，同时成为

发挥文学上的想象力的一羽重要的翅膀。但比喻文体的表现只能在容许的限制范围内，并不能无限制地扩张，相反它是受到引用文体的知性的制约，使比喻文体的感觉性纯化和洗练化，以保持想象力的向性作用。举例来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开卷首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寻求着一种热切的'期待'的感觉，摸索着噩梦残破的意识"，这就是大江的文体的规范句。它既表现感觉的观念，又表达了知性的思考，为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的故事交替展开，为在语言空间中充分发挥其具有导向性的想象力作了坚实的铺垫，使作者也使读者进入一个确实存在的自己的世界。也就是说，确保在想象世界中维持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感。

大江强调文体对于保持文学上的想象力的生命的必要性时就曾指出：

> 第一，正如从最先作为问题那样，不能将语言作为单纯的概念来使用，而常要通过与现实的事物、它们所构成的世界本身对应，来使用表现物本身的语言。也就是说，语言必须根源化、物质化。
>
> 第二，与作家自己拥有的语言世界、自己的意识世界一样，要自觉认识到其片面的性格，并且克服它。因此也要使自己的语言与现实的状况相对应，同时争取使用适应现实状况的复杂性的多样语言。也就是说，必须将语言多样化。由此，一个作家的语言最好是总体化的，即能够覆盖一个时代总体状况的语言。①

① 摘自《状况与文学的想象力》。

也可以说，大江发现了想象力与语言的相位，让其文学的想象力立足于语言的总体化的位置上，使语言物质化根源化的作用和状况对应的语言多样化作用互制互补，既扩大其想象的活动范围，又保持与实存世界最直接、最具体的联系。这就是大江“存在论”文体的基本特征，也是大江存在主义文学日本化的根本保证。

大江文学的异彩，正是在和（日本）洋（西方）文学的相互交替中碰撞和融合而呈现出来的。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从日本走向西方，从东方走向世界，也是源于此吧。

作为代序，我最后必须再说几句话。

首先，承蒙挚友、日本北海学园大学千叶宣一教授作为本小说系列的顾问，为促成本系列的顺利问世做了大量的工作；挚友矢野玲子女士闻知我们要进一步介绍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主动惠赠大批有关大江的图书供我们参考。

其次，作家出版社副总编王文平、编辑室主任张水舟（半岛）两位先生和我们一起，为策划这套系列的翻译与出版，付出了很大的心力；我们的同行、翻译家李正伦、郑民钦、包容、林怀秋、谢宜鹏诸先生通力合作，在短时间内以较高质量完成了翻译工作。

有了他们的智慧、心血和耕耘，保证了本系列在新春伊始就与广大读者见面，作为主编，我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1995年12月15日于北京团结湖

目　　次

十七岁

1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已经十七岁。父母亲哥哥这些家里人对我的生日要么真的忘记了，要么就是装做想不起来。于是我也不声不响。傍晚，我正在浴室浑身抹肥皂搓洗的时候，在自卫队医院当护士的姐姐下班回来，对我说："十七岁了。你不揪揪自己的肉吗?"姐姐近视得厉害，戴着深度眼镜，说因为这个觉得脸面没处放，决心一辈子不嫁人，才进了自卫队医院，而且她自暴自弃地不管眼睛会越来越糟一个劲儿地看书。对我说的这句话一定也是从书上偷来的。但不管怎么说，总算家里还有一个人记着我的生日。我搓着身子，孤独的心情有所缓和。我正琢磨着姐姐说的话，阴茎却从肥皂泡中悄悄地鼓起来。我赶紧爬出来，把浴室的门锁上。我似乎不论什么时候都勃起。我喜欢勃起。勃起使我浑身充满力量。我还喜欢看勃起的性器官。我又坐进澡盆里浑身上下抹遍肥皂，开始手淫。这是我满十七岁以后的第一次手淫。我原先以为手淫对身体有害，自从在书店里看了性医学书

后，知道对手淫的负罪感才有害身心健康，从而获得充分的解放。我讨厌大人那样包皮完全上翻暴露无遗的黑红色的阴茎，也不喜欢小孩子像植物那样发青的性器官。我最喜欢的是包皮平时像毛衣一样包裹着、勃起时能翻过来慢慢地露出蔷薇色的龟头，并能够将耻垢溶在热水里当润滑油的处于可以手淫状态的性器官。这就是我的性器官。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校医教我们怎么把耻垢洗干净，同学们都乐了。因为大家都手淫，谁也没有攒着耻垢。我是手淫高手，还发明了在射精那一刹那时像结扎口袋似地抓着包皮顶端让精液装进包皮口袋里的技术；还在裤兜里掏个洞，这样上课时也可以干“私活”。我一边想着妇女杂志的专辑彩页上刊登的一个男人新婚初夜将妻子的阴道捅破引起腹膜炎的暴露阴私的文字一边手淫。被白里泛青的柔软的包皮裹着的阴茎像火箭一样挺立着，充满力量，无比健美。而且第一次发现我的胳膊上肌肉开始发育隆起，我呆呆地看着像新的橡皮膜似的肌肉。揪一下我的肌肉、确确切切的我的肌肉，一阵喜悦涌上心头。我露出了微笑。十七岁。普普通通的十七岁。肩膀的三角肌、胳膊的二头肌、大腿的四头肌，都还柔软，但将逐渐发育成长，变得健壮坚硬。我想让父亲给我买拉力器或者杠铃做生日礼物。父亲很吝啬，恐怕让他买运动器具不会很痛快。我在热气腾腾的肥皂泡滑腻清爽的浴盆里心情舒畅，觉得可以说动父亲。到明年夏天，我浑身肌肉发达，身体健壮魁梧，到海里游泳，一定会吸引众多姑娘的目光，也让小伙子们产生热烈的尊敬之心。带着腥味的海风、滚烫的细沙、被阳光灼热的皮肤阵阵刺痒、自己以及朋友们身上的气味、在大海里游泳的人们的喧嚷……突然掉进孤独、宁静、幸福得头晕目眩的深渊。啊、啊、噢、啊……。我闭上眼睛，手握着灼热坚硬的阴茎，接着一挺，整个手掌感觉到强劲地喷射出来的精液的运动。于是我知道一大群赤身裸体的

人们在我的体内夏日晴空的大海里默默地幸福地游泳。接着，秋天午后的清凉降临在我体内的大海。我哆嗦一下身体，睁开眼睛。精液射溅满地，不过是很快就令人生厌的浑浊的乳白色液体，好像并不是我的精液。我用热水冲洗精液，黏稠滑溜的精液残留在地板缝里，怎么也冲不掉。要是姐姐一屁股坐在上面，说不定要怀孕。这是近亲乱伦。姐姐会发疯的。我继续用热水冲洗，一会儿觉得身上有点凉，赶紧爬进澡盆，又“哗哗”地热水四溅着立即站起来。要是洗的时间太长，母亲一定生疑，讥诮挖苦：“这孩子去年洗澡还浮皮潦草，现在怎么突然感兴趣了?”我悄悄地急忙拧开门锁。一走出浴室，性高潮那一刹那在身体内内外外涌动高涨的幸福感、对他人的友情、共生感这些残渣全部关闭在散发着些微精液气味的热气里。四叠半的更衣室的墙上镶着一面大镜子。镜子里面孤零零地站着一个昏黄光线映照下一丝不挂无精打采的我。的的确确是无精打采的十七岁。连阴毛还又细又疏，阴茎萎缩在皱皱巴巴的青黑色的蛹一样的包皮里，吸足了水和精液，显得水唧唧阴沉沉地低垂着，只有在热水里泡长的睾丸长长地似乎一直要拖到膝盖。这个样子毫无魅力。还是浴室的光线好。我大失所望，心情沮丧地穿衬衫。我的脑袋瓜从衬衫领子钻出来看着镜中的自己。我把脸贴近镜子仔细端详着。这副嘴脸令人厌恶，并不是其貌不扬或者皮肤黑不溜秋，实在不堪入目。首先脸皮太厚，像猪脸一样又白又厚，我喜欢棱角坚实的骨胳上紧绷着浅黑色薄薄皮肤的田径运动员那样的脸膛，但自己的皮肤下面尽是肥肉和脂肪，给人光是脸蛋肥胖的感觉；而且额头窄小，粗糙的头发更密密麻麻地挤在上面；两颊鼓起；只有嘴唇像女人一样又红又小；眉毛浓密粗短，你推我搡着乱不成形；细小的眼睛含怨带恨凶光毕露；耳朵煽开，与脑袋瓜成直角，耳垂厚大，啊，可以说是一对“福耳”。我的嘴脸就像羞愧害臊皱眉

蹙额哭哭啼啼的一副女人相。所以每次照相我都发怵，特别是在学校和全班同学一起照纪念相，更是一脸死相，可照相馆总要把我的脸修成一个面无表情的美男子。我盯着镜子里的脸，真想低吼一声。脸色黑里透青，这是长期手淫的结果。我这个人也许会在马路上、学校里到处宣传自己经常手淫。也说不定别人一眼就会看穿我手淫成性，他们一看到我含怨带恨的大鼻子，会立即识别出来："瞧那家伙，是干那玩意儿的。"而且街谈巷议不胫而走，我的心情就和认为手淫有害健康时一样悲哀。仔细想一想，其实从那时候起"环境"毫无改观。所谓"环境"，就是手淫如果被别人知道我会羞愧得无地自容。啊，别人会怎么看我？那小子手淫成癖，瞧他的脸色和浑浊的眼睛！他们像看一个卑贱下流的东西似地对我吐唾沫。我真想杀了他们，用机关枪把他们一扫而光。我气哼哼地说："真想杀了他们，用机关枪把他们一扫而光那该多痛快！"我的声音很低，呼出的热气模糊了镜面，把我的怒容朦朦胧胧地隐藏在脏兮兮的薄雾后面。我不无遗憾地想，要是我的脸能从嘲笑奚落我的人眼睛里这样隐蔽起来，我的精神将获得解放，心情何等自由自在。然而奇迹不会发生。在别人眼里，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手淫成性者，尽干那玩意儿的十七岁。终于我发现，正因为如此，我的生日才有这样凄凉委屈之感。而且我今后一辈子的生日都会这样凄惨，甚至比这更糟糕。我相信这种预感。"要是没染上手淫的恶习……"我后悔莫及，觉得头痛。我自暴自弃地一边哼唱着《啊！圣诞颂》一边急急忙忙地穿衣服。你让我伤心，你让我流泪，但是，如果你将我抛弃，我一定死去。噢、噢，圣诞颂歌，你对我多么残酷！

吃晚饭的时候，没人提起今天是我的生日，姐姐也不重复我刚才在浴室时她说的那句话。于是我终于明白，在我十七岁生日这一天不要指望有人向我表示祝贺，何况我们家在吃饭的时候本

来就没有说话的习惯。因为在私立高中当副校长的父亲很讨厌边吃饭边说话，认为这是庸俗的陋习，不能容忍。手淫之后，我也觉得疲倦头疼，被自己十七岁的肮脏糟蹋得一无是处，所以对大家闷不做声的吃饭不想牢骚抱怨。我想我的生日应该和平时一样受到冷遇。饭后，我把生日、拉力器统统抛到脑后，坐着一边嚼红红的朝鲜辣菜一边慢吞吞地喝茶。也许我的心灵深处还固执地残留着今天是我生日的强烈意识。

我翻来复去地看着晚报，有时也斜几眼电视，一边嚼着朝鲜辣菜一边喝茶。我的中学时代是在乡下度过的，同班同学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朝鲜人，他看我长得矮小，总欺负我。电视新闻正播放皇太子夫妇出国访问前发表声明的场面。皇太子狡黠的眼睛盯着远处，嘴里说“尽心竭力，不辜负全体国民的期望”，皇太子妃站在他身旁，脸上堆出有点做作的微笑，注视着我们全体国民。我不由地气冲心头，自言自语道：

“老百姓的税虫还这么自命不凡神气活现。我什么也不期望。”

这时，趴在电视机旁看书的姐姐突然爬起来，气势汹汹地逼问我：

“老百姓的税虫？你说清楚，谁自命不凡神气活现？”

我一下子怔住了，心想坏了，说了不该说的话。但父亲依然若无其事抽他的烟，在电视台工作的哥哥正专心致志地组装他的飞机模型，母亲在厨房一边干活一边傻呵呵地扭头看电视，对我和姐姐的争吵都漠不关心，于是我越来越气，毫不示弱地站起来。

“告诉你，皇太子夫妇就是老百姓的税虫。我对这种人不抱任何期望。还有其他税虫，自卫队算头一个。不知道吧？你是灯下暗，当局者迷。”

"皇太子殿下夫妇另当别论。"姐姐眼镜后面的小眼镜异样发直，声音格外冷静，"自卫队怎么是税虫？如果没有自卫队，也没有美国驻军，谁来保卫日本的国家安全？再说，要是没有自卫队，现在在自卫队里服役的农村家庭的次子、三子又到哪儿找工作？"

我顿时语塞。我所在的高中是东京都近郊最激进的学校，还组织过示威游行。每当校友骂自卫队的时候，就想到姐姐在自卫队医院当护士，总是替自卫队辩护。可是我想当左派，从心情上说，觉得自己适合当左派。我也参加过示威游行，给校刊投稿主张高中生也应该参加反对美军基地的运动，结果被当校刊顾问的社会科老师叫去训斥一通。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脑子里盘算着一定要把姐姐的论点驳得体无完肤。

"你是打官腔，这是自民党那帮家伙成天挂在口头欺骗百姓的老套话。"我摆开架式反唇相讥，"头脑简单，被税虫骗得一塌糊涂。"

"头脑简单有什么不好?! 你这个复杂的头脑就来回答这简单的问题。如果驻扎在日本的外国军队全部撤走，日本自卫队也解散，日本处于军事真空状态，举个例子说，你认为和南朝鲜的关系会处理得对日本有利吗？现在南朝鲜还在李承晚线一带抓捕日本的渔船。万一哪一个国家派一支小部队在日本登陆，日本没有一兵一卒，岂不是坐而待毙吗？"

"那可以找联合国解决。不管南朝鲜不南朝鲜的，叫嚷什么某个国家派小部队侵犯日本的人本身就不是好玩意儿。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派兵登陆日本，日本没有假想敌国。"

"联合国不是万能。不是火星人，而是地球上某国的军队进攻日本，这个国家在联合国里也有利害关系，联合国未必都站在日本人这一边。再说，朝鲜战争也好、非洲的哪一个犄角旮旯也

好，都是等战争发生了联合国军才介入。在日本国土上只要打三天仗，就会是大量的日本人伤亡。人都死了，联合国军再进来，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日本要随时警惕，美国在日本是否拥有军事基地，这在远东地区可大不一样。如果美国从日本撤兵，那些左派为了消除国民的不安情绪，不是就把苏联的军队请进来建军事基地吗？我也有机会接触那些基地的美国兵，接触的机会比你多。我并不认为外国兵驻扎在日本是好事，所以必须充实自卫队。这样也可以使农村家庭的次子、三子有工作干，不会失业。”

我觉得招架不住，节节败退，心里十分着急。我不想就此低头认输，而且坚信自己观点正确，在学校里和同学辩论的时候，像姐姐这样的论调不经一驳，经常不屑一顾，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今天我应该必胜无疑。妈的！女人的小聪明！我自己给自己打气。我从来就没认为重新武装论是正确的。

“因为现在的保守党内阁的恶政才造成农村家庭次子、三子的失业。自卫队不只是让恶政造成的失业者再次为恶政卖命吗？”我情绪激动地说。

“可是别忘了，正是在你深恶痛绝的保守党体制下，日本才完成战后复兴，发展了经济。”姐姐却十分冷静，“保守党政府使日本繁荣发展。这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吗？正因为如此，大多数日本人才选择保守党。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日本现在繁荣吗？尽他妈的放屁！在选举中投保守党票的日本人，他妈的都不是好东西！我讨厌他们！”我叫起来，觉得窝心憋气，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大笨蛋。我流下了委屈的泪水，“这样的日本亡国了才好，这样的日本人死光了才好！”

姐姐一愣，接着像猫玩弄被自己征服的耗子一样冷冷地在我难看的泪脸上扫了一遍，低头一边翻阅报纸一边说：

“要是你真这么认为，也就要说到做到、始终如一。可你们

干的事让我觉得左派要滑头。一方面俨然像民主主义卫士那样吵吵嚷嚷，自己却不遵守议会制，把一切都归咎于多数派政党的横行霸道。嘴里说反对重新武装、执政党违反宪法，却不想方设法给自卫队员谋求其他工作。总觉得你们不是出于真心，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一边喝着保守党政府的搅汁器制作出来的甜果汁，却把酸苦果汁的责任推给政府。下一次选举让进步党掌权试试看。我倒想看看把美军赶出基地、解散自卫队、降低税率、消灭失业队伍，会不会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率。我也并不想当自卫队的护士让人讨嫌，巴不得做一个有良心的进步的工人。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我的泪水就让我觉得从头到脚深埋在铅一样沉重的耻辱的污泥之中。父亲和哥哥对我们的争论采取充耳不闻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我坠入愤激屈辱的底层。父亲对自己的儿子伤心流泪竟然无动于衷，仍然悠闲自得地看他的报纸。父亲认为这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他在学校里也采用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教育法，对学生绝不强迫命令，也不干预学生之间的问题。他还拿这个自吹自擂。但我听从父亲那个学校转学来的学生说，大家都讨厌父亲，瞧不起他，认为他没能耐、靠不住。记得以前父亲的学校有二十个学生玩“恋爱游戏”被警察收容教育，报纸还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但父亲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不容许对放学以后的学生行为再加以束缚，毫不介意，根本不当回事。他的信条是不负责任。我这样年龄的学生虽然也会反抗也会有点不正经，但其实最需要能切实为自己着想的老师。我有点小麻烦的时候，也需要老师助我一臂之力。我不知道父亲现在的态度是美国式还是自由主义派，只觉得他不像父亲，倒像个外人。我的父亲没上过学，干过好些工作，辛苦备尝，靠自学考试合格爬到今天的位置，为了保持现在的地位，他尽量不跟别人交往，害怕祸及自己或者受

到什么牵连再吃二遍苦。就是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他也拒绝脱下这种本能的护身铠甲，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的喜怒哀乐不形诸颜色，只有不负责任的冷冰冰的评论。现在大概采取最典型的美国式自由主义态度吧……

我站起来，表示不把还在扬扬得意地唠唠叨叨的姐姐的话放在眼里，准备躲进兼做库房的我的小房间里。我站起来的时候，心里就憋着一股气，愤懑耻辱搅得我心烦意乱，没有精力考虑可能会出现的后果。我站起来迈出一步，一脚对着小茶几踹过去。茶杯嘭地倒下来，小便一样黄色的凉茶水流到地上。我屏息瞥了父亲一眼。父亲没有吼骂叱责，只是嘴角浮起一抹讥嘲般的冷笑，依然不动声色地看报。

“这就是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的简称——译注）的脾气。”姐姐连讽刺带挖苦地说。

我气昏了头，吼叫着对准姐姐的额头狠踢一脚。姐姐双手平伸在小茶几上仰面倒下，眼镜碎片划破了姐姐的眼皮，她本来就长得难看的脸苍白失色，令人恐惧害怕，眼睛紧闭，黏稠的鲜血从眼皮向显得格外高隆的颧骨流淌下来。母亲从厨房跑出来抱着姐姐。我对自己的行为呆然若失，浑身颤抖，木然而立。当我看见我的脚指头上沾着姐姐的血，仿佛一股灼热的疼痛和刺痒蹿上心头。父亲把报纸慢慢地放在膝盖上，抬头看着我。我以为他会揍我，并且下决心就是被揍得死去活来也绝不还手。但父亲极其冷静地说：

“你上大学的费用就不能从姐姐那儿要了，只能好好用功，争取进东京大学。公立大学学费便宜，奖学金也比较容易申请。劝你好好用功，这样话说得太轻，要玩命干，得神经衰弱都不怕。这就叫做自作自受吧？要么进东大要么工作，如果进防卫大学当然另当别论。”

我的五脏六腑似乎一下子掉进冰窖，转身走到院子里。春天的夜晚，黑暗的天空下有铺着一层蔷薇色的天空。那是水蒸气、尘埃从地表蒙蒙上升到天空形成不透光的蒸气层，折射出全东京千家万户的灯光。我在小院边上的库房里自己做一张轮船上那样的床铺，睡在上面。因为没有电灯，关上木板门后只好摸黑爬到床上。我想有自己个人的时间，才在库房里做了这么一张床。库房只有三叠席大，我的床占了三分之一，剩下的堆着乱七八糟的破烂货。我在黑暗中摸着杂乱堆放的桌椅板凳这些破烂东西。当我把床铺看做轮船的时候，库房便是驾驶舱。我在黑暗中多余地瞪着眼睛，拉开桌子抽屉摸出腰刀。这是我在做床时从破烂中拣来的武器。刀身只有三十厘米长，铭文刻着“来国雅”三个字。我在学校图书馆查过，好像是室町末期刀剑家的作品。四百年前的东西。我把刀子拔出来，双手紧握，对着黑暗中的破烂猛力刺杀、猛力刺杀。整个库房杀气腾腾，心胸怒火中烧。嘿！嘿！呀！我一面低声运气叫喊一面用来国雅的腰刀凶狠地刺向黑暗。我想过，总有一天，我要用这把日本刀杀敌，勇猛悲壮地杀敌。我的预感具有极大的把握。但是，谁是我的敌人？我的敌人是父亲吗？我的敌人是姐姐吗？是军事基地里的美国兵吗？是自卫队员吗？是保守派政治家吗？我的敌人在哪里？我要杀了你！杀了你！嘿！嘿！呀！

我在黑暗中把像密密麻麻地麇集在衬衫缝里的虱子一样的敌人杀得片甲不留之后，情绪稍稍平静下来，甚至后悔自己不该打姐姐，要是姐姐眼睛受伤因此失明，我准备牺牲自己的眼睛给她做移植角膜手术。一人做事一人当，自己的罪恶必须用自己的血肉来抵偿，不然就不是人，我不是那种卑鄙负心的小人。

我把腰刀收进白檀木鞘放回抽屉里，摸黑脱了衣服躺在床上。我仰卧床上，睁着眼睛，凝神倾听，黑暗中形形色色的妖魔

鬼怪清晰地涌现出来，我的小身体赤裸裸地躺在研钵深底里遭受狂涛巨浪的袭击。从正房传来唱片的音乐声，是迈尔斯·戴维斯六重奏乐团演奏的什么曲子。哥哥对现代派爵士乐十分入迷。我想起来，在我踢了姐姐一脚父亲刻薄数落我的时候，哥哥半蹲半坐在摆满塑料片和各种黏胶的草席上忙着制造飞机模型，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就像摄影机将摄影者没有感觉到的细微之处也拍摄下来一样，我发现我记忆的胶片里明晰地拍摄下我先前并没意识到的、哥哥那种漠不关心的形象。现在哥哥大概已经把十分钟前发生的那场小风暴忘得一干二净，正对着具有高保真度的放声机像吸毒者一样摇晃着不稳定的脑袋瓜痴迷陶醉在爵士乐曲之中，而且不时从手指肚上撕下胶水凝固的薄皮，心里闷闷不乐地反复念叨着我刚才应该揍弟弟一通或者应该申斥妹妹不要得意忘形，一边提高人为地夸张显示高低音区的放声机的音量，企图从纠结的念头中摆脱出来。哥哥天资聪颖，曾经是我们全家的希望。前年东京大学教养科毕业后入电视台工作。哥哥在大学时代就是班领导，参与组织学生节活动，十分活跃。进电视台以后，起先在报道专辑组任节目编排，勤勤恳恳、积极肯干。那时候，我尊重哥哥信服哥哥，从他身上可以摄取父亲所没有的营养。但是从去年夏天开始，哥哥动不动就喊累，都成了口头禅，秋天时歇了一个星期，再上班人就完全变了样，沉默寡言、温良敦厚，对爵士派音乐病态般如痴如醉，对制作飞机模型走火入魔。我从去年秋天以后，再没听到哥哥谈工作、谈政治。原先那个热情奔放充满信心能说会道的哥哥今年和我谈话的时间也就五分钟。去年冬天，哥哥答应带我去陡峭艰险的谷川岳爬山，但说话不算话，让我失望。可是我一看到哥哥像醉鬼一样没骨头似地浑身扭动着陶醉于爵士乐时那副怪样，即使我会得到许多好处，也不想和他结伴爬山。啊，哥哥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哥哥变了以后，我在家里完全孤独一人。孤独的十七岁。这个时期，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才能健康成长，但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尽管我现在正处在最危险期……

库房外有一种轻微然而清晰的声音信号。我刚才忘了。我坐起来打开凿在床边像船窗一样的圆窗。一个东西悠然地跳到我的船舱床铺上，喉咙咕噜咕噜地响着，身子卷缩在裹着我双脚的毛毯上。是“强盗”。经常在左邻右舍偷东西吃的坏猫。我的父母都是小气鬼，一说养动物，就想到自己的食物被它们抢走，吓得浑身打哆嗦。这样我只好养猫，不费什么吃的。去年我在瓶子里养了五十只一家子蚂蚁，可它们没过得了冬天，给我留下一座漂亮的立体的迷宫土城，让我伤心落泪。从那以后，我就驯“强盗”。“强盗”是只公猫，满身虎斑纹，大个头，尽偷吃邻居的东西，所以不用担心饿着。白天不在家，半夜三更才回来睡觉。当我闷闷不乐的时候，“强盗”就回来，我的心头觉得热乎乎的。我嘴唇“嘘、嘘”一吹，“强盗”沉重的身体缓缓地从地毯上爬上来，来吃我的唾液。我一边用舌头把大量的唾液送到“强盗”嘴里让它吃一边忧郁伤感地想：就这东西祝贺我的十七岁生日。然而“强盗”比阿方索·卡彭更凶狠歹毒，它绝没有伤感的时候，一边吃着我的唾液一边还用利爪从毛毯上紧紧揪住我的胸脯，把好架式，随时准备逃跑。我从来没抱过“强盗”，最多只是它靠近前来时趴在我的胸脯、膝盖上，即使它闭着眼睛喉咙响动像娇憨少女一样颤动着嘲湿的小鼻子啼叫的时候，只要我的手指头一搂它的身体，“强盗”就立即怒气冲冲地一溜烟逃走。“强盗”不愿意受任何约束。虽然明知如此，只要我喂干唾液咽喉开始作痛，“强盗”准备回到毛毯角边去，我就掉进无法忍受的孤独的深渊。“强盗”从容不迫地从我的胸部爬下来，我伸手想一把抱住它虎斑纹的巨大身体，就在这一刹那，如火花飞溅般的迅猛，

"强盗"的利爪和我的手撞在一起，这是电车跳溅的火星。"强盗"的利爪抓破我的肉，我舔着手背上血的腥味。"强盗"一头撞开船窗的盖子化作一条虎斑纹的鲨鱼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逃之夭夭。伤口很痛，但我不仅不生气，反而感觉"强盗"实在是一条了不起的恶棍。它野蛮凶狠，是恶魔的化身，忘恩负义、恬不知耻、残忍暴烈，像一头孤僻的恶狼。不相信一切，只顾掠夺已之所欲的东西。那威风凛凛的仪表令我肃然起敬，在黑暗中猎取食物时行走的姿势犹如一座坚固的建筑物雄伟壮观，而且具有橡胶式的柔软性。它盯着我的时候，我心惊肉跳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为什么它浑身上下如此完美无缺?! 我看见它在一处秘密的角落里咬死白猫撕食其肉，吓得毛骨悚然，而它依然落落大方镇静如常。

我想具备"强盗"般的生活方式，但我知道只要不出现奇迹，这愿望就无法实现。因为我的脑子里有猪脑那么柔嫩的脑髓、有自我意识。我意识到自我，紧接着仿佛全世界所有陌生人的眼睛都不怀好意地狠狠盯着我。我身不由己，不能自由自在地动弹，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举行起义，为所欲为，我羞愧难忍，真想死去。肉体加精神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本身就让我羞愧欲死。于是我想如果可能的话就像发疯的克鲁马农人一样孤独地穴居野处，对别人的目光不屑一顾，否则毁灭自我。"强盗"不会意识自我，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就是脏兮兮的皮毛和肉体和骨头和粪便，所以被别人盯着也不会心惊肉跳脸红耳赤。我羡慕"强盗"又大又硬伤疤斑驳的秃头里的小脑做的梦，猫的恶梦充其量灰色朦胧，而我的恶梦比加氰酸钾的橘子汁还要毒。

我害怕习惯黑暗的眼睛会从船舱里破烂东西的形状中发现幽灵鬼怪，便闭上眼睛忐忑不安地等待着睡眠时恐惧的降临。进入睡乡之前，我总有恐惧感。死亡的恐惧感。我非常恐惧死亡。每

次被死亡的恐惧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都会烧心反胃呕吐。在短暂的生之后，我必须在无意识的、零的状态中忍受几亿年可怕的死。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以及别的宇宙，将继续存在几亿年，我却一直是“零”，直至永恒！我一想到我死后时间无限的运行就惊恐万状。第一次上物理课的时候，老师说：火箭一直飞往的宇宙无限的远处有一个“无的世界”，换句话说，就是“无有之处”。这枚火箭最后到达宇宙，在笔直地远去无限之中归来。我听了以后吓得大小便失禁惊叫着晕过去。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羞愧害臊，浑身臭气烘烘，自我厌恶，女同学射来鄙视轻蔑的冷眼，但我不能说是因为从物理的无限空间和无的观念引起对时间永恒和自己死后的无的恐惧而晕倒，只能拼命向老师和同学解释是癫痫病发作。从那以后，我没有一个心投意合的真正的朋友。我必须在恶梦里经受孤独地走向无限的远方的恐惧。死人无意识，对一切无所畏惧。恶梦里，我在无限遥远的星星上孤独地睁着眼睛，所以总是意识到恐惧。这是心术不正的梦的分配官员奸狡的发明。死亡恐惧及其恶梦正向我走来。我拼命想其他的事。当我读到决定正田美智子为皇太子妃的新闻报道时，我认为美智子即将去往无限遥远的星辰，于是难过流泪、恐惧颤抖。那是为什么？我惊恐万状，就像美智子即将赴难似的。我把美智子的照片贴在墙上，祈求这场婚姻破灭。那不是嫉妒。我在电视里看见那个少年向她扔石子，又痛苦难忍泪水盈眶。听说那小子的壁柜里也贴着美智子的照片。那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变成了美智子，也变成了扔石子的少年。那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我无法逃脱死的恐惧，坐起来睁开眼睛，紧抱着发抖的身体，木呆地盯着黑暗。以前从来没这么害怕过，吓得一身冷汗。我渴望日早结婚，让不一定漂亮但要满怀怜悯之心的妻子整夜整夜睁着眼睛盯着我别让我睡死过去。

啊！我琢磨着怎么才能从恐怖中挣脱出来。我忽然想到，如果我死后不会消灭，犹如一棵大树枯萎成一根小枝，包含着“我”的整个大树一直生存下去，那该多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无须对死恐惧了。但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孤独一人，惊惧不安、怀疑一切、互不理解，手里抓不到任何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是他人的世界，不可能给予我丝毫的自由，我没有朋友没有伙伴。难道我应该变成左派加入共产党吗？这样我就不再是孤独一人吗？可是刚才我鹦鹉学舌，把左派领导人的话重复一遍，却被一个小小的护士打得一败涂地。我明白自己不能像左派那样抓住这个世界。其实我什么都没弄明白。我没有能力找到那一棵能把我视为一根小树枝的、经受得住永恒的风雪侵袭的巨大橡树。脑子里沉淀着惊恐不安的残渣加入共产党和不参加其实一回事，依然消除不了怀疑一切的不安。再说，被一个在自卫队医院当护士的近视眼小丫头驳得哑口无言狼狈逃窜的小毛孩子，共产党才不要我呢。

啊！这个世界如果能伸给我一双切切实实的、充满热情的、明确把握得住的手那该多好！我勉强不再想下去，又倒在床上，在毛毯底下摸弄性器官，手指抓着让它勃起，开始手淫。明日有升学的学力测验和体育考试。今天晚上要是干两次，明天精疲力尽，八百米跑体育考试一定一塌糊涂。我模模糊糊地对明天感到害怕。但从恐惧的漫漫长夜中哪怕极其短暂地逃脱出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手淫。库房外是闹哄哄的他人的大都市之夜。春天的气息被市区污染的空气渐渐稀释，从远方清新浓郁的山毛榉的树林吹拂过来，刺激着我的血肉冲击不安的海洋。我十七岁。屈辱悲哀的十七岁。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摸弄裤裆干那玩意儿吧。我这时必须想象猥亵的场面，于是想起父亲和母亲叫唤着干那活儿的景象，他们两个裸露的屁股眼在臭烘烘暖乎乎的被窝里

欢快地颤动。突然，我怀疑我不是父亲的精液生出来的，而是母亲与别人通奸的产物。父亲心里明白，所以对我那么冷漠无情。但是，随着性高潮的来临，我的周围桃花盛开温泉喷涌拉斯韦加斯赌城巨大的霓虹灯光彩耀眼，恐怖疑虑不安悲哀屈辱一切的一切都冰消雪融。啊！活在世上，总是处在性高潮之中该何等幸福！啊、啊、啊！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性高潮……啊、啊、啊！我射精濡湿了裤裆，一边使劲地喘息，一边又在黑暗的库房中发现了自己悲哀屈辱的十七岁生日，于是有气无力地哽咽哭泣起来。

2

我醒来的时候，心情并不舒服。头痛，好像发低烧，手脚沉重。仿佛全世界的陌生人一大早就来告诉我：你是一个一事无成的无能者。我有预感，觉得今天要出事。以前每到生日，我都要创造一个新的习惯，可十七岁生日我毫无想做什么新的事情的情绪。我从十七岁开始走下坡路。有的人五十岁开始走下坡路，有的人到六十岁还一直往上走。我严肃地意识到，我已经在昨天走完了顶点。我一睡醒就深深陷进心情恶劣的泥沼里，所以懒得起床，一直睁着眼睛躺在温暖的毛毯里。以前不管情绪多么糟糕，不管发生什么棘手的事情，每天早晨醒来的那一刻，心胸都充满炽热的幸福感。我喜欢早晨，幸福感催促我早早地跑到外面，向早晨的世界问好。广播操教员莫名其妙那么快活地大声叫喊，我也微笑着感同身受。因为那是在早晨。我想呼喊：因为是在早晨，你也充满幸福满怀希望吧？可是现在，邻居那个狂妄自大的中学生开着很大音量的收音机里传来傲慢虚伪的广播操喊口令的声音叫我烦躁生气。我真想告诉他：任何人都无权对别人发号施令！

阳光从门扉、墙壁、屋顶的缝隙漏进库房，落满灰尘的儿童自行车的车座泛着金色的亮光。这是我幸福的少年时代的自行车，我在公园的旱冰场上骑着玩，一个外国女人追着我照相。我把自行车放在藤蔓架下休息时，那个金发女人从后面上来，脸蛋贴在自行车车座上，满脸通红地对我微笑。就像赤裸裸的屁股被人摸了一把一样，羞得我扔下自行车转身逃跑，身后追过来那大高个女人高一阵低一阵痉挛般的疯笑声，还大声叫嚷着什么。当时我非常害怕，到学英语时还能记起来。

“哟！漂亮的小孩，回来！漂亮的小孩！”我是个漂亮的小孩子。激动人心的幸福的儿童时代已经结束，那时候我的确娇小可爱，每天早晨都心情舒畅，全世界的人们都心情舒畅，太阳系的宇宙到处都心情舒畅。可是现在，别说宇宙，就连这小小的库房都滋生着形形色色阴暗丑陋的不祥之兆。甚至我的身体，便泌之感、头痛、浑身每个关节好像都有几粒沙子在里面捣乱。我盖着毛毯，渐渐地陷进恶劣的心情里，越陷越深。但是，即使我钻在毛毯里哭鼻子，只要不出现奇迹，心情就不会变好。库房外，全世界的人们都故意一大早起来大肆活动，为了破坏我的情绪。

我把各种思绪抛开，从床上慢慢下来，打了个哈欠，不知道是眼泪还是别的什么体液反正可称为透明状眼屎的一种东西轻轻湿在下眼皮，我低头把裤子提上来，整个性器官缩成一团，像羽毛膨起的麻雀一动不动地蹲在裤裆的屋顶上。一大早就举不起来。我感觉到些微受虐狂的愉悦。我仿佛看见四十岁的我在精神分析医面前把裤子撸到膝盖上露出毛烘烘的芋头一样萎缩一团的性器官的情形。我说：“十七岁生日时就第一次出现这种征兆。”医生说：“那活儿干得太多了……”

好像姐姐在门口一边和父亲争吵着什么一边出门走了。姐姐不高兴的声音、父亲似乎通情达理的非常满不在乎的平静的声

音。但父亲的心绝不平静。那是装出来的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的声音。看来姐姐并没有失明，我放下心来，而且今天早晨也避开了见面。我总是自寻烦恼，操多余的心。一有什么事或者一生病，就往最坏的方面想，可是我还从来没干过什么不可救药的事，就连姐姐的眼睛都不敢踢瞎，而且事后悔恨交加，现在又庆幸平安无事。我不能改变一点点现实世界。我一事无成。我十七岁就阳痿。我只会瞒着别人偷偷躲起来手淫。像建筑工人一样改造、加固整个世界的都是别人的事。当我把自己关闭在库房的船舱里干那活儿的时候，别人就到处摆弄这个世界。"好，就这么办！"特别是政治这活儿，一切都让别人一手包办。尽管我也参加过示威游行，心里总是十分孤独，明白这样做无济于事。因为我不可能参与政治，所以知道示威游行徒劳无益。政治家更比他人隔一层，他们在国会大厦和高级日餐馆里玩政治，拍拍手掌，说一声"好，就这么办！"这就是政治。二十岁以后，每次投票，我一定弃权，至死也不去投票站。昨晚姐姐宣扬的观点比我乱叫乱嚷一气的观点似乎更切合我的真实。浑身难耐的羞愧使我出血肉发酸，其实我是一个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大傻瓜，我哪有什么自己的观点，当一只哑巴的黑猩猩专干那玩意儿好了。我又感觉到受虐狂的愉悦，被别人残酷虐待感受到的快乐。我一边唱着《啊！圣诞颂》一边走到外面阳光灿烂耀眼晴空湛蓝明媚下别人的世界里。我唱着：你让我伤心，你让我流泪，但是，如果你将我抛弃，我一定死去。噢、噢，圣诞颂歌，你对我多么残酷！

到学校时，迟到二十分钟。糟了，学力测验已经开始。我慌慌张张地接过试卷坐在最后一排桌子后面。我一边坐下一边溜了一眼旁边的人的试卷，铅笔写的文字像铅铸士兵一样密密麻麻排列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试卷上。一想到考试迟到对自己多么不利，便对那些早早来到考场削好铅笔平心静气做好准备的家伙恨

得咬牙切齿。这是国语考试。我匆匆忙忙看了一遍试题，没看明白，脑子里血液沸腾，怎么也静不下心来。我开始惊慌害怕，试题看了一遍又一遍，想集中注意力，但其他事情像泡沫一样不断冒出来。定不下心来。

> “其时残月西坠天清如水夜风凄凉草虫吟寒佳人动容。命妇触景生情，留恋不忍遽去，遂口占一首可怜金钟儿不堪长夜啼长夜尚有尽妾泪犹悲泣，仍迟迟不肯登车。太君见状，和一首命侍女传告曰寒虫催秋容怜君清夜啼向晨凝珠泪露衣独伤泣。此乃怨恨之词，亦代奏闻”

这一段文章出自何人的什么作品呢？一定是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吧。可是没有把握。“催人动容”，又是催诱什么感情呢？我弄不懂。我觉得“催人动容”具有色情的感觉，立即陷入淫乱的联想。记得以前在书店看过一本什么杂志上说，古时候有个叫竹叶阿银的女人对云游武士说“妾已动情”。文章里有两首短歌，是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让我们把会话部分用括号标出来。我又从“怜君清夜啼向晨凝珠泪”一节中想到手淫后下腹部濡湿的感觉。我是一个低能的色情狂。试题解答三分之一铃就响了。完了！没戏了！我嘟囔一声，本想自笑自嘲，没料到心窝儿却怦然一震：忘了写名字。

我很讨厌考试结束后教室里的气氛。刚才大家趴在桌上拼命解答，现在都兴奋激动两眼光润，就像刚刚被异性爱抚完那种猥亵的表情。而且有的兴高采烈，有的垂头丧气。我是属于垂头丧气那一伙的。大家三五成群围在一起谈论考试心得的时候，我依然坐在椅子上无精打采地低着头。优等生们单独围聚一团冷静地交换意见。去年我还列身其中，现在没有勇气参加进去，但我竖起耳朵偷听他们的谈话。这些优等生消息灵通，有办法打听到老师的出题意图。他们像技术员一样非常冷静地交谈。他们是一群

成绩优秀的技术员，傲慢地对我简直不屑一顾，却又显得心地善良。

“桐壶这道题算我捡着了。我想这和汉文测试结合在一起出题，以后会出大镜的文章。”

看来这家伙一定答得完美无缺。

“听说这次考试平均分在八十五分以上的单独编班，目标是进东大。我是不行了。”

“别谦虚。你要不行，谁还能进这个班?”

我生这帮优等生的气，同时想起昨天晚上父亲说的那一番话，觉得已经彻底绝望。啊！我进这个班毫无希望，当他们像美国上流社会的女婿一样文雅幸福地在特殊班里学习的时候，我必须在成绩差的班级里为毫无希望的成功苦战苦斗，而且老师也不会好好教。

“试题出得好，超过了标准线。”

“你们不觉得《源氏物语》那一道题超出标准线了吗？实际高考不会那样子的。对命妇这个词完全可以出得更复杂一些，如果把那一节的下一行加进去，敬语也混乱，弄不明白对谁使用。”

“你刚才说实际高考，好像目标已经定了是东大。”

“哪里哪里，我只是说预备校的入学考试。”

令人作呕、令人气愤。他们还沉浸在考试兴奋的余韵里，喋喋不休。与优等生截然不同的是说话无所顾忌的一帮人。他们的话引起周围同学、尤其女学生的哄堂大笑。一个轻率粗浅的家伙声调走样地大声叫嚷：

“我呀，还以为是催人小便呢。你说，平安朝不是还没有公共厕所吗？于是忍不住，早晨就在秋虫叫唤的草丛上凝结珠泪呀。”大家轰然大笑。这家伙脑子很聪明，就是聪明得不是地方，他的言行举止也时时故意意识到这一点，外号“新东宝”，除了

新东宝，其他电影制片厂拍的电影坚决不看，只要是三部黄片连续上映的夜场，不管多远他都跑去看，有时甚至跑到千叶县。

“新东宝，‘此乃怨恨之词，亦代奏闻’，是什么意思?”一个听得入迷的女学生问，笑嘻嘻地等待他别出心裁的回答。

“那是警察的训斥。因为她触犯了法律。”

“新东宝，平安朝有警察吗?”

“嘿，你这个人真天真。”新东宝说，“告诉你正确的解释吧。就是声音太响，用天牛的叫声来遮掩，然后擦干净。”

“哎呀，你这人真流氓。”女学生耐不住淫荡的兴奋似地扭着身子跑出教室。新东宝博得大家的鼓掌喝采，他双手模仿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手势制止大伙儿。他大出风头、忘乎所以。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对试题的理解比我深入准确。我自愧弗如，突然觉得这样孤独地实在坐不下去，似乎站在不安的深渊与乏力的深渊之间正在坍塌的狭小沙路上。我离开椅子，没有勇气接近优等生的圈子，可当新东宝做出请我过去的姿势时，我像被视为一个低等人受到不公正对待似地感到耻辱，没理睬这个大红大紫的艺人，转身走出教室。一出教室，我立即后悔这种举动，认为自己心胸狭隘。我真像一只刚刚脱换上软壳的螃蟹，孤独不安、极易受伤、弱小无力。我想到紧接着是数学测验，铃声一响，我必须胆颤心惊地回到教室里去。数学测验比国语测验不光彩的结果更糟糕。当测验结束的铃声响时，我对着试卷发呆直想哭。可是到了下午，才意识到上午的困境还比较容易忍耐。

下午进行体育综合实力测验。我最怕体育，一想到自己的身体，就一动也不敢动；再说，穿一条运动裤，万一那东西挺起来，不是太难堪吗?还必须跑八百米，心里真害怕，而且是在女生和行人众目睽睽之下的大操场!

大操场在学校后面，隔着一条马路便是商店街。那些闲得无

聊的大人、孩子经常倚在低矮的栅栏上眺望操场。他们不是为了欣赏健美的体育运动，而是专门以嘲笑学生上体育课时出洋相为乐趣。他们看着学生在老师的强迫命令下痛苦地跑步而加以嘲笑的时候，忘记了上司、好刁难的顾客、难对付的商业对手对自己蛮横跋扈的压制的不体面。

我们男生集中在大操场中间的跑道上做准备活动，等体育老师拿着秒表和记分册从体育教研室出来，像叫唤躁动的一群牛，有的担心害怕，有的充满勇气，有的像猫一样什么也不想在暮春的阳光下悠然自得其乐。用功过度身体虚弱的优等生们在晃眼的阳光下有点晕眩，看着必须跑完的长长的距离，脸色苍白，心里发怵。可是，与这些被同级生看做书呆子累得精疲力尽的优等生相比，这一段跑步距离对我更充满痛苦和屈辱。磨拳擦掌、跃跃欲试，甚至主动为大家做准备活动喊口令的是那些田径选手，尤其是获得东京都本年度几项最好记录的那个学生，那态度架式比考试后在教室里议论的优等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突然停止跳跃，弯腰查看脚脖子，觉得奇怪似地摇摇头，又接着开始跳高，横杆差不多比别人高出一倍。虽然他在装模作样，但这足够叫人羡慕不已，让我自卑自贱。不好好做准备活动、只顾在阳光下轻松自在的那帮家伙，在教室里也是这么熊样，一群低能儿，被人瞧不起，自己却满不在乎，游手好闲，毫无羞耻之心。我和班上任何人都不一样，离群孤独，大概最心虚胆怯，只是盼望着这场“灾难”尽早结束。

像肿瘤一样突出在大操场和校舍之间的小操场上，女生们正在打排球。她们穿着短运动裤，像鸭子一样难看，额上缠着手巾。几个穿裙子的女生像生病的动物一样迟钝发呆地站在场边看比赛。我轻蔑地想，这几个小妞正在经期。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无人不晓。新东宝热心地每个星期把这些穿裙子的观众姓名

记下来，终于完成了一份全校女生经期表。他还运用荻野法，算出每一个女生性生活安全日，告诉她们；并且恬不知耻地补上一句："我什么时候都有空，如果你下决心舍弃那珍贵的东西，给我打电话"从而大名远扬。他这么干，并不引起女生厌恶，在男生里还挺能吃得开。如果我对女生做点什么，第二天一定遭到大伙儿的白眼，甚至不敢上学去。为什么就他能为所欲为呢？他还是全年级唯一体验过性生活的人。他就像我小时候在教会星期日俱乐部演剧中看到的那个魔鬼。神和人都必须经受磨难、辛勤劳动、虔诚忏悔，只有魔鬼随心所欲，淫乱猥亵、冒渎神灵、无恶不作，还大吵大嚷、大吃大喝、随地躺卧。啊，我也想变成魔鬼。可是现代的魔鬼究竟是什么样子？如果学校是一家公司，他的职业又是什么？恐怕是我所不理解的现代社会的魔鬼职业吧？例如毒死魔的职业？我一边气喘吁吁地做准备活动一边胡思乱想。

大活宝新东宝照样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糟了，糟了。上个星期在内瓦华达进行核试验，结果出现异常现象，我的调查表必须修改，可也说不定是杉惠美子小姐拉肚子了"我一边竖起耳朵听一边扫了一眼小操场。几乎所有的男生都是如此。像是杉惠美子的一个大个子女生的白脸上望着这边，在穿裙子的精神萎靡不振的女生中就她神气十足地扬着头。我不禁心头一热，听见所有的男生都发出热烈的叹息。每个年级都有一个女王般的学生，不仅艳压群芳，还必须具备凌驾一切的威严和风情妩媚的魅力。她受到所有女生的嫉妒，她获得所有男生的崇拜。我们这个年级的女王就是杉惠美子。我属于给杉惠美子写情书却不敢交给她最后偷偷撕掉的那种人。我感觉到她的目光注视着我，想起自已即将丑态百出，不禁十分痛苦。如果对方是穿短运动裤的女生，我只要厚着脸皮反盯着她白皙肥胖的大腿，也许还可以克服耻辱感，

可她穿着严严实实的裙子，无缝可乘，我无法乘虚而入，将她击退，使自己从被注视者变成注视者。更何况她是杉惠美子……

“你们知道杉惠美子为什么一个劲儿地看着我们吗?”新东宝大声叫嚷，长满粉刺的脏兮兮的脸神气活现，像太阳一样光彩夺目。他的话简直置我于死地。

“我给她桌子里塞了一份耸人听闻的情报，说干手淫的人很快就累垮，所以一眼就能认出来。杉惠美子小姐现在正体验金西报告式的人生真实。禁欲者不许累垮!”

体育教师从教研室跑过来，我才惊魂稍定。八百米跑测试开始了。十人一组，四百米的跑道跑两圈。从与小操场相反的位置上起跑，这样起跑和冲刺都离女生远远的，可以避开她们的目光，但在马路边围观的人们近在眼前，看得一清二楚。第一组一起跑，围观者立刻聚拢到起跑线附近，坐在栅栏上，像看赛马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

我站在起跑线上，觉得太阳晒干的地面上用石灰划出的跑道无限延长下去，没有尽头。枪声一响，别人的赤裸的手臂粗鲁地碰撞着我，我没跑几步，腿脚就不灵，开始难受喘气。大家都以近乎冷酷的快速拼命奔跑。我觉得人生就是地狱，我就是在穿着干净的运动裤戴着棒球帽握着信号枪的小鬼强迫下气喘吁吁东逃西窜的奴隶，不能幸免。我很快就落伍了，在很后面孤独地挣扎。双腿像在恶梦里被怪兽追赶似地沉重抬不起来，头脑发烧。我发现自己喘出了声音。从女生面前经过时，我极力挺胸抬头提腿，保持正确的姿势，可是马上坚持不住，下巴突出胳膊甩动不开手腕垂到腰间以下两腿几乎是在地面上拖着不断地呻吟着勉强往前跑。当我跑了四百米，回到起跑线时，想转过头向在一旁等待的第二组同学微笑，掩饰自己的难为情，但脸皮变得厚实僵硬，不听使唤，只好哭丧着脸，瞪着一双眼睛。“喂，加油！像

个小伙子样！别罗圈腿跑！”老师大声吼叫。“瞧他脸色煞白，像是有病！”路上的小孩也在嚷嚷。我竟然跑这么慢！大家都看我可悲可笑踉踉跄跄地跑步。全世界的人都刻薄嘲笑地看着我脸色苍白嘴唇发黄两腮挂着痛苦的泪水罗圈腿摇摇晃晃的肮脏的十七岁。别人干净利落飒爽英姿从容不迫，我却蒙受耻辱头晕眼花拖着虚胖的浑身臭汗似乎就用腐烂的身体笨手笨脚可怜兮兮地跑步。别人看我像狗一样下巴拖着唾液腆着肚皮没羞没臊地跑步，但我知道他们真正看到的是赤身裸体的我、是羞愧脸红胆怯紧张的我、是耽溺于猥亵妄想的手淫的我、是害怕不安的我、是懦弱胆小撒慌骗人的我。他们嘲笑叫喊：“你的丑事我们都知道。你中了自我意识的毒中了思春期的毒身体从内往外地烂。我们都看见了你潮漉漉的丑陋不堪的胯股！你是一头在大庭广众下手淫的孤独的黑猩猩！”我在六百米的地方又从女生面前经过。我真盼望心脏病突发倒地死去，但这个奇迹没有发生，反而因为自我意识过于羞愧像熊一样大声吼叫。我落后一百米左右，当我步履蹒跚地抵达终点，为自己能坚持跑完全程而略感欣慰心头热流萌动的时候，体育老师苦笑着指点我的后背。我心里不想笑，脸上却不由自主地露出卑怯的微笑，回过头去，突然发现脚下拖着一条失禁的小便滴出的长长的黑道。全世界的陌生人发出林海风暴般嘲笑的轰鸣。我一心一意拼死拼活出乖露丑坚持跑完八百米，却受到如此残酷的对待。我的十七岁本来就凄惨丑陋，而这他人的世界对我更残酷无情，狠毒得无以复加。我不再好心肠地从这个他人的现实世界发现一点善意。我陷进耻辱的深渊，疲惫劳困，湿漉漉的短裤贴在身上，冷得我打喷嚏。我激发憎恨仇视敌意的怒火，不然可能会哭倒趴下。

3

“喂，给右翼捧场去干不干?”身后有人对我说。

我一个人在等电车。体育测验后开自治会，我没有勇气参加。我回过头去，看见新东宝严肃地朝我走来。他似乎看到我要扑上去揍他的样子，略一迟疑，接着急急忙忙开始解释，消除我的紧张心理。

“别生气。好吗？我也觉得自治会没意思，不想参加。刚才在检票口看见你，就追过来。你真勇敢。我以前没看出来，你的表现，我无论如何做不到。当体育教师的都是一些人渣，那小子尤其恶劣。我们又不是马，逼着跑八百米，简直是一个土匪教师，听说刚刚被那个可爱的音乐老师甩了，心里正不痛快呢。我也一边跑一边气得不行。你撒尿了，大伙儿都高兴得很，要是大家都撒就太好了。那个土匪教师，真不是玩意儿。”新东宝敏感地意识到这些话只能给我火上浇油，紧接着说：“我说右翼，就是在新桥车站广场演讲的时候，找人捧场，特别欢迎学生去。一天给五百日元。怎么样？你去吗？说正经的。”

我觉得我让新东宝感到害怕，我第一次看到他这样一本正经严肃认真地说话。他看我半信半疑不置可否的态度，开始谈自己的政见。

“其实我不是右翼支持者，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跨掉了的一代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可是，进步党、共产党都骂自卫队，这让我生气。记得你以前替自卫队辩护过吧？说你姐姐在自卫队医院当护士。那时我听了就很高兴，我胆小不敢说，其实我父亲也在自卫队里工作，是陆上自卫队上校。所以我恨不得摧毁进步党、共产党。如果右翼能做到，我就支持他们。于是我常去他们

那儿。你听说过皇道派吧，头头叫逆木原国彦，战时在奉天的特务机关干过，全日本所有的人都不放在眼里，跟冈首相是老交情，在满洲的时候就认识。

我发现新东宝比想象的纯朴天真，其实他狗屁不是。我一下子轻松下来，紧紧地抓住眼前优越感的飞鸟。这时，电车进站，我朝他点点头，两人一起上了车。反正我回家也得忍受孤独，尽管瞧不起这个朋友，但两个人待在一起总比一个人安心，不会刺激自尊心的伤口。我仿佛从恶醉中逃脱心灵的不安。一进电车，新东宝就判若两人，沉默不语，好像受雇给右翼分子演讲捧场属于窃取原子弹爆炸级的绝密情报，也可能他真这么认为。看来这个饶舌的新东宝并没有把自己与右翼团体的关系对别人透露过，不然的话，第二天早晨至少会在一半的高中生中不胫而走。我和满脸粉刺的新东宝胸部紧挨着挤在摇摇晃晃的电车 里，他的被润发油沾满灰尘的脏兮兮的头发触碰我的下巴，我才发现自己的身体比他高得多。奇怪得很，我觉得比他身高从心底得到某种安慰。在车里，我们就这样紧靠着，谁也没有开口。没想到位于东京都中心地区的新桥站下午三点这么冷清。我和新东宝碰肩触臂地在站台上走着，突然觉得这不成“恋爱游戏”的伙伴了吗？这件事我后来还时时想起。当时，虽然我人生中一起极为重大的事件正迅速酝酿成熟结果，然而在那暮春午后的新桥车站上，我的确发出如此感想。那时正拿着老式竹扫帚在站台上扫地的老站务员以第三者的眼光感觉出来，但极其冷静地观察，我们也只是玩“恋爱游戏”去的满脸粉刺和脸色苍白的两个高中生。

一进车站广场，就知道皇道派头头逆木原国彦的演讲糟糕透顶，没有一个人认真地听，而在讲台上声嘶力竭吼叫的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似乎也不指望别人认真听他的演说，独自莫名其妙地叫嚷着。他的眼睛并不瞧听众，而是盯着在高高的铁轨上奔驰

的电车，也许他立志要成为第一个敢于单独与进站电车的轰鸣声对抗的人吧。我和新东宝本应适时地拍手叫好，可是老抓不到点子上，弄得手忙脚乱无所适从，而那个扯着嗓门叫喊的面目狰狞的“人狮”好像把雇来的捧场者忘得一干二净。我和新东宝在看热闹的人们后面好奇地看着这个吼叫的男人。我对这个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竟然无视人们的冷漠嘲笑像军人一样气焰嚣张鼓噪攻击感到震惊。而且他站立的讲台四面敞开毫无遮挡，只垂着一杆纹丝不动的太阳旗，讲台两侧站着一些套袖章的黑衬衫青年和西服老头，但他们的注意力似乎并不在逆木原国彦身上，而在广场的赛马快报显示板上。他们一定买了马票，把宝押在“皇道号”什么马上，正梦想着爆出冷门获胜呢。这时，一个捧场者开始狂热地“工作”。这个其貌不扬消瘦驼背的男人抱膝坐在讲台前面一排排水泥长凳的正中间，在逆木原国彦将唾液咽下劳累疲惫的喉咙不得不短暂中止吼叫用无可奈何的无神目光凝在空中的一瞬间送去狂热的鼓掌和喝采。他一个人的狂热引起广场周围闲得无聊对任何事情都冷眼旁观起哄取乐的看客和那些像在父亲灵床前赌咒发誓的人们一种观看丑行的兴趣，他们开始围聚过来。在圈子还没有闭拢的时候，我和新东宝急忙钻进广场，坐在最后一排水泥长凳上。反正我们本来就是来捧场的，可是我觉得新东宝也只是一个消极的捧场者，怀疑他是否真地常常到皇道派聚集的地方抛头露面。他要真是皇道派成员，不至于这么提心吊胆噤若寒蝉。一坐下来，就觉得坐在我们前面的二十来条汉子跟正在人群中间拍手叫好的模范捧场员一样都是雇来的。看样子他们像日工，无所事事地干坐着，等待着每人的膝盖上发一只猫似地百无聊赖，每当中间那个男人越发狂热地喝采时，就会很不自然地动动身子露出悲哀的窘相。我偷偷观察新东宝是不是打算鼓掌，这使他很狼狈，连忙告诉我“那些人都是雇来捧场

的。今天晴天，逆木原国彦一般在雨天出来演讲，因为日工下雨天没活干，可以多雇他们来捧场。他们说，逆木原国彦演讲的时候，忠诚之心感天动地，就会下雨。这是上天悲叹末日来临的泪水。逆木原国彦是精诚贯天的祈雨大师。避雨的那些人也没生什么气，有时还表示欢迎”我想也是，雨水让人的感觉敏锐。我在雨天，湿度高的时候，或者气压低的时候觉得浑身舒服清爽，所以喜欢下雨。新东宝认定我疑心重重，又补充说：“还有，下雨天没活干的日工也高兴呀，不用干苦力活，静静地坐着听别人讲话，不时拍拍手就行了”我知道自己正在给新东宝施压。我并不觉得忧郁，至少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从大操场耻辱的记忆中解放出来。到夜晚，也许我会无法忍受奇耻大辱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现在暂时忘却，浑身轻松。

坐在长凳上发呆地看着放在膝盖上的双手的日工给我一种也是从某种状态中暂时解放出来的印象。在行人的视线千万支利箭般射进的他们的后背、肩膀、脑袋上，暮春午后的阳光退潮一样衰弱，开始渗出初冬夕暮寒气萧瑟的失望感。东京这座大都市被失望与徒劳压的喘不过气来。只有那个狂热的捧场者还在不遗余力地摇旗呐喊。逆木原国彦在讲台上继续狂吼，他嘶哑的声音沉重地从我们的头顶飞上天空。广场外圈那些闲极无聊的男人的嘲笑像鹰隼一样追击这声音。我逐渐沉入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我听不见个别的声音，耳朵里灌满大城市浑然一团的巨大轰响。轰响把我疲惫不堪的身体从现实中分离出来，浮在夏夜温暖沉重的海面上。我忘了身后看热闹的闲人、忘了新东宝、忘了日工、忘了大喊大叫的逆木原国彦，从大都市沙漠里的一粒沙子般卑微无力的自己身上感受到从未体验过的宁静柔和，反而只对现实世界、对他人充满敌意和仇恨。我一直认为，世上不会再有像我这样总是自我谴责自我负疚自我厌恶浑身污垢可憎可恨的人，此时

此刻这种自我内心的评论家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就像舔着伤口自我安慰似地可怜心疼遍体鳞伤的自己。我是一条小狗，又是盲目溺受娇纵的母狗。我无条件地纵容疼爱自己，又对残酷虐待我这条小狗的他人无条件地狂吠扑咬。我是在睡意朦胧的愉快心情中做出这些事情的。接着我如处梦中，听见我向现实世界的他人掷去的恶言秽语，而实际吼叫的是逆木原国彦，他演讲中恶毒憎恨的语言形容其实都是我的心声、都是我灵魂的呐喊。于是我浑身震颤，凝聚全部力量倾听他的叫喊。“那帮臭小子，那帮卖国的卑鄙下流的无耻之徒，居然还在日本之神的土地上起家盖房养老婆孩子，这不是太可笑了吗？他们才是卖国贼、才是不要脸的马屁精、才是信口雌黄撒谎诳人的骗子、才是杀人凶手、才是野汉子、才是一堆臭狗屎！我敢发誓，杀了这帮家伙、强奸他们的老婆女儿、把他们的儿子拿去喂猪，这才是正义！这就是我的义务！我生来就肩负杀死他们的天意！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我们才能生存！我们很弱小，所以必须把他们统统杀光，我们才能生存。诸位，为了保卫我们弱小的生命，把那帮家伙杀个精光吧！这就是正义！”毒汁四溅杀气腾腾凶残暴戾的音乐以毁坏放声器的极大音量在全世界轰鸣，“为了保卫我们弱小的生命，把那帮家伙杀个精光吧！这就是正义！”我站起来鼓掌喝采。讲台上的头头看见我歇斯底里般地狂呼乱叫，眼睛顿时闪光发亮，犹如发现从黑暗的深渊升起一个黄金人。我不停地鼓掌叫喊。这就是正义！这就是正义！为了遭受虐待伤痕累累的孱弱的灵魂，这就是正义！

“那家伙是右翼分子，别看他年纪轻，职业性的。”

我猛然转过身去，在背后诽谤我的三个女职员模样的姑娘吓得惊惶失措。对了，我就是右翼分子！一阵突发的喜悦激流震撼全身。我认识到了真正的自我。我是右翼！我向她们迈出一步。

她们胆颤心惊地互相搂抱着小声叫起来。我站在姑娘们以及她们周围的男人们面前，用敌视一切憎恨一切凶光毕露的眼睛默默地盯视着。他们也盯着我。我是右翼！我发现一个在别人的眼光下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新的自我。在别人眼里，我不再是像一棵折断的青草似地卑微衰颓地手淫而濡湿性器官的可怜兮兮的我、不再是孤独凄惨胆怯懦弱的十七岁的我。他们不再是叫嚷着“一眼就看穿你的一切”威胁我的他人的眼睛。大人看我也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大人。我觉得我已经把虚弱卑微的自我藏在坚固的铠甲里面永远不再接触他人的眼光。这是右翼的铠甲！我又迈出一步，姑娘们惊叫起来，腿都吓软了，浑身哆嗦，挪不动脚。姑娘们热血躁动心惊肉跳的恐惧像性欲刺激一样令我精神欢喜颠狂。我吼叫道：“右翼又怎么样?！喂，我们右翼怎么啦？臭婊子。”

姑娘们哭丧着脸拔腿逃进黄昏嘈杂的人群，其他人嘴里嘟嘟囔囔表示不满，极力掩盖害怕的心理。啊！别人怕我！当他们下决心要让我收拾“臭婊子”这三个字所撒下的丑闻纸屑时，套着写有“皇道派”三个字袖章的汉子们已经聚集在我的周围。我们是右翼团体。

一只青筋暴露坚硬有力的手充满情感地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回头一看，是那个狂躁不安的演讲者。他毒焰赤燃的大眼睛有一股魔力，我小孩子般惊叹地对这邪恶凶残的演讲者送去微笑。

“谢谢。我们需要你这样纯朴勇敢的爱国少年。你是天皇陛下满意的日本男子汉，你才是真正具有日本人灵魂的优秀少年。”

天启的声音压倒嘈杂声、电车声、喇叭声、大都市所有的吼叫声，如同蔷薇般美丽温馨。我又一次变得歇斯底里性的视觉异常，黄昏的大都市沉入黑暗的深渊，内藏着暗黑色金粉肤施的墨一样的光辉，浮现出一轮金光灿烂的黎明的太阳。我觉得那是黄金人、是神、是天皇陛下。你是天皇陛下满意的日本男子汉！你

才是真正具有日本人灵魂的优秀少年!

4

在皇道派总部进行入派宣誓后，逆木原国彦对我说，你现在是最年轻的皇道派成员了。开始我觉得总部里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十八、九岁的成员，不久看到三个十九岁的，可他们的举止作派与我对十八、九岁青年的印象不尽相同。这些十八、九岁的右翼青年骄横狂妄严厉冰冷，我无意中提到电影、爵士乐、通俗音乐，他们就像被人瞧不起似地狂怒，骂我是轻佻浅薄之辈。每当他们恶声恶气地随心所欲这些暴语詈言时，我就把一个个失望的小泥球摆在“右翼”的蚂蚁洞口。因为这些年轻的右翼分子与我入派以前凭空想象的漫画式的人物太相像了，甚至连死板倔硬的态度也一模一样。我想起很早以前，我看到《明治天皇和日俄大战》的电影广告，心想年轻的右翼分子大概看过这部影片，一问他们，都说看过好几遍，非常感人。我这是第一次和他们热烈认真地谈论电影，好像这部电影是历史记录片似的，把演员和历史人物混为一谈。

他们有的说“明治天皇陛下用忧虑的目光注视着士兵”，有的说“乃木大将的骏马真了不起，东乡元帅一上战场就精神抖擞，不愧军人的赳赳雄心。武士就应该平时注意养生，关键时刻才能斗志昂扬”好像他们常常去电影院看战争片和武打片。看战争片可以从日本军人的南征北战中激励士气，看武打片可以从刀枪剑戟的杀人中学到技术。他们瞧不起美国西部片和描写现代黑社会火拼的片子，因为这些电影里的人都拿手枪做武器。他们弄不到手枪，总头领也不容许，所以掌握靠一把日本刀置敌于死命的技术就显得既宝贵又现实。特别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右翼分子

小心谨慎地保存一张像针灸图一样全身布满红点的人体图。有一天早上，新宿区发生一起杀人案，我才明白这些红点意味着什么。他根据报纸报道的被刺部位，在人体图相应的地方点一个红点。

“你是不是也准备杀人?”那时，我带着新鲜感好奇心问这个认识不久的新伙伴。他像祈祷一样紧闭眼睛，用激烈的孤独的声音自言自语：“只要那帮家伙还在干坏事，只要左翼的那帮家伙还一直在干坏事，我就要动手”我觉得“干坏事”这样的语言表达不够妥当，但很理解一时找不到其他更贴切准确的词汇而皱眉苦恼的伙伴的心情。对，“只要那帮家伙还在干坏事”，这在皇道派成员之间已经完全通用，无须解释。

的确，年轻的皇道派成员都不善辞令，大头头是个雄辩家，小头头也有的能言善辩，年轻的成员没有一个能说会道，平时木讷寡言，简直是沉默不语。到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好像眼前站着一个端着武器的敌人，瞪着眼珠子、挥舞手臂、恫吓威胁般吼叫：“我们必须制止赤色分子干坏事!”

当皇道派成员与保守党青年部的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皇道派完全缄默，不得不忍耐着只对耍嘴皮子满腔热情的保守党年轻人滔滔不绝的辩才。皇道派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常攻击他们尽想往上爬。“那帮家伙就想着自己怎么飞黄腾达，那么卖力演讲还不是为了自己扬名?他们和左翼的出人头地的思想有相似之处。那帮家伙要是还干坏事……”我想起一个来自地方的保守党青年部成员给我寄来的明信片，跟他只有一面之交，这个脸颊通红的讨厌的家伙就把他的未来蓝图统统抖搂出来：“我买股票攒了二十万日元，我买的股票还在涨。我今年二十四岁，立志二十五岁当选东京都议员，三十岁当选国会议员，三十五岁入阁。为达到这个目标，现在必须一手通过股票抓钱，另一手利用担任党青年

部文京区支部宣传部长的职务加入某一派系。我崇奉实力原则，因此到党总部去的时候，跟党中央负责人也完全平等地争论问题。前些日子在东京都的一家高级日餐馆和党干事长侃侃而谈长达两小时。想到我入阁之时，也是大兄执掌院外团体之日，不胜愉快。所以与你通信，今后充分交换意见。另外，如果你有意股票，我可以介绍松川证券社长，如果想过问政治，我可以介绍党情宣传菊山部长。”我感到惊愕，一个乡巴佬居然这么捞稻草似地拼命想往上爬。所在他们和我们时常发生冲突，我们在争论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哑口无言，便索性一声不吭恶狠狠地盯着他们、威胁他们，以表明自己的正确。和这帮油嘴滑舌的家伙交往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向头头学习、读头头指定的书籍获得的智慧就足够了。不用很多智慧，只要有一点黄金般的智慧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像坚硬炽热的铆钉牢牢地楔进脑海深处，这样我们自己也就磨练成为坚硬炽热的铆钉。尤其是我，自从回心皈依的那个暮春傍晚以后，只服从头头的声音、只读头头借给我的书。如此单纯，以憎恨与敌意拒绝其他任何的一切。

逆木原国彦的确对我另眼看待，我对他的一片苦心也充分回报。他说：“把我们的思想灌输进你的脑子里，就像往制造出来的瓶子里灌酒。只要你这个瓶子不碎，甘醇的美酒就不会洒出来。你是优秀的少年，右翼的人都是百里挑一的。总有一天，世上的瞎子们会发现你们像太阳一样的存在。这就是正义！”

我加入皇道派后几个星期，逆木原国彦亲自走访我的父母亲，说服他们同意我留在总部。父亲仍然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说只要不给家里找麻烦自己的路自己走不加干涉，甚至还对逆木原国彦随声附和，认为搞政治活动也是出于爱国之心，总比赤色的全学联健康吧。我想起父亲先前说过一句跟美国式的自由主义者很不相称的话：孩子热衷于学生运动，当教师的父亲很不好

办。父亲也许认为这样子说天下太平了。哥哥被我盯得低下困惑不安的眼睛。母亲采取和我踢伤姐姐时同样的态度，没有发表意见。逆木原国彦极力称赞姐姐在自卫队医院当护士，姐姐涨红着脸用小得像发自耳机那样的细声说很多护士都读过逆木原国彦的书《真正热爱日本和日本人之路》。于是逆木原国彦向全家表示感谢同意我住到总部，并且保证他负责我一辈子，然后告辞出门而去。接着家里人问我什么时候加入右翼团体的，怎么认识那个大人物的。我撒了个谎，使得大家不再开口。“从姐姐在自卫队医院当护士的时候。我无法容忍那帮家伙说自卫队的坏话。”我发现自己已经具有一个拳头打得全家人晕头转向的能力。这一天离我被姐姐驳得体无完肤最后委屈哭泣的十七岁生日只有五个星期，我的人格出现奇迹，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我回心皈依。

我的回心皈依在学校获得最戏剧性的成功。那个碎嘴新东宝知道我正式加入皇道派后就会了解他不过是一个冷热无常的皇道派同情者，于是成了我的义务宣传员、传记记者。据新东宝在外面说，我好几年前就是右翼的人了，在八百米跑步时令我自己绝望的那种丑态是右翼的人蔑视体育教师的表现方式。“那家伙呀，在新桥车站广场上，一个人面对二十多个来谩骂右翼的共产党，毫不畏惧，跟他们干上了。皇道派的逆木原国彦选定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平时就住在皇道派的总部里。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右翼分子。”于是，全校学生都知道我是右翼、皇道派成员。这件事成了教研室里最大的丑闻。班主任找我谈话，我说既然允许左翼学生存在，也应该允许右翼学生存在。只要老师稍稍表示对右翼的不满，我就委婉地说“可以把你的话转告给逆木原国彦吧”，从而更委婉地显示出皇道派的威力。教师比学生受新东宝添油加醋的煽动的影响更大，因此我的暗示富有成效。学生里还流传着教世界历史的老师只要我一去上课，讲课

就非常谨慎保守。

学校里也不是没人对我这个右翼心怀敌意。与全学联关系密切，制定参加示威游行计划的学生自治会就找我辩论。我只要把先前对左翼领导人主张所感觉到的疑问点作为武器反守为攻，多能取胜。就像我在生日那一天夜里被姐姐驳得理屈词穷一样，我把他们打得丢盔卸甲。他们对和平、日本重新武装、苏联、中国、美国等问题并没有信心十足的成熟的思想。我只要攻其弱点就能大获全胜。而且我还有一张王牌："不管怎么说，日本的知识分子里左翼是多数派，右翼是少数派。让我站在进步派教授这一边，不如替吃不饱穿不暖只好进自卫队的农民的儿子说话。大学教授名声又好又站在正义一边，有这些就足够了吧？如果你们喜欢的大学教授跑到联合国去申诉，远东地区的局部战争大概会得到解决，但我就想站在这两三天会被李承晚军队杀死的日本可怜的农民的儿子一边。你们最喜欢的萨特说过，如果不去实现这些，正义又从何谈起？我脑子笨、身体弱，可我把生命奉献给右翼青年行动队，你们有哪一个人成为共产党员而默默献身呢？你们不是想考进东大、将来成为大公司的负责人吗？"我的一番慷慨陈词把这些秀才噎得脸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那个傲慢的杉惠美子用显然对我很感兴趣的目光热乎乎地盯着我说："像你这样落伍于时代的右翼少年应该上防卫大学。"我曾向逆木原国彦提出希望自己能上防卫大学，发展同志，为将来发动政变积聚力量。逆木原国彦对我的希望深表满意，使我沉浸在激动的幸福感里。

皇道派的制服模仿纳粹党卫队军服。我穿着制服在街上行走，也会全身充满幸福，像甲虫一样铠甲紧裹身躯，别人看不见肥胖虚弱胆怯丑陋的内部，我心情舒畅飘飘然如上天堂。我曾经害怕别人盯着我，会面红耳赤、忐忑不安、自我厌恶，我被自我

意识捆得无法动弹。但是现在，别人看不见我的内部，只能看见我右翼的制服，还要带着几分惧怕。我用制服这道屏障把我脆弱的少年的灵魂永远隐蔽起来。我不再羞耻，不再从别人的目光感受痛苦。渐渐地，不穿制服的时候、赤身裸体的时候，也绝不会因为自己的伤口被人看见而感到蒙羞受辱。

以前我觉得如果手淫被人发现会羞愧地去自杀，这就是别人眼睛的最大能量和自己怯懦羞耻的最软弱的肉体的戏剧。但是有一天，我经过决定性的体验，知道这出戏剧连危机性都变得毫无意义而分崩离析。这是从我和逆木原国彦以下的对话开始的。

"你感觉过性欲的苦恼吧？压抑大可不必。想和女人睡觉吗？"

"不，不想。"

"那这样吧，让土耳其澡堂的女人把你的阴茎搓揉一遍。拿着这钱去！"

开始我并不认为这种事情是可能的，自己耻辱的心理尚未完全断根。伙伴们劝我穿制服去。尽管是在夜间，我拿不定主意，最后听从伙伴的意见，穿上只在白天穿的皇道派正式服装，来到新宿红灯区，推开一家土耳其澡堂装饰得五颜六色的玻璃门。我不但没有勃起，反而像即将受刑的可怜的小孩一样脸色苍白精神狂乱。我入皇道派以后第一次埋怨头头。而且我的皇道派制服变成比铅制潜水服还要沉重的秤砣压在身上，我的右翼铠甲对别人来说不是紧身皮衣而是令人心惊肉跳恐惧害怕的奇装异服。

一个头发染成枯黄色的体格健壮浑身上下只剩下白色乳罩和三角裤的姑娘在粉红色墙壁的房间里迎接我。准确地说，只有五秒钟，姑娘在水气蒙蒙的灯光里看着我的制服，立刻吓得缩成一团，脸都变了形，低下眼睛。姑娘的眼睛再没抬起来过。我脱光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别人、而且是在年轻的姑娘面前脱得一丝不

挂。我终于感觉到我肌肉开始发育的单薄的肉体像装甲车一样罩盖着厚厚的铠甲、右翼的铠甲。我坚硬地勃起。我才是具有将新娘纯洁的阴道捅破的灼热铁棍般阴茎（如逆木原国彦所说的那种阴茎）的男人。我一辈子都一直勃起。我十七岁生日时屈辱落泪祈祷的奇迹将会发生，我一辈子都处在性高潮之中。我的身体、我的心、我的一切都一直勃起。生活在南美热带丛林里的种族部落，总有一些人的阴茎一直勃起。神害怕这样不便于狩猎、打仗，就把他们的阴茎像狗的性器官一样紧贴在肚皮上。我就是这类种族的十七岁。姑娘先让我进蒸气浴，又用水冲洗一遍，再进热水澡盆，然后用毛巾擦干，洒上香粉，让我躺在医生检查病人一样的床上，开始按摩。她的手温柔地抚摸我的阴茎，畏惧胆怯的手指头静静地像祈求上帝似地翻开由于长期手淫而变形的包皮。我仰面躺着如高傲的国王。姑娘像自己染上难以启齿的羞耻恶心一样满脸通红。姑娘让我想起我给杉惠美子信中从姐姐的书上抄下来的一节诗歌，虽然那封信让我撕了。

伫立在台阶高高的石板上……

倚在花园里的瓮旁……

用你的头发编织阳光、编织阳光……

用无比痛苦的心灵拥抱你手中的鲜花…… [1]

我的阴茎就是阳光，我的阴茎就是鲜花，我感受到强烈的性高潮的快感，我看见浮现在黑暗天空中的黄金人。啊，噢，天皇陛下！光辉灿烂的太阳，天皇陛下。啊，啊，噢！当我从歇斯底里般的视觉异常中恢复正常的时候，看见姑娘的脸颊上挂着我的精液如泪珠闪闪发光。我不仅毫无手淫后的失望感，反而沉浸在昂奋的喜悦里。直到我穿上皇道派的制服，没有对这奴隶的姑娘

---

① 引自T. S. 艾略特《悲叹的少女》

说一个字。这是正确的应有的态度。这个晚上我悟出三条道理：我这个右翼少年已经完全克服了别人的眼光；我这个右翼少年也具有对别人残忍肆虐的权利；我这个右翼少年是天皇陛下之子。

我狂热地想深入了解天皇陛下。以前我认为，像哥哥以上年代的人那样只有在战时决心为天皇而死的人才和天皇有关。一听到经历过战争年代的人谈论天皇，我就嫉妒、反感。现在知道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因为我是右翼之子、天皇之子。

我钻进逆木原国彦的书库里，醉心耽读有关天皇陛下的书籍。我读了《古事记》、《明治天皇御制果》、神兵队和大东塾前辈们作为教科书的书籍，还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在逆木原国彦的启发下，读了谷口雅春的《天皇绝对论及其影响》。我追求的东西如愿以偿，欣喜若狂。我掌握到“忠无私心”乃是最重要的原则。

我满腔热情地思考。对，忠无私心！我之所以恐惧不安贪生怕死、无法把握现实世界、感到无能为力，就是因为有私心。一有私心，就觉得自己荒唐怪诞矛盾重重支离破碎错综复杂淫猥下流被挤出去而惶惶不安。每当做什么事，总怀疑自己判断错误，疑神疑鬼，坐立不安。但是，忠无私心。对。必须抛弃私心，全身心奉献给天皇陛下！抛弃私心，抛弃我的一切！我感觉到一直困扰着我的充满矛盾的迷乱正在被驱逐出去。磨灭我意志的迷乱原封不动地化为乌有，迷乱一扫而光。天皇陛下命令我：抛弃私心！所以我抛弃了一切迷乱。我作为个人已经死去。私心已经灭亡。我成了毫无私心的天皇陛下之子。在我戕戮私心的瞬间，在我把个人禁锢于地牢的瞬间，新的天皇之子即告诞生，获得解放。我已经没有犹豫不决的选择者的不安。因为我选择了天皇陛下。木石没有不安的情绪，我抛弃私心，就成为天皇陛下的木石。我没有不安，我不会担惊受怕。我会活得轻松愉快。我可以

简单明了地理解错综复杂不可思议的现实世界。对，对，忠无私心。抛弃私心的人至高无上的幸福就是忠！而且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摆脱了死亡的恐怖。以前闻死色变惊恐万状，现在视死如归处之泰然。我死而不灭！因为我只是天皇陛下这一棵永恒的大树上的一片嫩叶。我永恒不灭！我对死无所畏惧！啊，天皇哟，天皇哟，您是我的尊神我的太阳我的永恒。是您给了我真正的人生！

我达到目的，走出逆木原国彦的书库。我已经不需要书了。我开始专心学习拳术和柔道。逆木原国彦在我的训练服上写下"毕生报国，天皇陛下万岁"几个字。逆木原国彦先前说我"你才是真正具有日本人灵魂的优秀少年"，现在我自己也觉得当之无愧。

进入五月以后，左翼开始在国会四周不断举行示威游行。我自告奋勇参加皇道派青年组，准备对赤色工人、赤色学生、赤色文化界人士、赤色演员拳打脚踢，驱散他们。我们青年组根据纳粹头子希姆莱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在波兹南党卫军少将会议上声嘶力竭的演讲制定了铁则："第一、忠诚；第二、服从；第三、勇敢；第四、诚实；第五、正直；第六、同志之爱；第七、勇于负责；第八、勤奋；第九、禁酒；第十、唯天皇为重、唯爱国心为重，义不容辞，对其他任何东西不予置理"打倒赤色分子，再踏上一只脚！杀死赤色分子！绞死赤色分子！烧死赤色分子！我作战勇敢，对着学生挥舞仇恨的棍棒，对着女性抡动恶毒的钉着钉子的木刀，践踏、驱赶。我几次被抓，释放后又立即冲进游行队伍大打出手，又被抓，又被释放。我是面对十万左翼分子的皇道派青年组二十人中最勇敢玩命最凶残暴戾最右翼的十七岁。我是一边在深夜的混战中横冲直撞一边从充斥着痛苦恐怖悲鸣怒吼谩骂的夜的黑暗中唯一看见金光灿烂耀眼夺目的天皇陛下的无比幸福的十七岁。在细雨霏霏的夜里，传

来死了一个女学生的消息，混乱的群众顿时平静下来，被雨水淋湿的难受、悲哀、疲惫摧垮的学生一边哭泣一边默默祈祷。这时，我感受到强奸者的快感高潮。我是向黄金的幻影发誓斩尽杀绝一切的唯一无比幸福的十七岁。

跑　一直往前跑

打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开始，品学兼优的表兄就受到亲戚们的交口称赞。表兄被看做我们小孩的榜样。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很快就争执起来，吵了几句，我骂他“居然说出这么卑鄙的话”，于是就打起来。其实只是断续性地显露粗暴的表兄单方面的攻击，他身强力壮，又擅长狡猾的战术，我被打得一败涂地。

我们这些小孩争论疯子的事。我们都有血缘关系，就是说，我的外祖父、即他的祖父是一个疯子。外祖父三十多岁就疯了，后来还活了五十年，八十五岁生日那一天，引爆他长子偷捕香鱼隐藏的炸药，自爆而死。人们对他的自爆议论纷纷，说是就在他生日的前些天，他突然病好了，精神正常了，但他觉得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为时过晚，就用炸药毁灭自己及与自己有关的一切。我就亲耳听到炸药的爆炸声，也跟着村里人一起传递水桶灭火。外祖父晚年的时候，肥胖臃肿，皮肤像鲸鱼一样暗涩，而摆在葬礼台上的却是他发疯以前、长着鸟一样尖下巴的脸庞消瘦的照片。昨天还是村里多余的人的那个熟悉的胖老头，如今已灰飞烟灭。参加葬礼的至亲们对着这张发黄的小照片不无眷恋似地轻声呼唤落泪。

表兄和我们这个家族最有出息、在外务省做官的他的父亲一起也赶来参加葬礼。这个外交官之家极力要从自己及周围的意识世界里割断与疯父亲的亲缘关系，连战时疏散也不回家乡，而是选择别的地方。

旧制学校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的表兄对想进村新制中学的我消遣解闷地进行一番智力测验，冷嘲热讽以后说，他打算报考东京大学法律系（其实他毕业于新设的教育系教育专业。因为从教育课程升入教育专业，最低分数要比法律系高两三分。他经常选择这种人生方式）。问我你准备继续升学吗？我回答说自己也想进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系读书。表兄就像他的即得权被我非法侵犯似地气急败坏地跳起来大声叱责：

“上文学系，你不自量！我现在还在写诗，本来打算报考文学系，将来做一名诗人。可是跟父亲商量以后，就改为法律系。你这个呆头呆脑的乡巴佬还想搞法国文学，装腔作势摆出一副文学少年的嘴脸。算了吧，别做梦了！不然会神经衰弱，会发疯的。就这么个血统！”

于是我和表兄就很自然地争论起疯癫是否遗传的问题。我爱那个自爆身亡的大个子外祖父，内心有一种以接受他的疯癫引为自豪的伤感的激情。因此争论完全是表兄占上风，但最后一刻我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要说疯子的血缘，我们两人都有！”

表兄立即脸色苍白，浮现出令我自惭自愧的难看的表情，冷笑着说：

“你是通过母亲接受了血缘，这一点千真万确。我跟你不一样，我有一条退路。我出生在父亲赴任的英国，所以实际上我也许具有盎克鲁撒克逊血统。”

“你居然说出这么卑鄙的话！”我叫喊起来。结果被强大的敌

人、抄起一根坚硬的树根做武器的表兄痛揍一顿。在我生活的地方，不管多么野蛮的孩子，打起架来也从来不动家伙，所以表兄出人意外的暴行被目击者流传着，很长时间成为本村的一大丑闻。其实从纯黄色人种的相貌来看，表兄的想象也不是毫无可能。虽然表兄说这话玷污了自己的双亲，但对他的人生影响最深的还是虽然努力混到一个中级外交官算是到头的父亲。我进了和他同一所大学以后，几乎和他没有任何个人交往。过了一年，突然收到他的一封明信片，让我到他业已赁房独立而居的住所去。墙上贴着他的父亲用五种文字写的一句格言，看来有相当时日了。

“跑，一直往前跑!”

表兄在他人生的某些时期，是一直奔跑过来的。就是现在，如后所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还在急速迅跑，旁观者听得见呼呼的风声。尽管他的肉体已经完全丧失了奔跑的机能，而且从比喻的含义上说，他孤闭密室，步不出户，拒绝与任何人来往，生活处于停滞状态……

今天早晨，我在床上看到报纸刊登的一则外电。这篇小报道促使我跟久未见面的表兄取得联系，从而重新引发对表兄人生百态的种种感慨。

《（AP社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5日讯）美国性感女影星佩涅罗普·曼达琳（34岁）5日在新奥尔良死于交通事故。是日凌晨一时左右，她与朋友从密西西比州西南部的比洛克西的俱乐部乘车出发，在离新奥尔良州约48公里的里格列特桥下与一辆拖车相撞，同车的两名男性也当即死亡，坐在后排的3个孩子身负重伤。》

我翻开另一份报纸，看了NPI发的多少带点刺激性的报道。佩涅罗普·曼达琳的脑袋好象被利刃从脖颈跟切断似地滚转一旁，

鲜血淋漓的淡金色头发披散在尸体的脚下，无头尸体从破碎的玻璃前窗《探出像尼斯胜利女神那样引为自豪的丰腴玉体》。

我对“尼斯胜利女神”这种阵词滥调感到震惊。由于表兄的关系，我现实所见的佩涅罗普（表兄称她为佩妮）·曼达琳她那异常柔软的淡红色皮肤减弱了曲线效果，大量的赘肉是禁欲性的，以奇异地夸张的造型性沉甸甸地包裹着骨胳健壮的躯体。窥视她在寝室里宽松舒畅地披一件希腊款式的宽大衣服，简直就像古代站立船头的胜利女神。因此，NPI 的这则报道给我的印象是死者亲属发布讣告。要没有发生这件事，我大概也不会给表兄打电话。

现在给表兄打电话，需要相当高的心领神会。听到电话铃响三声还没人来接，最好打消和表兄通话的念头。要是表兄刚好在电话机旁，可又不想接电话，电话铃响四声以上，他就会觉得自己的个人生活受到侵犯。反之，表兄想接电话却不在电话机旁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就需要巨大的耐性。他从邻室推着轮椅到电话机旁的时间，电话铃大约要响十声。如果当他拼命推着轮椅来到电话旁，刚要伸手抓话筒时，铃声戛然而断，一段时间内他会陷于任何人都无法为他补偿的被迫害妄想的痛苦之中。要是表兄不坐在轮椅上的时候刚好来电话，我们就得等他靠胳膊匍匐前进爬到电话机旁，这样电话铃就要响二十声以上。但如果表兄这时并不想接电话，只是被电话铃声催得心烦意乱，这无疑是对他疲惫的神经赤裸裸的暴力侵犯。

我已经习惯了。怀着对表兄令人窒息的紧张心情喘动大气听话筒里的铃声。当第二次喘动的呼吸即将憋住时，听见对方拿起话筒的声音。于是我立即明白今天一早表兄也已经知道了佩涅罗普·曼达琳可怜地惨死于交通事故的消息，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的表兄正等待着我的电话。

"佩涅罗普·曼达琳死了。"

"新闻报道有重大的差错。"表兄略为沉默以后，以深思熟虑的声调说。我力图从表兄的声音里体会判断他的忧郁阴暗的脑海里的感受，但与往常一样，我只好含糊地停止揣摩隐藏在他声音里的情绪。因为当表兄用厚重恭谨的嗓子说话（表兄在耶鲁大学留学五年间，学会拿假嗓子当真嗓子用。回国以后，无论何时何地都只用假嗓子说话，而且自称也改掉了粗鲁的第一人称用语）时，从中渗透出来的可识别的感情要素，只有一种似为愤怒又似漠然不安的、可称为自傲的激昂的东西，将他的假嗓更沉重地束缚起来。

"我认为新闻报道的差错或者外电的错译大概是由目击者本身的错觉引起的，但关于佩妮的这篇报道肯定是错误的。"我觉得表兄的声音低沉缓慢只能证明他十分自信、确有把握。其实他是以独特的假嗓惯常的语调谆谆解释。

"你是说她并没有死吗?"

"不，佩妮是死了。你怎么贸然作出这么愚蠢的判断呢？像你这号人还居然想写小说谋生?"表兄仍然用他的乍一听似乎还觉得顺耳心情舒畅的假嗓冷嘲热讽，"特别是 NPI 的报道，错误更明显。"

"就是那篇写着'像尼斯胜利女神那样'的报道吧?"

"佩妮在本国只坐罗尔斯·罗伊斯，不坐其他车，所以我想这次也就死在车里。大概是金色的罗尔斯·罗伊斯。车头前面镶饰着小小的 flying woman（飞跃的女人）。目击者也许只看见这个被损坏的沾满血垢的'飞跃的女人'，就想象这位世界性的 sex symbol（性象征）的无首女尸像'尼期胜利女神'那样从前窗探伸出来的景象。但重要的不是这小小的错误。还有更大的谬误，如果这个谬误传遍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知道真相。我就成了唯

一的事实真相的目击者。你觉得很荒唐可笑吧？我身在东京，整天关在父亲的屋子的二楼，不出大门一步，可我是这次路易斯安那州事故唯一的真正目击者。”

“简直不可思议。”我对这位一旦打开话匣子便滔滔不绝不容别人置喙的表兄随声附和地说。

“AP社、NPI社都报道说与拖车相撞，其他通讯社是不是也这么报道的？特别是NPI社，还报道说拖车上装载着小马驹。这就让我发现了报道的失实。不是坐着佩妮和她的小孩的罗尔斯·罗伊斯（尽管同车而死的男人与表兄也认识，但表兄对他们只字不提）与装载小马驹的拖车相撞，而是罗尔斯·罗伊斯牵引的拖车装载着三匹小马驹。没有任何一篇报道指明这一点吧？”

“罗尔斯·罗伊斯这样名贵的小轿车会拉着拖车吗？”

“你对英国人一无所知，对他们制造的汽车也一窍不通。”表兄把我顶回去。他只让我听他口若悬河，从不愿意我表述意见，除了极特殊的例外，这是多年的老规矩。

“可是这又算什么重要的事实？佩妮不还是死了吗？”

“拖车上装载的三匹小马是佩妮三个小孩的马呀。而且我亲耳听见佩妮说过有人开着高级轿车为孩子去买小马驹回来的路上撞车死于交通事故的事。把这两样事综合起来，不就是证据充足的重要事实吗？”表兄斩钉截铁地说。

表兄曾经受某外国影片进口公司的委托，在该公司购买的电影中扮演女主角的佩涅罗普·曼达琳为出席电影节访问东京期间，给她当过警卫，而且还陪同她到当时还是吴庭艳统治的南越慰问美军官兵。在回来的飞机上，佩涅罗普·曼达琳特地从他们一群人的一等旅客包舱来到表兄的普通舱，给他看《生活》杂志上的专辑报导。说的是一个英国年轻矿工中了足球彩票，暴发成为亿万富翁，于是他到伦敦近郊的村子给儿子和养女买小马驹，一夜

未归，第二天早晨发现他死于交通事故。这位香艳女影星读了这篇配有照片的纪实报导专辑，大为感动，甚至显现出歇斯底里般的反常，以从未有过的亲密态度与表兄聊天，用充满痛苦的声音反复挤出一句大概是她唯一能完整表达的法语：C'est la vie!（这就是命运!），弄得表兄实在受不了。而随同她的那些男人中，年轻的一声不吭，完全是封闭性的；年长的也不属于对人生深刻思考那种类型，所以表兄就被佩涅罗普·曼达琳选定为她咏叹抒情的表演的唯一观众。

“专辑里还有一张照片，一个刚刚获得一笔奖金却莫名其妙地愁眉苦脸的瘦高个小伙子把手放在陈列在汽车销售店里的罗尔斯·罗伊斯高高的车顶上，作思考状。文字说明这样写道：但是他最后选择了美洲豹。佩妮对这个小伙子驾驶美洲豹死于交通事故最怜悯痛心的了。她说，如果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一步登天进入乘坐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出入的社会阶层，为了孩子去买小马驹而死于交通事故，这就死得十分潇洒幸福、富有电影式的戏剧性。她认为这种突如天降的幸运将会毁灭人，所以光彩夺目轰轰烈烈之死才最为理想。她是一个很迷信的女人。”

“你怀疑佩涅罗普·曼达琳是自杀的吗?”

“那么具有象征性肉体的人，勉强支撑着这具似乎个人不堪重负其责的肉体活下来本身就是艰巨的劳动。每天早晨，当佩妮在自己的肉体包裹下醒来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今天是否应该又要拖着这累赘烦恼的肉体设法活下去。”

虽然我偷偷窥视过一次佩涅罗普·曼达琳忧心忡忡的表情，但除了那一头淡金色头发外，勉勉强强颤颤巍巍地支撑着她淡红色的巨大肉堆的银幕形象已经完全否定了她的愁苦，所以我对表兄的感想无法全盘赞同、随声附和。表兄先前也并没有经常向我透露佩涅罗普·曼达琳在她世界级的肉体铠甲下还隐藏着一颗苍

白的灵魂。

“说到罗尔斯·罗伊斯”表兄对我的沉默毫不介意，依然喋喋不休，“你家附近住着一个电影演员就有罗尔斯·罗伊斯车吧？我要具体想象佩妮是死在什么样的车子里，打算这几天去看看。那个电影演员就住在你家附近，总有些来往吧？”

“当然不会有来往。”我回答说，“可是那个演员好像也受到电影行业萧条的影响，每个星期天晌午后都在车库前洗他的罗尔斯·罗伊斯。如果你那个时间来，大概可以在边上看他洗车。”

“那好，我下星期去。你领我去看。”表兄的假嗓底层瞬间闪现出发自内心的热情，的确让我怦然心动。

“你很镇静，我就放心了。”

“镇静？即便佩妮是自杀身亡，现在是总不至于为一个死去的女人神经错乱吧？”表兄对我表示的亲密感情不屑一顾，“佩妮去后，留下我们这些人，在现在这个核战略体制下，正常的呼吸、饮食、性生活究竟能保持多久？要说神经错乱，难道不是应该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而神经错乱吗？”

表兄原先是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准备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一步深造，但一次交通事故使他不能如愿以偿。所以他向我接二连三地提出的几个刁难性问题的背后其实潜藏着表兄对核武器时代国际政治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展望。他不仅放弃了学问，也放弃了被公认成为事务工作负责人的全部机会，从世俗官场的青云直上的阶梯“一落千丈”，过着孤独的蛰居生活，但即使如此，依然念念不忘在国际政治方面当年的雄心壮志。这样看来，大概可以说，表兄至今还以父亲赠与的格言鞭策自己。

“跑，一直往前跑！”

我考进与表兄的同一所大学时，他还在最高年级读书，虽然

各自学科所在的两栋楼离得很近，而我们之所以没有接触，其唯一的原因必然是心理因素。当时，表兄盛名日增，亲戚们异口同声断定他不久必将成为高级官员或者专家学者，在日本政坛大显身手，具有领导人素质，还煞有介事地谈论到具体的日程安排。所以准备进入文学系的我对表兄有一种难以忍受的反感。另外，有人说表兄一天只睡六个小时，而且不用日语跟任何人、包括亲朋好友聊与学问无关的闲天。这使我懒得跟表兄接近，也足以让我畏怯。我还听说表兄对我不听他的劝阻选择法国文学专业大为光火。所以偶尔看见表兄抱着书从图书馆出来，我就慌忙躲避逃走。表兄走路总是身体前倾、两眼看地，目不斜视，因此一次也没有被他撞见。家里人把我和表兄加以比较，同在一所大学，一个蒸蒸日上，一个停滞不前，乃至步步后退，于是对我大为失望，甚至闲言碎语也毫不顾忌我的耳朵。连我自己都觉得怕见表兄，避之犹恐不及的自卑自贱情绪实在可怜窝囊。

表兄给我寄来明信片，让我去一趟，是因为他在礼堂旁边的布告牌上看到学生科贴出的告示上有我的名字，使他深感惭愧不安。于是他不得不准备向我提出缔结某种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对我引起他愚不可及的疑神疑鬼毫不掩饰愤怒的心情。我在表兄的房间里，面对他的愠怒，如坐针毡，实在拘束难受。

表兄看到的告示是学生科为我们新生举办的带有资助性质的有奖戏剧创作征文比赛的结果。我应征的两部剧本被评为优秀作品，分获第二、三名。这两部剧本的题目是《我的朋友是疯狗》和《狂暴的俄耳浦斯》。表兄一看这题目，疑心生暗鬼，一改平时开朗乐观的性情，将心灵深处阴湿黑暗的潜在意识全部翻腾出来。

“你写的剧本内容是不是带有自传性的?”表兄背墙而坐，墙上贴着那条格言，这种装饰在一个临近毕业的大学生的房间里形

成一种怪里怪气的气氛。表兄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剧本到底是什么内容?"

我感到愤激，同时也觉得蒙受屈辱，本想默然以对，拒绝回答，但经不起他穷究逼问，只好叙述剧本情节梗概。表兄一头丰厚的头发抹得油光锃亮，像盒子一样凸出的前额下一双深凹的眼睛凝固般一动不动，倘若世界上有比人更聪明伶俐的狗，表兄的眼睛必定似这狗眼无疑。而且他的嘴唇像镶嵌在皮肤里的矿物质一样轮廓鲜明，一张一翕都给我一种奇怪的压迫感，令人难受。我感到绝望，怀疑自己将来即使能成为一名剧作家，可每创作一部作品是不是都要被召到文化部官员面前，无可奈何地向他们汇报剧情？既然我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于是无可置疑地预感到将来自己的言论自由纯粹是一句空话。

"要说是自传性的，无疑就是自传性的。"我极力控制自我情绪，却白费力气，依然面红耳赤地开口说道，"世上有不是自传性的文学作品吗?"

表兄一方面抓住"文学作品"这四个字大做文章，肆意嘲弄，一方面由于我承认"自传性"，自己疑神疑鬼的被害妄想被具体的事实所证实，又恨又怕，眼睛阴冷刻薄、凶光毕露。

"你打算搬上舞台吗？你打算家丑外扬吗?"

我立即相信自己看穿了表兄疑神疑鬼的真相。他怕《我的朋友是疯狗》如果自传性地描写我们家族里源于外祖父的疯人的血统，一旦搬上舞台，朋友们就会发觉表兄也是疯人的血统。也说不定表兄正暗地里下功夫追求比如某个有权有势的政治家的千金小姐或者百万富翁的掌上明珠。我觉得，与当年回乡下和我争论的时候相比，尽管表兄已经不至于暗示自己是母亲与情夫所生之子那样恬不知耻，但本性未改，依然是一个厚颜无耻卑鄙低贱的

小人。

“我的作品是否演出为什么还要受你的干涉？我并不认为像你所说的那样家丑外扬。”

虽然我如此反驳，表兄仍然继续盘问《我的朋友是疯狗》的剧情，打算阻挠学生科协助组织的预定在学生节由学生剧团演出获奖作品的计划。

“居然说出这么卑鄙的话！”我真想再痛骂一顿。现在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具有反抗力，可以迎战表兄的攻击。

但是我没有骂出口，于是和表兄并未交火，答应停演自己的剧本，在共同的血缘关系的卑劣感刺激下，浑身皮肤里面像冒出一片荨麻疹一样羞愧丢脸地离开表兄的房间。其实真正令表兄疑神疑鬼忐忑不安的还是《凶暴的俄耳浦斯》这部剧本的题目。因为我知道他害怕剧本以我们的另一个“表兄”做模特儿，这样就会细腻地暴露祖父的血统。但我毫无所知还有另一个“表兄”的存在。

为了打消我把《凶暴的俄耳浦斯》搬上舞台的念头，表兄在和我谈判时慷慨陈词：

“我明年就要去耶鲁大学留学，要是把我是××事件被告的表兄这个事实公诸于世，说不定美国会不给我签证。××事件与松川事件不同，不是政治事件，我想可能不过是一起平时老实巴交的小伙子突然有一天凶性毕露惨杀一对老年夫妇的单纯刑事案。可是主张犯人精神失常、此案必须提交最高法院审理的律师们都与日共有关。如果美国大使馆认为我个人涉及××事件，那就糟了。你为什么要大肆宣传我与××事件的被告有亲缘关系？即使他是神经失常而杀人，‘表兄’不就是一个时常神经发作动用暴力的具有潜在性疯癫的下层工人吗？难道还打算出于感伤的正义感在受到牵连后继续和他做亲戚吗？出狱见你的时候，说不

定又会发疯把你杀了呢。”

十八岁的我听了表兄这一番话立即没了主意。××事件被拍成电影，尤其在大学生中影响很大，我甚至还参加过为争论凶手杀人时是否精神正常的法庭斗争而开展的募捐活动。但我压根儿也没想到这个抢劫杀人的嫌疑犯会是自己的“表兄”。虽然我反抗表兄的高压态度，暗示剧本带有自传性，其实这两部作品都只是想创造一个纯属虚构的世界，可是我并没有向表兄辩解说剧本内容纯系子虚乌有就答应和学生科交涉取消演出。尽管表兄借口签证问题给他的卑小懦弱描上政治性的脸谱，装出几分男子汉气派，其实他心里头真正害怕的是与他在社会晋升阶梯上拼命竞争的同班优等生发现他和一个凶杀犯（不管他是否精神正常）有着亲戚关系。我并没有抓住他这种逻辑的荒谬予以反击，虽然不会没有自我厌恶的情绪，但此刻我也和表兄一样陷入警戒和莫名其妙的恐怖之中。我浑身无力，竟觉得剧本题目中“疯”的“狂暴的”这些字眼以自身的力量联合起来对我施压。我觉得那个虚幻的“表兄”、但在九州的某死囚牢狱里实有其人的精神正常或者被视为一时精神错乱而行凶杀人的“表兄”所表现的“疯癫”与我心爱的外祖父那温和平静甚至含带着幽默色彩的疯癫截然相反，充满污辱感。不错，外祖父是自爆身亡，但我们这些亲戚看来，甚至这是一个英雄般轰轰烈烈的悲壮梦想。可是只要一想到发生在阴暗潮湿的九州地区的××事件与自己血肉相连，我这个大学一年级学生无法接受所有心理上的补偿……

此后我和表兄再未见面。第二年春天，他去了美国。尽管得到舆论界支持的律师尽力辩护，那年秋天，那个虚幻的“表兄”依然被判处死刑，但不久死于脑瘤。因此，我和表兄应该不会从对方的脸上发现蒙受奇耻大辱的表情以及更加复杂的肮脏卑鄙的恐惧不安的心情。这样，我们互不联系应该说是明智的做法。但

是，从虚幻的“表兄”到偷偷地溜之乎也的内疚以及害怕自己也会有朝一日突然变成狂暴的疯子，这一切并没有与单身牢房里可怜的死者一起被埋葬掉。难眠之夜，虚幻的“表兄”的幽灵总是徘徊游荡。比如在阅读创作××事件电影的导演探望临死前的死囚后的手记时，就陷入羞愧汗颜的幻想。如果我出现在他的病榻前，告诉他我是你的“表兄”，不是可以给这个被不断的发疯预感和狂暴性的记忆所掩埋的不幸的男人的短暂生涯射进一丝令人眷恋的宽慰的微光吗？我把那个可怜的杀人犯没来联系看作一件好事，也就不闻不问，选择与表兄不同的专业，进了文学系。虽然一直自鸣得意地认为自己是与“跑，一直往前跑!”这种中级官吏家庭教育式渴望获得的斯多噶主义毫不相干的自由人，但怀疑自己并没有从进入东京国立大学的外地人所共同的出人头地的利己愿望中解放出来而自我厌恶。

过了五年，表兄从耶鲁大学回来以后，就不再对我避而不见。抵达羽田机场后的第二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将他的假嗓视为他的个性本身。此后，我和表兄才有意识地认可亲戚关系开始交往。他的假嗓慢悠悠地说：

“在这五年里，你不是成为一名作家脱颖而出了吗？跟我成为国际政治问题专家一样!”

把表兄说的话用文字写下来，就像轻佻的戏剧台词一样，只有些微的滑稽却毫无意义。然而当我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尽管我已经不是初进大学的学生，具有某些对表兄这种类型的人的批判能力，但还是很顺从地听着。电话里头表兄的声音沉着稳重，哪怕裤兜里揣着十个火燃的爆竹也能一只手从容不迫镇静自如地处理，管他是国际政治还是别的什么学问，总而言之，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他是一个专家学者。至少从我的经验来说，即使要弄一点小聪明，矫揉造作故意用假嗓，但能这样慢条斯理说话的

人，十之八九必定是什么专家学者无疑。

刚刚回国的表兄热情洋溢踌躇满志。他将自信的内部结构和外部旁证统统摆在我面前，也就是为了期待某种心理上的曝光效应，才故意给我打电话。

“就这几天找个时间到哪家饭店的酒吧间好好聊聊，趁我的日程还不紧的时候。”表兄说，“我们发展的方向不同，但是在现在这样的大众社会里，你我大概会成为我们家族的两大先驱吧。所以我们应该经常见面互通信息。另外，我在美国写了几篇启蒙性的文章，想让你介绍几位综合性杂志的编辑。分析国际关系问题，国内学者说得不痛不痒，还是身在国际社会第一线看得准吧？就是这一类文章。当然我也可以通过大学老师的关系发表，但我现在不想回大学去。一到美国学习国际政治，再回头看日本的大学，实在令人感到幻灭。如果我将来要和大学保持关系的话，那就要运用赫尔曼·卡恩的 Hudson Instiute（哈德逊学院）(他在说话时不时插入英语单词，而且绝不肯用日语外来语的发音形式来表达。这个怪毛病也算是他留洋几年带回来的一件礼物）发明的方法。不仅从大报社，如果不从政府拿钱，以丰厚充足的经费开展研究，那只会越来越落后于美国的研究。而且既然研究国际关系的学问，最终必须对国家和民众产生影响，因此学者本身就应该是一个 establishment（研究所)。你说是不是？可是现在在日本不可能实现。我打算让自己成为现存的 establishment 一个有机要素开始着手进行。”

我从来没听说过表兄所表达的这种含义的 establishment 一词，因此记得当时认为是充满刺激当代美国想象力的表现方式。另外对赫尔曼·卡恩这位学者也产生了兴趣，后来还从美国邮购过他的著作。总之，我觉得表兄在美国的这五年里是以相当快的速度和持久力一直奔跑过来的。过了几天，我们在帝国饭店的酒

吧间见面，我更加深了这种感觉，而且相信表兄正在大运动场上大范围地奔跑。

表兄穿着带坎肩的老式西服，戴一副银丝眼镜，镶着高级假牙，嘴形的印象完全改了样。在美国看牙费用非常昂贵却不知他从哪里弄到这笔钱。后来他自鸣得意地告诉我，这假牙是在美国和他同居的法国人送给他的。表兄充分利用那一张端正的嘴的功能，宽和自若地微微作笑，举止做派雍容大度，再加上那一副黢黑的皮肤，俨然一个腰缠万贯的东南亚华侨巨商的派头，看起来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老成五岁。就是说，表兄比当年把我叫到他的住处时老了十岁。他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三十分钟，亲切地微笑着翩然而至，连句解释的话都没有，和我握手，我如同被强迫似地感到拘束难为情不自然。我第一次发现表兄的手掌像农民的手掌一样粗大壮实。最近每当我看到被称为美国通的学者经常使用establishment 这个词汇时，就想起那一天久别重逢时表兄带着几分矫揉造作的优雅姿势、粗糙的大手掌、假嗓和硬挤出来的微笑。似乎那才是立志创办 establishment 的人的本色。

表兄向酒吧间的中年男侍者点饮料的方法也独具一格。他就像跟多年的老朋友聊天似的、露出整齐的牙齿、粉红色的牙龈和唾液濡湿的厚舌头，脸上浮现出充满勇敢自信的微笑，探出身子、像年轻的姑娘一样歪着脑袋，似乎就要扑到侍者的怀里，用品尝天下绝品美味佳肴般喜悦地颤动着娇媚甜腻的声调说：

“马丁尼酒。嗯、嗯，dry（辣）的马丁尼酒。”

表兄回过头，用热烈激动妩媚的期待的眼光盯着我的眼睛，似乎也让我分享他的心情。在土生土长于乡下、视挥霍奢侈为悖德而难以接受的我看来，表兄淫荡的眼神正好发挥着他在美国学会的将达到创办 establishment 的变化过程中最佳示范的效果。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能做到这么单纯的矫矜作态一定需要蛮勇和

"跑，一直往前跑!"之类斯多噶主义，于是对表兄产生一种略为冷淡却切切实实的亲近感以及任性偶发的好感，预感到即将和表兄的谈话不至于像铅坠坠入心灵深处那样别扭熬心，虽然也可能不得不谈到那个惨死的虚幻的"表兄"而心头忧虑，但总的情绪轻松舒畅。

我首先谈到一家综合性杂志的编辑对表兄的文章也许会感兴趣。那天早晨，我特地走访了这家杂志的编辑部，探询他们是否有意先看一看表兄的文章。但是，当我一提到这家杂志的名称时，表兄一直欣幸着耷拉着的大脸庞立即蒙上一层警惕的拒绝的阴影，我还第一次发现这时候他的脸上出现犯人般反人性的僵硬的不祥的凶相。虽然表兄先前的脸上本来就不明显地潜在着这种属性，主要还是因为牙齿经过修整以后他的感情表面化、形诸颜色的缘故。表兄看到我震惊愕然，立即收起险恶的表情，换上象征着天真单纯然而是人造微笑，眼光吊在半空中。

"办这份杂志的出版社的确是 establishment，这份杂志却是反 establishmetn 的。就这家杂志社我不想打交道。"表兄不无遗憾又过意不去似地说，"我决定一年以后到纽约或者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要是待在日本这一年里的零碎活儿妨碍将来真正的工作，岂不是得不偿失、舍本逐末?!"

"可是你的同班同学、现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工作的 B 就经常在这家杂志上发表很不错的论文呀。"

"B 不是就想当 establishmetn 的头头吗?"表兄说。我从他冷淡的话语里发现表兄已经把比他先行一步的 B 视为竞争对手的征兆。

"你就要立志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了?"

"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过是我的临时立足点。"表兄对我带刺的话满不在乎，自我陶醉雄辩的口才似地开始兴奋地高谈阔

论，“我打算通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种国际机构工作一方面进一步钻研自己的学问，一方面开拓与日本政治的 establishmetn 成员的联系。再以此为基础，准备将来参与与国际第一线的外交工作。你知道吗？肯尼迪亲信里就有许多这种将自己造就成专门家的现实派政治学者。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个肯尼迪为我应运而生。

表兄用一种充满怜爱之情的动作端起味道极辣的马丁尼酒，像捧着可爱的小宠物，扮演着在觥筹交错的周旋裕如的主人角色，随机应变，及时改换话题。他决定自己物色发表文章的报刊，而且表现出轻而易举无须费神的样子。表兄大概会一边后悔自己与反 establishmetn 的新人作家商量此事是多么愚蠢，一边亲自携带稿件登门拜访大报社，向传达到小姐献上刚才对酒吧间侍者那样无所畏惧的微笑。虽然我心里对表兄的乐观态度深表怀疑，但因为未曾拜读他的大作，所以不敢贸然断言。从表兄对我联系的那家杂志不感兴趣那一刻开始，我认为我与他的文章已毫不相干，因此根本不想打开放在膝盖上的黑皮文件包。

“我在美国和一个法国人住在一起。如果整天只说英语，法语就会很糟糕。我想告诉你那个法国人的故事。”表兄犹如给予我一种了不起的例外的特权似的，却又极力装出一副并未意识到的假谦虚，继续说道，“要不是像你这样具有想象力的人，说的人就会越说越没劲，听的人就会越听越无聊。”

即使我具有比实力高出五倍的想象力，在听表兄娓娓叙述的时候，我怀疑自己是否在表兄兴奋热情的五分之一程度上获得共同体验。虽然我运用想象力对表兄的话赋于实质性的东西，但勉强进行概念性理解后的内容无非是说他轻而易举地击败盎格撒克逊的竞争对手，从耶鲁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众多的外国留学生中把一个法国人弄到手，同居五年以后，表兄对继续同居是否有利

于打进日本的 establishment 进行了一番盘算，提出分道扬镳，于是法国人乘飞机去欧洲，表兄乘飞机回东京。

这此见面，如今依然记忆犹新的是表兄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职之前，打算先在东京找一个临时性的工作。但他在工作种类和工资待遇上要价太高，我又有介绍杂志编辑的教训，知道千万不可再多管闲事。另外，我开始写小说以后就不得不时常考虑自己的疯癫血统问题。对于这一点，表兄的态度斩钉截铁，他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说现在自己所处的位置离疯狂最远。还有，他似乎不是特别喜欢味道极辣的马丁尼酒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表兄端着他特地道的马丁尼酒的酒杯，把玩良久，充分体会手感的乐趣以后，慢慢地放到唇边细啜一口，脸上立即出现跟受冤枉委屈的小孩子那样被惊愕、困惑、悲哀折腾得心头难受的表情，但瞬间又恢复了用从容不迫、充满自信牢固武装起来的神情。后来表兄再也没碰一下马丁尼酒的杯子。

从此我和表兄时常见面。表兄一直没找到（用他的话说，是“选择”）一份合适的临时性工作，在美国的大学宿舍里写的关于国际政治学的文章依然躺在黑皮文件包里转来转去，恐怕正逐渐过时，失去它的时代感。但表兄坚持说只要这篇文章不以合适的价格卖出去，他就没心思写新的文章，所以现在无所事事，除了看国际政治的专业书外，就是找我聊大天。

客观地说，表兄不过是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失业的脑力劳动者，但他本人从未低头屈服过。他把我叫到帝国饭店的酒吧间聊天，将穿着十分合身的西服的身子探过来挨近我，显得过分亲热的样子，像泄露国家机密一样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一家大报社的外讯部部长本来要聘他担任个人顾问，今天一见面，没想到他紧急调任欧洲总局长，这件事只好作罢。部长对他做了解释，他也

愉快地表示理解。还说明天准备去见一个老同学，谈在某女子大学当讲师的事，但只能干一年，而且报酬等问题恐怕谈不拢。据我的观察，表兄目前高不成低不就的半空吊状态只是还没有一个足以承认其能力的合适的地方，他只是处在一种延缓阶段。表兄还没有遇到能足以对自己的能力产生动摇、摧毁过分自信的现实中的障碍，所以他的自尊心可以在老式西服背心里头保持温暖的宁静，没有受到丝毫损伤。

可就是这个表兄，在没必要用假嗓说话、没必要一边全面炫示假牙的功能一边孤独地微笑的深更半夜，也许一个人苦心焦虑、心如火焚。有一次，我被邀请参加电影试映会，就把表兄的事对外国电影进口公司的副总经理说了。后来，公司说能不能让表兄给一位外国贵宾担任保卫工作。表兄听了以后，很感兴趣，他和公司谈妥了合适的报酬以及接待费用实报实销的支付方式，又要了一辆保卫用的车子。所谓“贵宾”，就是来日本参加电影节做宣传的演员。当表兄知道全是女演员时，表面上装出正人君子的模样，其实内心想入非非。表兄击败了盎格鲁撒克逊的竞争对手，把一个法国人弄到手，这自傲矜持刺激他的自尊心跃跃欲试。表兄不是也宽容自己从事这种大概与国际政治的 establishment 无关的工作吗？无论如何，这应该说起到了某种心理上的飞轮的作用。那一周，第一位“贵宾”抵达羽田机场，表兄开着警卫用的车子去迎接。就这样，佩涅罗普·曼达琳这位意想不到的人物闯进了表兄一辈子奔跑、一直往前跑的世界。那天深夜，表兄打来电话。

“那个性感演员说的英语简直很无知。”表兄的假嗓似乎被疲劳和兴奋磨损得几分沙哑，“而且她的不学无术令人吃惊。她说自己获得两所大学的学士学位。真的吗？连耶鲁大学在哪里都不知道。一听说我在耶鲁大学待了五年，突然牛头不对马嘴地谈起

电影来。真是莫名其妙。她说记得在玛利莲·梦露主演的片子里，好像有一个化了装的托利·卡契卡让弹乌克利利的歌手给梦露进行性治疗的场面，地点就在游艇的船舱里，墙上贴着的三角旗是耶鲁大学的校旗。你瞧她就是这样，说话东拉西扯、不得要领，跳跃式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那种旗子，跟国际关系研究所有什么关系？还有几个男的跟她一起来。一个自称是律师的英国人，两个伺候她化妆、穿衣的意大利小伙子。连他们也参加议论，有的说那不是耶鲁大学的校旗，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三角旗。我觉得只有一件事还有几分可信，那就是佩涅罗普·曼达琳这个性感演员是崇拜玛利莲·梦露才进好莱坞的。接待单位负责宣传的副社长秘书操着更是糟糕透顶、野牛说起来都比他强十倍的英语到处插嘴。这位人见人烦的仁兄还一本正经地说，佩涅罗普·曼达琳是玛利莲·梦露之后全美、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 esx symbol (性的象征)。是这样的吗？”

我没有资格评论关于性的象征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但注意到表兄对与自己以往一直急速奔跑的 establishment 道路大体无关的电影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就放下心来，觉得最终我给他寻找的这份工作对他来说似乎还不是干燥无味的苦役。

“将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比如说如果有机会和腊斯克国务卿进行个人式的交谈。我的寒暄就会极具特色，我对他说我接待过贵国的 sex symbol，腊斯克国务卿至少应该知道她的芳名吧？”

但是，一个星期以后，一天深夜，表兄开着警卫用车来到我在郊外租赁的家里。那表情与电话里平静稳妥的印象大相径庭，垂头丧气、焦急不安。甚至连像天生的一样逐渐固定在他的声带上的假嗓似乎也受到表兄回国后第一次焦躁激浪的侵袭。这次给佩涅罗普·曼达琳当警卫所遇到的所有烦恼不顺心不愉快的事统

统应该由我负责似的，表兄滔滔不绝地诉说着他所蒙受的不公平待遇、性感演员的愚蠢以及她周围的那些人的阴险嫉妒、等等等等。我只好放下手里的工作，给表兄和自己各倒一杯威士忌，并且预感到今生自己的生活受到表兄干扰的事还会时常发生。表兄又一次显示出是一个十足的饶舌家，只要谈起自己的事情和工作，绝对不管对方愿意不愿意、爱听不爱听，凭着自己的兴头，口若悬河、高谈阔论，说个没完没了。

根据表兄不能示外的内部谈话，佩涅罗普·曼达琳不仅缺乏理性的认识能力，基本责任感连婴儿都不如。每天神经病一样随意改变日程安排，而且说话不算话，出尔反尔，居然爽约与电影界头面人物的晚餐会，和某国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不知道混到哪里去了。第二天早晨，我不胜其烦地听了表兄絮叨女演员和她的两个随从之间的醋海风波，觉得佩涅罗普·曼达琳干的好像是一种出于经济利益诱惑的卖淫行为。即使表兄对这个女演员的全部所作所为都能宽容，却对她不将自己作为具有丰富知识阅历的人看待，只视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翻译兼跑腿儿使唤深感愤怒。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位性感演员对表兄没有和十五亿男人一起仰慕赞美她为世界性的性的象征而心头不悦，所以心情越来越坏，故意刁难，使性子装病，任意改变日程安排。

“如果我说得她动了心要跟我睡一觉，或者更直接了当地当我们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要强奸她，恐怕这样子她就会对我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那个律师也常常夜间到她那儿去，还有那两个小伙子，真不知道是伺候她穿衣服呢还是爱抚她的肉体，就像狗在餐桌底下拣主人掉在地上的肉末吃一样，他们围着律师吃剩的女演员的身体折腾，而且律师还站在一旁，不停地低声细语令人疯狂的肉麻谄谀的奉承话。佩涅罗普·曼达琳这个女人，觉得自己一个人什么事也不会干。每天早晨，意大利小伙子把一丝不挂

的曼达琳从床上扶起来，帮她排泄，然后站在站相难看地呆然木立的这个身体肥大的女人面前，一边悄悄地摸摸捏捏，一边给她化妆、穿衣，打扮得能够抛头露面。这时候，我必须一边目睹这一出二十世纪的宫廷怪剧，一边向她叮嘱日程安排。曼达琳总是扭动着赤裸裸的身子一阵阵低声荡笑，细致出神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对我认认真真的日程安排意见带答不理。而且那帮宦官对她的用意心领神会，对我是一脸厌烦的表情。那个管化妆的装出一副艺术家的派头，把曼达琳的大光脚丫塞进黄色的皮长靴里，脸上装腔作势地做出创作苦闷般的表情。我忍俊不禁，他就回头狠狠瞪着我！我想明天早晨还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赤身裸体的性感女演员和宦官小猢狲们的表演。我连厌烦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觉得表兄夸大其词地渲染性象征的性感女演员的私生活，很接近于专门暴露他人隐私的低级杂志那种空想性的世界。不过，我还是尊重表兄与肉欲的氛围共同表现出来的忧郁的情绪。说：

"从银幕上看，佩涅罗普·曼达琳的身体富有魅力，原来是一个丑八怪吗？其实想起来，拥有无数崇拜者的性的象征恐怕都是这样。阿尔及利亚的民间故事说，有一个巨大无比的女人把整个部落的人寄生在自己的肉体里面。中国也有女娲补天拯救人类的故事。佩涅罗普·曼达琳是二十世纪美国的女娲吗？"

"你受电影公司对 sex symblo 宣传的影响太深了。"表兄对我举的例子毫无兴趣，冷漠地一口否定。他需要的只是忠实的听众，莫如说希望我是个哑巴。"佩涅罗普·曼达琳既不是巨大的女人也不是丑八怪，只是早晨看着她的裸体，就像全身被伤口上的粉红色嫩皮覆盖一样的感觉，在赤裸裸的肉体上加以 sophistication（伪装）的感觉。最理性的东西已经全部脱落。"

那么，把观看她的肉体本身当作一种享受不是很好吗？我真

想趁着威士忌的醉劲这样劝他，却被一种令人担心地逐渐膨胀的微妙的失调堵住，终于缄口不言。表兄一边说性感女演员的全身皮肤给人以伤口恢复期的粉红色嫩皮的印象，一边似乎联想到皮肤尚未更新之前满身疮痍的肉体目不忍睹的惨状，从生理上感到厌恶。于是我觉得表兄是否从本能上对所有女性的东西感到厌恶。紧接着又一个联想涌上心头，如果真是如此，与他在美国同居的那个法国人就不是女的，而是个男人。我原先就觉得有点蹊跷，既然跟法国女人结婚并不影响他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为什么还要让与他同居的人回巴黎呢？如果那个人是男的，他们再继续同居下去的确在应该进入 establishment 的表兄履历上成为一个障碍。再说，法国情人赠送他假牙，这个情人是比表兄岁数大的男性要比年轻的姑娘合情合理。我这么一想，威士忌落肚后变得自由轻松的脑袋瓜忽然觉得表兄在美国五年间新学的习惯完全具备被比自己年长的同性恋对象欧洲人所爱抚的东洋年轻人固有的特征。

“明天晚上要为佩涅罗普·曼达琳举办宴会，你也去吧。明天上午给你送请柬来。”表兄在帝国饭店的酒吧间喝着辣马丁尼酒的时候，用惊愕、困惑、悲哀再加上疲惫不堪与无处发泄的愤懑的目光强烈地凝视着我，“不管怎么说，你看看性感女演员和她的随从是怎样地不学无术、无知无识，总可以丰富你写小说的体验吧？”

我从表兄的态度里发现他会像因人制宜地选择弱者的人那样采取绵里藏针、软中带硬的手段，因此十分反感。但如果拒绝他的提议，说不定会对我施以小时候发生过的那样突发性的狂暴，出于这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我极不情愿地勉强答应去看看性感演员及其随从以加深自己的创作体验。我还没有从外祖父的葬礼时被表兄痛打一顿的心灵创伤中完全摆脱出来。

第二天的晚宴上，我和佩涅罗普·曼达琳进行了交谈。这位性感女演员穿一身豹皮衣服，服装款式奇特怪诞，前胸几乎袒露无遗，后背一直开衩到屁股沟附近，这就令人感觉到她的肉嘟嘟的整个身体被极容易损伤的鲜艳的粉红色嫩皮紧紧覆盖着，就像迸裂表皮蹦出的成熟的肉果一样。而且佩涅罗普·曼达琳并不胜过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几许。但是平心而论，在佩涅罗普·曼达琳已经戏剧性（虽然谈不上英雄性）死去的今天，回想起自己见面的那个白种女人，重新感觉她的确是一个巨大妖怪式的性象征；而与这个实体三言两语的英语交谈，给人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鲜活的肉欲梦幻感。

参加宴会的有文坛高手、画界权威、著名导演、著名演员，还有一个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请来的国务大臣，再加上电影评论家、电影记者以及数不清的摄影记者，熙熙攘攘，拥挤不堪。我远离人群，在会场边上的模拟店前吃着味道一般的东西消磨时间。人群的中心是佩涅罗普·曼达琳，随从以及紧张地脸色苍白、正嗑嗑巴巴笨嘴拙舌翻译的表兄紧随左右。这时，晚宴的主办人、外国电影进口公司那个圆滑周到的副社长突然走过来，对我说自己能得到表兄这样优秀的陪同是如何地心满意足，使用最高级别的感谢词语对我狂轰滥炸。

“他具有无可挑剔的背景和优异的经历、良好的教育，能请他出来工作将提高国际社会对日本电影界的评价。”这位很有气质风度的四十多岁妇女以大概最能准确地刺激挑逗表兄自尊心的语言直率评述之后，满脸堆起人造的微笑像宣传自己如何爱才似地望着在人群中越发紧张地比划着、像涂着红颜色的铅人士兵的动作的表兄。我心神不安地感到，这个经验丰富的女人完全可能用这种甜言蜜语和堆满皱纹的微笑把我可怜的表兄诱入凄惨卑贱的地狱。身穿和服的副社长说给你介绍一下佩涅罗普·曼达琳，

带我往人群中走去。一分钟后，我在文艺专栏摄影记者一片尖刺般扎人的抱怨声中，越过名流权威，站在当晚的主宾面前。表兄看到我从人群后面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毫不掩饰地显示出来了救兵的表情，虽然我是把他引进这个工作的当事人。我觉得刚才对外国电影进口公司副社长无根无据的可憎的感想不无道理。

“这是我表弟，是一个写小说的新作家。”表兄用一种可能是耶鲁大学风格的特别英语把我介绍给曼达琳。

我迅速扫了一眼佩涅罗普·曼达琳一顶大帽子似的淡金色头发下圆圆的胖脸，简直像一堆肉团或者阴部，吓得赶紧把目光移到她的豹皮衣服上。

“日本的小说里有没有出现穿皮衣服的女人？”佩涅罗普·曼达琳王妃殿下针对表兄的英语用无以复加的极其低俗卑下的英语“垂询”。完全是“垂询”的形式。

“表弟可以用英语直接回答吧？”要不是表兄用充血的眼睛半是强迫半是哀恳似地盯着我，也许我会装着听不懂她的话从人群中退出来。但不知道什么缘故，表兄极力不让我走。虽然表兄和我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但培育这种以救援与被救援的感觉纽带将双方切切实实地连接起来的友谊尚需时间，所以也许表兄只是希望自己正在蒙受的羞臊也让我分担一部分。

“如果您读过《源氏物语》就知道，里面有一个名叫未摘花的富有个性的女性，十分活跃。她就穿着黑貂皮衣服。”（我把“黑貂”说成 black martne，表兄立即订正为 sable）

“我没读过这本书。”佩涅罗普·曼达琳像开了一个十分漂亮的玩笑得意扬扬地说。把富丽堂皇的脑袋瓜倚在紧挨着她右侧的年轻的外国人肩膀上扬声大笑：“马克·吐温以外的书我不看。”

小心谨慎地扶着性感演员大脑袋瓜上淡金色头发的负责化妆的小伙子有一张总是充满饥饿感的大嘴、似乎浅笑着的弯曲的鼻

梁、鼻子周围布满皱纹的皮肤、沉甸甸地密集在一起的头发，这一切都给我阴暗忧郁的印象。他显然是意大利血统，看起来却像是黑人演员扮演的意大利人。好像这次他和佩涅罗普·曼达琳一起死于交通事故。他只是一声不响地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而一直占据女演员左边的裸露着红头皮的秃顶的、脸色红润的中年爱尔兰男人用抑扬顿挫铿然响亮的英语心情愉快地嘲问我：

"在日本小说家眼里，佩妮漂亮吗？"

"在爱斯基摩人眼里，也一定漂亮无疑。"我回答。

爱尔兰血统的律师浅绿色眼睛像内斜视一样聚在红色鸟嘴般的鼻尖上不明其意地盯着我。性感演员突然爆发一阵大笑，装模作样地扭动身子，对意大利人说："这位小说家在讽刺说因为自己太胖以至穿上皮衣。这是马克·吐温的《爱斯基摩姑娘的罗曼司》里的话。"然后甩给我一句湿漉漉感觉的话，"你是个很不简单的 intelligent（知识分子）！"率领她的随从往别处移动。我单独占用主宾的时间太长了。表兄一边急急忙忙地尾随其后，一边转过躁汗津津的青黑色大脸，依然哀恳般低声说道："宴会结束后别走，等我一块儿喝一杯去。"穿着豹皮衣服的女演员没出一滴汗珠，表兄却一身大汗，像得了疟疾似的。

我改变了表兄给予我的先入之见，认为那个性感演员才是很不简单的 intelligent，至少有一点可以确信，她熟读了马克·吐温的书。其实在晚宴剩下的几十分钟里，我并没有更多地考虑佩涅罗普·曼达琳的事，倒自然而然地想起马克·吐温的另一篇幽默短篇小说《我怎样编辑农业报?》。其中有一段写到一个患忧郁症的男人一天到晚忧心忡忡，"一得上精神病，迟早要杀人"，于是认定自己是阅读怪诞的农业报发了疯，大喊大叫着跑出去杀人。也就是说，我想到我和表兄的同一个祖父是疯子，也想到了在精神正常与不正常的夹缝中犯抢劫罪的虚幻的"表兄"。

表兄把佩涅罗普·曼达琳及其随从从宴会厅送到同一饭店最高层的贵宾间后下来，径自走进我等着他的前厅旁侧的洗手间大口大口地呕吐，我在外面都听得见他难受的呻吟。表兄在连续的极度紧张之后，疲劳困惫，禁不住恶心呕吐。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日本某个 establishment 主持人的表兄从心底觉得这实在不文雅不体面，不断地向我解释、自责。他说明天就要随佩涅罗普·曼达琳去越南慰问美军，还说这是因为外国电影进口公司副社长对他今晚宴会上的表现十分满意的缘故。表兄依然用引起我警惕的过分天真的声调自豪地夸耀，但呕吐后的气力衰弱和连日疲劳掩饰不住这次出差的忐忑不安。我同情表兄，只好以提建议的方式发表我的感想：像今天晚宴那样，因为唯独自己清醒，却被将佩涅罗普·曼达琳及其随从笼罩在性象征浓艳光晕里而聚集的众人故意疏远，这样只会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妨碍日常的事务工作。表兄何不在这短暂的旅行中也扮演跪倒在性象征佩涅罗普·曼达琳的石榴裙下的十五亿男人中的一个角色呢？既然成为世界的性象征的好莱坞女影星本来就不过是纯粹的幻影，不是也有以幻影对付幻影的方法吗？

我在宴会上除了和曼达琳聊几句外，其余时间都是一个人喝酒。在酒吧间里和表兄相对而坐，看见表兄情绪低落，我觉得他很可怜，自己心情也不佳，又灌了不少酒，已有七分醉意。酒一落肚，满脑子都是有关疯子的胡思乱想，我就会重复不知道多少遍的蠢事，一直喝得昏天黑地昏迷不醒，最后被表兄扛进出租汽车。所以表兄对我的建议究竟做出什么反应，我的记忆十分模糊。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坏心情难以排遣的夜晚，表兄不仅为了听到我的声音，实际上觉得有必要和我说话。这样的时候是极少有的。表兄老式的西服背心被呕吐出来的东西污脏得一塌糊涂。表兄就是在陪同外国性感女演员这样不起眼的工作中，在没有对

女明星的魅力感受到个人的迷恋的情况下，依然勤勤恳恳忘我努力，以至于累得呕吐；而且为了恢复在工作中失去的信心，还虚心倾听醉醺醺的表弟信口开河的建议。表兄原来是这样性格的人。

“跑，一直往前跑！”父亲赠送的格言在这种细小的工作上依然是表兄行动准则的核心。

表兄从越南回来以后，有一段时间没和我联系。我从报纸的文艺消息动向报导中知道佩涅罗普·曼达琳还留在日本，又是到外地旅行，又是慰问美军基地，有时在新闻照片的角落上发现淡金色头发的性感女演员的身边不仅有那两个男随从，还有表兄的头像，于是推测表兄克服不习惯不熟练的困难，陪同工作基本上了轨道。终于有一天，表兄来了电话，仍然是不急不慢不慌不忙四平八稳的假嗓子。

“你知道不知道哪一家可以把佩妮（这是表兄第一次把佩涅罗普·曼达琳昵称为佩妮）带去不会 scandalous（遭人非议）的高雅的相公酒吧？佩妮对男扮女装的地道的日本男人很有好奇心。佩妮作为全世界的 sex synbol（我记得也是在这次电话里，表兄第一次这样承认她），电影公司老板只寻找适应她超级肉体的特殊唯一性的男人与她搭档吧？以前的宣传方针是以巨人配巨人。佩妮的第二位丈夫就是一个典型，这位名叫 Mr. Universe 的彪形大汉除了浑身强健的肌肉以外什么也没有。佩妮的恋爱史似乎就是在硬邦邦的肌肉之林中展开的。物极必反，她也需要小孩般细皮嫩肉的‘奶油小生’。那个意大利化妆师大概就是这种补偿行为的对象。我无意上谈到有梳日本发髻、穿和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伙子服务的酒吧间，佩妮急着立刻就要去，要不简直歇斯底里症发作。不到一个星期，电影 festivel（节）的各项 demonstyation（表演活动）就要结束，因此这几天无论如何不能

让她反复无常任性变化。而且仔细想一想，她的这种心理反应，不是也值得同情吗？”

“你也突然对性感演员温柔起来了。”我不无嘲笑地感到惊讶，“然而遗憾的是，我对那种进去后提心吊胆的相公酒吧一无所知。”

“噢，是嘛。那就算了。我再问问其他朋友。”表兄二话没说，放下电话。我听出了他电话后面的意图。他借此炫耀自己与佩涅罗普·曼达琳关系的好转以及可以深入到这个性感女演员意识深处的事实，而托我介绍相公酒吧仅仅是个借口。

“越南怎么样？”

“工作干得还算痛快。听了你的劝告，我装着对佩妮的肉体放射能折服得五体投地的样子，一切都非常顺利。谢谢你了。我一直训练自己用英语或者法语进行思考，达到用日语思考的同等水平，现在才知道，英语、法语对我来说毕竟还是外语，从深层的本质上与我毫不相干的异国语言。我现在相当灰心沮丧。”表兄表现出自以为是的深沉，“我对佩妮言不由衷地尽说阿谀奉承的英语，如果这些拍马屁的话用日语说出来，我一定惊栗反省。然而我一边厌恶自己，一边继续不停地摇唇鼓舌用所有赞美性象征的英语讨好献媚！佩妮的随从人员对我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简直摸不得头脑，还嫉妒得不行！这样子我甚至一边给佩妮的肉体唱赞歌一边玩味 deguiser（男扮女装）的 masochistic（受虐狂）的快感。这可是生来第一次的体验。哈哈哈……！”

我真想讥讽一句：“那你的假嗓难道不是伪装的吗？这沉着有余的天真甜腻的笑声又意味着什么呢？”但我还是忍住了，以佯装不知的清醒心情又问一遍被他误解了的问题：

“以你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越南政局怎么样？”

因为从那年开始，越战规模急剧升级。

“只去两三天，谈不上专门家的见解，如果说以旅行者的眼睛捕捉到的东西，我已经从各种情报资料中大体知道了。”表兄一下子变得慎重起来，避而不答我的问题。“只有一个令人担心的印象，年轻的士兵简直不像美国军人，疲疲沓沓、愁眉苦脸、心情忧郁、闷不做声，不但对佩妮的歌舞不感兴趣，甚至对她的肉体也无动于衷。士兵们一声不吭直立不动，就像一片黑暗的树林。性象征在云雾缭绕的树林里翩翩起舞。这是一幅古代风情的景象，给我一种不同寻常的感受。莫非下层士兵已经切身体会到一场最艰苦卓绝的长期战争已经开始？可怜的是佩妮，她对自己肉体的巨大威力失去信心。我为了鼓励气馁沮丧的佩妮，必须用外国语对她 flattery（恭维奉承）!”

表兄虽然也想很专业地论述国际问题，但还是以佩涅罗普·曼达琳的肉体作为话题。我对表兄性格中的这种坚决性铭感于心。

不知道表兄是通过别的什么门路找到一家高雅的不会走露风声的相公酒吧呢还是用其他方法止住了佩涅罗普·曼达琳的歇斯底里症，总之报刊上没有爆出曼达琳的丑闻，而且她在这次电影节的活动中最引人注目，获得巨大成功。我在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这个场面。佩涅罗普·曼达琳站在敞篷车里出现在舞台上，只穿着一条缀满耀眼闪烁的五角星装饰的紧身裤，赤裸裸的上身描画着一道道竖条纹，连叉抱在胸前的双臂也画着条纹。当她从车上下来的时候，似乎在淡金色头发的头顶上出现一面星条旗。那天深夜，表兄扬扬得意地打来电话，显然醉意醺醺，却依然不改假嗓，炫耀说：

“看见了吧？这就是 American dream（美国梦）。现实中再现了我在美国看到的杂志广告上的图景！现在让佩妮跟你说话，你捧她几句，用最美好的赞美词汇。”

“Hallo!”我只好寒暄。事出突然，弄得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慌慌张张中冒出这么一句蠢话：“You are a well postured woman.（你是姿势很优美的女人）”

耳机里传来影迷永恒的梦想般嗲声嗲气低低的娇笑和粗劲的呼吸，这个性感女演员对表兄说日本的小说家说话多么乏味可笑呀。接着表兄也愉快地笑起来，然后她用男人般沙哑低沉的声音说了我一句，便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电话线那一头。

“You are the worst postured man!（你是姿势很难看的男人！）”

如其所言，我脊椎骨弯曲，站立的姿势的确很难看。这个性感演员、肉体专家在宴会上和我只交谈一分钟，就显示她敏感准确的观察力。而且我使用postured一词的正确表达法受到自称具有两个学位的性感演员的一次现场教育。我把话筒挂上，心想也许表兄现在正和佩涅罗普·曼达琳两个人关在房间里饮酒作乐，带着几分醉意，心血来潮地给我打电话。我已经对表兄天真坦率地炫耀自己的收获的恶习开始司空见惯。可是性象征的那些男朋友今晚究竟被抛弃在何处又是如何忍耐的呢？我心有所念，然而轻微澹然，一瞬而逝，绝不会长久地滞留在我的意识里。

可是那个周末，外国电影进口公司副社长让我去她那儿，说是就表兄对佩涅罗普·曼达琳的态度问题要与爱尔兰律师进行重要的磋商。那位分管宣传的副社长的秘书开车来接我，就像表兄曾经想排挤他以便取而代之的对手一样，他对表兄恨之入骨、充满敌意。一路上，他的脸色严峻得可怕，言过其实地描绘事情的来龙去脉，好像表兄犯下十恶不赦的恶性大罪，已经被拘捕了。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小打小闹，表兄动手把意大利化妆师的鼻梁揍歪了。

据副社长秘书说，佩涅罗普·罗达琳一直对表兄这个可怕的

东洋人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开始的时候，表兄整天板着脸孔、冷若冰霜，可是后来突然想占人家的便宜，纠缠不休，用不着陪同的时候还死皮赖脸地跟在屁股后面，不愿意离开。考虑到工作方便，表兄在与女演员及其男朋友们同一家饭店里也订有房间，可是女演员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以后，表兄借口调整日程安排的一些细节，频繁出入她的卧室，而且谈完以后，还赖着不出来。其实表兄哪是谈工作，而是用明显的下流话调戏佩涅罗普·曼达琳。

“你仔细听听他说的英语单词，简直就跟疯子说的一样。深更半夜闯进单身女人的房间里，恬不知耻地赞美对方的性器官，亏他说得出口！虽说对方是大名鼎鼎的性象征电影艳星，演员本人毕竟不是裸体彩照呀。那家伙西装革履系着领带站在女演员面前一本正经大放淫言秽语，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更可恶的是，最后居然看着女演员的眼睛开始手淫！”

于是意大利人决定保护神经受到刺激的佩涅罗普·曼达琳，昨天晚饭后，一直站在她的卧室门前看守。快半夜的时候，表兄要进去，就跟意大利人争吵起来，表兄突然穷凶极恶地扑上去，把意大利人鼻子揍得鲜血淋漓，倒在地上。表兄却满不在乎地跨过可怜的受害者的身体，敲着佩涅罗普·曼达琳上了两道锁的房门。女演员吓得躲在里间浑身颤抖。表兄用令人肉麻的娇媚甜腻的声音把性感演员的肉体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赞美一番。要不是几个饭店服务员一齐把表兄从门上揭下来，佩涅罗普·曼达琳的精神状态一定分崩离析。别看她肉躯魁梧高大，心理承受力却与之成反比，像一个胆怯腼腆的小姑娘。这种身心危险的失衡是佩涅罗普·曼达琳的特性……

“当时表兄喝醉了吧？”我理亏心虚，又气又恼。

“不，不！饭店服务员都作证说当时他非常清醒。现在公司想方设法安抚意大利人，不让他起诉。要是让新闻记者探出风

声，打起官司来，反过来公司就要起诉他。证据齐全。”秘书不愧是搞宣传的，夸大渲染、威胁吓唬。我的心情更加黯然沉重。

但是副社长和爱尔兰血统的律师的态度与刚才气势汹汹的秘书不同，他们在叙述事件的经过时注意不加重我的心理负担，明确表示进行冷处理的意图，这使我在副社长办公室里的难受情绪有所缓解。

“他对有关好莱坞性象征女影星的宣传有点相信过头了。不是有一些很单纯的人恋慕观音菩萨吗?。”副社长虽然没有满脸笑容，说话还算和蔼，比喻的含义听起来不得要领。

律师显然不相信我的英语水平，一字一顿一板一眼地简单说了几句，连自己都觉得滑稽，便豁达爽朗地大声笑起来，然后默默地看着我和副社长谈话。

“年轻的意大利人 jealous、jealous（吃醋、吃醋），日本人 crazy、crazy（发疯、发疯），而佩妮 seared（受到惊吓）。”

表兄曾经暗示过这个爱尔兰血统的律师与佩涅罗普·曼达琳有肉体关系，可现在他对事件的态度似乎感情上很超然平淡。但是这位律师这次也和佩涅罗普·曼达琳命运与共，一起死于交通事故，我觉得他的人格最为古怪，令人捉摸不透。

副社长表示意大利人的鼻子受伤问题由公司负责赔偿，提出了私下解决秘而不宣的和解方针。先决条件是表兄必须把“一张特殊照片和有关丑闻的英文草稿”交给佩涅罗普·曼达琳，并且保证今后绝对不得向新闻媒介提供任何有关她的私生活情况。我一开始就觉得这后一条保证毫无意义。像表兄这样一心一意想当日本 establishment 主办人，正在仕途的阶梯上步步高升的人，怎么可能故意让自己卷入愚蠢的丑闻漩涡中去呢？那才是属于表兄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尝试的范畴中的行为。

“现在他跟我们打交道还是那么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为人正

派。”副社长疑惑不解地说：“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究竟什么地方还潜藏着这种异常性。只有一件事我觉得奇怪，纠纷发生以后，他居然满不在乎地待在饭店的自己房间里，今天早晨和平时一样沉着文静地打电话来商量工作安排。他是感觉迟钝呢还是道德不感症？不管怎么说，和一般人的神经不一样。”

我走进表兄的房间，他仍然保持着从美国回来后的装束打扮，整整齐齐地穿一身带坎肩的西服，皮鞋油光锃亮，姿势端正地坐在书桌前，一边阅读英文书籍一边在上面批小注。那本硬纸封面的书显然是国际问题的专业书籍。正如副社长所说，表兄对我的到来和平时一样若无其事地打招呼以后，像模仿正在天真地淘气却被人看见的品学兼优的中学生似的，用手轻轻抚按着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脑袋，微蹙眉头，浮现出宽大为怀的慈祥微笑。

“佩妮正欲火炽热地等着我呢，要不是被服务员抓住……”表兄缓慢、严肃地说。闹不清楚是不是他的真心话。

我的心情并没有被表兄的气氛同化得从容不迫，立即向他传达了佩涅罗普·曼达琳方面的提案，并要求他无条件接受。表兄并没有表示拒绝的意思。我取过用性感女演员的一次成相相机拍摄的一张彩色照片（我无意中瞥了一眼照片，惊得目瞪口呆，恶心得直想吐，但表兄对我的反应无动于衷）和用打字机打在饭店信纸上又用色笔修改的两张草稿。

“好像他们误解了，以为这是我准备卖给美国黄色杂志的稿件。其实这是我用英文写的诗歌草稿。”表兄带着几分舍不得的口气继续说，“十五年没写诗了。先让你看看，然后我再撕掉。”

根据我的记忆，把这两首诗的片段译成日文大致是这样的。第一首是短诗，标题是《美国梦》：

在腹背画上蓝色的线条

处女膜的瘢痕是鲜红色的五角星形

这首诗的主题是从星条旗的色彩翻过来的背面获得的。第二首诗的题目更直截了当地题为《翻过来》。将比喻与巨像并列在一起，并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统一在一首诗里：

把棘皮动物　翻过来
外表有橙黄色的肉体
里面猬集着紫黑色的尖刺
把翻过去的海胆　再翻过来

做小孩的时候　被女人看见屁股
就羞得要死
一边舔着蔷薇色的肛门
一边吹拂自己肛门上的毛
心头悄悄盼望
热乎乎的硬棍般的舌头触碰
翻过来　把自己的孩提彻底翻过来

我上到饭店最高层，把照片和诗稿交给等着我的爱尔兰血统的律师。他兴高采烈地大声叫喊着走进里间的卧室。我从半开的卧室房门窥见躺在床上的意大利人和正用冷毛巾冰凉他缠着纱布的鼻子的穿着睡衣的佩涅罗普·曼达琳。她的一头淡金色头发像被狂风吹刮一样乱蓬蓬的，那一张圆脸似乎抽缩变小了，脸上的皮肤如同薄纸苍白褪色，皱着眉头警惕地盯着我。这瞬间的印象，正如律师所说，她已经胆颤心惊，而且一下衰老了许多。

我回到表兄的房间，他仍然一本正经慢条斯理地对我说：

“我现在正在写工作报酬索付单”。

我立刻完全同意副社长的观点：表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感觉迟钝的人。我失去了与表兄的假嗓和从容裕如的言行举止继续交往的心情。

过了一年，我收到表兄寄来的英日文上下对照的印刷的信函，说他即将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纽约办事处工作。我既没去羽田机场送行，后来也没跟他通信。所以下述事件我是通过如同数量庞大的第三者——报纸知道的。

表兄到达纽约后一个月，偶然得到佩涅罗普·曼达琳来到这座城市，于是也住进她下榻的那家饭店。半夜，他从避难楼梯上到佩涅罗普·曼达琳房间所在的那一层后，化装成女人，赤身裸体地爬进临街的窗外小阳台里。全世界的性象征听见一个怪物在黑乎乎的窗玻璃上挠抓的声音，惊醒过来，吓得尖声叫喊。表兄从阳台上掉下去，摔在马路上，两腿骨折，软塌塌地拖着。我不打算究明表兄为什么干出这种怪事的真正原因，弄得自己不仅从eatablishment的阶梯上掉下来，还要一辈子关在房间里伴着轮椅过日子。但我比报纸的一般读者多一点解释的暗示，就是表兄为了爬进小阳台挠窗玻璃为什么要男扮女装的原因。当年表兄连同英文诗草稿交给我的还有一张一次成相相机拍摄的彩照。照片上佩涅罗普·曼达琳一丝不挂地正面站在地板上，穿着和服长衬衫、戴着日本妇女发型的假发、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如同娇媚少女般的表兄赤裸着下半身躺在床上，两个人都一本正经地盯着照相机镜头，佩涅罗普·曼达琳的一只手温柔疼爱地放在表兄的下腹部。

星期天下午，现在靠在外务省外围团体工作支撑儿子蛰居生活的年迈父亲从单位借了一辆旅行车，把轮椅搬上车，表兄来到我郊外的家里。父亲还是前外交官派头，一身黑西服（喜欢老式

西服的爱好父子倒是相同的），头发像水湿的乌毛一样梳得油光。他认定是自己的肉体把疯癫的血脉传给这个独生子，自觉羞愧，所以当我迎上前去向他问候时，他只是深深地弯腰低头，默不做声。他的表情与参加外祖父葬礼时那种趾高气扬判若两人，倒跟喝辣马丁尼酒时的表兄十分相像。他失去了人生的全部信心。我帮他把轮椅放到地上。父亲把表兄抱到轮椅上。表兄由于缺少运动，像“胡子不倒翁”一样胡子拉碴的圆脸又白又胖，透着几分红晕，看似一脸怒容，依然那一身熟悉的西服，只是西服坎肩的扣子全部解开还显得瘦小。父亲抱着他的时候，我向他打招呼，他咬着嘴唇没有吱声。

我和表兄朝有罗尔斯·罗伊斯车的那个电影演员的住家走去。我小心谨慎地极其缓慢地推着轮椅，极力不让轮椅摇晃。我悄悄回头望去，只见可以用五种文字写“跑，一直往前跑！”格言的老人像罪人一样直挺挺地一动不动地站在旅行车旁目送我们。

“我看了你写的关于哈曼·康《On escalation》（《论逐步升级》）的文章。我早就对康感兴趣。我从耶鲁大学回国的时候就对你说过了吧？那是你第一次听到康这个名字吧？”表兄正视前方，突然说起来，“在康图解的 escalation（逐步升级）不断扩大的梯子的某个阶段，会发生一场惩戒性的局部核战争。这是非常重要的论点。这一点我向你介绍过，所以你抓得很准，但下面的分析过于乐观。因为你似乎相信所有的日本人都可以在这场惩戒性战争中生存下来。这种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如果中国和美国这两大阵营在 escalation 的某一阶段进行惩戒性核战争，你认为他们会选择哪个地区？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全部领土将必定被选择为核战争‘地区’，这不是明摆的吗？你我都无法从核武器的灾难中逃脱出来。给予我们痛悼佩妮之死的时间也不会很多。你认为我是一个从通往日本的 establishment 的阶梯上落伍的可怜的

男人，所以怜悯亲切地亲自为我推轮椅，你还觉得自己逃脱了疯癫的血统，而我却屈服于这个血统，做了一件大蠢事，所以暗中庆幸。当惩戒性的核战争在我们头上爆发的时候，徒劳无益地垂死挣扎的究竟是我还是你？如果我还处于命令自己‘跑，一直往前跑！’在上升阶梯上攀登的状态，听到这个报道，那才真的会发疯呢。一想到这些都会毛骨悚然。因为比拒绝关在牢房里得了脑瘤等死的‘表兄’来信让我安慰他的要求更无赖地一直追求的所有 establishment 都要崩溃毁灭！然而现在我是一个强者。我可以冷观世界末日的来临。我已经是一个毫无动机地将通往 establishment 的垫脚石踢翻的人。不可想象那个白痴一样的性感女演员足以成为我一生行为的动机吧？其实只有在更加显眼地标榜我的行为纯属毫无动机的行为本身时才必须借助于她。这一点你也非常清楚。”

笨重的轮椅缓慢地前行。表兄肥胖的脖颈和肮脏的脑袋散发着异臭。正停在路上洗刷的银灰色罗尔斯·罗伊斯车还相当远，看过去像一个小玩具。

“国际形势即将恶化，真不知道到底是推着轮椅的你还是半身不遂的我哪一个对今天和明天的世界更能忍耐适应！难道现在你没有想取我代之的心情吗？尽管我们同一血统，这可办不到！我现在的状态是我发挥巨大的勇气才获得的，即使你怕得发疯，自己的事也得由你自己去收拾！”

生活下降者

我既不是酒精中毒者也不是吸毒者，只是好说。口若悬河喋喋不休是我的天性。如果说哪一种形式最适合我的本质，那就是写小说或者写剧本。现在我对诗歌特别感兴趣。也许诗歌是最合适的形式。其实，无论诗还是别的什么形式，对我最合适相称的形式莫过于聊天。我总是处在要么聊天要么思考的状态。除此之外，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我有一份工作，不用费体力不用动脑子。就是监视进这条胡同里的人，如果是警察，就大声唱歌，通知我的主人。这么轻轻松松的工作。虽然报酬不算多，我已经很满意。报酬再少，我和雇主的交情还不到表示不满的程度。深夜，其实是快到天亮的时候，我可以在主人家一楼的地板间睡觉。每天还给我约一百日元的饭钱。我在这儿食宿得到保证，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就是下雨天有点不便，但主人允许我到他经营的弹子球店的屋檐下避雨。除了被爱干净的客人和满脸不高兴地来换弹子球店“纪念品”的顾客粗暴对待外，在这狭窄的屋檐下倒能思考、说话。跟谁说话？各种各样的人。跟有闲工夫的行人聊，也跟警察聊。有时候自言自语。但有更多的机会听我说话的是他们。他们，就是编造出理由让我坐在这儿监视的他们、在

我的主人手下干活的他们。如果想见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在傍晚到拂晓这一段时间里，进这条胡同就行，你立刻就知道自己正接近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很可能这是一次重要的会面，只要你是我和他们这一类人而不是敌对的欺骗的那一类人的话。昨天晚上我就亲眼看到这种重要的会面被毫不留情地践踏，那场面令人心酸落泪。

一个职工模样的男人走进胡同，他对这条胡同以及住在里面的人的内情一无所知，纯属偶然顺脚进来的。但是，只要到傍晚，不论是谁，一走进这条胡同，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必定要上去搭话。这就是这条胡同和住在里面的人们的诚实性。

对这个偶然闯进胡同的职工模样的人，他们中最像职工模样的他、或者实际上白天可能也在某公司就职的他显示出这种诚实性。他个子很小，愁眉苦脸，简直就像职工的基督，追上往胡同深处走去的职工模样的男人，两脚蹒跚摇摇晃晃似地站住，对他说、明确清晰地说：

“能交个朋友吗？同性恋的朋友”

被社会上大多数人所不理解、疏远排斥的先驱者战战兢兢、而且忍受着难以言喻的巨大耻辱作自我介绍、寻找对象。当走进胡同的男人拒绝他的希望、继续往前走去时，我悲哀这个现实世界的冷酷无情，泪水夺眶而出。横遭拒绝、深感羞耻以至于自我厌恶、丧失自信而几乎昏厥的他完全是一种悲剧。“能交个朋友吗？同性恋的朋友”当这首滑稽丑陋的夜半歌声在胡同里回响时，我觉得所有奇虫怪兽、魑魅魍魉都从生长在阴暗墙角贫瘠泥土上的茂密草丛中或者屋檐底下站起来颤动着喉咙合唱。“能交个朋友吗？同性恋的朋友，同性恋的朋友”希望记住这合唱的歌词。因为这也是我想谈的、对我来说是最重大事件的主旋律。

他们曾经叫我副教授。因为我以前在某公立大学文科基础系

当过副教授。现在说这些没什么意义，我还是这个系最年轻的副教授。那时我只有二十八岁，与学生也就差五、六岁。但我愿意在学生面前要么就是副教授要么就是毫不相干的人。我的同事有不少跟学生几乎像朋友一样打得火热。他们活着用身心模仿“进步的少壮派学者”这句话所讽刺的含义、那种含蓄暧昧的含义，而且为了解决与学生的相互关系中像附着在不毛植物地下茎上的根瘤菌那样棘手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耗尽体力精力，以巨大的意志四处奔走，尽心尽力。他们的周围麇集着那些像病毒一样无论什么样的硬膜都能穿透紧紧附着在肌肤上的死缠白赖的厚脸皮学生。他们疲惫困顿，想逃出这溜须拍马的包围圈，但他们已经是满载阿谀奉承的学生的一艘出海的船，由学生们来掌舵。除非船沉没，否则他们不可能恢复自由。他们绝对祈求学生不要淹死，平安地转移到其他船上。他们一心忙于照料学生，一心忙于为学生阶层的读者撰写人生指南般的文章，逐渐失去了钻研学问的时间。沉没危在旦夕。

我没有重蹈他们的覆辙。我在课堂上认真热情地讲课，尽最大的可能让那些好学用功的学生充满学院式的幻想。除此之外，我不与学生进行任何交往。我这样做可以避免出了教室仍然受到学生的束缚。我拒绝被学生敬重羡慕的斯多噶主义做法要胜过同事一筹。同时，这些进步的少壮派出于隐藏在相互诚实的外表里面的负疚感自卑感对我的自由无羁也自愧弗如。我的大学是学生运动的据点，具有强烈的学院式择优意识的、令人看不顺眼的用功学生比比皆是。他们热衷于从老师的著作中发现错误、错译，吹毛求疵大肆攻击。在他们偏执狭隘的眼睛里，我是个合格的教师。我成功地将不愿意在生活上帮助学生为此吃苦的利己主义偷梁换柱为斯多噶主义和学究主义。我比学生、同事高出一筹。因此倍受学科主任教授的青睐。正如我是最年轻的副教授一样，我

也会成为最年轻的教授，再升任为主任教授，成为该学科成立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主任教授，退休后担任名誉教授。我是本学科最成功的副教授。

我运用权谋术数，为通往成功之路预先下了几步棋。我绝不向大学办公室提交肤皮潦草的报告、杂乱无章的记录，给他们的工作增添麻烦，因此办公室称赞我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具有出色的处理事务的能力。另外，我在金钱上也清廉自重，没有造成在外头收入颇丰的印象。

还有一层，我的妻子是本大学影响巨大地盘坚实经济充裕的名誉教授的小女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是最成功的副教授。婚后第二个月，我在学会上发表了引人注目的论文。我的关于从语音学角度探讨中世纪法语的研究论文在学会报上发表之前，就引起轰动，震撼了学会。法国文学研究界把我的论文视为具有深刻影响的实证主义研究先驱，也掀起了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热潮。我还被热心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另一所大学聘为专职讲师，签订了从下学期开始讲课的合同。这一切都放射出粉红色的光芒笼罩着我。在大学这种地方，一旦全身罩上了红光，就不会被任何人从粉红色光圈中拖出来。只要他占据了闪耀着粉红色光芒的位置，周围的人就认定他地位牢固，开始奉承。他成了大学本身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教师都在大学这个机构里连续性地生存下去。危及大学机构本身的人本来就无法得到大学的拯救。进步的少壮派教授也是通过年轻的进步派这种形式维持着大学机构的一部分，有时他们也在激进的盲目的学生对大学机构发动攻击时起到安全阀的作用。

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生活中闪动着乳白色光亮、坚实地走向辉煌灿烂未来的年轻的副教授。我的故乡是九州的小山材，我是全村人的“希望”，我是山村小商人的三子。我的小学同学有

的务农有的当搬运日工有的精神破灭远走他乡要么一辈子在筑丰的中小煤矿卖命要么当自卫队员。现在我的弟弟就是自卫队员、表弟就是当警察。

就我一个人在东京优秀的名牌大学当副教授，实为众人瞩目。我这个小商人的儿子在农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学习成绩好的尽是从城市疏散来的儿童。我们说话带着浓重的乡下口音，又缺少自信心，所以总抬不起头来，结果变得沉默寡言、怯弱乖僻。而现在我在先前那些优秀的学生的故乡东京出人头地获得成功。我以前是一个撒谎骗人、观颜察色、喜怒无常、自惭自愧的乡下小毛孩。如今是堂堂正正的副教授。我曾经是现在越发贫困凋敝的全家乡的“希望”。最近故乡的村中学校长和村长提出准备为我成立精神鼓励性质的后援会。有后援会的副教授！如果得以实现，我很可能成为极其特殊的副教授。

但是我还是去了一封措辞尽量冷淡的明信片予以婉拒。“希望”给家乡人们的善意一记沉重的回击。我在东京生活，羞于把自己与故乡、老家、亲人联系在一起。我对谁感到羞耻呢？对都市、对生于名门世家的人、甚至对我周围的一切存在。我想飞黄腾达，但更重要的是尽量让社会承认我目前这种地位的存在。我想把自己放在出生时口含银匙、成人后银匙做成领带别针这样的阶层上。我要岳父的钱在高级豪华的饭店举行婚礼，邀请一百多人参加，但没有把浑身上下散发着典型的“地方小商人的老婆”气息的老母亲叫来。我欺骗妻子和她家里人，说我的家庭是没落的地方名门望族。我从小就磨练出一大撒谎骗人的拿手本领。这是幼年留给我的最大的本事。没能进京的母亲寄来一封洋溢着朴素的喜悦之情的信，我小心翼翼地背着妻子看完后付之一炬。我把字迹拙劣错字百出的信烧掉后，给妻子念了一封精心编造、一派胡言的假信。母亲的死讯让我松了一口气。终于没有让女子大

学毕业的妻子见到无知无识缺少教养又老又丑又小的母亲。现在我一百个放心，流下了甜蜜的泪水，心想这恐怕要感谢冥冥中保佑我的上帝什么的。我对同样泪水流淌的妻子又随口胡编说，母亲靠用毛笔抄写全卷《源氏物语》度过战争时期。我被自己的谎言感动得又淌下泪水。

这是我为亲人流下的惟一一次眼泪。我是前途光辉灿烂的副教授。我以前是全村的“希望”，不久我将成为包含所有大学在内的全东京的“希望。那时，我将把亲属、家乡的一切公开给我周围的人们。因为那时我是胜利者，不会对任何人感到丝毫的羞耻之心。

我是这么想的。我尽量将自己抽象化，成为准备承受任何上升任何腾飞的存在，力求避开血缘、家族史、出身地这些似无实有的制约效果。我就好比将自己的皮肤漂白后成功地闯入白人领域的黑人。我是一个黑人的叛徒。在我撒谎成性的强迫观念后面，并列着几个我小学同学的脸孔注视着我。他们在战时称为国民学校的小学读书时，都是学习成绩比我优秀的优等生，也是脸色红润、四肢发达的健康儿童。但现在他们在贫瘠穷苦的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未老先衰，四肢干瘪，弯腰驼背，精疲力尽。我必须抗拒这种强行把他们埋没在社会最底层的力量、农村的力量。于是我撒谎骗人、厚颜无耻，绝不干吃亏的事，最后终于登上了大都市名牌大学里最具光明前途的副教授宝座。这是我一年前的自画像。如果有人认为我像一头卑鄙无耻的狗，那就对我吐唾沫。我会对唾沫发白的米黄色的抛物线伸出我的脑袋。那也是我自己的唾沫。

我在学会获得胜利的去年初夏，我觉察到某种危机感、毁灭感在体内渐渐抬头。我预感到会出现破裂的局面。我结婚才几个

月，在大学刚刚取得名副其实的牢靠把握的成功。就是说，我正处在通往光辉的荣誉的有序发展的阶梯上。我却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同时产生某种自我嘲弄的心情。我开始学先前绝不沾口的抽烟，而且是从大学回家的时候特地跑到市中心的饭店买来椭圆形烟嘴的土耳其香烟，津津有味地练习起来。我又嘲笑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同时，在我身上还出现某种退婴现象，忘却二十多年的小时候的事情突然恢复了记忆。我六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和同学一起把死去的大红角鸮埋在学校后面的空地里。大红角鸮是大家共同养在教室里的，那天早晨突然死了，同学们都说是我喂它小石子才死的。但我不记得喂过小石子，对同学对老师都坚决否认。埋完后，要把做墓牌剩下的木屑烧掉，我一划火柴，突然觉得点燃的火柴粘在我的手指上，似乎粘了很长时间，吱吱地烧着右手大拇指和食指的皮肤。我痛得叫起来，用左手把粘在右手的火柴打落。那时候校舍正在整修，几个梯子连接一起靠在高高的屋顶上，我想顺着梯子可以爬到高高的天空。

深夜，我在书房里一边凝视着练习抽烟点燃的火柴棍上小小的火焰一边反刍。“难道我犯了什么罪吗？我给大红角鸮喂小石子，结果杀害了它，而我由于对罪孽的恐惧，把行为忘得一干二净，认为同学的揭发都是无中生有。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的手指紧紧捏着火柴，却以为火柴粘在手指上，这不是自己用火刑惩罚自己的手指吗？”我发现我生来还没有这样自我反省过，不禁感到心灵的震动。而且，从我攀登梯子爬上天空的想法可以看出隐藏其中的少年形态的自杀指向。我的阴暗的意识深处一直存在着火柴与梯子的结合体。

从小至今，我只追求上升运动，从山村小商人的小毛孩子到大学副教授的上升运动。我不是就一直扼杀对下降运动的欲望

吗？我一边通宵为秋季开始的另一所大学专职讲师做准备，一边体验着这种新的感情纠葛。我发现对大学副教授这个职务自我嘲弄的自己，感到惶惶不安。我害怕，想克服这种不安的情绪，至少在表面上。

我只好靠安眠药和酒、也就是睡眠驱赶纠缠不休的不安、危机、破灭临近的感觉。但是，使用“驱赶”这种表达方式是不妥当的。我不但没有驱赶，反而看做通往即将来临的“陌生世界”的一条线索而喜爱。为了再次获得与这种不安情绪新鲜邂逅的机会，我的人工睡眠难道不是与不安情绪的暂别吗？但是，这种不安情绪有时的确把我逼到恐惧的极点。

有时我感到死的恐怖。但我那时感觉的不安、恐惧与死无关。有时性欲也造成我情绪不安。但是婚后性欲对我失去了重要的意义。学生时代源于性欲的不安情绪所产生的形而上学式的无可奈何的肥大肉体的不快感婚后已不复存在。性欲、或者与性交有关的某些意识不能再来破坏我的秩序。性欲在我的肉体和精神里已失去破坏性的锋利，带着爱情、家庭这样迟钝的浑圆获得满足，宁静地躺卧在伦勃朗式的光线里。

但是，尽管与死、性欲无关，我的内心的确深深地震颤着不安的情绪。惶惶不安像血液集中局部一样从内心深处以无法遏制的力量翻涌上来。不安情绪使我的全部肉体、全部精神强烈勃起。如果进一步用勃起比喻的话，我的的确确将这种不安情绪的翻涌理解为勃起。哪一个小伙子不喜欢勃起?! 这是生命。在我的心灵深处像地下水一样不断翻涌奔腾的不安无疑是生命力的表现。

我理解到这种不安情绪植根于我步步高升的阶梯上。我淹没在不安情绪里的那一刹那，对金光闪闪的副教授这个头衔、对用装模作样的知识分子的言行举止武装到牙齿的自己进行无以复加

的自我嘲弄。当我在教室里顽固地保持对学生的内心感情绝不过问漠不关心的态度给他们讲课的时候，只要我一想到这种不安情绪，便感到无比的孤独。

我觉得为了解脱这种不安情绪，必须从高升的阶梯上下来，这样我精心构筑全副武装的秩序的城堡就会倾溃崩塌。这是绝不能允许的下降、绝不能允许的破坏。"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绝不能这样！"我经常坠入惊恐万状忐忑不安的预感。

我在去学校的电车里时常会看到一些叫我心惊肉跳的像鬼一样的人。我发现他们原来就是我从惶惶不安中完全解放出来时的自画像，但是我绝对不能接受。"他们的内心淤积着一团黄汁浸泡的污浊脏秽。如果我为了摆脱不安情绪，必须变成这个模样，变成蚕，而不是变成蝴蝶，我只会变成一个萎靡不振、口臭熏天、邋遢肮脏、厚颜无耻、醉生梦死于快感的并不年轻的行尸走肉。难道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吗？"但是，一切都黯然失色，成为嘲笑的对象。我和妻子去看话剧的时候，在地铁车站碰见一个这样的人。我悄悄问妻子有何感受。妻子一脸厌恶，用一种刻骨仇恨的眼光瞪着他。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立刻觉得苦恼，陷于孤独之中。

我并不想放弃前途无量的大都市的大学副教授这个现状，惶惶不安也好，自我嘲弄也好，我还不打算放弃"希望"。就在我被痛苦折磨的日子里，我的幸运不期而遇。不管是表面的也好暂时的也好，我获得了既能继续保持"希望"又能摆脱不安情绪的手段。刚放暑假没几天，幸运就从天而降。

盛夏的傍晚比白天更加闷热潮湿。我走出外文书店，打算穿过嘈杂热闹的繁华街的窄小马路。我有一种强烈的衰弱感，无法忍受直接面对西坠的太阳行走，几乎是闭着眼睛拐进稍觉平静的

胡同，像逃跑一样疾步走去。走着走着，我突然发现四周没有人影。接着，我听见身后传来那一句决定一切的声音："能交个朋友吗？同性恋的朋友"

后来，我经常带着一种奇怪的感慨想起当时我诚实坦率地回答那突如其来的怪诞荒唐的召唤："啊，很高兴能跟你交朋友！"

我回头一看，是一个脸色苍白身子消瘦的小伙子。这时，我觉得自己先前所看到的完全是一片黑暗。小伙子面带微笑，苍白的脸颊晕出鲜艳的粉红色。我一阵难受。就在这个瞬间，我清醒的意识里已经明确无误地决心跟他往胡同里走去。这个决心并非出于刚才脱口而出的回答。也许在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脱口而出回答的时候就已经以我的全部意志下定了决心。埋葬大红角鸮的时候，就像我的手指捏着火柴忍受烧灼一样，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嘴唇立即表示出最正确的态度。

不一会儿，我和小伙子在极具蛹一样中间鼓起的具体感觉的房间里"似乎觉得生来就一直住在这房间"里，赤身裸体地躺在一起，用平静的声音交谈，重新发现自己。

发现。至少对我来说的确就是一种发现。我从未意识到自己有性变态倾向。我的任何行为都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大学副教授，但当我和他赤裸裸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从这种意识中彻底解放出来。我躺在那里，像一个虚构的陌生人。

"你长得像知识分子，再穿着衣服那样走路，给人虚弱纤柔的感觉，可一脱光，就十分结实健壮。"小伙子冷静地低声说。

"我是在山村长大的，父亲是个小商人。所以身体才这么魁梧壮实，只是后来我自己给自己弄了个苍白无力的脑袋瓜。"我也平静地回答。

"啊，我生来第一次把自己的出生和童年原原本本地告诉一个陌生的城市人。不是自虐性的，而是心平气和的。"我一边吃

惊地听着自己声调平稳的声音一边想。“我的身体一丝不挂袒露人前，让人品头论足，本应该羞得无地自容，可是……我这究竟怎么啦?”

“你做什么工作?”小伙子问。

“在区政府工作。”我说，“很合适我的工作，我很满意。”

(我真的从副教授的荣誉中解放出来。如果我真的当一个区政府的小官吏，我不是不会焦躁不安、不会自我嘲弄而心满意足吗？我生来第一次想象自己是一个干着任人驱使的下等工作的人。)

“不过大学毕业了吧?”

“嗯。”

“大概参加学生运动，想走一帆风顺地出人头地的路没戏了吧。区政府职员、保险公司外勤业务员里不少这样的人。”

“啊，是的。我参加过学生运动。破坏活动防止法通过的时候、内滩问题的时候，我都参加了。还有浅间山地震研究所问题的时候，我在里面待了好一阵子。我不是学运头头，是个卖命效劳的小兵。”

“那你是东京大学的了。”小伙子说，“要是在地震研究所问题那时候参加学运的话。”

“是呀。那个时候的头头现在都在工会或者禁止原子弹氢弹日本协议会里工作，还是进步运动的先锋。那个时候的逍遥派现在有的当上了大学副教授，有的在地方县政府当税务处长，飞黄腾达。就我这样哪边都靠不上的，只好给人当下手，而且书也没念好，半空吊着，一事无成。可是我不后悔不着急。那个时候我内心很充实，现在我内心照样很充实。”

“我在欺骗撒谎。我在学生运动中基本上是逍遥派，没有吃过亏。什么给人当下手，这完全不符合我的绞尽脑汁用尽心机想

出人头地的性格。”但是，我发现我自欺欺人的声音里充满着从未有过的热情。“我刚才说半空吊的区政府职员，其实说的是A。他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就一直是全学级学习最好的学生。二年级结束后，他以首屈一指的成绩转到本乡的系里。后来A突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当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卒。在砂川斗争中被警察揍得头破血流，从此一蹶不振，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回北海道老家养病去了。A家很穷，当班上有人建议募捐资助他医疗费时，学生运动的头头竟然态度冷淡，逍遥派当然漠不关心。我无耻地庆幸自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A休学了几年，总算毕业了，但从此换了个人似的，变得萎靡懦弱。虽然我对半空吊的A到区政府工作心里隐隐作痛，但偶然在街头相遇又感到无比的优越。现在我才知道，其实我在学生时代渴望像A那样生活”。

“我想，你是理解充实的真正含义的人。充实的生活、充实的人格。你是一个男子汉。”小伙子坦率直言内心的激动。

我也很受感动。我感动于自编自演的“虚构的我”。“虚构的我”具备与现实的我截然相反的一切要素。现实的我厚颜无耻玩弄权术而获得成功，“虚构的我”老实巴交处处吃亏，然而重要的是，现实的我也有像“虚构的我”那样生活的自由和机会。我惊愕地发现，我就是“虚构的我”！我为什么在步步高升的阶梯上选择了强迫自我的贱鬼这种角色？激动的心情立即产生无法回答的难题。

“我的一生都是一个沦落社会底层的人、与任何荣誉无关的人、在芸芸众生中毫无个性的人。”我的声音带着祈祷般的强烈情感，“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和主任教授的女儿结了婚，自己又是副教授，前途无限光明。和他相比，我跟小爬虫一样丑陋卑贱微不足道。他平步青云，我一落千丈。但是，我绝对不会像他那样整天提心吊胆、自我嘲弄，为无知无识的乡下母亲感到羞耻。我

脚踏实地。我的生活总是与自我存在本身紧密结合在一起。我的精神和肉体毫无分裂的感觉。我充实得像一头熊，无论从外面看还是从里面看，我都是一头地地道道的熊。”

“你具有农民那样的魅力。我要是大学毕业了，也像你一样，成为一头熊，这比副教授强多了。”小伙子说。

我尝到了自豪的自由的解放了的感情、得到补偿的感情。我是“虚构的我”。泪水涌出，模糊了我的眼睛。我紧紧闭着眼睛站起来，把衬衫、内裤、裤子套上我健壮的裸体。

“还记得我对你说的第一句话吗?”小伙子的声音饱含着情深意切的激动，从我紧闭泪眼的黑暗感觉中传来。

“嗯。”我说。心想他当时说的是“能交个朋友吗？同性恋的朋友”

“我现在想对你说，这是人与人的爱。”小伙子说。

我在暮色昏黑中向车站走去。我是被幸福洗礼的人，也是正在逐渐恢复到那个现实的我、令人讨厌的副教授的人。“我是没有性变态倾向、夫妻生活很正常的人。但是，为了变成幸福的虚构的我，作为一种仪式，那种行为是必要的。恐怕以后也有必要。也许就在明天，我还要到那条胡同去，让小伙子和虚构的我相会。那小伙子也许是我复苏的神灵。”

神灵沙哑颤抖、然而饱含深情的声音像鸽子一样从星星还没出现的黑黢黢的夜空深处降落下来。“能交个朋友吗？同性恋的朋友。能交个朋友吗？这是人与人的爱、爱、爱。”

就这样，我和他们相识、和“虚构的我”相识。这就是我在夏天的傍晚不期而遇的幸运。这就是我克服不安情绪的手段。“能交个朋友吗？同性恋的朋友。能交个朋友吗？这是人与人的爱。”

从第二天起，我就频繁出入那条胡同。我与他们中的某一个人邂逅，解除不安，通过如痴如醉地表演“虚构的我”，享受转世的喜悦。暑假里，妻子和她的父亲去轻井泽的别墅避暑，我借口要到大学的图书馆和研究室查阅有关书籍资料留在东京，这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去那条胡同。

我每次去那条胡同时，都万分警惕，生怕碰上我的大学的学生。我高度近视，但一去胡同，都习惯地摘下眼镜放在前胸口袋里。不戴眼镜在暮色苍茫的大街上行走固然危险，也体会到一种特殊的美。映入近视眼里的轮廓与色彩重叠渗透的风景让我异常激动。我觉得这种感动至少在这十年里对我是全新的感觉。“虚构的我”和眼睛引起的感动开始在现实的我上面投下阴影。平时，当我摘下眼镜的时候，害怕别人从我的脸上发现农村小商人的父亲那种卑微庸俗的表情的遗传，因此很仔细很挑剔地挑选可以掩饰这种遗传的眼镜框。把不戴眼镜的面孔在人前暴露无遗，这跟在人前赤身裸体有什么两样?! 但是，一走进这条朋同，我的恐惧感早已飞到九霄云外。

他们十几个人在这条胡同里，他们是一个团伙盘踞在这里，现在还是如此。惟一不同的是，我爱过的那个小伙子已不在这条胡同里也不在这个人世间。这是最重要的不同。

我想起拿到写着团伙名称和宣传口号的传单时那种快乐愉快的心情。他们这个团伙叫做“高原旅行介绍所”。宣传口号大概是从一个亚美尼亚作家的作品中借用来的。

心系高原，孤独的朋友哟

来吧!

我亲爱的朋友他是这样解释这句话的：在“心系高原，孤独的朋友哟，来吧!”后面应该补充“我心系高原”。我们都很现实地眺望高原。自从跟你相识以后，我才真正懂得这一点。

为了报答他充满友谊的坦诚自白，我应该说“我也心系高原”，但我倾注最激烈的热情忘我地表演“虚构的我”的对话。

“我想过一段时间回故乡农村去。”我想起命令“虚构的我”这样回答，“我的小学同学都在种田，惨淡经营，凋敝贫穷，苦不堪言。我想应该回去鼓励鼓励他们。因为我对把自己束缚在山村狭小土地上的那些头脑萎缩僵化的农民朋友怀着深厚的友谊。我至今还觉得自己背叛了他们。我和他们流着同样的血，却不能为他们做什么事，我感到羞愧。”

“虚构的我”还继续说：

“我相信人的未来，因为在我这个无名小卒像兽类那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以后，和我一样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照样坚忍着活下去。我不再存在，但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依然存在。人依然存在。我想，这就是未来。”

可是现实的我由于从自己的内外两面切断连接深山农村的纽带，背叛了视我为全村“希望”的那些人们。现实的我不相信人的未来，只是奸诈狡猾地一味追求现世的胜利，为此把自己置于上升的阶梯上。而胡同里“虚构的我”则是消除现实的我的不安情绪、减轻危机感压力的安全阀。我绝不会从上升的阶梯上下来。在这条胡同里，不过为允许处于上升阶梯上的人也能参加准备了宽宏大量的星期日。

我是这么想的，但“虚构的我”一旦被神灵召唤，绝不会像泡沫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虚构的我”对他产生巨大的影响。“虚构的我”对他进行现实的副教授无能为力的教育。一天傍晚，我到胡同去，他不在。我告诉他的同伙我在胡同口的茶馆等他。过了一会儿，只见他脸色苍白牙龈暴露羞怒满面地进来找我。他怒气未消地说：

“刚才把一个不要脸的贱货揍了一顿。那小子三十多岁，是

个作家，却匿名来见我。一会儿说自己是工人，一会儿说是做买卖的。你知道他今天对我说什么来着？他说他是牙科医生，对淫猥很感兴趣。我想到和你之间产生的人与人的爱，就无法容忍，把他揍了一顿。那小子是地地道道的下流坯子。"

其实我还在继续干着比匿名更应受到谴责的事。我不是在他面前只出现"虚构的我"的面目，并且把"虚构的我"和他之间人与人的爱当做现实的我不安情绪的安全阀吗？我羞愧得简直浑身冷汁，前胸口袋里的眼镜犹如压碎感情的沉重铁锤。那一天，我硬不起来，他十分在意。但原因在我。我甚至恳求他为了恢复我的机能而要采取的某种方法。当时我拼命压制想把夹在"虚构的我"与现实的我之间的无耻欺骗向他坦白相告求得宽恕的冲动。而且我无法判断进行这种痛苦努力的自己究竟是"虚构的我"还是现实的我。神灵在我的脑子里不断叫喊："能交个朋友吗？人与人的爱"。微不足道的人与人之间坦率诚挚的爱！

那天傍晚，我一边看着一群深灰色的大红鸮从鸽子脖颈般灰色的天空急速飞降，一边答应和他一起去我们的高原。他喜形于色。说：

"我在大学登山部活动，发现一处悬崖绝壁，两个人用结粗绳拴在一起攀登还可能活着回来，一个人爬绝对活不成。"

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个大学生。于是显然来自现实的我的惶惶不安、金光闪耀的副教授的惶惶不安像大红鸮的影子一样从我的心灵深处掠过。他仍然面带微笑，我的微笑却消失了。

"我的心和你的心好像已经飞到了高原。"他怀着人与人的爱心对惭愧自欺欺人行为的副教授说，"心系高原，孤独的朋友哟，来吧！"

暑假结束，妻子从轻井泽回来。她发现一个从安眠药和威士

忌中解放出来，从惊恐不安的黑暗深渊里挣扎出来的身心健康的我。在我觉得危机四伏、备受破裂毁灭的恐惧折磨那一阵子，妻子从我表面上健全光耀的副教授的眼镜深处发现存在着残酷疯狂的暴力的苗头而惶恐不安。但是，现在她的丈夫就像一个正在金光灿烂的阶梯上稳稳当当地往上奔跑的运动员，她又看到了我婚前那样的身影。妻子对我完全解除了武装，思想放松，动作也随之变得迟钝缓慢。妻子告诉我有了怀孕的征兆。我喜上心头。我很快就会在教授的位置上抚养这个优生儿。阴暗的病态的虚弱的阴影在我的生活中已经荡然无存。我和妻子的性生活健康正常。由于我和他交媾，才使我对性生活的健康形式及其本质具有客观的认识。两者相比，我和妻子的性生活就像广播操一样正经清白地毫无意义，这并没有深入到意识深处，从惊恐万状的无意识的底层翻掘出污垢。我更诚心诚意地为妻子服务。"啊，我就是这样克服危机的。安全阀开始工作，破坏我上升秩序的阴暗地顽固存在的水位已经下降。我像被巨型堤坝保护的村民一样再也不怕洪水的威胁。我不再惊恐不安。"

学期刚刚开始，学校的准备尚不充分，我还能相当自由地到他们的胡同去，另外，预定秋季开始担任专职讲师的那所私立大学也推迟了开课时间，我借口研究讲义、到图书馆查资料，获得更多的去胡同的机会。

当和他在一起时，我扮演"虚构的我"角色，我就像真是他的同性恋者一样转到充满羞怯温柔纯洁深情美妙的眼睛清澄的黑暗里，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在脑子里固定成形的"虚构的我"的强烈存在。像回到家里的浪荡子，躺在他的身边获得宁静和喜悦。"虚构的我"的勇气和热情通过这种应有的姿势将我在往上爬的阶梯上形形色色的人生凝缩的时间还给我。

"纳赛尔为了守卫沙漠上的火力发电站需要原始型的士兵时，

我想应征，偷渡到香港。结果在那儿生了一场病，就回来了。”“虚构的我”一边说一边感到情绪异常的激动和悲哀。埃及动乱的时候，我真的想这么干，但我绝不会从上升的阶梯上退下半步。我看过没去成西班牙的那些法国知识分子写的文章，把自己的灵魂与他们对自我怀疑、自我卑怯的耻辱感沉浸在一起，以获得感情的平衡。其实，偷渡到香港后得了肺病又回国的也是我的同班同学B。他也是一个半空吊，在一家三流的同业界报当记者，可还是满腔热情地打算去古巴。我虽然非常喜欢B，但当他找我一起实施第一次计划时，我没有勇气答应。B大概认为我是个一心往上爬的胆小鬼，瞧不起我吧。尽管现在见面时他还是那样和蔼……

“虚构的我”躺在他身旁的时候觉得现实的我的生活极其单调乏味。这种感觉越来越烈，说不定甚至觉得只有活在“虚构的我”当中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生存这种存在感和充实感。妻子的怀孕对“虚构的我”犹如远处隐约可闻的低声叫喊，毫无存在感。

但是，最重要的时刻是我出了胡同一段路后，掏出眼镜重新戴上那一瞬间，我从“虚构的我”回到一心往上爬的卑俗讨厌的现实的我。就像把情欲和与之相关的一切抵抗感放在妓女房间里出来的运动员。所以不会发生“虚构的我”侵蚀现实的我的某些困惑。我轻松愉快切实可靠兴高采烈地面对现实。我是现实的胜利者，双重生活被坚固无比的墙壁保护着，这堵墙壁绝不会被性变态的小伙子和胡同、市民生活的恶意所摧毁。当我的同事涉嫌染指应召女郎被警察传唤而爆出丑闻时，我却切实感觉到他们胡同的反社会性多么坚固可靠。由“虚构的我”克服危机解脱不安的现实的我正理直气壮信心十足地在通往荣誉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充满希望的年轻有为的副教授在阔步前进，“虚构的我”在胡同阴暗的角落开始开拓着低偿的道路。

私立大学下学期开课了。一个晴朗的金秋早晨，我作为专职讲师，与我当副教授所在的大学讲课不同，站在大礼堂的麦克风前开始讲授第一课。当我面对一千多名学生通过麦克风扩大了的声音讲课时，我觉得我具有巨人的喉咙。我对学生傲慢淡漠的态度获得从心理上压倒他们的效果，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的讲课内容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成功了。我非常自豪。讲课结束时，一千多学生掌声雷动给我送行。我又一次感受到切切实实地脚踩着荣誉的上升阶梯上。出了大礼堂，正是中午。太阳在头顶光芒四射炽热燃烧，但我的眼睛里、灵魂里却有另一颗更加辉湟灿烂的太阳。我仰望天空，毫不晃眼。

身后有人叫我。我高傲地回头一看，是他。他穿着校服，但粉红的脸颊鲜润的嘴唇明亮的眼睛都黯然失色，脸色苍白两眼泪痕，一副狼狈相。如果学生们围上来听见他责怪抱怨我……！我必须立即甩掉他，正拔腿要跑，他说了一句话，我停下来以完全陌生人的傲慢满足了他的要求。

“给我两万日元，我不缠你。”

他、卑鄙无耻的恐吓者走了。“虚构的我”惨遭屠杀，只剩下现实的我仪表堂堂地孤独地留在阳光普照的广场上。我突然一阵晃眼，急忙闭上眼睛。正在大红大紫走运的副教授真应该被另一个富有魅力的自由人（啊，这是他用以形容我的语言）的我所唾弃，但“虚构的我”被杀戮倒在地上。在那个瞬间，他第一次与现实的我遭遇。

但是，终于有什么东西、或者好像是神出现让“虚构的我”苏醒过来。我现在一边在胡同里为他们盯梢，一边感谢这“什么东西、或者好像是神”。第二天，妻子一边看电视一边对我说“好像是你的新的学生，一个人爬山，摔死了。那种冒险无异于

自杀行为，我从渐渐暗淡的画面上瞥了一眼他的像黑树一样的尸体。这是用宁静的声音将满腔激情对我轻轻倾诉的他的尸体。“能交个朋友吗？同性恋的朋友。能交个朋友吗？这是人与人的爱。”

第二天报上说，他的口袋里塞着几十张小传单，上面印着这样的句子：

心系高原，孤独的朋友哟
来吧！

我抛弃了副教授和专职讲师的位置，来到这条胡同。当我向妻子坦白自己和他的关系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我宣布决定与所有的大学断绝关系，她表示理解。她让我在她做人工流产后决定法律上离婚的协议书上签字。我签字盖章，于是一切都已结束。我来到这条胡同里。

妻子的双亲谴责我的自私自利。大学、学会的前辈、朋友谴责我的失足堕落。我的乡下亲属、邻居叹息、责备他们“希望”的沦落失败。我认为他们的全部谴责都是天经地义的。但我反过来把自私自利作为武器紧握手中。我的自私自利导致我的这种行为。我在步步高升的阶梯上每天自欺欺人。为了摆脱欺骗、靠近真实的自我，我必须从攀登的高处急剧下降。

当我先前的同事责问我“你认为所有大学的副教授都过着自欺欺的生活、都必须抛弃这种生活吗？”的时候，我回答说“这只是我个人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对其他副教授毫无兴趣。”

“思想意识这么自私自利的人怎么那么喋喋不休呢？”对这个问题我这样回答：

“我的说话是思考的手段，当我口若悬河喋喋不休的时候，有时在对自私自利进行孤独的思考。这与艺术家、甚至文学家的思维方式很相似。”但是，我深深地知道，如果我默默无闻地埋

没在这条胡同里，不是自杀就是发疯。因为抵偿的道路、复苏的道路充满苦难。

我想，如果我能在不久的将来超越喋喋不休的自我，进入能够发现文学形式的阶段，并且在这个阶段得到复苏，就打算写作，不仅表示对他的补偿，更为着向所有的人们倾诉衷肠。不论是诗哥是小说还是戏曲，第一句话就是“能交个朋友吗？能交个朋友吗？这是人与人的爱”。

奇妙的工作

从附属医院前面宽阔的马路往钟楼方向走去，一片视野开阔的十字路突然展现在眼前。在连绵不断的幼小的林荫树那柔和颤动的树梢远处，建筑工地的钢架嶙峋突兀直指天空。从那一带经常传来无数的狗叫声，随着风向，有时惊天动地，涌上云霄；有时似在远方没完没了地回响激荡。

我往返大学经过这儿的时候，每次都猫着腰从马路走到十字路口，然后竖起耳朵听狗叫。尽管心里头总盼望听见狗叫，但有时一声也听不到。其实对这些狗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但自从三月底在学校的布告牌上看到招人打工的广告后，狗的叫声就像一块湿布紧紧地裹住我的身子，进入我的生活。

医院传达室说打工招人广告与他们毫无关系。我死乞白赖地向门卫打听，在他的指点下，我绕到医院后面，看见一个穿长统靴的脸色青黑的中年男人正在木头仓库前向一个女学生和私立大学学生介绍情况。我站在私立大学学生后面。中年男人用厚眼皮的眼睛盯着我，轻轻点点头，又重复一遍刚才的话。

“要杀 150 条狗。”他说，“有一个专门杀狗的在那边干。从明天开始，三天之内处理完。”

一个英国女人向报纸投稿，指责医院饲养150条做实验的狗惨无人道。这个中年男人承接这项工作。他说："你们也可以从中学点解剖和狗的习性什么的。"

他说了服装和时间上的注意事项后往医院走去，我们并排往学校的后门方向走去。

"工钱很可观。"女学生说。

"你打算干？"私立大学学生惊讶地问。

"嗯。我是学生物的，对动物的尸体已经习惯了。"

"我也干。"私立大学学生说。

我站在十字路上，竖起耳朵，但听不到一声狗叫。晚风轻拂光秃秃的林荫树的枝梢，发出口哨般呜呜的声音。我跑着追上他们，私立大学学生的眼睛盯问着我。

"我也干。"我说。

第二天早上，我穿上了草绿色的工作裤。杀狗的是一个30岁左右身强力壮的矮个子男人。仓库前用木板围出一块做屠宰场。我把狗牵进去，杀狗的杀狗剥皮，私立大学学生把死狗提出去交给中年男人。女学生整理狗皮。工作干得很顺手，一个早上就处理了15条。我也很快适应了工作。

所有的狗都集中在低矮的水泥墙圈围的场地上。隔一米打一根桩，每根桩上拴一条狗。狗很老实。在这里饲养了近一年，似乎争斗之心已经全部丧失，所以我走进去也不叫。医院的办事员说，这群狗有时突然会莫名其妙地叫起来，一叫就是两个小时才能安静下来，但一般走进圈狗的场地不叫唤。虽然不叫，我一进去，所有的狗一齐转过头来看我。被150条狗同时盯着实在是一种奇异的感觉。300只树脂色的狗眼里映照出300个我的小影像。这么一想，不由地浑身颤抖。

狗的种类形形色色，几乎网罗了所有品种的杂交种。但它们

长得极其相像。大种狗、玩赏狗、中等身材的红狗都拴在木桩上，看上去十分相像。什么地方相像呢？因为全是低贱的消瘦的杂种狗吗？是全被拴在木桩上丧失了争夺之心吗？一定是这样的。换了我们，说不定也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们、日本的学生无精打采地被拴在木桩上，完全丧失斗志，没有个性，大家都暧昧地相似。但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这个年龄要忘我地热衷于包括政治在内的几乎一切工作不是太年轻就是太年老。我今年20岁。我正处在奇妙的年龄，又过度疲劳。我对狗也立即失去了兴趣。

可是当我发现有一条只能认为是德国丝毛狗与牧羊狗交配生成的长得怪模怪样的狗时，不可思议的奇异感觉像虫子一样在全身爬动。那条狗长着牧羊狗的脑袋瓜，白毛蓬松丰厚，被暖风抚弄着。我扬声笑起来。

“你看。”我对私立大学学生说，“德国丝毛狗和牧羊狗交配的姿势一定非常可笑。”

私立大学学生不乐意地噘着嘴转过脸。我用套绳套住这条半大不小的狗牵出墙外。

我把狗牵进木板圈围的屠宰场，杀狗的提着棍子在里头等着，他迅速把棍子藏在身后，若无其事地走过来，我握着绳子与狗拉开一段距离，他冷不防挥动棍子使劲抡下去，狗惨叫一声倒在地上。这种残忍的屠杀简直令人窒息。然后他从腰间皮带中拔出大菜刀，对着狗脖子一刀捅进去，把血放进水桶里，接着手脚麻俐地剥皮。我看着他残酷屠杀，闻着热烘烘的狗血的腥臭，一种特殊的情绪刺激着颤抖的心间。

这是何等地残忍卑劣！但是，人们认为，就在我的眼前熟练地杀狗的男人这种机能性的残忍、敏捷行动化的残忍不应再受到谴责。我现在习惯于不会暴躁狂怒。我的疲倦已是日常性的，对

杀狗的残忍不会怒火中烧。愤怒刚一冒头，就立刻萎缩消失。我不能像朋友那样参加学生运动，这不仅因为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更由于我不能持续性地愤怒。因此我常常心烦意乱，但为了恢复愤怒，总是累得疲惫不堪。

我提着剥去白皮后身子紧凑结实的死狗的后腿走出屠宰场，狗的热腾腾的气味直冲鼻子，狗的肌肉在我的手掌里像站在跳台上的游泳选手一样硬邦邦地紧绷着。私立大学学生在围板外等着，从我手里接过死狗后，小心翼翼地不让碰着自己的身体，再提出去。我从死狗身上卸下套绳，再去牵一条活狗来。

每杀 5 条狗，杀狗的就走到围板外坐在地上抽一口气，我一边围着他转悠一边和他聊天。只要一停下来，他身上有一股比死狗更腥臭的热烘烘的狗味直冲我的鼻子，我不动声色地把脸转开，继续转悠。

女学生在围板里整理狗皮。她把狗皮拿到水龙头处将上面血里糊拉的脏东西冲洗干净。

“有人教我用毒药。”杀狗的说。

“毒药?”

“没错。可我不用毒药。用毒药把狗毒死，自己在凉快的地方悠闲地喝茶。这种事我不干。既然杀狗，不抡棍子不算真本事。我从小就是抡棍子干过来的。杀狗用毒药，太卑劣了。”

“可不是吗?”我说。

“要是用毒药，死狗就有一种恶臭。你不以为狗也有散发着热气腾腾的好闻的气味让人剥皮的权利吗?”

我笑了。

“狗就有这种权利。”杀狗的一本正经地说，“我跟用毒药杀狗的那帮家伙不一样。我喜欢狗。”

女学生提着狗皮出去冲洗，她气色不好的厚厚的皮肤青里带

红。脂肪肥厚的血水滴答的狗皮又重又硬，就像湿漉漉的大衣一样沉重。我过去帮她把狗皮提到水龙头旁。

“那个杀狗的，”女学生提着狗皮边走边说，“有一种传统观念。特别得意自己用棍子杀狗。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那是他的文化。”我说。

“杀狗文化。”女学生冷漠呆板地说，“都差不多。”

“嗯？什么差不多？”

“生活中的文化意识。”女学生说，“评论家说过，做木桶的工匠的技术就是做木桶的工匠的文化。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吧。其实用一个一个实际例子来对照。未必都像说得那么漂亮。杀狗文化、卖淫文化、公司老板文化，肮脏、阴湿、顽固，都差不多。”

“你是绝望了。”我说。

“也没到绝望的地步。”女学生故意使坏地看着我，“这种洗狗皮的活也干。治脚气的新药照喝不误。”

“你打算插足这卑俗的文化里去吗？”

“不是什么插足不插足的问题，大学都已经陷进去了。在传统文化的泥潭里陷到了脖子，浑身污泥，不是轻易能洗干净的。”

我们把狗皮扔在水龙头旁的水泥地上。手掌散发出强烈的臭味。

“你瞧。”女学生弯下身子，手指摁了摁浮肿的小腿肚，腿肚上立即出现青黑色的塌凹，慢慢地浮起来，但不能恢复原状。

“很厉害吧，老这个样。”她说。

“真够你受的。”我避开目光。

女学生洗狗皮的时候，我坐在水泥台上看护士们在草坪上打网球，她们要不没打着球，要不弯着腰笑个不停。

“我拿到工钱后去看火山。”女学生说，“我还有存款。”

“去看火山？”我冷淡地说。

"火山很可笑。"女学生平静地笑起来。她两眼极度疲惫，双手泡在水里，望着天空。

"你不爱笑。"我说。

"嗯，我这样性格的人不爱笑。小时候就不爱笑。所以常常觉得忘了怎么笑。一想到火山，就流泪发笑。一座巨大的山顶中间有一个洞，从洞里冒出滚滚浓烟。你说可笑不可笑。"女学生笑得肩膀颤动起伏。

"你工钱一拿到手就去吗?"

"嗯，恨不得马上飞去。我想，一边爬山一边看，一定可笑得要死。"

我小心翼翼地躺在水泥地上，望着天空。闪亮的云彩像鱼，阳光晃眼。我用手遮着太阳，手里有一股血腥味。狗的腥臭已经渗透进我的身体的每个角落。杀了20条狗以后，我的手绝不再是只用来抚摸狗耳朵的我以前的手了。

"我打算买一条小狗。"我说。

"嗯?"

"买特别低贱的杂种红毛狗吧。那条狗集中着150条狗的全部怨恨。会长成一条歪脸斜嘴怪癖可恶的狗。"

我笑着说。女学生却紧闭着嘴唇。

"我们特别贱。"女学生说。

我们回到仓库前面。杀狗的和医院的事务员正在谈话，私立大学学生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

"可是医院没有这笔开支。"事务员说，"从今天起，我们医院就和狗毫无关系，饲养员今天就调动工作了。"

"但是今天处理不完。"杀狗的说。

饲养员的工作昨天就结束了。"

"你的意思是让它们饿着?"杀狗的急了。

“要是饲养员在的话，可以喂点医院的剩饭剩菜，也不至于让它们饿肚子。”

“我来做狗食。”杀狗的说，“医院的剩饭剩菜可以给吧?”

“可以。要不要去看看泔水桶搁哪儿?”

“看看去。一会儿我来分狗食。”

“我帮你。”女学生说。

“算了吧!”私立大学学生气冲冲地说。

杀狗的和事务员都惊讶地看着私立大学学生气得涨红的脸。

“算了吧！这种恬不知耻的事还是算了吧!”

“你说什么?”杀狗的不解其意。

“明后天不就全杀了吗？还要喂食，让它们乖乖地服服贴贴地等死，这太卑鄙无耻了！一想到死到临头的狗还摇着尾巴吃剩饭菜，我实在无法忍受。”

“今天最多只能杀 50 只。”杀狗的强压怒火，“其余的 100 只就让它们饿着吗？我们怎么能干这种残酷的事呢?”

“残酷?!”私立大学学生惊愕地说，“你说这残酷?!”

“对。我不能干这么残酷的事。我喜欢狗。”

杀狗的和事务员走进仓库之间阴暗的小路。私立大学学生垂头丧气地靠在板墙上，他的裤子上粘着狗血。

“说这是残酷。那小子哪儿不正常吧?”私立大学学生说，“他的做法太卑鄙了。”

女学生默不做声地冷漠地看着地面。地上的狗血像骆驼头的形状，泛着深绿色的幽光。

“嗯？你说不卑鄙吗?”

“没错。”我随口应了一句。

私立大学学生蹲在地上低着眼睛忧郁地说：“我一想到那些狗被关在矮墙里面就心里难受。我们能看见它们，它们看不见我

们。等待它们的是屠杀。”

“它们看见墙外面那又怎么样?”女学生说。

“这种无可奈何叫我难受。它们无可奈何地等死，还要摇着尾巴吃残羹剩饭。”

他们拿私立大学学生没办法。我抡着套绳又去牵狗，这回打算把那条个子最大耷拉着耳朵的狗牵出来。

傍晚，处理完第50条狗以后，我们到水龙头旁冲洗。杀狗的把洗干净的狗皮整齐地摞起来用绳子捆好。从医院承接这项工作的中年男人也来了。我们洗完手脚后看杀狗的干活。

“死狗怎么处理?”私立大学学生问。

“你瞧，在那边正烧呢。”中年男人说。

我们望着烧尸炉高大的烟囱。略带粉红色的轻烟袅袅上升。

“那不是烧死人的吗?”私立大学学生问。

杀狗的回头狠狠地瞪着私立大学学生。

“你说什么?狗的尸体和人的尸体哪儿不一样?!”

私立大学学生低头沉默着。我看见他的肩膀不停地颤抖。他肺都气炸了。

“就是不一样嘛。”女学生望着烟囱说。

谁也没有搭话，大家发了一会儿呆。我突然说：“你说什么?”

“冒出来的烟的颜色就不一样。比烧死人要红一点，显得柔和。”女学生说。

“说不定正烧着一个红脸大汉呢。”我说。

“烧的一定是狗。说不定是晚霞映照的，颜色才那么好看。”

我们又默默地望着烟囱冒出来的烟。杀狗的把捆成一束的狗皮扛在肩上，背对着晚霞燃烧的天空，身体黝黑而健壮。

“看来明天能出活。”杀狗的心满意足地说，“嗯?明天可是

大好天。"

第二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中年男人没来，但工作干得很顺利，上午就处理完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尽管大家很劳累，但还比较快活，就私立大学学生板着脸满心不乐意。他满腹牢骚地抱怨说裤子被狗血弄脏了，昨晚洗了澡身上还留着狗的腥臭味。

"狗血渗进指甲缝里，怎么也抠不出来。抹了多少遍肥皂，臭味就是洗不掉。"

我看着情绪沮丧的私立大学学生的手，纤细的手指头上指甲又长又脏。

"你不该答应干这种活。"女学生说。

"不能这么说。"私立大学学生更加急躁地反驳，"我不干，总得有人干，狗血照样渗进那个人的指甲缝里抠不出来，那个人照样浑身腥臭洗不掉。我一想这些就受不了。"

"你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女学生平淡地说。

私立大学学生低下发红的眼睛不再说话。

私立大学学生越来越焦躁不安，对杀狗的也带搭不理，弄得杀狗的很不痛快。

我牵来一条塞特种猎犬模样的杂交狗时，杀狗的正在外头抽烟。私立大学学生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固执地背对着他。

"把它拴在那儿。"杀狗的说。

我把套绳拴在板墙圈围的屠杀场入口的木桩上。

"这儿的狗怎么都这么老实。"杀狗的显出无聊的样子，"哪怕有一条小牛犊那么大的非常凶猛的狗也可以过过瘾。"

"那种狗不好对付吧?"我使劲憋着哈欠，眼睛都挤出了泪水，"要是疯起来。"

"对付这种疯狗"杀狗的也憋着哈欠，眼睛潮湿，"有办法让它老实。就这个样子……"

杀狗的要把指关节长满粗毛的手从松开的腰带间伸进去。

“你要干什么?!”私立大学学生叫起来，“这种卑鄙下流的话我不想听!”

“我说的是制服小牛犊那样凶狗的办法。”杀狗的说。

私立大学学生颤抖着嘴唇说：“我认为你的做法太卑鄙太下流了。就算是狗，对付它也要更文明一点。”

“照你这样，一只小狗崽子也杀不了。”杀狗的铁青着脸，嘴唇周围唾沫四溅。

私立大学学生咬着嘴唇狠狠地瞪着杀狗的，突然从地上一把抓起棍子朝着拴在木板围墙入口木桩上的狗奔去。狗对着高高抡起棍子的大学生狂吠怒吼。他略一畏缩，立即逼上一步，对着跳跃起来的狗的耳朵狠命一击。狗一下子反蹦起来，撞在木板上，凄厉地嘶叫着，没有死，嘴里吐着鲜血，痛苦地蹭着地爬行。私立大学学生气喘吁吁地呆立注视着狗。

“喂，干掉它!”杀狗的怒声喝道，“不要折磨狗!”

但是私立大学学生只是张着嘴喘大气，浑身颤抖。狗痉挛着腰部紧拖着绳子使劲往前走。我跑出去，从私立大学学生手里夺过棍子，照睁着可怜哀矜的眼睛、嘴里吐血的狗的鼻子一棍抡下去。狗发出鸟一样的声音哀叫着倒在地上。

“你太狠心了。”私立大学学生说。

“什么?”

“你太怯弱了。这条狗已经奄奄一息，毫无抵抗力。”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我转过身，把套绳从狗脖子上卸下来。我对私立大学学生已经毫无兴趣。

“你干得麻俐。”杀狗的走过来说，“干这活不麻俐就很危险。”

其实并不见得我干这活有多麻俐。下午我的大腿就被患皮肤

病的中型种的红毛狗的咬了一口。

我牵着这条红毛狗走到木板围墙入口的时候，刚好女学生提溜着血里糊拉的狗皮从里面出来。红毛狗惊吓得闹腾起来，我拉紧套绳想让它安静下来，但红毛狗暴躁地往上一跃，在我的大腿上咬了一口。杀狗的慌忙出来，迅速把狗拉开。我的大腿像麻木一样失去感觉。

“被红毛狗咬一口，你就那么尖声怪叫。”女学生说。

鲜血濡湿了我的袜子。杀狗的处理完红毛狗后，掰开它的嘴。

“你瞧，这牙齿可真糟糕，老得直摇晃，这么脏。”

我头晕眼花。迷迷糊糊地感觉到女学生慢吞吞地扶着我的身子。这副模样不愿意让私立大学学生看见。

我躺在长皮椅上，护士正细心地在我的大腿上缠绷带。

“痛吗？”护士问。

“不痛。”

“我想也不痛。”护士站起来，低头看着我，“走走看。”

我提上裤子，走了几步。

“可能是绷带的关系，肌肉发紧。”

“好了。一会儿打针的时候，把医疗帐单给你。”

“什么？还要打针？”

“对。你不想得恐水病吧？”

我坐在长椅上，低下眼睛，指甲旁边长出肉刺的双手垂放在膝盖上发抖。

“恐水病……”

“是呀。”

“那预防针不是随便打的吧？”

“有时候死活就在这一针。”护士冷冰冰地说。

“啊！”我哼了一声，“真倒霉。”

“想什么来着？”

“想狗牙。”我气呼呼地说。

“喂—”有人在外面叫喊，“喂—”

我打开门，从后门楼梯下去。仓库前面杀狗的和其他人围着一个警察。警察回头盯着我。我慢慢地走上前去。警察把我的姓名、住址记在笔记本上。

“怎么啦？”我问。

警察扬了扬下巴没说话：“嗯？”

“他说那个中年男人是倒肉的。”女学生说，“把狗肉倒卖给肉店。肉店告了他，他就跑了。”

我默默地看着她。

“我们的工钱算完了。”她说。

“哎！”

“不能让那个男的就这样溜掉。”女学生说。

我看着杀狗的和私立大学学生，他们显得有些扫兴。

“可我在医院看病的钱怎么办？”

“被狗咬的既不是那个男人也不是上当受骗的肉店。”女学生说。

警察严肃地说：“可能要叫你们去做旁证。”

“叫我们去？”私立大学学生不满地说，“卖狗肉的又不是我们。”

“这样残忍地杀狗就不正常。”

“又不是我们喜欢这么干……”

警察不理睬私立大学学生，横穿广场而去。

大家都默不做声。我的伤口开始疼痛。伤口慢慢地肿起来。

“杀了多少?”女学生问。

“70 只。”

“还有 80 只没杀。”女学生说。

“怎么办?”私立大学学生问。

“回去吧。”杀狗的气鼓鼓地说。他走进木板围墙里取工具。

我们顺着拱廊往大路走去。女学生挨靠着我：

“嗯，很痛吧?”

“痛。还要打针。”

“咬得很厉害吧?”

“很厉害。”

晚霞开始燃烧。一条狗高声叫起来。

“我们本来想杀狗。”我含糊着说，“结果自己被宰了。”

女学生皱着眉头，但声音在笑着。我也精疲力尽地笑了。

“狗被人杀了，就倒在地上，皮被剥下来。我们被杀了还能到处走。”

“可是皮被剥下来了。”女学生说。

所有的狗开始吠起来。狗的叫声拥挤着升上黄昏薄暮的天空。狗要叫两个小时才能停下来。

别人的脚

我们老老实实地在黏液质的厚厚的围墙里生活。尽管我们的生活与外界完全隔绝，处于一种奇怪的监禁状态之中，但我们不打算逃跑，也不热衷于探听外界的消息。可以说我们没有外界。我们在围墙里过得很充实很快活。

我没有摸过这厚厚的墙壁，但厚厚的围墙严严实实地监禁着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被关在一种集中营里，但并不想在黏液质的透明墙壁上挖一道裂隙钻出去。

这是建在海边高原上的脊椎骨疡疗养院的少年病房。我，19岁，年龄最大；唯一的女孩15岁；其他5个人都是14岁。我们的病房有寝室和日光浴室，两个人一间寝室，白天大家就在宽敞的日光浴室里并排躺在躺椅上晒太阳。我们都很老实安静，说话很小声，尽量不笑出声来，或者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瞭着晒成褐色的身体，除了不时大声叫嚷让护士把便器拿来外，一直沉浸在漫长而单调的时间里。

我们几乎失去了将来行走的可能性。大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院长才把我们集中到与大人病房隔着宽大草坪、独立的这栋病房里，有意要建立一种特殊社会的雏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

功。那时一个14岁的少年曾经用复杂的方法自杀过，但自杀未遂。除了他独自默默地躲在日光浴室的角落里外，其他人都活得很愉快。

我们实在过得很舒心快乐。因为怕我们弄脏床单、内裤，或者出于她们小小的好奇心，更或者由于这儿的老习惯，护士们常常给予我们轻松的愉快。有时候大白天护士推着带轮子的躺椅把一个人送回寝室，20分钟后，满面红光的护士又推着躺椅出来，他也是心满意足的表情。于是我们都偷偷地笑他。

我们过得轻松自在，不考虑时间，充满快乐。但是，自从那个男的进来以后，一切都在静悄悄地然而确确切切地发生变化。外面的世界开始在这里抬头。

五月的一个早晨，他双腿打着厚厚的石膏出现在日光浴室里。我们故意不理睬他，照样低声说笑。他显得很拘束，憋了一会儿，终于对躺在他旁边的我搭讪。

"我正在大学文学系上学。"他低声说，"两条腿不行了。医生说三个星期后拆开石膏看一看再定怎么办，恐怕保不住了。"

我冷漠地点点头。这个病房对互相打听病情早就厌烦了。

"你是怎么回事？"大学生把肩膀抬起来看着我，"骨疡很厉害吗？"

"自己的病哪记得呢？"我说，"我就是记不住，反正这病一辈子也不会离开我。"

"要有耐心。"护士靠在我的躺椅背上说，"不要这样自暴自弃，要耐心。"

"我就是没耐心，这腿也非常有耐性。"

"我跟你说话，你觉得不愉快吗？"大学生的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一样。

“啊?”我吃惊地说。

“我还不习惯。”

“你们交个朋友吧。”护士说，“以后你们就住在一起，其他人还都是小孩子呢。”

一个少年双手转动着大车轮过来，对大学生说:

“你看了我的验血表吧?”

“没有呀。”大学生不解地说。

“就贴在入口的门上。”少年沉思似地说，“我查了六项，都是阴性。医生说整天躺在屋子里，哪能得性病呢！他大失所望。”

对这种常开不厌的玩笑，大家都嘿嘿地偷笑，护士则放声荡笑。只有大学生满脸通红咬着嘴唇一声不响。

少年轻动轮椅回到伙伴中去，嘴里故意大声说:

“真怪，连笑也不笑。”

少年又故意噘着嘴，憋着嗓门低声笑起来。

我实在不愿意和这个学生睡一个房间。那天下午，学生默默地想他的心事，一直到晚饭后进寝室之前，我都和平时一样，呆呆地看着草坪上太阳的阴影消磨时间，但心头深处总意识到他。

护士用套着被单的毛毯把我的身子裹好后，走到学生的床边。我看着她茶褐色的头发在学生赤裸着的白皙肚皮上晃动着。我的哈欠就像一个小梨堵在嗓子眼怎么也出不来。

“别弄!”学生着急地说，“别弄!”

学生羞耻地喘息着，脸上的皮肤似乎变厚了。护士从他的肚皮上抬起头，努着湿漉漉的柔软的嘴唇，觉得不可理解。

“我只是想让你的身子保持清洁干净。现在处理完了，内裤就不会弄脏。”

学生喘着粗气，盯着护士。

“哎哟，你瞧!”护士看着他的下腹部，“你并不老实啊。”

“把被单给我盖上!”学生羞耻地沙哑着嗓门。

护士把毛巾放进金属盆里出去了。他开始低声啜泣。像小虫子一样的笑声从我的喉咙深处涌上来，我强忍着。过了一会儿，他声音暧昧含糊地对我说：

“喂，你还没睡吧?”

“嗯。”我睁开眼睛。

“我简直就像一条狗。”他说，“我小时候逗狗玩，让狗发情。现在是别人逗弄我发情。”

我想他的心情一定孤独到了极点，便把身子转向他。

“你对我不必那么害臊。我们都被护士弄惯了。”

“这可不行。”他说，“我无法容忍这种习惯。”

“哦，是么。”我说。

“你们也不要容忍这种事。”他热心地说，“明天我在日光浴室里要跟大伙儿讲，我们必须具有改善生活的愿望。我觉得日光浴室里的那种气氛也难以容忍。”

“你要打算成立政党吗?”我说。

“不错。”他说，“我打算和大伙儿成立一个团体，讨论疗养院的生活，研究国际形势，还要探讨战争威胁的问题。”

“战争?”我大吃一惊，“我们跟战争有什么关系?”

“你认为没关系吗?”他也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想过和同一年代的人讨论这个问题。

他是从外面进来的，从黏液质的厚墙外面进来的。我这么一想，觉得浑身被外面的空气紧紧裹住。

“我就这个样子凑合活它几十年吧。不会有人拿枪塞在我手里逼我上战场。战争是那些能踢足球的小伙子们干的活儿。”

“不能这么讲。”他显然急躁地打断我的话，“我们也有发言权。我们也要为和平站起来。”

“腿动不了。”我说，“想站也站不起来。我们都是遇难船的幸存者，漂流到这一栋病房里来。不知道大洋彼岸的事。”

“这种想法太缺乏责任感。”他说，“我们也应该拧成一股绳，齐心合力，与医院外面的运动相配合呼应。”

“我和任何人也不联合。”我说，“我和那些能正常走路的人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些跟我一样不能行走的，都是一伙人，没完没了地蹭上我，大家的心情都一个样，连痞子劲儿都一个样。但我跟他们也不联合。”

“既然是一伙的，不是更应该联合吗？其实我们已经联合在一起了。”

“这是贱民的团结，是残废人的互助。”我气得一口痰堵在喉咙，“我不干这种可怜的事。”

大学生还想争执，见我气势汹汹的样子，便默不做声。我卸下金属床架，取出瞒着护士偷藏在里面的安眠药，迅速放进嘴里咽下去，然后闭上眼睛，心头一阵狂跳。护士进来，依然露着鸽子般浅浅的微笑，把手伸进我的下腹部，我在似睡非睡的朦胧中推开她的手。只要那家伙克制自己的情欲，我也克制着盯住他。护士熄灯一走出去，我就像在柔软的黏土层里钻洞似地进入睡乡。

第二天早晨，大学生开始活动。他向周围躺椅上的少年们满腔热情地宣传，尽管反应冷淡，还受到轻薄的揶揄，绝不灰心泄气。整整一个上午，他转动着躺椅的车轮，亲热地到处找人谈话。吃过午饭，少年们听护士悄声说这个学生昨天晚上坚决拒绝习以为常的小小的快乐，都低声笑起来，于是开始对他有点兴趣。大家渐渐地围聚在他的周围。到傍晚，躺椅围成一圈，少年们和大学生热心交谈着，连平时一心只读花卉栽培书籍的女孩子也参加进去。

我躺在日光浴室的角落里，凝视着天花板上的污点像骆驼头的形状。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以前一天不说话，也觉得愉快充实，今天却喉咙干涩，咕容蠕动。

那个自杀未遂的少年也不接近学生，在我的旁边正津津有味地看描写吸血鬼的书。

“吸血鬼可怕吗?”我问。

他慢慢地把那张瘦脸侧过来，眼圈发黑，看着我点了点头。要是平时，他一定装着没听见，头也不回地继续看他的书。我想他心里一定也惦挂着围着大学生有说有笑谈兴正浓的少年们。

“真吓人。最可怕的是被吸的时候居然没有自我感觉。”

“吸血鬼的传说也千奇百怪。”他若有所思地说，声音却异样地沙哑。

“有时我真盼望吸血鬼来，故意开着窗户睡觉。”我说，“一想到大吸血鬼从我萎缩得像婴儿一样的脚上使劲地吸血，就觉得滑稽可笑，也心惊肉跳，整个身体像散了架似的。”

我低声笑起来。他没有笑。我回头一看，只见他紧咬着嘴唇。我砰地一声一头颓然倒在躺椅上。大学生和少年们还在交谈，不时发出阵阵笑声。我觉得这笑声和平时挠人心痒的猥亵的笑声有着微妙的不同。这小子还真有一手，我心头掠过一种痛苦的感觉。

当晚，回到寝室后，我问大学生：“政党谈得怎么样?”

“大家都听得很认真，”他一本正经地说，“这样子的话，大家的生活就会大为改观。一定会的。”

“也参加竞选吧?”我说，“可以从医院办公室借扩音器。”

“我希望你也参加。”学生心平气和地说。

我在床上折腾着身子，腰关节下面的皮肤又痛又痒，我一边使劲挠着腰部、下腹部，一边琢磨学生的话。还想把我拉进去，

真够缠人的。

"在这儿必须恢复的是感觉的正常。"学生说，"只要有了我们也是正常人这样的信心，对任何事情就不会产生异常反应。"

"我们本来不就是不正常的吗？"我说。

"只要认为自己正常就行了。"

"这是自欺欺人。"

"我不这么认为。只要认为自己是正常的，就会重新感觉到日常生活的骄傲，生活也就变得井井有条、丰富充实。"

两个护士提着便器进来。头发染成棕栗色的大个子护士毫不费劲地把我抱起来，骑在便器上。自己的尿臊味直冲鼻子。小个子的护士短小的双手支着学生裸露的屁股，留神看着下面。

"这可是很了不起的日常的骄傲。"我说。

骑在便器上的学生涨红着脸使劲扭过头来。

"说得对。必须恢复这种骄傲。"

"怎么回事？别撒在外面呀！"手把着学生的护士说。

我轻声笑起来。护士的鼻孔一张一翕使劲把我抱回床上。

第二天，自杀未遂的少年要与前来探病的父母亲见面，被推到一般病房去。就我一个人躺在日光浴室的角落里看着学生他们聚在一起。学生让护士买来几种报纸，他给少年们边读边讲解。我们从来不看报，因为我们觉得报纸不如小说有意思，小说可以引起庸俗下流的种种联想。每天刊登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报纸跟我们毫不相干。但是现在少年们围聚在大学生周围，搭拉着脏兮兮的嘴唇听得津津有味。大学生正激昂地详细讲述苏联的大学教育制度，这让我心情焦躁。病人中惟一的女孩子一只手放在大学生躺椅上，用妹妹看着亲切和蔼的哥哥一样的眼神注视着他，不停地翻动着两片嘴唇。这也使我心头焦躁。

午睡醒来，我依然躺着，浅睡后体内有一种奇妙的热呼呼的

感觉刺得心头发痒。跟父母亲见面的少年回来了，躺在我的旁边，护士单调呆板的声音翻来复去地对他絮叨着：

“拿出勇气来，动手术。你妈都哭着求你了。好吧，勇敢点，像个小伙子的样子。”

“我不做手术。”他固执地说，“我不想行走。就是手术成功，我能走能跑，我一辈子也还是矮子。什么手术？我烦透了！”

“你还是要拿出勇气来，病总要治好，你应该行走。人就是要行走的嘛。勇敢点。”

“我不干！医生不是说了吗，做手术也不见得一定能治好。”

“治好了就可以骑自行车。是嘛，勇敢点！”

“喂”我抬起头对护士说，“甭理他！”

护士从少年的躺椅上直起身子，用充满疲倦和敌意的眼睛看着我。少年装着没听见我的话，聚精会神地盯着学生他们。

当天夜里，大学生心满意足地对我说：

“今天聚会我主要谈亚洲的民主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动向具有什么意义。我打算把这个聚会取名为《了解世界之会》。还要从家里拿各种材料来。”

“这么劲头十足。”我尽量冷淡地说，“是不是也研究一下社会主义国家对残疾人的政策问题？”

“对。”他目光炯炯，“我在什么杂志上看过这方面的专辑报导。好好回忆一下，明天就谈这个话题。”

这家伙真是这么单纯吗？还是恶心我故意装出单纯的样子呢？可是，不管怎么说，我全身上下披着感觉迟钝麻木不仁的盔甲，把我的话全部驳了回来。我就像紧张了一天以后，从心底里疲惫不堪。

以大学生为核心的小群体好像发展得十分顺利。少年们服从大学生的领导，使我焦躁不安，也感到无能为力。

他才来一个星期，日光浴室的气氛就完全变了样，再也听不到悄声低语和卑猥的窃笑。整个日光浴室时常洋溢着快活明朗的笑声。有时护士也参加他们的讨论会，院长满心高兴，给他们预订了几种期刊。而更重要的是，大家抛弃了先前护士给予的卫生性的快乐、日常性的小小的快乐。我从护士透露的只言片语中得到证实。我本身也随着少年们生活的变化而感觉到一种模模糊糊的着急。

对于这种变化，大学生认为，因为患骨疡症的少年们已经习惯于认定自己的病房就是反常的小社会，但通过他的单纯行为，少年们懂得了自己决非居住在反常的小社会里。

大学生闪动着温和善良的小眼睛补充说：

“正常的生活对任何人都具有魅力，也可以恢复自身的骄傲。你说是吗？不然的话，社会就无法存在。你也加入我们的团体吧。”

但是，我和自杀未遂的少年还是没加入他们的团体，继续保持着孤立。自杀未遂的少年总是呆在日光浴室的角落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学生他们，但只要学生一招呼他，他就立即冷若冰霜，躲进毫无表情的硬壳里，充耳不闻。而护士一天到晚缠着他，劝他动手术。护士也已经丧失信心，只是在他的耳边没完没了地重复着惰性的絮叨。

“就你一个人有可能治好。下决心动手术，就能自己行走。拿出勇气来。下决心吧！不会吃亏的。”

过了几天，我开始发低烧。院长诊断说是因为最近我神经过敏引起的，允许我白天也可以留在寝室里不出来。于是我白天就在黑乎乎的寝室里解几何题消磨时间。可是每当日光浴室传来爽朗的欢声笑语时，我求证的头绪步骤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好重新做起。

大学生到病房后的第三周的一天早晨，两个护士把他推到另一栋病房的治疗室里，到下午依然打着石膏回到寝室。他对我对护士都一声不吭，躺在床上，但好像并未入睡，不时辗转翻身。我强忍着想和他说话的冲动。

“我真不行了。”晚饭后，眼圈发黑、疲惫憔翠的大学生对我说，“医生说，看来你的两条腿没法治。”

我默默地点点头，透过窗玻璃看着外面的树丛，树丛尽头的夜空伸向飘渺的远方，犹如水量充沛的运河。

“我再也不能独自在街上行走了。”大学生也望着窗外的夜空，“一辈子也见不到法国人。坐船也不行，游泳也不行。”

我突然发现自己第一次对这个大学生产生亲切的感情。

“想开点。我们就这样一定会活到60岁的。”

“60岁！”他似乎喘不过气来，“就这种不安的拘束的窒息的样子，再活40年！躺在躺椅上，30岁、40岁……”

他的声音从紧咬的牙缝中挤出来。

我想，我也会活到40岁的，那时候，大概我总是见人三分笑通达世故吧，护士抱着我骑在便器上，我的萎缩的大腿皮肤已经不再滋润，干涩枯燥，而且长满了黑斑。这简直无法想象，但必须强忍着。

“天空像不像一条运河？”我说，“一艘大船在缓缓地航行，拖着暗淡的航迹。”

“我已经没有自由了。”他深沉地说。

我觉得，光彩耀眼的丰富充实的自由如同一艘大船在天空的运河溯流而上。

第二天早晨，我们互相都觉得有些尴尬。他似乎对自己的懦弱气馁感到羞耻。从那一天起，他更热中于开展团体活动。他不再劝我加入他们的团体 我仍然一天到晚待在寝室里，对他们的

活动一无所知，有时不动声色地向护士打听，知道他们正开始一场新的运动，好像打算在报上发表禁止原子弹氢弹的声明。晚上他回到寝室后也不跟我聊天，把铅笔削得又细又尖，埋头写一篇短文章。我装作毫无兴趣的样子。

有一天早上，我听见日光浴室发了疯似地闹腾，大声叫嚷的激动的声音和快活舒心的笑声连成一片。我拼命地克制自己，当这一切努力都失败以后，就叫来护士，把我推到几个星期没去的日光浴室里。

少年们围着大学生兴高采烈地看着一份翻开的报纸，兴奋地大声叫嚷。我让护士把躺椅推到依然孤零零呆在角落里的自杀未遂的少年旁边，故作镇静地看着他们的喧闹。几个护士从他们身后看着报纸，发出啧啧的惊叹声。大学生又激动地念了一遍，我听不见，我身边的少年也着急地竖起耳朵。

把我推到日光浴室里的那个护士从人群中走过来，喘咳着对我说：

"报上登出来了，他们写的信，挺长的，还有大家的名字。都是用铅字，排得整整齐齐。"

护士还加重语气强调说了刊登文章的那家左翼报纸的名字。

"那么有名的报纸，大标题就有10厘米长，写着患脊椎骨疡的少年抗议原子弹氢弹。真了不起。"

有人大声喊自杀未遂的少年：

"喂，你也过来听听！你的名字也上报了，快过来呀！"

少年的身子一颤，努力抬起上身。一个护士跑过来把他的躺椅推过去。大学生亲切地拍着少年细小的肩膀，大家一齐笑起来。整个房间充溢着快乐的欢笑。我赶忙把眼睛移开。

下午，自杀未遂的少年在大家热情的激励下，被推出了日光浴室。我想大概他下决心动手术吧。他们的闹腾看来并不是徒劳

无益。

可是到了晚上，当大学生谨慎地跟我谈话时，我立即又固执倔强起来，连自己都无法控制。

“大家一齐出一本小册子。”他说，“给报社、外国大使馆寄去。主题就统一为反对原子弹氢弹。不管怎么说，让大家知道我们也与外面的社会连接在一起，我就很高兴。”

“报纸刊登你们的事，”我极力冷静地说，“因为你们是患脊椎骨疡的少年。无数的人一边看报一边可怜你们弱小的残疾人的微笑。他们一定说：大家看看，连残疾人也在思考这样的大事。”

“你要是在大伙儿面前说这种话，我可不饶你！”他气得声音发颤。

其实对这些话最气愤不过的是我自己。所以那天晚上熄灯以后，护士从隔壁房间把女孩子的躺椅推到我们的房间里来放在大学生床边出去时，我一直不声不响地装睡。

“高兴得睡不着。”女孩子低声对大学生说，“就想和人聊一个晚上。我们也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

他们嘀嘀咕咕地聊了很长时间，我尽量把注意力从他们那儿摆脱出来。但我不能把安眠药取出来，心里烦躁不安，又不得忍着不敢动一动。天快亮的时候，听见石膏绷带触碰的声音，大学生抬起上半身正和女孩子接吻。接触的嘴唇发出湿漉漉的柔和的声响。我心头顿感温馨亲热，但从心底又涌上一股忿怒的情绪。我一直到早上都没合眼。

第二天早饭后，大学生被推到治疗室去。我迷迷糊糊地睡到将近中午，醒来后仍然觉得没睡够，头皮里面似乎有虫子在爬动。我到日光浴室去，大学生还没回来，少年们围着女孩子正天真快活地低声合唱。

仰卧在躺椅上的患脊椎骨疡的少年的歌声飞扬到高高的天棚

上，又纷纷降落下来。我似醒非醒地听着歌声。歌声戛然而止，一片寂静。我挪动无比沉重的腰部，抬起身子看着宽敞的玻璃窗外。

治疗室的门敞开着，门前茵茵翠绿的草坪上，大学生像惊惧胆怯的小动物一样正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往前走。我的心立即提了上来。大学生盯着草坪缓慢地走了几步，又返回去。护士、医生以职业性的冷淡的目光注视着他。学生抬起头，加大了步子往前迈。他挺着胸脯，浑身沐浴着五月灿烂的阳光。

掌声响起来了。我看着女孩子和其他孩子们都幸福地鼓掌。掌声透过窗玻璃传到草坪上，但大学生不回头瞧一眼我们的病房。我想他一定不好意思。激动之情油然而生。他在我们黏液质的厚厚围墙上钻了一个洞，无疑恢复了我们通往外面世界的希望。我的心中可以萌生出美好的希望的嫩芽。

大学生在护士的轻轻搀扶下走进治疗室，门在阳光中砰地一声关上了。日光浴室里一片惊叹般的深呼吸的声音，大家又开始聊天喧闹，一个个高声谈论，激动狂笑，忘乎所以。女孩子充满骄傲，表情严肃地不断点头。我仍旧孑然独处一隅，其实心里也想和他们一起互相拍着肩膀高声交谈。

我们一直等着，但总不见大学生回来。护士来通知我们吃中饭，谁也没理会。我们耐心地等待着。将近两点，肚子饿得难受，我还是坚持着。少年们话也说累了，都精疲力尽地躺在躺椅上，但依然满怀深情地等待着。我想，有好几年没有体会到这种等人等得心烦意躁的感受了。我们从来对时间漠不关心，现在却不停地看钟。

日光浴室的门打开了，大学生回来了。他穿着柔和的天蓝色裤子站在门边，一只手抓着门把。充满希望的无数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的表情出人意外地含带着难以言状的严厉。我立即觉得

一定事不如愿，还留下什么问题没有解决，不然不会这样。究竟怎么回事？他显得冷漠疏远。站在自己脚上的人为什么看起来倒不像个人？不应该是这样的呀！

大学生终于抛却了犹豫，挺着胸膛，脸上勉强浮出僵硬的微笑，朝少年们走去。

一个少年从躺椅上伸出胳膊，战战兢兢地说：

“能让我摸一摸你的脚吗？”

一阵轻松的笑声飞扬起来。大学生故意显出快活的样子走到少年身旁。少年用手指抚摸他的大腿，然后两手轻柔地抱着摩揉。少年不停地摩揉着。我看见少年嘴唇半开，闭着眼睛，呼吸渐渐急促起来。

大学生突然身子往后一退，用一种厌恶刻薄的声音说：

“行了，别摸了！听见没有？别碰！”

大学生与少年们之间奇妙的平衡立即破裂、粉碎。紧接着，冷酷歹毒的冷却气氛填埋在患脊椎骨疡的少年和身体健康的青年之间。大学生狼狈得涨红着脸，似乎恢复了与少年们沟通的心情，但躺着的所有的人已经不再理睬他。大学生被所有的人排斥，用自己的脚支撑着身子挺胸独立。

“高志！”站在日光浴室门口的中年妇女态度傲慢地叫着：“高志，快点过来！高志！”

我发现这个女人的下巴和大学生的一模一样，显得倔强而卑鄙。大学生转过身，歪扭着嘴唇，一声不吭地朝门口走去。关门的时候，他对我投来哀诉般懦弱虚怯的目光，我冷淡地把头转开。

门关上了。黏液质的厚墙上的裂缝愈合了。大家似乎都没反应过来，呆然沉默。护士把早已过时的中饭搬进来，我们就像毫无食欲的人那样闷头吃着，发出阴郁昏沉的声音。饭后，女孩子

躲在寝室里。漫长的下午。我们无精打采。茂密碧绿的草坪上建筑物的阴影越来越小，空气渐感凉意

“喂!”我喊护士，“喂，把我推到屋里去。”

当我被推到走廊的时候，听见日光浴室里响起一阵熟悉的下流的吃吃的笑声。这是几个星期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低声窃笑。推着躺椅的护士俯身在我耳边用湿热的声音说：

“是不是要小便？瞧你脸色真难看。”

说到底，其实是我一直盯着她，而她原来是个冒牌货。一种胜利感刚刚涌上心头，又立即消退下去，接着阴暗沉闷的心绪悄悄地弥漫扩散全身。我紧闭嘴唇，听见寝室的门在身后关上时，我对护士说：

“你想把我的身子弄干净吧?”

“什么?”

“你不是不愿意我的内裤被弄脏吗?”

护士为难地看着我，接着表情变得亲昵而淫猥。

“明白了。”她微显兴奋地说，“你不觉得最近大家有点不正常吗？我就这么觉得。”

干燥冰凉的手掌开始粗重地搓揉着。她似乎得到满足。

“总觉得这一阵子不正常，真怪了。”

鸽子

一到傍晚，我们穿着浅黄色衣服、低戴着蓝条纹浅黄帽，默默穿过昏黄的光线笼罩下的少年管教所的院子，走到血迹斑斑的高高的水泥墙底下。

我们肌肉干瘪的瘦削后背贴着墙壁，让盛夏白天火炽的阳光浑然融化进夜色初降的清凉里的时候留在墙壁上温暖的余热渗入体内。冬天，我们蹭着墙根，躲避凉冽的北风，免得手指干裂，容易受少管所工厂使用的染料的腐蚀。

傍晚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短暂时间。大哥们各自把自己的小情人叫到身边，没有实力做大哥、又没有细嫩的脖子当情人的人三五成群地默默倚靠在尽是手垢污脏的粗疙瘩的墙上，或者坐在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上紧紧抱着双膝。这就是我们在傍晚的需要。

所长给予我们傍晚自由活动的时间，目的是让我们忏悔“罪恶”，深刻反省。我们这些喉咙还光滑柔和、动不动就硬起来的生殖器还像草梗一样细小的人，我们对自己干过的激烈行为还没有来得及带着一种历史的分量细加咀嚼就被抓起来塞进惩罚的铸模里的人，有什么罪恶可忏悔的呢！

我们这些平均年龄只有十四岁的小孩子一边看着静悄悄地渐

渐染成深褐色的院子里的泥土，一边像打鸟人找鸟一样寻觅自己收迭翅膀隐藏起来的“罪恶”。我们在自己身体的所有褶皱里、皮肤上、指甲间寻找。因为我们都是关在临时设置的分所里隔离起来的情节恶劣者，所以正如所长和教管反复开导的那样，不仅全身表面，恐怕连五脏六腑的各个角落都覆盖着肉眼看不见的“罪恶”的绒毛。我们并不想把自己的“罪恶”视为自己的裤子、鞋子那样的私有财产把住不放，却只受到惩罚接二连三的攻击，把我们紧紧包裹起来与世隔绝。

新进来的少年时常陷入心惊肉跳的孤立臆想而狂躁恐惧，耸肩挥拳叫喊。

“我就是靠陪男娼营生，碰上一个客人简直是个怪物，什么油呀润滑脂呀都不管事，跟我找茬。其实我的衣服里面总绑着一个铅球。”

我们围着他，无动于衷、沉默不语，于是他更加兴奋不安，焦急烦躁地简直要流泪，气得一个老大揍了他一拳，他还是不闭嘴，连着好几天喋喋不休自己的暴行。我们仍然围着他一声不吭地看着他痉挛的脸颊和僵直的眼睛。

终于有一天，他突然缄默不语了。他的“罪恶”在我们之间扩散、稀薄，失去新鲜感，被他在公共厕所的肮脏水泥地上揍死后剥下裤子的那个中年男娼的尸体不再是他独占的记忆，已经淹没在我们每个人都相同的黏稠淤滞的污泥里。这时，我发现自己的一切都与我们共同所有，没有任何东西还独自占有。他不再是一个新囚，我们也不再围着他。

夜间，当我们被送进高得出奇的天花板把所有的声音都沉重地反响回来的大宿舍，精疲力尽地昏昏入睡时，有一个少年像被勒着脖子的小动物一样不断呻吟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早饭前，他对被他吵得没睡好觉眼睛发红的我们解释说，一个妓女嘲

笑他的生殖器，他便用刀子在她满是肥脂肪的肚子上开了一下，鲜血从蔷薇般的伤口涌流出来。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们在梦里共同拥有肥胖的妓女和她白皙的肚皮上蔷薇般的伤口。但不久就失去了喉咙憋气胸口堵塞的恶梦的浓烈度，变成连自己的大腿没有勾过妓女冰冷的裸腿的家伙也感到充实快乐的美梦。当这种感觉扩散到整个大寝室时，包括那个少年在内，没有一个人做吓得浑身发抖的恶梦。

那个少年进来二十天以后，我们和他都完全恢复平静。我们依然在傍晚庄严柔和的淡淡金色余晖映照下的院子里慢慢地散步，或者把自己瘦削的肩膀沉没在深嵌墙上的身影之中。仅仅凭被过去的恶梦痛苦折磨这个特点绝对无法从我们当中判断出谁是新囚。新囚自己也根本不想从同样穿着浅黄色衣服、戴着蓝条纹浅黄色帽的少年们紧密团结的圈子里自我孤立摆脱出来，和大家一样，同样背靠余热未消的墙壁，半边脸在如蜜蜂翅膀闪烁耀眼般色彩淡艳的夕阳映照下伫立在完美的宁静安谧里。

在这傍晚放风的时候，只要教管宿舍那边没人监视我们，有的人就脚蹬着墙壁上避难用的铁环爬上去，从支撑着带刺铁丝网的木框与水泥墙头之间的空隙把手伸进去使劲撑着身体窥望外面的风景。

紧靠墙外是一条流速缓慢的运河，夕阳余晖在淤水上晕染出金泥的斑纹。从上游造纸厂排泄出来的臭水时常造成这小河小小的泛滥，最后留下动物皮毛似的纤维质的绒毛。这条河正慢慢地渗透侵蚀墙根，河面比墙内的院子低几米，我们透过带刺铁丝网的空隙窥视外面时，臭味刺激鼻子觉得恶心。

河的对岸是一条平坦的马路，清扫所的低矮房子面对着马路。除此之外，在黄昏薄暮的深褐色空气笼罩下，看不见建筑物、树木、野草。远在上游的工厂排出有毒的废水，穿流地层，

污染地下水，再从墙壁前面的广阔地面涌流出来，枯死所有野花灌木。

我们只能从清扫所低矮的灰浆墙外面堆积如山的，、刚刚从垃圾桶倒出来的垃圾堆里的橘子皮、菜帮、菜根这些所有厨房扔出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感觉到四季的正常运行、自然风物的盛衰荣枯。在初夏晴朗的日子，傍晚时天还很亮，一阵阵湿漉漉的风带着强烈刺激咽喉引起快乐与厌恶交织的无比苦恼的腐臭抚弄额头，我们可以从五颜六色的垃圾堆斜面上发现像风平浪静的遥远大海轻波荡漾般无声无息、顽强出没的肥大的耗子。

但是，连这种享受的时间也极其短暂，当钟声一响，我们不得不回到沉淀着一年汗臭的宿舍去时，墙外已经暮色昏黑，不仅耗子，连五彩缤纷的垃圾小山、清扫所的矮墙都融化在昏暗的空气里，只有浓烈的黏稠的恶臭给我们送来外部世界的信息和自然季节的问候。我们像蹦豆一样迅速敏捷地从墙上跳下来，跑过凉爽的院子回到宿舍。然后，夜色便来覆盖我们惨遭摧残的心灵。

黄昏并不将充满微妙能量的淡淡余光全部洒在我们这些穿着淡黄色囚服的人身上。少管所里还住着额头窄小、下巴坚硬、满嘴脏话、粗野肉感的年轻教管，门卫夫妇，还有所长夫妇以及他们上中学的混血儿养子。勤杂女工则住在近郊农村。我们对教管和所长，除了极其恐惧外，其他毫无兴趣。对在大门旁边用洋铁皮盖一个小窝插着褪色的灰布旗养鸽子的门卫也只是略带好感，几乎漠不关心。

但是，那个有时闪动着淡淡的天蓝色眼睛、像切得薄薄的肉片一样皮肤发红的所长的养子、我们背地里称他为“混血”的与我们同辈的少年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院子里有一道厚实的板墙把所长家隔开。我们常常从板墙上小眼般的节孔窥视那边

的动静。小小的庭院，虽然没种花草，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脖颈柔美、表情懦弱的混血少年在傍晚的阳光里和浑身柔细的皮毛像磨得锃亮的黄铜一样闪亮的西洋狗玩耍 我们的心头洋溢着满足充实的感情。墙壁的间壁粗木架上缠绕着带刺铁丝网有一小部分断开，只要不怕掉到外面的污水河里，爬上墙壁，肩膀可以探到所长家的院子吓唬那个混血儿。但我们和他无冤无仇，从板壁节孔偷看他就心满意足了。再说，他还不值得我们冒着教管残忍阴险的报复的危险去戏弄他。我们对这个热心上学的可爱少年、与我们相比犹如天使般纯洁的混血儿怀着好意的轻蔑。我们已经形成一种特殊的老练的气氛，这种气氛对穿着短裤露出洁白小腿的混血儿既不充满好感也不刻骨仇恨。

这种气氛是弥漫于老年人之间的一种完全的“懒散”。按理说，我们十四岁上下的少年正处在成长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美好的幻想。这些少年的现在不过是即将规律性地进入成长期后变成自己的外壳。

自从季节的变迁被厚厚的水泥墙阻隔以后，我们这些墙内的人也阻隔于成长规律之外。我们从成长的轨道上下来，与外面茁壮成长的孩子们完全隔离开来，剥夺了所有渴望成长的意愿，只是循规蹈矩地活着。我们的生活与老年人一样，没有活力没有发展地周而复始，而且社会对我们已有固定不变的看法。我们是一群对未来无须任何计划、也没有任何前途希望的年轻的老人。我们浸泡在临近死期的老人中弥漫的“懒散”液体里，有气无力地消磨着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毫无变化的日常、将无数黄昏视为不过是一个黄昏的光线乱反射的日常生活。

可是，我们撇着嘴没有恶意地称为“混血”的所长的养子每天早晨仰着脸色像上等纸那样苍白的潇洒的脑袋瓜上学去。他的日常生活里秩序井然地排列着上学期、下学期、升学等等日程，

没空"懒散"，所以总是用历经沧桑、识尽人间滋味者那种沉着轻蔑的眼光瞧着一天到晚慌慌张张局促不安的年轻人。我们透过节孔窥视混血儿后皱着小鼻尖的微笑就像看见拼命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感觉的人或者动物的窘态一样，产生一种苦涩而亲切的感情。

但是，就像天气骤变，冬天紫花地丁开花气候反常似地，一样东西渗透进我们的"懒散"生活，引起难以平静的强烈的震荡共鸣。一头健壮强悍的杂种狗迷路闯进少教所的院子里，隔壁混血儿养的西洋狗便从间壁下面的窄缝钻过来，杂种狗立即用它发情的鼓胀充血的鼻孔嗅西洋狗生殖器的味道。于是，突如其来的一种集体性的疯狂像传染病一样开始蔓延。

那一天，当傍晚放风的钟声响过后，我们听见含带着甜腻情感的狗的细细的哀叫声。我们用比平时快的动作脱下劳动服，洗完手，收好宝贵的小肥皂，把写着自己姓名的木牌翻过来，走到夕阳宁静的院子里。我们兴奋激动地发现，事情已经发生。

所长的养子豢养的身体细弱的西洋狗在墙边正撅着屁股摇摇晃晃地忍受着剽悍的公狗压在它身上的重量，发出微弱的叫声。半张开的嘴边沾着发干的唾液的大公狗喘着粗气，将它灼热红色的生殖器对着西洋狗纤细的胯股和屁股粗野地捅撞。我们兴致勃勃地围观。公狗一边对我们低嚎威胁，一边用前腿紧紧抱住企图挣扎逃跑的西洋狗，将它尖挺的生殖器稳稳地插进母狗的身体里去，围观的我们齐声感叹。

生殖器一插进漂亮的母狗的胯股间，公狗粗狂的表情立刻缓和下来。腰部的动作突然变得缓慢迟钝，我们紧张激动的心情也随之缓解，怪声怪气地低声笑起来。一会儿，公狗颤巍巍的后腿跷起来离开地面。我们都高声乐了。

夕阳带着紫色的光影从淡淡的云彩间急速流泻下来。在流溢泛滥的光的洪水里，母狗气喘吁吁地用它细小的前腿支撑着公狗的寻欢作乐。我们看着公狗强壮的身体的动作，不由地哈哈大笑。

我们突然发现陷入危险境地太深，急忙回头，但对于经常被教管抓住的我们来说，命中注定这个动作已经太晚。一个教管正朝我们跑来，已经跑到院子中间。他的眼睛把围观狗交尾的我们横扫一遍，气得鼻孔翕动，嘴角冒唾液，呼吸急促。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狗发出有气无力地叹息的声音。

我们回头一看，两条狗的生殖器连在一起拔不出来，正互相朝相反的方向使劲，西洋狗被公狗拖着别别扭扭地后退，地上留下它的爪印。

教管从紧咬的牙缝间挤出一声尖锐的底吼，挥舞棍棒朝大公狗走去，对着它坚硬的脑壳一棍狠揍下去。杂种狗凄厉吼叫着倒在地上，生殖器乘势分开，西洋狗惊恐地吠叫着穿过院子跑回去了。公狗脖子的粗毛被血濡湿，显得丰厚沉重。我们一声不吭地看着。教管握着棍棒，又环视我们一遍。我低头掩饰嘴唇的颤抖。大家都默默地站着，一动不动。教管扔下棍棒，粗暴地抓起萎缩瘫软的死狗的后腿，在院子尘土蒙蒙的地面上拖出一条新道向边门走去。死狗躺过的地上留下一小块扑哧扑哧冒着气泡渐渐凝固的血迹。

我们看着教管拖着高达他腰部的大死狗走去。我们站了很长时间，然后突然神经病发作一样急急忙忙地爬上墙头，透过带刺铁丝网的许许多多坚硬的“气泡”，看着被扔到小山一样的垃圾堆上的死狗慢慢地滚落下来。教管和清扫事务所的工作人员一边谈着什么一边消失到墙后。

死狗从腐烂的蔬菜水果五颜六色的垃圾堆上滚落下来。前腿

不自然地弯曲着摔跌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于是，含带着污秽脏物、卖弄风情般的酸甜臭味的风逐渐混杂进新的血腥味迎面吹来。四周的空气已经昏黑，我们不知道血是不是还继续从狗的脑袋涌流出来，耗子是不是来吃死狗。

回宿舍的钟声响了。我们不忍再看身体蜷曲僵硬的死狗，流着眼泪从墙上下来。门卫饲养的瘦鸽子急匆匆从深灰色的天空飞降落下。

那天夜里，我们都觉得热血沸腾，情绪激动，翻来复去，无法入睡。所有的体臭和不眠的燥热弥漫着宽大的集体宿舍，紧贴在硬邦邦床单上的赤裸的后背和大腿汗水津津。我们都疯了似地忍耐，期待着涌上喉咙的一种情绪。

窗户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大哥辈里最有实力的老大，因为想当海员在港口干了一年活因此要大伙儿叫他“海员”的少年胳膊里抱着一只软绵绵的白色动物回来了。我们都一下子蹦起来，刮起一阵低声的赞叹的风暴，围挤在他的身旁。海员把已经被勒死的所长养子的那条西洋狗放在膝盖上，对我们微笑着。喜悦的心情像一条粗大的橡皮筋把我们勒紧在一起。我们浑身颤抖，惊叹地目不转睛地看着被勇敢的伙伴强有力的手臂刚刚勒死的、腹部的白毛在黑暗的房间里闪闪发亮的西洋狗。

我们中有一个屡教不改的抽烟者，能把火柴藏在口腔或者直肠里躲过无数次的身体检查，这时，他划亮一根火柴，迅速用手一拢，靠近西洋狗。在火柴小小的火光映照下，傍晚给予那条狗无比快乐的西洋狗的性器官充血发红，散发着一缕淡淡的气味。我们互相拍背，忍不住低声笑起来。

“把这家伙吊在墙上，”火柴烧焦了手指头也满不在乎的少年说，“算是它的葬礼。”

“好呀。”冒险从所长家的院子里把狗偷出来报了仇的有功之臣说。

“被教管发现可不得了，算了吧。”另一个大哥说，“还是扔到河里吧。”

我们都使劲点头表示赞成，接着，大家都毫不犹豫地轻手轻脚从窗户跳出去，赤脚踩着冰凉的地面叭哒叭哒走到墙边。刚刚把狗勒死的海员一只手提着狗脖子爬上去，从带刺铁丝网的裂口把死狗扔下去。水声像刚刚游完泳浑身还湿漉漉就穿上衬衫时手腕与侧腰接触的声音在黑夜的空气里轻轻地荡漾。我们又压着嗓门低声笑起来。

这时，我们紧张地发现一个低小的阴影穿过院子小跑过来。他是海员的“情人”，长得细皮嫩肉，除了时常毒瘾上来浑身痛苦外，平时像白痴一样默默不语，晚上总和海员盖一条毛毯睡觉。他右手提着一个东西，来到墙边，献媚讨好地送给还在墙头的海员。

“把这个挂起来，就当是那条狗。”他精神抖擞地说。

我们看见他微微颤抖的手里提着一只死耗子，都松了一口气，快活地笑起来。耗子的脖子用大哥们干活时偷回来做武器的细铁丝捆起来吊在墙外。当我们看到教管房间亮灯时，充满快乐预感的海员搂着他的“情人”的肩膀，我们拥着他们一口气跑回黑暗的院子喘吁吁回到宿舍。喜悦的激动如醉酒般热血沸腾，牙齿在紧闭的嘴唇里轻轻磕碰，脚步趔趄不稳，然而像在黑夜的森林里奔跑的野兽一样敏捷迅速回到宿舍。

第二天早晨，所长的混血儿样子用悲哀怜楚的声音呼唤着狗。我们被严加盘问追查，但没有一个人屈服教管声色俱厉的盘查。死狗的尸体不会从浑浊的河底浮上来，耗子代替它在墙上风干。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玩一种别出心裁的游戏。我们把院子里所有动物包括虫子、凡是找到的动物的尸体都挂在墙壁外面。我们热衷于这种庄严肃穆又戏虐残酷的游戏。两个星期后，墙壁外面挂着沟鼠、麻雀、鼹鼠、蜂、蚜虫、还有几只蜥蜴，琳琅满目。我们不论白天黑夜尽最大的可能拼命寻找大个的新品种动物。

我们无法忘记傍晚放风时候爬上墙头看见死耗子所产生的强烈的诱惑力和亲切感。到了夏末，这种游戏达到顶峰。入冬以后，油迹斑斑的水泥墙外侧依然吊着几只沟鼠和麻雀的尸体。

动物尸体挂在墙上，两三天时间就很快干缩。过一个星期，麻雀的污血凝固的羽毛紧贴着皮肤，像一个皮包骨头的瘦人的裸体。相比之下，身体肥胖，从粗糙蓬乱的体毛中露出像满含树液的枫树浆果般小巧玲珑的耳朵的耗子显得漂亮潇洒多了。令我感叹不已。

每天早晨，耗子的每根硬毛上都沾着凝冻的雾珠，如针叶树的雾凇，在初冬的阳光里渐渐融化，从硬毛中露出漂白的皮肤。太阳升高后，臭气开始污染空气，整个白天散发着熏人的恶臭，可是一到夜雾笼罩少教所的时候，又变成冰冷的没有臭味的石头。

好长一段时间，死耗子反复着这种短促的季节性般的循环，最后肉烂皮破，把内脏吃得一干二净的蛆变成绿头苍蝇到处乱飞，耗子干成薄薄的鱼干似的一种无机物。墙上挂着已经完成这个变化过程变成冰冷的石头一样的无数小动物的尸体，发出轻风吹动枯枝时树叶摩挲的沙沙声。

渐渐地，我们对沟鼠觉得不过瘾，开始寻找新奇独特的东西。挂在墙外的新动物的质量似乎微妙地影响着我们集体宿舍里

的等级制度，大哥辈分的人尤其敏感，所以对自己挂出去的东西，哪怕它干得像石头一样，也寸步不让地坚持自己的所有权。我是最早停止这种游戏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但不久又发现自己着急地在工地的角落、地板下、废品箱里忙着寻找。

如同一场根深蒂固、淫威肆虐的传染病，连所长的养子也传染上了。一天早晨，我们看见所长家的墙上挂着一只小巧玲珑的鼹鼠，便开心地、带着几分竞技胜利者般的优雅感笑起来。那天下午，我们又从间壁的节孔窥见混血儿咬着嘴唇满脸委屈羞惭地把捆着鼹鼠的绳子解下来。

“那么小的破鼹鼠!”挂了一头体态漂亮、现在变得翠绿可爱的蜥蜴的海员的“情妇”这几个星期趾高气扬鼻子翘到天上去，歪着脸说，“那混血儿真是个大笨蛋。”

“也见不得。”我对正在院子角落里埋鼹鼠的所长的养子怀着些许亲切感和友爱感，替他抱不平，“鼹鼠也抵得上一条蜥蜴。”

“你挂什么来着?”海员的“女人”立即反唇相讥，“挂一只蝈蝈儿了吧?”

我不由地怒上心头，咬牙忍耐着脸颊的抽搐，狠狠盯着他。

“要不服气就挖个金龟子瞧瞧。”“女人”说，“臭虫也行，拣一只来呀。”

我正想扑上去卡他的脖子，却被“女人”的情夫海员粗壮的胳膊从旁一推，一下子趴倒在地上。我气得浑身颤抖，下决心天亮之前要挂个什么东西让他们看看。

熄灯以后，我一直忍了三个多小时，宿舍里有的人像动物一样弯腰曲背酣睡着，有的两人搂着睡，特别是白天和我吵架后厮缠着海员的“女人”，一入夜就开始抚爱的动作，旁若无人地大声叫喊，现在将他脸色苍白的脑袋瓜偎在海员的腋下，海员的呼

吸如波涛荡漾起伏。我蹑手蹑脚地起来，费了好长时间才打开窗户，探出身子，把夹在腋下的布鞋穿上，然后跳下去。要是被值班教管发现，光半夜穿鞋到院子去这一条写进我的教养表现考察评语里，出高墙的日子将更加遥远。按规定，上厕所必须穿厚麻底拖鞋拖着走不得出声。我弯腰把鞋带系紧。

夜空平静如水，浮着一层轻纱般的薄云，月光清辉皓朗，流泻下如烟似雾的乳白色的寒气，把冬夜一无遗余地映托出来，院子的泥土更显得宁静。我避开院子四角灯光窄小的光轮，从院子中间穿过去。

院子边上有一扇低矮的木门，我小心翼翼悄无声息地翻过去。外面一边是黑乎乎的高墙，另一边是教管宿舍。

我把鞋脱下来，冰冷的地面透过袜子冻得脚掌发麻，变成没有感觉的一层厚皮，我仍然坚持着弯腰慢步往前走。从东京都内满载垃圾半夜拉回清扫所的一列列板车压在马路上嘎吱嘎吱的声音肆无忌惮地撞裂寒冷的空气从墙外传来。

我迅速把脏脚套进鞋里，爬上高高的栅栏，顾不得手腕划破滴血，一纵身跳下去，在黑暗中屏息凝神竖起耳朵谛听着。我蹲下来，眼前是一条碎石子路，石子路那端便是横嵌着巨大铁轴的大门，右边大约十米处是门卫宿舍。宿舍后面是他的小鸽子窝。我像狗一样吐着舌头唾液搭拉在下巴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心止不住怦怦直跳，闭上嘴都难以忍耐，喉咙直想叫喊。我双手按着地面，低头喘息。脚指头被沾着泥土的湿漉漉的袜子包裹着，又热又痒。

插在鸽子窝旁边的灰布旗在透着微亮的夜空底下格外显眼地飘动。细旗杆下的鸽子窝、像瘦高个的人一样寒碜难看的鸽子窝还隐在黑暗之中。我几乎是匍匐前进。

当我从门卫宿舍很低的窗户下钻过，身子正要往前伸出去

时，猛然一阵鸽子扑棱扑棱拍打翅膀的声音。我咬着嘴唇，背贴着墙板，探头一看，只见雨打日晒变色的洋铁板做的箱子一侧罩着弯翘起来的铁丝网，鸽子在里面蠢动。我突然感到胆怯，身体僵硬。

一个黑乎乎的小小的人影张开他的手掌摇动着。放鸽子窝的木架下是一双穿短裤的小孩子细瘦的脚。强忍的叫喊融化在嗓子眼里，惊叫着拔腿逃跑的疯狂的冲动被急速压制下来。

我看见伸进铁丝网里面的黑手在黑暗的角落里一把抓住一只正要展翅拍打翅膀的鸽子身体，咬牙切齿地浑身哆嗦着使劲扼杀。当他的手慌慌张张地抽出来的时候，鸽子软绵绵地耷拉着柔和的青灰色羽毛蓬松的脖子跌落在黑夜褐色的空气里。我往前跨出一步，只见一只手抓着像性交后的阴茎似地缩成一团软不拉叽的死鸽子的所长的养子惊愕得嘴都合不拢，在我的逼视下一动不动地僵在那里。一股无名怒火烧得我的屁股、脊背、脖子发烫。我喉咙干涩，默默地瞪着这个混血儿。

啊，混血儿开始气喘发抖。啊，啊，在我的目光下，他仰着头低低地不断喘息。我又气势汹汹地迈出一步，挡住他回家的退路。混血儿心虚胆怯，手里依然抓着死鸽子，一转身朝着我刚才翻越过来的栅栏猛跑两三步，全身沐浴在透过薄云渗出来的珍珠色光泽的夜空里，回头看着我。他一副天真纯洁的脸僵硬煞白，嘴唇干涩，像久病初愈一样衰弱无力地颤抖。我看他这个样子，不由地浑身发烫，挺直身子也走进黯淡的夜光里。

混血儿被我追逼着慌慌张张地小跑到栅栏前面，转过身，歪着嘴哭丧着脸一边喘气一边摇头。我根本不予理睬他的哀求，一直向他逼过去。他手抓鸽子翻过栅栏。我像追捕动物的猎狗一样敏捷无声地爬上栅栏。混血儿在教管宿舍关闭着的窗户前停下来，我以为他要叫喊，心头一阵惊恐，但他看我从栅栏上跳过

去，立刻蹑手蹑脚翻过木门跳进院子。

混血儿顾不了踏着地面发出的柔和的脚步声，从我们的宿舍前面跑过，沿着间壁消失在墙边的黑暗里。我明白他是想从为了在墙头安装间壁木框把一部分带刺铁丝网剪断的夹缝中钻过去逃回自己家的院子。绝不能丢掉即将到嘴的美味猎物，残酷的喜悦使我冷静沉着。我一边竖耳倾听教管宿舍的动静，一边翻越木门，跑过院子。

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墙底下时，混血儿已经爬到墙壁一半，穿着厚底运动鞋的脚刚好在我的头顶上。我现在就可以抓着他的脚拽下来，但我要等他爬到墙头身子钻进木框和带刺铁丝网之间的夹缝里时再动手。我知道个子再小也不可能从夹缝钻过去。混血儿喘着粗气像阴险狡黠的猫一样转过头来，拧歪的嘴唇哆嗦着。接着，死鸽子擦过我的肩膀落在我的脚背上，发出柔和的声音慢慢地反跳起来。我手搭在墙壁的铁环上。

混血儿突然从墙上站起来，身体后仰着，摇摇晃晃地想从雪橇尾部一样弯翘的带刺铁丝网上跨过去。紧接着，一声虚弱的尖叫和胳膊慌乱搅动空气的动作，所长养子漂亮潇洒的脑袋正从闪烁着浓淡不均的琥珀色的水波紊乱的黑色河面渐渐下沉。我犹豫着。我站在墙头上一跃而下。

双脚落进浑浊的污水里时，感觉到被水压弹回水面，其实双脚陷入相当深柔软的污泥里，一群沼气泡冲出我露出脑袋的水面扑哧扑哧地冒泡。我不仅要设法努力把陷进污泥里的脚拔出来，更要努力不让身子被潜藏着沉重流速的污水冲走。脏土污水灌进我的眼睛，我只好紧紧闭上疼痛的眼睛，伸出胳膊焦急地乱摸乱抓，终于抓住混血儿的肩膀把他拖到身旁。

他起先想从我的手臂上挣扎出来，但后来浑身无力地一下子倒在我身上放声大哭。我的双脚又深深陷进泥沼里。我浸在臭气

熏人的污水里冷得浑身发抖。我在进行皮肤被泥水冻得失去知觉前的最后的呼吸。我一边使劲叩咬牙齿一边向岸边走去，但软绵绵的烂泥没有一点踩踏的地方，沉重的污泥缠着脚步寸步难移。倒在我胳膊里的混血儿的身体突然发沉，我的整条手臂开始灼烫般的疼痛。

我终于声嘶力竭地呼救。当我听到清扫所上夜班的打杂工跑来的脚步声时，才意识到自己喊了很长时间。我一下子昏迷过去，被七手八脚粗野地拖到水泥地上。醒来的时候，他们正用自来水冲洗我的身子。我觉得自来水很温暖，接着又失去知觉。这时，所长养子硬邦邦的滑溜的烦人的脑袋瓜已不在我变得像棍棒一样粗重的胳膊里。

意识恢复以后，我心想我的身体将被捆绑在像谈论历史似地在少管所长期流传的具有传说般的固定形象的惨无人道的惩罚室、被不断冲洗的少年们的血染成褐色的地板的窄小的惩罚室的硬床上。手执用牛鞭做的、抽打时不会发出声音却能皮开肉绽的凶残鞭子的看守虎视眈眈地瞪着我，我的脑袋被固定在使神经极度疲惫烦躁导致死亡的强光灯下一动不动。

我紧闭着热乎乎的眼睛。突然我的脸颊感觉到含着浓郁芳香的温暖的气息。我睁开眼睛，发现站在我眼前的不是手热鞭子的看守，而是小鼻子长得实在不起眼的年轻女护士。我惊愕地简直不敢相信，环视四周，不是出于杀人意愿而营造的惩罚室，而是清洁安静的病房。护士正看着从我的嘴里刚刚拔出来的还潮湿的体温计。

“他……”我的嘴唇连沙哑的声音都挤不出来，“他死了……？”

“好点了吧？”护士的手指轻轻地抚摸我哆嗦的嘴唇，“别说

话，睡觉。好孩子。”

眼底像发炎的阴茎黏膜似地又热又痒。我逐渐明白呼吸困难和自己胸部发高烧的原因。我不明白自己是被抓起来了呢还是受到保护。

“会怎么处理我?”我心里戒备着，发出的声音却像鸟的哀鸣。重复一遍还是如此。

“好好睡觉，病就会好的。”护士小眼睛一边看着我一边把毛毯拉到脖子上替我盖好。

无意中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被翻脸不认人的对方揪住不放，往死里整。这种苦头我已经尝够了，习以为常。甚至眼光和蔼亲切、丑陋的耳朵充满善良的警察也是先用甜言蜜语诱供，一旦抓住我的证据，立即变成一头猛兽狠扑上来，不由分说地拳打脚踢一顿。我对这一套已经司空见惯。所以不论什么时候，最好默不做声。而且浑身躁热夺去了我思考、说话的能力，只能昏昏入睡。

第二天，我知道自己成了一个勇救落水混血儿的英雄少年。看来混血儿没有说我的坏话。我还没来得及对这一切详细琢磨，高烧一退，经医院院长认可，如同不合季节的突然爆发的洪水一样，新闻记者涌进我的病房。有的人手持精致的子弹一样十分显眼的小话筒，但我的喉咙因扁挑腺炎，肿得跟糖水白桃一样，结果他们从我的嘴里什么也没问出来，只拍了一些我躺在床上张嘴露牙忍受开始有所好转的急性肺炎痛苦的照片。

所有的人都对我面带微笑，白天黑夜，医生、护士、药剂师轮番围着我。许许多多的微笑，还有不笑还好一笑更丑却依然坚持微笑的护士，都使我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温暖亲切的感情里。当高烧从我发育良好的皮实的身体渐渐消退的时候，那些护士就开始对我没完没了地抚爱

我躺在摆满鲜花的病房里，被微笑包围着，还不断受到爱抚处于兴奋状态。又硬又凉的体温计插进我张开的嘴唇时的感觉、便盆放进去时产生的狂风暴雨般的屈辱感和深层潜藏着的下流的快感、护士粗涩的舌头纠缠的稍带口臭的接吻、对着柔软的胖乎乎的手掌的射精，在这充实的心满意足的日常生活里其实深藏着提心吊胆的恐惧。

我无法忘记混血儿站在墙头上时身体的颤抖。恐怕他现在还昏迷不醒。一旦恢复知觉，他会告诉养父是我逼得他走投无路。那时，所长、教管、还有新闻记者、护士都会怒不可遏地把我从病房拖出去。我忐忑不安、紧张害怕，几乎绝望地等待这一时候的来临。当大人发现对我的期望和称赞完全出于一种误解、自己被彻底蒙骗的时候，会产生残酷的报复心理。我进少管所之前，就已经多次体验过这种不是我的责任的戏剧，所以我不怕突然袭击，但要时常对付即将来临的突然袭击，浑身颤抖，连下腹部都会濡湿。

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护士突然告诉我少管所派代表来看我。吓得我挣扎着要爬起来，被护士按住了。我咬着嘴唇躺着，看见所长、负责劳动的狰狞凶狠的教管和跟在他们后面的把刚刚洗过的浅黄色帽子按在腰间的海员似乎都郑重其事地低头走进来。

教管并没有圆睁怒眼龇牙咧嘴地扑过来，而是微笑着点了点坚硬的下巴。我的紧张情绪立刻冰消雪融。

所长一本正经地认真询问我的病情，护士一边出示体温计记录一边回答。教管一直看着我。

“我们准备尽快安排你回家，可是没有得到你母亲要来接你的回音。你的这次表现使你完全有资格提前回家。”

据他说，我大概是从厕所的窗户看见混血儿站在墙头，于是

跑出来救他；还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混血儿有点神经衰弱。所长一边听一边点头。我一动不动，不显示任何某种含意的动作和表情，极力抑制情绪的波动，不动声色。教管慢吞吞地说完后，让海员说。

“你真行，真勇敢。”海员的声音激动地带着童声。我闭上眼睛，装着发烧说不出话来的样子。

“大家都对你刮目相看。”海员说得很快，立即收住话尾，“喂，振作起来。”

“多亏你，”所长说，“救了他一条命。就受了点伤，骨折。谢谢你。他也感谢你。等他伤好了，让他来看你。”

我的耳朵没听见所长还继续说些什么话。一想到变成残疾的混血儿到这病房里来，就必须拼命忍着翻涌上来的恶心。我的身子像发高烧一样冷得发抖。护士给我盖上毛毯，我一睁眼，看见海员正用肃然起敬的善意的目光注视着我。

我怀抱着慈善家为表彰我的善行通过报社赠送给我的幻灯机回到少管所。路上，教管在车里提议说去探望骨折病情恶化还在某大学附属医院住院的混血儿，我疯狂地表示拒绝。于是，车子直接开回少管所。下车的时候，教管善意地认为我不想见所长的儿子是因为腼腆害羞。这个教管疑心极重，到外面干活时，他害怕我们用胶布裹着凶器带回来，就让门卫把我们伙伴的直肠都检查了。就连这个穷凶极恶阴险毒辣的教管都对我宽容大量亲切关怀。

我们回到少管所的时候，午休刚完，大家正好去干活。我几乎被强制休息，等身体完全复原后再去干活。那天下午，我躺在窗帘紧闭的集体宿舍里，一边摆弄幻灯机，把小草、小石子、铅笔放进反射箱，看着映照在墙壁上的扩大的影像，一边等大伙回

来。我常常神经发作似地冲动，想把这不断发出轻微的喀嚓喀嚓声的黑色幻灯机砸碎。

收工的钟声响了，伙伴们从走廊到洗衣间洗手的粗重杂乱的脚步声持续了很长时间。多么熟悉亲切。伙伴们直接到院子度过傍晚的放风时间。我立即穿上新发的浅黄色衣服，脖子被硬邦邦的领子磨得发痛，三步并做两步到院子跟大家见面。当我看到伙伴们就像迎接一个恶名昭著如雷贯耳的新囚一样热烈激动地向我跑来时，立刻产生一种懒得搭理他们的心情。

“你跳进河里时掉在墙根的鸽子，我已经替你挂出去了。”一个大哥辈的人郑重其事地说，“大家一致认为，那是属于你的。”

伙伴们热情地点头。我知道自己在少管所里已经开始成为具有实力的大哥辈的人物。

“看吗？”另一个大哥辈的人说。

“不想看。”我声音嘶哑。

我不知道如何向与墙外的人们一样认定我是英雄的伙伴们解释，并且觉得自己默不做声地接受伙伴们的崇敬赞美简直像臭气熏天的虫豸一样卑鄙可耻。

“身体都好了吗？”用撕裂的床单做围巾的海员从伙伴们中往前走一步，“嗯，怎么样？”

我模棱两可地摇摇头。海员装出亲热自然的样子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摇晃着，又问一遍：

“身体都好了吗？”

显而易见，海员是想显示我与他的亲密关系，以便牵制其他大哥辈的人。

“嗯。”我说。

所有的伙伴都像水禽一样伸直脖子注视着我，等待着淹没在从我的口腔喷泄奔流的语言的滔滔大水里。但我仍然闭着嘴唇。

每天傍晚沉浸在院子里带着轻微压迫感的沉默从我和把手搭在我肩膀上的海员以及伙伴们的圈子一直扩散、弥漫整个院子。伙伴们在金光辉耀的夕阳余晖里眼睛闪闪发亮，半张半闭着天真的嘴唇，凝神屏息地看着我。海员沉重的手腕放在我从脖子向肩膀溜斜的部位上。

我咬着嘴唇仰望天空。泛白的玫瑰色天空上沉郁着青灰色的薄云。这使我想起鸽子静谧的脖子上那蕴藏着柔和光泽的细小羽毛的青灰色。我仰望云彩掩浮的天空急遽暗淡下去，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对混血儿洁白的手指和紧握在手指里的死鸽子。我似乎觉得生来第一次灼痛我心头的一种感情疙瘩、我们历经几个寒暑的许多傍晚一直在墙壁里头仔细寻觅的“罪恶”意识终于有了切实的归宿。

“从今天晚上开始，你的毛毯由我负责。”海员的话与其说给我听，不如说说给其他人听，“有哪个家伙敢欺负你，我可饶不了他。”

我只是默默地听着海员情欲冲动而变得沙哑的声音，连抗拒的气力都没有。那个细脖子的海员的“女人”突然从人群中跑出去，大概怕大家看见他委屈的泪水。

那天夜晚，卧具库房的门一打开，海员立即进去给我和他自己各抱一床平时不容易到手的、外国兹善团体捐赠的葡萄叶花纹的最高级毛毯。而且通过这个行动等于宣布我是他的新情妇。我被他抱在坚硬的身子里，裹着暄腾的毛毯，他又热又硬的阴茎、在我耳边热乎乎急促喘息的声浪、赤裸裸的肚皮上的汗珠充斥我整个小小的夜晚。我的身子任凭海员取乐，情绪却疲惫不堪伤心欲哭。

海员擦干净沾在他性器管上的我的排泄物以后回到自己的毛毯里，那种迫不及待的情欲立刻缓和下来。

"你不起劲呀。是因为不喜欢我吗?"

我要是一闭嘴，眼泪就会簌簌流下来。

"不会吧?"海员心急火燎，"你怎么啦?"

"我"心头的那种感情疙瘩催我开口："我把混血儿逼到墙边，他为了逃脱我才掉进河里的。"

海员猛然蜷曲身子，额头几乎贴着我的额头，屏息盯着我。

"呀?"他神经发作一样笑得浑身颤动，"然后你跳下去救他，原来是这样呀。"

伙伴们围拢过来，我向他们重复一遍我的"罪恶"。听完以后，大家手舞足蹈地笑得前仰后合。

第二天上午干活的时候，我一再要求教管分配我干给纸粘土偶人上色的活，我知道自己掀起的风波在伙伴里已经开始平静下来，即将淹没在日常性的巨大"懒散"里。再过一个星期，留给我的课题就是怎么成为海员的真正"女人"。但是，我无法像其他人那样完全钻在"懒散"里，心头灼热的情感的疙瘩总让我胸口窒息苦闷。

一天，一个伙伴探听到海员过去的"女人"出于嫉妒把我说的话向教管告密，但教管没有听信他提供的情报。当晚熄灯以后，伙伴们为了惩罚这种卑劣行径，把他揍得鼻血流淌，在他的口腔里留下无数的伤口。挨揍以后，海员让我穿上硬底鞋狠踢他的胸部，但我没有这样做。结果，海员的这个前"情妇"呻吟着向我赔礼道歉，罚躺在墙角的木板上。

这天晚上，我的手背上还粘着前"情妇"的血，让海员爱抚完以后，也一直到天亮都无法入睡。我发现自己不是害怕、而是强烈地期待混血儿回来揭发我的所作所为。我真心真意地殷切盼望混血儿出院报仇。

初春的傍晚，寒风从空气干燥的天空像老鹰一样骤然卷落下来。从这一天开始，我们给旧家具刷漆，到放风时间，大家聚集在已经解冻的、黑色的泥土变得柔软的院子里，指甲和指甲缝里还沾着青漆，像石油一样透明，散发着浓烈的野性的香味，久久不肯散逸，为我们排遣短暂的寂寞倦怠。

我和海员并肩站着，与其他伙伴一起在墙根下躲避冷风。后背紧贴着墙壁，犹会觉得外面干透了的动物尸体和如今不再流行的游戏的亲切感还会在心头轻轻荡漾。

教管宿舍边上的木门被打开了，两个大人把一个小孩带进院子。小孩子两腋紧紧架着镶有好几个闪着白光的圆圈的丁字拐，像小罗锅似地弯身驼背下巴前突慢慢走过来。我惊恐万状。

像站在颤巍巍的枝头上的小鸟一样，混血儿困难地保持身体的平衡，勉强停下来，转动着细短的脖子环视我们。所长和教管板正挺立在他的两侧。海员尖声吹着口哨奚落嘲弄我。我一动不动地靠在墙壁上注视着他们。

所长亲切地扶着混血儿的肩膀朝我走来。伙伴们把我们团团围住。我和脸色煞白、紧张得几乎显露出黄褐色斑点的混血儿默默对视着。

“多亏你，他现在可以出院了。”所长平静的声音充满感激之情，“实在太感谢你。”

我同时感觉到自己脸部肌肉的紧张和混血儿眼睛里感情火花的迸溅。

“向他表示感谢。”所长对混血儿说。

我的身体僵硬不动。混血儿的眼睛在傍晚茜色天空余晖的映照下燃烧着热烈的火焰。我感到恐惧害怕。

“谢谢。”混血儿的声音堵在嗓子眼里。

惊愕像融化糖块的热水一样迅速渗透扩散到我皮肤的各个角

落。我一下子蹦起来顺着墙根儿乎是奔跑着逃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连混血儿都在我追逼着他走投无路的墙根下向我表示感谢……

“喂，别这么固执。没什么可不好意思的。”教管在背后喊我，声音温和，充满好意，也没有追上来抓我。

但是，混血儿架着丁子拐，皮包裹着的木架子发出急促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气喘吁吁地追上来。我正要在墙角拐弯，比健康的时候大大消瘦虚弱的混血儿上半身支在丁子拐上仰着下巴堵在我的面前。他迅速瞥了一眼渐渐围拢过来的伙伴，用哀求的声音说：

“鸽子的事，你千万别说。”

我茫然地看着混血儿苍白的小脸。

“我求你了。”混血儿的声音更加粘乎，“鸽子的事，千万别说。我的腿都成这个样子了，已经受到惩罚了。”

一股无名火猛然窜上胸间，我正要扑过去，把这个纠缠不休苦苦哀求的瘸子狠揍一顿，却被跑过来的海员抱住了。我在紧紧抱住我的身体的海员露出刺青的粗壮胳膊里使劲抑制着呜咽。所长拖着肥胖的身体一摇三晃地跑过来抱着混血儿回到院子。

我咬着嘴唇目送肩膀呈锐角一高一低地歪斜着一瘸一拐走去的混血儿的瘦小后背。因为放风时间基本不受处罚，伙伴们谨慎节制地吹口哨讥笑混血儿走路不利落的瘸脚，同时也从我咬着嘴唇浑身颤抖的神态中明显地感觉到某种不正常。充满好奇心的眼光围着我闪闪发光；沉甸甸的沉默使院子里已经昏黑的空气显得更加深厚。

那天晚上熄灯以后，我的伙伴们没有一个睡得着。一个人把从走廊通宵灯上牵进来的电线连在幻灯机上。他把自己勃起的阴

茎插进反射箱里。伙伴们看着宿舍墙上映出的巨大形象都低声笑起来，这是被突如其来的夏日阳光晒得不正常发红的手臂一样的阴茎、是像火焰般燃烧的轮廓模糊的不可思议的阴茎形象。有几个人脱下裤子，也轮流模仿着把阴茎放大在墙壁上。从他们紧贴在幻灯机上的柔软的下腹部蒸发出一股年轻人浓烈的体臭油腻着整个房间的空气。他们似乎被灯泡的热气烫得难以忍受。

我在远离他们的、贴着木板的墙边被海员抱在宽厚的胸脯上，汗水濡湿我们赤裸裸的胸脯。与其说我沉湎于快乐，不如说我以病魔强行纠缠自己的方式沉湎于思考。我知道，那些伙伴们一边耐心地继续把自己的阴茎放大在墙上的游戏一边注意、其实是监视着我；坚硬的胳膊搂着我的腰部的海员也在揣摩我的内心而不是爱抚我的皮肤。

他们有的把阴茎插进幻灯机里，有的把热乎乎的阴茎插进我汗水津津的胯股摇动着身子，但其实都在等待着我不明其因却的确会发生的一种激烈的感情燃烧。

很明显，我每次并非因为快感的呻吟都会使伙伴们轻声的喧闹安静下来，会使海员加速令人窒息的身体动作，整个房间充满紧张的气氛。但是，我被压迫扼制得无法抑止从喉咙深处冒出来的呻吟。我在海员的胳膊里不停地颤抖。混血儿粗鲁地摇晃着瘦小的肩膀走出木门以后，像下痞似的硬东西开始在我的皮肤里面板结，即使海员赤裸的粗腿压在我的腰间，也绝不会把它压碎。

我反复思考，连那家伙都不责难我，那谁来惩罚我？三更半夜被我逼到墙上落得一身残疾的少年一边用卑躬屈膝苦苦哀求的目光缠着我一边要和我不习惯地握手。

“连那家伙都不……”我自言自语。

“嗯？”海员正沉浸在情欲的冲动里。

真的没有人惩罚我。我从心底颤抖，牙齿直打哆嗦。我先前

一直活在无数的惩罚的框架里，如果能在这框架里“懒散”那该多好。框架外面安全稳固地存在着一个正常社会。但是，今天，所有坚固的框架都已崩溃。我背负着自己的“罪恶”突然被人遗弃，被孤独地抛出去。痛苦不安窒息在胸间。我将如何是好？

“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说。

“啊。”海员的声音充满快感，然后平静地离开我的身体。

我像狗一样颤动着身体，挪开海员沉重的胳膊，站起来慢慢穿上浅黄色的裤子。喉咙干涩得开始疼痛。必须为我自己制造一个惩罚的框架，这个想法迅速占据我的整个身心。

“怎么啦？”海员低声问。

我没有回答。所有的灯光都已熄灭，在弥漫着浓郁的体液气味的空气里，半裸着身子的少年们像波涛荡漾般翻动着。

“喂，你怎么啦？”海员有点不高兴。

我略一犹豫，还是咬着嘴唇穿上浅黄色衣服抱着鞋朝窗户走去。我意识到身后海员裹着毛毯坐起来。我打开窗户，光着脚跳出去，然后穿上鞋。当我准备穿过院子向墙壁走去时，听见伙伴们纷纷从窗户跳下来的嘈杂的脚步声。

我来到混血儿曾经颤抖落水的墙壁下，手抓着冰冷的铁环一口气攀爬上去。我站在墙顶上被切断的带刺铁丝网的窄缝里，俯瞰着跑到墙脚下的伙伴们。他们白蒙蒙的脸庞似乎比后背还要大，像一群小人抬头好奇地看着我。比别人高一头的海员挥动手臂示意要我下来。我转过身看着墙外。

现在正是季节性的枯水期，半条河床都露出来。河流的低洼处，河水透过夜间空气闪烁着灰色的微光。我极端恐惧，泪水顺着脸颊流沿下来。我就像翅膀被击中从高空坠落下来的鸟一样卷曲着身体纵身一跳。

冰冻的空气像坚硬的巴掌打着脸颊，我叭在河底冻结的泥土

上。我慢慢地伸手摸摸自己的腿脚，除了小腿肚被带刺铁丝网划了一道很深的伤口鲜血涌流外，脚骨并未折断。我垂头丧气地站起来。河水几乎干枯，对岸的马路近在眼前。我突然惊愕地发现自己已经获得“自由”。我爱上哪儿就可以上那儿去。

“喂，快逃！”海员在墙头上压低声音对我呼喊。我抬头一看，伙伴们从高高的墙头带刺铁丝网那边探望着我，海员在我往下跳的地方探出半个身子。外墙壁上挂着的几十只小动物的干尸像林中的树丛一样在风中呜咽。

“喂，快逃呀！”

我摇摇头。我不允许自己这样做。从墙壁外侧很难攀登上去，脚一踩空，小腿肚的伤口就十分疼痛。我紧贴着墙壁，一边哭一边进行最后的努力。伙伴们在墙头默默地极度紧张地瞪眼注视着我。

我看见海员及其他伙伴把皮带绞在一起从墙上坠下来。我紧紧抓住皮带抬头看去，海员的脸隐在黑暗中，看不见他的表情。我在伙伴们默默无声的鼓励下，啜泣着忍受小腿上伤口的疼痛，沿着粗糙的墙壁往上攀登，为了从墙头再跳下去，好确切地摔碎脚骨。

共同生活

精疲力尽脸色苍白的高个子青年把文件包放在椅子上，随手关上身后的门。猴子开始用闪耀着茶色的虹彩膜包裹的深紫色眼珠像悲哀的人的眼神一样看着他。青年又拿起文件包放在桌上，然后自己舒适地坐在椅子上。他感觉到猴子火热的目光不断地落在自己的后脑勺、脖子、后背、腰部、勾着椅子腿的双脚上，这就是他的生活。这就是他生活中真实的一面。

猴子一直蹲坐地上，双膝并在小小的胸部前面，两条胳膊像坠着铅坠的钩丝垂直下来，下巴稍稍抬起，免得唾液流下来，像生病的小孩一样，身子懒懒地不随意动一动，脑袋瓜只随着青年的移动而移动，如果青年走到它转头也看不见的地方，才勉强转动身子。它先把紧贴着地板的屁股抬起来，像屎就在屁股眼马上要拉出来一样上身前屈屁股悬空，脑袋瓜却从前屈的胸部越发仰起离开。猴子保持这个姿态，用力踩着地面的叉开的双腿就成为旋转轴，当然猴子不是旋转，而是两条腿慢慢地来回倒踩着改变身体的方向。这样运用旋轴的优点是重心像旋转体一样保持稳定，不至于弄不好发生头晕，唾液溅落在胸部、膝盖上。猴子把身子转过来后，屁股仍然贴着地板，直起上身，下巴稍稍往回

收，用半睁半闭的眼睛看着青年。猴子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青年。

猴子一共四只，青年的大约八张榻榻米大的西式房间平均分成四个部分，四只猴子各霸一方。这样子，无论青年在哪个位置，都躲不开猴子的眼睛。很早以前，为了避开猴子的视线，曾经把房间的各个角落和家具的背后费尽心思地研究一番。虽然现在不打算再搞这些无谓的尝试，但觉得自己时常像睡觉的小孩躲避阳光似地半是本能地无意识地寻找这么个不可能存在的角落。

猴子各自占据的地盘的边界时常发生小变动，考虑到这一点，可以说总体还是相当稳定的。至少青年意识里的猴子所占据的位置没有变动过。尽管猴子没有通过动作、表情对现在的处境表示满意，但也没有表示不满或者发生争夺地盘的现象。这大概和人在一个地方住习惯了的感觉一样。

青年住在一幢古老破旧的大洋房的二楼，南边和东边各有窗户。东边的窗户与通往走廊的门并排着，南边开着和东边同样大小的两扇窗户，窗户中间隔着白墙。朝西的窗台下摆着一张桌子，青年坐在桌旁的青灰色人造革贴面椅子上。

房间的西边是一整面固定书架和储藏室。储藏室很浅，架子上却堆着满满的旧书、纸箱、登山用品、坏电器等东西，落满灰尘。青年不可能躲到里面去。如果他为了躲避猴子的视线，藏到里面，关上板门，首先必须把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破烂货扔掉。

房间的北边是一堵墙，护板的高度和有窗户那一面的护板高度对应一致，也暗示着门把手的高度，起到统一调和房间整体平衡的作用。靠墙摆着一张床。考虑到床正对着门，会使来客觉得不自在，就在床和门中间放一个挂西服的衣柜，算是临时墙壁隔开。衣柜和床一样宽，这么一摆，整个房间给人整齐井然的印象。床底下放着用纸绳捆扎的装着不穿的鞋的盒子和一些陶器，

但不像储藏室里面那样杂乱无章。床和衣柜占了房间的大约三分之一，剩余的空间就是一桌一椅和来客用的两把温莎椅以及侧桌。侧桌上放着小收音机和唱机，他如果脚对储藏室，头朝衣柜地躺在床上，左手刚好能够调节桌上的收音机。

房间的天花板很高，喷刷着和墙壁一样的白色灰泥，但由于年久失修，到处都是像水面斑点那样土褐色的污脏、东南角与东边、南边两面接壤的部分开着一个方形气孔，被煤烟熏得乌黑，在它的对角线角落也还有一个。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黑洞里罩着金属丝网。青年并不希望猴子顺着气孔钻到别的地方去。

说到房间的装饰，只有两幅画和一幅浮雕。青年对房间本身并不关心，所以对装饰也不感兴趣，从墙面的情况来看，当前有这些就够了。其实没有猴子的时候，他曾想挂更多的画，也花更多的时间欣赏过自己收藏的画。自从被猴子整天盯着以后，他才失去在屋子里挂更多的画和花更多的时间看画的强烈愿望。一边被猴子盯着一边看东西，心里就很不自在，很不踏实，老走神，心不在焉，结果什么也看不下去。如今青年只是带着忧郁抱怨的心情偶尔瞥一眼而已。

挂在南墙两个窗户中间从护板上面一直垂到地面的画是铜版画套印二十张中的第十张，细致入微地描绘着一棵落叶乔木，大概是一种山毛榉，纵横交错的一团细干瘦枝纤巧微妙地伸向天空，分不清楚树叶已经脱尽了呢还是新芽正在萌生。但笼罩整个画面的阴郁气氛给人冬天的感觉。

把这幅铜版画装在画框里送给青年的是他最喜爱的人，是他大学毕业的纪念品，青年的恋人住在关西地区的高级住宅区，与母亲、继父一起生活，她盼望尽快与青年结婚。青年每周收到恋人的两次来信，其内容总是痛切地哀叹抱怨他没叫她到东京去。千篇一律。猴子没来以前，青年觉得该把恋人接来团聚了，而且

恋人也收拾东西做好准备，有的事还干得让继父心里不愉快。但自从来了猴子，青年不得不打消把恋人叫来的念头，他觉得左右为难不知所措。现在他说不好什么时候能把恋人叫来，急得恋人一周两次没命地催。可是，能把猴子的事告诉恋人吗？告诉她以后，还能像现在这样继续爱青年吗？告诉她以后还决心和青年一起居住在养着猴子的屋子里吗？还能够在猴子的众目睽睽之下无遮无蔽地过夫妻生活吗？一想到这些，青年就有一种厌恶的亵渎的印象，觉得对自己对恋人对人存在本身都是一种亵渎。青年无可奈何，拿不定主意，只好这么拖着，但每周的星期一和星期四恋人准时的来信不断催促，言辞日益激烈急迫：希望你明天就叫我去。现在青年已经想不出什么貌似合适的理由让她继续留在关西了。他每个星期天都给恋人回一封像联系工作业务那样干巴巴的短信。每次回信他的胸中都燃烧着对恋人的爱情的思念和对猴子的憎恶，爱憎交织。但每次写信，猴子总是若无其事地看着他的后背。

北墙的床铺上方挂着两幅画。一幅是毕加索水彩画精致的复制品，另一幅是银色小羊的浮雕。两幅画都以与墙面一定的角度向外斜悬着，这样无论站在画前还是躺在床上都能随意欣赏。

靠近储藏室一边的那幅水彩画使用暗淡而透明的蓝色、浅玫瑰色、柔和的黑色、平淡温和的深棕色画着三个人物，右边那个裸体少女左手拿一面镜子，右手整理着淡紫色的卷曲的发髻，唇角向下紧张地收敛，阴翳的眼睛似乎含嗔带怨，但那舒展自在袒露的身躯表明她并不是生气。贫穷人家的姑娘紧张的时候往往显出怒气冲冲的表情。修长匀称的白皙身体除了头部以外，用透着蓝色、茶色的墨色涂抹的下腹部小小的抛物线中间部分被突出出来。它就像一个垂下来的口袋，与头部相反，在整个裸体舒缓柔和的曲面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抱小孩的男人一身丑角打扮，看着妻子正一丝不挂地化妆。他们一家子站在蓝色和焦茶色的幕前，幕后大概聚集着不少观众等待他们出场。整个画面交织着这个家庭的亲密与紧张的两种表情。男人穿着黑白格紧身衣更衬托出妻子细腻洁白的身体的煽情性肉感。

这幅毕加索水彩画复制品可以说是青年房间里唯一的色情表现。其实青年发现猴子存在着以微微隆起的柔和温顺的阴毛撩逗人心的极其性感的裸体所不可比拟的更加赤裸裸的肉欲。在那个时刻，说青年对猴子感到憎恶，莫如恰恰相反，怀着一种对肉体和情感不可思议的迷恋，也可以说感受到纯粹的肉欲之爱。这使青年与猴子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充满自卑感，尤其觉得不可告人的羞耻。

北面墙上与复制品并排挂着的银色小羊浮雕是青年和恋人在神户散步时购买的。除了像卷花一样弯曲的羊角以外，前半身和后半身准确对称，这样屁股的形状就显得含混模糊，明显地减弱了一只羊的素描的整体效果。这幅浮雕并不具备让青年心情激动兴奋的艺术力量。它和桌椅板凳一样都属于普普通通的物体，青年可以心平气和地看它。所以他看这幅浮雕的时候，尽管猴子也在背面看着他，不会产生看水彩画或者铜版画那样奇妙的感觉。这三幅美术品中，青年现在只看最平凡最无聊的浮雕上银色的小羊。

青年的房间铺着软木地板。这座洋房的所有房间都是如此，只是由于年久失修、尘埃污脏，就像犀牛背一样又厚又硬。当黄昏暮色笼罩房间的时候，软木地板更像犀牛背，蹲在这地板上各霸一方的猴子显得神色不安情绪急躁。青年想应该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猴子一天中唯一情绪不安的傍晚时间，但他白天在单位工作精疲力尽，回到家里总是趴在桌子上休息恢复一下精神，结果

白白地浪费掉傍晚关键性的几分钟时间。

到了晚上，青年好容易精神恢复过来，于是从文件包里取出分类卡片开始整理。猴子在它们各自的领地泰然自若地看着青年的后背。

四只猴子大体这样划分青年的房间。东边的窗户底下一只。青年在门和衣柜狭窄昏暗的中间脱得一丝不挂换内衣内裤时，它从窗下的位置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青年从外面回来，一推门，也是在这个位置的猴子第一眼看到他。

与这只猴子迎面相对的是西边书架下的猴子，青年座在桌旁的时候，它就在青年的脚边一动不动地看着他。青年怕汗脚臭烘烘的，在屋里就脱下袜子，毫无防备的一双光脚旁蹲着一只猴子，这使他阴暗的心灵深处无法抑制地滋长着不安的萌芽，就像自己的脚丫逐渐干燥收缩脚心弯曲似的感觉。但是，如果由于害怕猴子的注视而让脚丫裹上一层布，忍受着腐烂的植物的肉一样的恶臭，这不是伤害人的自尊心的行为吗？这不是青年向猴子屈服吗？青年无法容忍自己向猴子屈服。他认为，对猴子的屈服将危及自己作为人存在的意义。于是尽管心惊肉跳，他还是强迫自己坐在桌前时把一双光不赤溜的脚丫摆在猴子眼前。

南边两个窗户中间、挂着铜版画的窄小墙壁下是第三只猴子占据的位置。它选择这个最好的位置，可以注视睡觉的青年。青年睡醒后一睁眼睛，如果他的头刚好又对着窗户，青年和猴子就会正面相视。这时，猴子的屁股就从地板上抬起来，攀着护板，尽量伸长身体，力图让自己的脑袋瓜与青年的脑袋瓜处于差不多同样的高度上。青年把头放倒到与猴头同样的高度，双方就在地板的水平视线上对视着。这也在青年的内心产生与人的尊严相低触的情绪。所以青年总是希望睡醒的时候，自己的脑袋能朝着猴子傲慢骄横的视线无法镶嵌进去的北墙，但自从与猴子开始这阴

暗的共同生活以后，青年的脑袋瓜即使在昏昏沉沉的睡眠中、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痛苦的睡眠中，也总是为了寻求些微的光明而面对窗户方向。青年几乎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睛，就发现自己与伸长身子的猴子正面面相觑。而且在他还没醒过来的时候，猴子就已经一直盯着他毫无设防的睡脸。一想到这一点，他醒来后还没睁眼就清醒地意识到猴子的存在，于是为了避开猴子，依然闭着眼睛翻身转向北墙。但就是如此，他也没有产生幸运的情绪。

最后一只猴子在床和衣柜的连接处面南而坐。青年睡觉的时候，它就一动不动地坐在他的脑袋瓜底下听着青年平静的呼吸。如果这只猴子伸长身子从床头看着青年，那比南边窗户下面的猴子更具威胁。但猴子并没有显示这样做的迹象，这对青年是唯一的幸运、是他在抑郁残酷可悲的命运中唯一得到保障的幸运。四只猴子之间也在互相牵制，一只猴子也不敢随意把自己赤裸裸的后背毫无警惕地尤其在黑暗的夜间对其他三只猴子暴露无遗。恐怕至少不能认为第四只猴子不探头从床上注视青年的睡相是出于对青年的怜悯之情。

然而青年感到最大威胁的还是这第四只猴子，他当然不相信它总是老老实实地面南而坐。这给青年的睡眠状态带来恐怖，陷入像顽石一样的失眠之中。他不得不大量服用安眠药，致使伤了胃。尽管服用安眠药后糊里糊涂的昏睡从本质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服用已成为长期的习惯。青年大概绝不会丢掉这致命的习惯。就像绝不会发生猴子离开青年的房间使青年获得解放这种事一样，青年的失眠症也绝不会治愈。失眠已不是青年的一时之病，已经成了癖性。因为要消除他的失眠，就好像剁掉他的手指剜出他的一部分内脏一样，等于切除他的肉体。

青年坐在桌前，在占据各自固定位置的猴子的注视下，继续整理当天的分类卡片。卡片量又大，所记载的据以分类的内容又

极不明确，分门别类的整理实在极其消耗体力和精力。而且卡片上写的不是鼓励青年奋发向上尽是消磨减弱人们斗志的内容。这种分门别类的工作没有一点可以使心情开朗。

青年在猴子的注视下一直坚持到深夜，总算干完了这无聊忧郁的工作。他疲惫不堪，从储藏室拿出安眠药和水瓶，然后忍受着苦涩难闻的味道喀吱喀吱地嚼碎，用水送下。安眠药生效之前，他无法下决心躺到床上。他在猴子的视线中慢吞吞地脱掉衣服，只剩下内衣内裤，又坐在椅子上翻阅杂志。简直是无聊透顶的杂志，而小年轻人居然翻旧了。不过，他没有每个月都买新杂志的余钱。

安眠药开始起作用了，他感觉到绝不会引起兴奋的一种沉郁的醉意。青年回忆起大学时代的生活，不由地悲从中来催人欲泪。那个时候，他脸色红润身体健康动作敏捷，毫无自卑感，以宽广的胸怀爱着恋人。憧憬着到国外旅行，渴望有一架精致的照相机。这理想也不算过分，不至于破坏现实生活的均衡。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他的房间里没有猴子。

安眠药开始完全征服青年，使他变成一个受尽屈辱的瘫软无力的物体、像死胎儿一样的物体。当青年觉得周围的房间、包裹着这些房间的广袤的黑夜就要立即变成一种狭小浑圆的像窝巢一样的东西时，便拖着摇摇晃晃的身子上床熄灯。这时只有猴子开始成为切实明确冷峻的存在，在黑暗中闪烁着炯炯的目光。青年有气无力地打一个哈欠，对猴子全面屈服，像溺死的尸体一样坠入沉睡之中。青年经常梦见自己轮流被四只猴子鸡奸。但睡熟以后，令人讨厌恶心的梦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房间、猴子、大学毕业以后不如意的现实生活，一切的一切都飘渺远离而去。在他的周围紧紧关闭着一扇无意识的门扉，像糊着厚厚的潮湿的粘膜的无意识的门扉。就在这扇门即将关闭的时刻，青年由于安眠药的

昏沉而失去抵抗力的心灵把猴子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不顾体面廉耻地祈求一样无声地叫唤起来。啊！这样的日子还要继续多久！这样的生活何时才算到头！

青年一大早就醒过来，是楼下老头激烈的喘咳声把他吵醒的。青年躺在床上，起先像包裹在电影中淡出瞬间那样混沌暧昧的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灰色的柔软果子冻状态里，心头荡漾着一种幸福感，但他的肩膀没有立刻开始负重，脑子封闭在不幸的意识里。因为他意识到猴子一直在盯着自己。青年在早晨冷飕飕的空气里无谓地颤抖着。这是一种谛念的颤抖。他在早晨必须先对某一件事断念以后才能进入漫长的苦涩的一天。以前青年每次身心健康地醒过来时，尽管形状变幻不定飘忽轻浮，但浑身的确充满希望的热情。从热乎乎的毛毯中钻出来的身子在早晨清凉的空气里的一阵颤动也洋溢着青春的活力，那种颤动是战士勇武的激动。

但是现在，青年睡醒时，如果说还能感觉到些微的喜悦和幸运的感情，也只是在闭着眼睛从无意识逐渐过渡到有意识状态时让猴子满心高兴。这种喜悦不如说是在深渊里度日的坠入地狱的人一瞬间逃避开虐待自己的小鬼的眼光时那种极其短暂的非本质性的安心，却改变不了他陷入深渊、备受小鬼虐待的现实。当青年在梦中像受到威胁的野兽一样猛然惊醒，一睁眼却和猴子相对而视时，这是他最不幸的时刻。但青年逐渐习惯这种状态，醒来时能够小心谨慎、紧闭眼睛，而随着这弱者的智慧、乞丐的智慧的习惯化，他唯一的乐趣的滋味也越来越淡薄了。

青年睡醒了。睡觉并没有消除疲劳。醒来的时候、和睡前一样，不仅精神上，连肉体上也同样立即觉得重负在肩，而且昨晚服用大量安眠药的苦味仍然留在口腔里，胃沉重作痛，一阵阵的

打嗝扭动着喉咙涌上难闻的臭气。一觉醒来，精神爽快，这似乎是非常遥远的回忆。

青年醒来，听着楼下老头没完没了的咳嗽。尽管这声音令人不快，但总是与猴子无缘的人类世界的交流。青年一边听着这震得人头痛的神经质的咳嗽声，像确认人与人的亲切交流一样，一边等待着恢复在猴子面前起床穿衣服的勇气和体力。这种勇气和体力无法恢复的时候便是青年死去的时刻。那时，他的赤裸裸的身体将裹着温暖的毛毯，在猴子凝视的目光中充满屈辱地死去。

楼下的老头还在咳嗽。也许老头又在那儿回想他长期坚持斗争、进展却很不顺利的诉讼案、老头原是个当官的，早就退隐下来了，可一直在和一家大报社打名誉官司。老头的亲属对这场官司早已失去兴趣，一个活不了几天快进棺材的老头，名誉又算得了什么？作为被告的大报社也对久远年代以前的某一天发生的损害名誉的事件十分冷淡，世人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老人存在本身也被世人忘却了。法官对被忘却的人恢复名誉也不热心。所以这场官司就没完没了地拖下来。老人的亲属已经说不清楚这场名誉权的审判现在是否还在继续着，但老人决心战斗到底、老人曾经对租凭给他房屋的青年大谈特谈自己的名誉是怎么被损害的，最后还补充说，他正计划组织抵货运动，不买这家报社发行量达近一千万份的报纸和一百万份的周刊杂志，从而置之于死地。但至今尚未实行。老人说，总有一天，大报社的报纸和周刊杂志全军覆没，大报社向坚持战斗的老人全面投降，这是毫无疑义的。老人坚信不疑地继续战斗。老人绝没有忘记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而且尚未报这一箭之仇。

老人一大早就在楼下咳嗽。青年躺在床上听着咳嗽声。青年曾经听老人谈过这桩名誉官司的细节，但现在想不起来，他只清楚地知道，那家大报社曾经无理地诽谤过老人，于是老人提出损

害名誉的诉讼，现在官司还没打赢，但老人决心坚持斗争下去。虽然老人已经衰老，但他绝不停止战斗。老人每个月都要出门一次，修饰打扮得整整齐齐，但回来时总是疲惫困顿萎靡不振，一定是他在外面遇到严重损害自尊心的事。从外面回来的当天夜晚，老人大耍酒疯高声叫骂摔打闹腾。那天晚上，不管青年服用多少安眠药也无济于事，翻来复去就是睡不着觉。他必须忍受失眠、安眠药过量的恶心、天亮时饥饿的折磨。当灰色与玫瑰色奇妙交织混合在一起的晨曦映照在猴子身上时，青年被楼下老人怒吼声吓得惊醒过来。

除了一月一次的外出之外，老人整天关在屋里观察“敌人”的动静，他把这家报社发行的所有报刊连名个角落都仔仔细细看个遍，企图发现带有取消损害名誉的含意的文章。但他的每次希望都落空了，老人依然坚韧地继续战斗下去。老人坚忍着战斗着，竭力瞪着那一双视力极其衰弱的眼睛在报纸的各个角落、周刊杂志的各个角落耐心地细致地搜寻，坚信有一天会发现向他道歉的广告，从而恢复他清白的名誉。

听不见老人的咳嗽声了。大门外有轻微的声音，然后一片宁静。老人拿着早报又开始研究了。大概今天他的希望又要落空，战斗还不会结束。青年躺在床上，心想老人一直主张的损害名誉到底是什么内容呢？他想不起来。好像是一个细微、极其细微的手续上的错误，不过也确实涉及到老人的名誉。青年尽管想不起来具体内容，但还记得的确听老人说过这件事，还表示理解。从楼下传来迫不及待地翻报纸的声音，像蝉鸣。恐怕今天依然找不到让他心满意足的消息吧。

青年摇摇头，把堵塞在耳朵深处的这细小的纸声摔掉。他无法对包括老人在内的任何人怀有友好的感情。他不能把感情转移给别人。青年是在猴子注视的目光中生活的，没有其他人把猴子

作为重负扛在肩上。与猴子无缘的人与青年也无缘，便是毫无相关的陌生人。而且青年认为所有的人都与猴子无缘，所以他无比孤独。

青年坐起来。猴子开始盯着他。不用整个身体撕破猴子视线之网，就无法站立在地板上。这会挫伤勇气。青年光着脚站在地板上开始穿衣服。他必须去上班。猴子一直看着青年穿衣服穿袜子、把昨天整理分类的卡片塞进文件包里。他慢慢地向门口走去。猴子的脑袋瓜随着青年的移动开始扭头，最后以它们特殊的方法把身体扭转过来。青年一边走一边感觉到猴子的目光执拗地倾注在他的后脑勺、颈脖、后背、腰部、脚上。他真想猛然扭过头大吼一声，但他一声不响地开门走出走廊。青年总觉得上班前无精打采精神疲顿。但在猴子的注视下，根本无法消除疲劳。疲劳像溶液底部的沉淀物逐渐增加。当青年用疲乏的手关上门的瞬间，他感觉猴子的凝视达到最高潮。他关上门，关闭了生活真实的一面。

青年在商会的调查室工作，他抱着装有分类卡片的文件包从商会红砖色大楼的旁门走进黑暗的楼后头。调查室在楼道顶头的角落里，房间又窄窗户又小，原来是商会最低级雇员的候工室。天花板上还留着以前的人胡写乱划的文字。天花板很高，谁也不擦。胡写乱划的人大概把椅子放在桌子上，再爬上去，身子站不稳，一只手扶着墙，写的字歪歪扭扭，像震颤不安的不幸的儿童的心灵一样扭曲阴暗微微颤动。

两匹马斜行的时候……

天花板上“两匹马斜行的时候”，想象不出会发生什么事。调查室的人谁也没想过这一行字意味着什么，推测事态的发展。他们对天花板的字毫无好奇之心。即使有好奇心也弄不明白它的

含义，即使弄明白了又能怎么样。调查室成员一致认为以前在这黑暗简陋的屋子里有一个细高个的疯子，但没有再深入细致地继续研究下去。一个细高个疯子在这屋子里，他与两匹马是什么关系？“两匹马斜行的时候”。是两匹马各自互不平行的奔跑呢，还是两匹马并排对墙壁倾斜着奔跑？不管哪一个情形，当两匹马斜行的时候，是否要发生什么事情？两匹马是否寓意着某种象征性的内容？这个大家都不认识的陌生人为什么要在那么高的天花板上写这一行字？

商会的大楼前面部分用来接待客人，清净安静，气氛明朗，就像入口处宽大玻璃门一样明亮清朗，在那儿工作的姑娘一个个青春活泼，小伙子一个个英俊精神，服装整齐，笑容可掬，接待客人彬彬有礼。那儿是加利福尼亚般的太阳国度。

但是，光辉灿烂的阳光照射不到商会的后面部分。调查室总是阴云愁雾。而且调查室的工作究竟是否与商会的机能活动保持着有机的联系，谁的心里也没有底。青年们在这阴暗偏僻的小屋子里的工作与前面热热闹闹光彩夺目的活动有哪些关系，谁也弄不清楚。但他们必须一直工作，青年觉得他们的调查室与前面阳光明媚的地方是完全不同，毫不相干的两座城堡。

调查室四张桌子挨靠在一起，每张桌子两条边相互连接，因为桌子不一般大，形成一个复杂的多边形。主任的桌子离门口最远。主任快到退休年龄了，希望自己能到前头去干一干出头露面荣光耀眼的工作，所以对调查室的工作毫无热情得过且过。一有机会，就流露出恨不得马上到前头去的焦急情绪。这就使调查室懒散马虎的空气越来越浓。主任五十多岁，沉默寡言，秃顶，留下一圈头发，脑袋瓜显得奇形怪状。

主任旁边正对着门口的桌子放着打字机，这是女办事员的位置。她三十多岁，自称已婚，但有人底下说没这回事。听说她的

丈夫这几年一直在澳大利亚做收购羊毛的生意，负责那边办事处的工作。

青年和这女办事员相处极其小心谨慎，他想从女办事员对他的表情中判断她是否知道自己的秘密，还是仅仅故弄玄虚装模作样，但一直猜不透，这让他焦虑不安。秘密，这是他耻辱的秘密。

青年必须处理他的性压抑问题。这在他的房间，在猴子目光注视的房间无法处理，所以在压抑状态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就只好躲在厕所里孤独地射精。有一天，青年悄悄地迅速手淫以后，突然觉得有人从隔壁女厕所往这边偷看。大概为了便于打扫，厕所的间壁与地面故意留着大约十公分的空当。隔壁有人把一面小手镜放在空当下面，当他发现时，听到隔壁的人猛然后缩的声音。青年满面羞愧，慌慌张张地从厕所跑出去，根本顾不得看清楚隔壁到底是什么人。回到调查室一看，女办事员的座位是空的。从那一天开始，青年就觉得女办事员用一种蔑视反抗丑恶者的眼神看他，他的手和女办事员的手需要直接接触的时候，她都小声地惊叫着把手抽回去，以至于调查分类卡片掉在地上。但是，那面小手镜真的是女办事员的吗？他没有把握。也许那天女办事员因为别的事恰巧不在。

偷看，这种丑恶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偷看者应该受到唾蔑视。但被偷看的青年所干的事也是很不光彩的行为，对他悄悄地迅速地进行的手淫也应该唾蔑视。青年狠狠地瞪着女办事员冷若冰霜的长长侧脸，愤恨羞愧之情在心头交攻折磨。他曾想豁出去问问她，但话在喉咙里被粘膜粘成一团肮脏的污垢。

“是你偷看的吧？是你偷看我手淫的吧？”

这种质问怎么说得出口呢？对这种质问会有什么样冠冕堂皇的回答呢？如果真是她偷看的，恐怕会置之不理；如果张冠李

戴，就会闹得不可开交，爆出个轰动一时的大丑闻。青年只能以错综复杂的心情不动声色地观察女办事员。就是观察出个结果来，事态恐怕依然如故，不会有什么变化，但青年每次见到女办事员都不由自主地想这些事。

青年和主任相对而坐。他的左边、和女办事员相对的位置上摆着一张比其他三张桌子都高级的办公桌，但现在没人使用。这张办公桌属于老板外甥的。这位得天独厚的青年现在正在欧美考察旅行。

青年大学毕业到调查室就职那时候，外甥就已经在国外了。关于这位前途无量的外甥、即将一手掌握商会实权的单身青年的种种传闻，他主要是听女办事员说的。女办事员平时不爱说话，但只要一谈到这位外甥，立刻情绪兴奋、滔滔不绝，说外甥对她怎么充满好感，有时还表现得十分热情。这个时候，说她是一个羊毛业主的妻子，不如说是未婚的年轻姑娘更合适。

忧郁的主任也对老板的外甥极有好感，他盼望外甥结束长期的欧美考察回来的时候，调查室会一跃成名显露头角成为全商会的核心机构。但是老板的外甥回国遥遥无期。主任退休以前能否回国，看来够呛，于是主任的希望就更加现实，渴望从调查室调往外交第一线工作，他想这样比在调查室引人注目，说不定还有机会被老板看上。主任经常挂在口头的话是：

“战后乱哄哄那一阵子，把我塞到这儿来。要不我还继续干我的外交工作。不管怎么说，战后的忙乱害了我。我的性格不适合在这儿工作。”

调查室的工作恐怕对这三个人的性格都不合适，就是在欧美考察的前程光辉灿烂的外甥也是如此。为了给老板的外甥安排个位置，看来这个调查室将平平淡淡地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在外甥去欧美以后雇佣的青年就分配在这里工作。

他们整天的工作就是翻阅外国报纸和经济杂志，把有关商店经营的消息、报道的内容综合分类，摘抄在卡片上。虽然分类卡片越来越多，数量庞大，但没有人抽看。他们只是分类、摘抄、整理。如果老板的外甥回来，这数量庞大的一堆堆卡片将会闪闪发光地显示着其重要的意义吧。然而现在，卡片只是毫无意义地不断增加。没有一个人翻阅。

调查室的三个人都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他们每天的工作毫无变化，没有忙闲的交叉，只是平静地机械般地干活。工作的时候谁也不开口，只在短暂的午休时间里聊聊天。一到午休时间，屋顶和院子就挤满在前面明亮地方工作的那些人，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休息时间，又唱又跳，还打羽毛球。而三个调查员就憋在黑暗小房间里各聊着毫不相干的话题，各人只对自己的话题津津乐道，对别人的话题兴趣索然带搭不理。主任谈他想在退休前换个位置，女办事员谈她在澳大利亚做羊毛生意的丈夫。

“我在战后乱哄哄的时候起，就开始干这种工作，打算不久转到外交第一线去，也好荣耀一时。可外甥要是回来，这儿的工作走上轨道，我留下来也未尝不可。”

“他要是从澳大利亚调回国内就好了，我一想要到那热地方生活，简直浑身起鸡皮疙瘩，他说要在那儿买房子，可我人在这边啊。外甥要是回来，那我也可以帮他的点什么忙。”

外甥要是回来！这就是把主任与女办事员联接起来的共同纽带。他们满腔热情心潮长绵如梦如痴地絮语着：外甥要是回来！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老板外甥的回国上。

但老板的外甥的形象钻不进青年的脑子里，他只知道一个很走运的青年正在欧美到处旅行，而有人正急切地盼望他的归来。青年在休息的时候也把肘支在办公桌上想他的猴子、在他的屋子里在他的真正生活的地方注视着他的猴子。就是老板的外甥从欧

美回来，这在他与猴子的生活中又会造成什么变化呢？青年面对墙壁听着在明媚的阳光下欢闹的年轻职员的声音，心想他们之中根本不存在猴子。就在这时，年轻人的声音迅速远去，在他旁边兴致勃勃津津乐道老板外甥的声音也迅速远去。青年聚精会神地想猴子。只有猴子占据他的小世界。他一边看天花板上的那一行字一边一心一意地想猴子。

两匹马斜行的时候……

当青年想猴子的时候，其他一切都变成虚无缥渺。对女办事员的怀疑也淡薄了。只要她对猴子一无所知，手淫被她偷看也没什么了不起，这并不关系到他的本质问题。

对猴子如痴如醉的思念不受任何干扰的又一个证据是午饭后勤杂工给他送来恋人的来信，青年接过来也不撕开就塞进文件包里。恋人一定在信里呼唤明天就让我到东京去吧。我已经忍受不了这儿的生活了，但青年还是决定先想猴子后看信。只要猴子继续存在，恋人的呼唤只能落得一场虚空。任何一切都是虚空。

下午的上班时间到了。

调查室的三个人与在商会前头工作的人的关系很奇特微妙，他们不相往来，同在一个单位工作，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其实心里头都饶有兴趣地互相探听，表现出一种好奇心。调查室主任在调查室内部坦率直言想转到外交第一线，但对前头的人没有吐露过；而前头的人又怀疑调查室的三个人与商会经营者有密约，调查前头的人的工作情况和私生活。调查室主任和女办事员动不动就“老板外甥”，更叫前头的人疑虑重重、心头不安。他们一想到老板外甥从国外回来，就觉得现在不该瞧不起调查室的人，于是有时过来动员加入工会。但调查室的人坚决不加入工会。

可是，一旦工会做出什么决定，调查室主任和女办事员表现

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这样不露痕迹地给予前头的人一种调查室正在调查工会的活动情况的暗示，从而让他们感觉到调查室的权威；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暗示的效应，工会惴惴不安，商会的经营者就不会提出取消调查室的要求。主任和女办事员从工会集会决议中主要探听这两点。

工会委员每月必来调查室一次，动员他们参加工会，但总是遭到拒绝。只有这时，主任、女办事员和青年异口同声表示同样的意见，至少在表面上显示着团结一致。主任和女办事员不加入工会是因为要显示他们是老板外甥的亲信，而青年不加入工会是因为他知道工会会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肩负着猴子、青年与猴子一起过着孤独的生活，怎么能和不与猴子共同生活的人挽手联合呢？

工会委员苦口婆心的动员无效以后，也便死了心，但有些事必须这三个非工会会员合作，于是向他们通报几项决定。其实这些大多早被主任或女办事员探听到了，没什么新鲜，但工会委员作为一名工会会员提出的问题倒令人无法平静。

“最近发现有人在厕所偷看，请你们注意。”

青年迅速地瞟了一眼女办事员，她泰然自若。这并不能断言她就不是偷看犯。女办事员像石头一样凝固的表情几乎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发现偷看犯向领导检举揭发的，会得到奖赏。检举揭发虽然是恶劣的手段，但偷看更恶劣。工会决定予以配合的方针。偷看者一被当场抓住当天就解雇。检举揭发出来也同样处理。”

“是什么奖赏？能不能调动工作？从内勤调到外交。”

女办事员依然铁着脸听工会委员和主任的对话。青年脸颊涨红，眼睛充血，环视三人，但此时脑子里也没忘记猴子。

梅雨季节，青年的屋子越来越潮，猴子的身上开始长虫。他们的生活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状态。

虫子很像甲壳钢等足目的某科的节肢动物。据青年对抓着的虫子目测计算，身长约5毫米至15毫米，偶尔特大的也不超过20毫米。刚出来的小虫子，身长大抵都在5毫米至10毫米之间。

虫子卵圆形，全身苍灰色，这一点像鼠妇，可身子不是扁平的，背部隆鼓起来，由一些节环组成，这又像潮虫。青年尖尖的铅笔芯捅它，虫子就像圆圈一样把身体圈闭起来，这时又呈暗青褐色，这一点几乎像是潮虫的变种，但它一动不动平平坦坦躺着的时候，简直就和鼠妇一样。青年曾经在虫子旁边放几种植物的嫩叶，观察过它们是否蚕食叶子，结果也不了了之。要是猴子不注视青年，他会花更多的时间继续观察下去，也许会获得某些资料，但猴子一直在背后盯着他，他观察这苍灰色的节肢小动物未免心情惨淡，无法长久坚持下去。而经过观察即使弄清楚这虫子是接近鼠妇还是更接近潮虫，观察者从中又能得到多大的满足呢？起初，就是找遍房间的所有角落，也只能抓到几只。当他看见一只虫子在书架上慢慢爬动的时候，就满屋子细细搜寻，结果只发现东边窗户的底边窗框内侧有一只同样形状却个子略小的虫子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

但青年有一个不妙的预感，发现两只同样种类的虫子，就可能意味着今后要在这屋子里繁衍后代。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预感不幸而言中了。第二天，青年在软木地板上发现三只，在书架上发现一只，在放床的北墙发现一只大的；到第二周，虫子已开始在这屋子里繁殖后代的事实已显而易见。虫子从哪儿来？过一阵子，它们又到哪儿去？这个问题无法回答，甚至无法推测，但虫子确确实实在这屋子里存在着，并繁衍后代。

把虫子抓住用纸包起来再掐死，然后把这肮脏的小纸包扔到院子的垃圾坑里。小纸包的容量和数量逐渐增加。每个星期天楼里的家庭主妇就来烧垃圾。垃圾的臭味明显地混杂着虫子烧焦的臭味飘进青年的屋子里。给人一种被掐死在纸包里的虫子嘲笑着青年白费功夫的努力又回到屋子对它们之死施加报复的印象。虫子一天天繁殖、烧焦它们的尸体的臭味回到屋子里，这又给人一种永恒回归的印象。

青年起初没有注意到虫子是生在猴子身上的，但一次偶然看到连接虫子与猴子的一条屈辱的纽带切切实实存在着。这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平平淡淡的偶然，但一旦了解其中的真相，仿佛去年从看见第一只虫子那一刻起，就已经明确知道猴子与虫子的关系，而在这偶然的瞬间之后，对虫子与猴子的关系就不容置疑了。许许多多长着像毛一样小脚的苍灰色虫子一动不动地钉在猴子潮湿的胯股上。猴子几乎不动，也不挠也不抖动身子，正是虫子舒舒服服安歇的好场所。但有时候这些小小的圆圆的节肢动物会从猴子胯股上纷纷掉落下来，有的在地板上一动不动，有的爬到护壁、窗框、书架。有一次，几十只虫子麇集在浮雕表面上，青年还以为浮雕上的银羊长满了厚厚密密的苍灰色柔软的羊毛，大吃一惊。这是虫子相当大量繁殖、捕捉、杀灭、扔弃它们逐渐变成一项需要花费时间和劳力的工作以发生的现象。

青年上下班路上经过一家药店，杀虫剂的广告引人注目，有时觉得某种杀虫剂、某种驱虫剂适用于他家的虫子，这种感觉甚至一时十分强烈。但青年没有买。用药把猴子身上的虫子全部杀死，也许可以使房间更加清洁，适合居住，这种措施也可以使猴子的心情更加舒适。但房屋被非法占领、随时受到监视的青年心甘情愿地为这些非法占领者、监视者服务，这是一种屈辱。

如果猴子对爬满胯股的无数虫子心烦意乱招架不住，即使不

期望先前那样的幸运，哪怕猴子注意力从青年转向虫子，不再监视青年，开始千辛万苦不遗余力地驱除虫子，那青年虽然觉得凄惨，也许心头会萌生一种希望。

希望，苍灰色的卵圆形小虫的进攻带来的希望的亮光。圆鼓的背、环节相连蠢蠢蠕动的身体、霉一样的脚，这就是给青年带来微小希望的中坚。

青年一边干着每天额外增加的捕捉、杀死、遗弃虫子的工作，一边发现自己从这无聊而凄惨的劳动中感受到一种感情的兴奋。他想，这项工作完全是为自己与麇集在猴子身上让猴子浑身难受的虫子毫无关系。从他的房间被驱逐出去的虫子都是已经离开猴子的身体、对猴子无能为力的虫子。反过来不是可以说，青年为了让猴子浑身难受、为了向猴子进攻，对虫子的任意繁殖放任不管，只把无力向猴子进攻的那些虫子扔掉吗？青年牺牲自己舒适的生活，对猴子发动消极性的进攻。甚至觉得比起与猴子共同生活的浑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不舒服来，虫子的繁殖简直微不足道。

但是，这种辛苦的劳动使青年日渐疲劳，而且消耗他的自由时间。他必须给关西的恋人写信。恋人已经急不可待，几乎一天一封信，紧催紧促，信的内容也火急火燎咄咄逼人。"什么时候能住在一起呢？明天就想离开这儿。盼望着早日能和你在一起生活。快给我来电报，明天就住在一起，让我马上就去。明天你就给我发电报。一天捱一天，我真受不了了，我甚至不知道我一个人能不能活到明天。究竟是什么原因老不叫我去？你要不告诉我什么原因就说明你没有任何原因，那我明天就离开这儿找你去。明天！明天！"

青年不能把猴子的事告诉恋人。青年也不能告诉恋人，为迎接充满希望的未来，只能由灰色的小虫子帮助他发挥应有的作

用。“难道就没有原因？难道就没有理由挡住她？”青年在信里写不出理由来。上哪儿找不让恋人到这儿来的理由呢？多少年来，青年渴望着能够和恋人生活在一起。

但是，家里有猴子，还有现在大概已经成为青年的朋友的猴子身上的虫子。青年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向恋人描述这三者的斗争。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挡住她。

恋人等得死去活来，终于下决心投奔到青年身边来，而破裂的日子大概也即将来临。不应该是这样子的。青年大学毕业后就职，他的生活向未来打开一扇明亮的窗户，然后他的恋人参加进来共同生活。恋人和青年都长期憧憬、渴望这样的生活。但是猴子、老是蹲着注视青年的猴子的出现，堵住了所有面向未来的窗户。唯一发生变化迹象的是虫子的繁殖，但这是导致他获得胜利呢还是与猴子一起遭受最后的致命打击，现在还难以判断。如果猴子一直待下去，如果猴子一直……

恋人发来现已动身的电报之时，恐怕即是双方破裂之日。恋人等得死去活来，心急如焚地盼望动身。青年的家里即有猴子，而且将一直待下去……

夏天来了。在商会的前头工作的人都脱下上衣，而调查室的人依然捂着上衣。因为主任坚持说老板的外甥就是这个习惯。一个炎热的下午，两个不穿外衣的人从前头到调查室来。主任突然一抬头，看见这两个不懂礼貌的工会委员，满脸不悦地依然低头继续工作。工会委员每月必来一次，但日期不固定。青年无比羡慕地看着他们，看看他们的白衬衫，再想想自己衣服里面热气腾腾的消瘦的黄皮肤，不能不由人羡慕嫉妒。女办事员面无表情。

“有事和你们谈。”委员站着，并不针对特定的哪一个人，“工会和商会方面已经谈妥了，你们不是工会会员，可是商会方

面说也告诉你们，就是关于企业整顿的事。”

穿着上衣的三个人立刻紧张起来。早就听说要整顿企业、裁减人员，但以前都是在工会与经营者之间交涉进行，没听说会影响到调查室这三个人。主任瞪着眼睛使劲撇着嘴唇抽搐着脸颊盯着委员，他灰色的脸上渗出津津热汗渐渐变成汗珠。委员们则一身轻松凉爽。

“什么事?”主任粗哑着嗓门，极力掩盖紧张的心情。

青年和女办事员也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委员开口。

一个炎热的夏天的午后。

“到底是什么事?”

“经营者方面要求从前后两边找出三个人退休。”

“这不是解雇吗?”

“现在经济萧条，没办法。”

工会委员紧闭嘴唇沉默一会儿，又郑重其事地说：

“从前头找两个退休，另一个希望从后头找。”

主任气得一口顶回去：“我们没参加工会，不接受你们的指示。”

“我们不是指示你们，完全是一片好心，希望你们不要脱离大伙儿。”

“用不着好心，你们的好心让我们被解雇，这可受不了。”

工会委员满脸不悦，但他们没有放弃说服的努力。

“我们可以在前头搞罢工，而且我们当中谁也用不着为此做出牺牲。正因为知道这一点，才和工会谈判的。你们没加入工会，腰杆就不硬，所以我们向你们伸出援助之手。”

“威胁吗?”主任声色俱厉，“打算威胁我们吗?”

“不是威胁。公平地做出牺牲，虽说前后头工作性质不一样，可都是一个商会里的人，并不是陌生人呀。这一点还不明白吗?”

女办事员插进来，她目光尖刻地在两个工会委员脸上转来转去，慢慢地开口说话，那姿势神态一看就知道要甩出最后的王牌。

“我并不觉得前后关系就那么近乎，工作性质不同，对经营者的立场也不一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没有加入你们的工会。我们必须把这个调查室维持下去，等老板的外甥回来。”

说到这儿，女办事员停下来，观察自己甩出的王牌有多大效果。商会老板的外甥的存在依然具有维持调查室权威的巨大能量。

两个工会委员交换了一下眼色。女办事员把涌到喉咙口的下一句话咽下去。主任和青年感觉到一种异常的气氛。委员们并不惊惶失措，保持着泰然自若、从容不迫的态度。

“难道你们不尊重外甥的意愿吗？”女办事员按捺不住焦躁的情绪。

“谈不上尊重不尊重。”委员说，“听说他已经在商船公司驻外国分公司就职了。”

主任和女办事员目瞪口呆。青年也大吃一惊。

“什么时候？”

“最近才听说的，大概早就工作了。老板气坏了，没有对外发表。可现在经济萧条，说不定老板还暗自高兴呢。”

女办事员脸色煞白，垂头丧气，她的自尊心受到损害，心里惴惴不安。主任也默不做声。

“不管怎么说，后头一个人退休。和老板商量以后再决定人选。”

女办事员和主任都默默地低着头。一个工会委员动作粗野地坐在外甥的椅子上，谁也没有指责他。另一个工会委员靠在墙上。看来他们耐心地等待回答。

青年在沉默中听着不知道谁弄出的响声，对主任和女办事员逐渐冷淡下来。外甥、即将归来的使调查室大放光彩的外甥，那全身闪耀着灿烂光辉的形象的外甥此时此刻犹如天花板上胡涂乱写的“两匹马斜行的时候……”一样滑稽无聊。

青年对家里的猴子怀有亲切依恋之感。猴子折磨他，使他的生活濒于毁灭，但猴子既不滑稽也不无聊。它们顽强地主张自我的存在，并不给予青年梦想和虚幻的期待的时间。它们就是现实本身。

“那么，谁退休？谁来决定这件事？”主任的声音充满苦涩。

“要有人自愿退休就好办。”委员冷静地说。

三个调查员都闷头不语，汗水湿透了他们的上衣。青年头部和肩膀感觉到他们俩的视线，他沉浸到对家里猴子越来越强烈的眷恋的家族意识里去。不应该繁殖虫子让它们身心难受，应该去买驱虫剂。这虽然是新产生的念头，但似乎能立即熟悉习惯。

“如果没有志愿者，还是由老板来决定。工会能做的只是决定人数。”

“在老板面前，难道我们三个人一律平等决定其中一个被解雇吗？我不同意。要解雇就得有解雇的理由。”

主任和青年被女办事员气势汹汹的态度惊得胆怯气虚，但还是不甘示弱地抬头看着她。

“在厕所偷看的流氓就应该开除。我知道谁应该被炒鱿鱼。”

女办事员冷不丁盯着青年。青年心头一阵颤抖。女办事员的手直指青年胸前，手指头翘成一个弧形颤动着。青年站起来，他恐惧惊慌。女办事员翘成弧形的颤动的手指继续指着青年。即将叫喊之前的充实的瞬间沉默。

“不许跑！”两个工会委员紧紧抓住青年的胳膊，用粗重的声音警告，“跑就揍你！”

青年被两个壮实的汉子按住以后，才醒悟到自己现在想从某种恐怖中逃脱出来。但为时已晚。

“偷看女厕所的流氓就是他。”女办事员脸色苍白地指控道，“他就是偷眼的流氓！一边偷看一边做下流的动作！我在现场抓住他了，一边偷看一边做下流的动作！被我发现以后，他一直躲着我。”

青年拼命扭动身体，想从两人的强劲手臂中挣脱出来，击退女办事员弥天大谎的攻击，扑上去撕碎她痉挛的土灰色嘴唇，掐断她苍白的喉咙。但工会委员如凶神恶煞一样一拳打得青年有气无力地跌趴在椅子上，瞪着女办事员用青光凶狠的瞳孔盯着他晕厥过去的歇斯底里发作一样丑陋的面孔。

“我见过他消耗得精疲力尽地从厕所出来。”主任成了一个新的证人检举揭发。

“就是他呀！”工会委员咬牙切齿地说，“瞧这脸色，叫人恶心。一边偷看一边干那玩意儿的家伙就是长得这德行。他妈的！就是他呀！”

另一个工会委员迅速窜到楼道，对前头的店员大声吼起来：

“偷看女厕所的流氓抓着了。一边偷看还一边干下流的事。臭流氓抓着了。”

调查室立刻被汗臭哄哄怒气冲冲的一群人堵得水泄不通。青年被几个人强按在椅子上，他紧咬牙齿泪流满面。他陷入了失语症。满屋子的人、无数的人的眼光凝视着他，无休止地谴责讨伐他。“他就是偷看女厕所的流氓?! 一边偷看还一边干下流事?! 不要脸！卑鄙无耻的家伙！瞧这脸色发青，一边偷眼一边干坏事。脸色发青的贫血的偷眼的流氓！不害臊！你的脸色和态度就叫人一目了然。臭流氓！”

青年拼命挣扎着抬起头来，他想这是抗议的最后机会。他对

着无数谴责的声音喊道：

"不是我。我身体衰弱不是因为偷看女厕所。"

"我看见你干下流的事了，"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女办事员立刻让青年的声音失去效力，"我是含羞忍辱说出口的，像你这种偷看女厕所的变态流氓才应该开除出去！"

"我身体衰弱不是因为偷看女厕所。"青年使劲摇头，又重复一遍，"是猴子弄得我身体衰弱的。"

全屋子的人立刻哄堂大笑，一阵骚动。

"你才是猴子呢！"

青年在门附近听见还跟小孩子一样的女办事员的这句话。这句话决定了一切。青年现在就像猴子那样蹲在地上屁股接触肮脏的地面双膝缩在胸前两臂无力地垂下来，深深陷进屈辱的深渊。"你才是猴子。你才是真正的猴子。你和猴子一个种类。"

青年狂叫起来。他在屈辱的深渊里已经陷到脖子，眼看着就要窒息死去，他要狂叫着挣扎出来。然而一瞬之间，他狂叫着完全沉到黑暗恶臭的屈辱的深渊底层。

当医生指挥着把青年抬进救护车的时候，中年的电报邮递员不紧不慢地进来喊着青年的名字。但青年即将淹死在屈辱的深渊里，无法回答邮递员的叫喊。高个子医生弯腰坐在青年身后，急救车开走了。

太阳朗照，但天气凉爽。医生和青年穿着秋天的服装相对而坐。这是青年的房间。楼下传来他的恋人刷碗的声音。青年和医生刚刚吃完饭，平静温和地微笑着。

"纯粹是神经恐惧症。现在还觉得这一带有猴子，不是太可笑吗？"

"嗯。"

“疲劳过度引起的，还有各种操心事吧？”

“嗯。是这样。”

“大学刚毕业的青年不少人得这种神经恐惧症。我的医院里也来了这么一个小伙子，他不是妄想猴子，呵，要是无意伤了你的感情，对不起。”

“没有。”

“那个青年是梅毒妄想。不知道检查了多少次血液，所有检查所有诊断都保证他身体健康，但他怀疑自己得了梅毒。其实他也不是深信不疑，大冬天深更半夜也脱得一丝不挂把自己的身体找个遍，看看有没有出玫瑰疹。要是皮肤上长出点玫瑰色的疙瘩来，就疯了一样跑到我的诊室来。人的皮肤嘛，玫瑰色的斑点总有一点。他是三天两头往我诊室跑。我想他够苦恼的。认准了就是这个。是吧，够痛苦的吧？”

“于是我对他说，就当做梅毒治一个疗程看看怎么样吧。他听我这么一说，气得极力反驳，一口咬定自己是梅毒妄想，不是梅毒。你说可笑不可笑？”

“嗯。”

“我甚至觉得这个青年暗自喜爱自己的这种梅毒妄想和虚妄的玫瑰疹，也说不定对身体深处阴暗部分的一个萌芽、就是梅毒的萌芽埋葬到另一个黑暗里深感不安。他打算坚决维持梅毒妄想的现状。非常孤独的青年呀。孤独地面对妄想是需要勇气的行为。”

青年默默地看着窗外。东边的窗外，隔着院子里的树丛，楼下的老人正沿着闪泛白色的道路缓缓归来。一身礼服的老头累得歪着身子斜着肩膀，礼服上满是网眼般邋遢的皱纹。今晚老头一定喝得一塌糊涂，愤怒声讨死对头大报社。老人擦着额上的汗水低头从窗框旁消失了。路上很热。

“我很高兴你从猴子的妄想中恢复过来。要是青年沉湎于孤独的妄想，各自封闭在自我世界里，这个国家的未来就会越来越悲观。”

恋人端起红茶。医生和她亲切交谈。让病人恢复健康的医生、终于来到青年身旁的姑娘都心情舒畅，满脸流溢着幸福的光辉，一边啜着热腾腾的红茶一边亲热地聊天。他们正兴高采烈地聊着挂在南边两个窗户之间墙上的树木铜板画。

青年突然感到无比的孤独。他想，不弄清楚消失在黑暗里的猴子、苍灰色的小节肢动物的去向，这种孤独感就不会消失。他想问医生。“其实我没有勇气。真实的生活已去向不明？”

但是青年没有开口。医生和恋人还在幸福地交谈。青年把解雇后必须由自己负责的医疗费、与恋人的生活费等烦恼抛在脑后，微笑地倾听他们两人的交谈。他有一种心头流着泪爱惜猴子、虫子的情绪，这种情绪逐渐膨胀，而处在以青年为一角的正三角形另两角的正在微笑交谈的人却对这一切毫无所知。青年开始对他们感到憎恨。“我和猴子有过一段真正的共同生活。这是千真万确的。用电击法等方式驱除那种真正的生活，不是大错特错吗？”

医生微笑着对青年低声说：

“猴子绝不会再回来了。你们可以幸福地生活。”

青年达到了忍耐的极限。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着他的笑声。

后退青年研究所

黑暗的深渊在这个世界到处张着大口保持沉默。现实世界向遍布各处的深渊漏斗状地倾斜，所以对倾斜敏感的人会不知不觉或者有意识地顺首倾斜滑下去，坠入深渊黑暗的沉默之中，从而体验现实世界里的地狱。

我曾经像地狱把关人站在一个黑暗的深渊边上，我所体会的对滑入深渊的漏斗状倾斜的敏感，是指那些在政治或者思想上遭受过挫折的青年、心灵受到创伤的青年。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肉体上也有伤痕。

现实世界的一座地狱，即使称之为黑暗的深渊的话，就在大学旁边不动产公司大楼三楼，房间总是亮堂堂的（啊，人为什么自古以来就如此热心努力使自己的周围照得光明亮堂呢？人为什么比野兽更强烈地讨厌黑暗呢？我仅仅是一个日本青年，不是基督教徒，对这些不感兴趣，但每次一想到人对黑暗的恐惧，就想起“原罪”这个词)。地上铺着漆布，油光闪亮，不锈钢的办公桌椅显得清爽气派，而且具有高效率，等待着合适能干的主人。

但是，当我目送从走廊推门而入的挫折青年在回答我为了登记卡上的必要事项提出的、仅仅是卡片未曾明确记载但又必须记

入卡片的简单问题后，走进隔壁房间的时候，还是感觉到这间明亮的办公室是地狱的一个入口。

隔壁房间里有鬼吗？有美国东郊的大学受过非常好的高等教育的崭露头角的年轻心理学家戈尔逊先生和担任翻译的东京女子大学学生在等待着。在思想或者政治上受到挫折的青年迈出忧郁的一步踏进这个房间，他们满脑子苦恼，准备谈谈心里话。我的大学同学把这间房间称为“后退青年研究所”。其实正式名称叫“戈尔逊访谈室”，英文缩写为 GIO。但没有人称呼它的正式名称。结果戈尔逊先生的问题只提一个：“你为什么后退了？”因为大家都是来谈“自己为什么年纪轻轻就后退了”的。

那个时期，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相对稳定的时期，是学生运动处于如气潭中间凹陷的波谷时期。学生对社会的关心表现在合唱俄罗斯民歌，在两三年激烈动荡的学生运动中受到创伤的学生重新回到学校，变得忧郁苦闷，暗自舔着自己的伤口消磨时光。

于是，一个美国国籍的年轻学者就在东京大学旁边创立了这家以遭受创伤的学生活动家为主要调查对象的研究所。它每天都吸引不少所谓的后退学生。开始它只在校刊上刊登一则《戈尔逊先生恭候先前的学生运动活动家光临!》的广告，结果学生络绎不绝。

我是在这儿打工的学生，今年刚刚二十岁，对青年神情忧郁、脸色充满抹不掉的脏垢的阴影般的苦闷可以说漠不关心，因此大概不会怀有同情之心。可是如果 GIO 是对日本人炫耀优越者傲慢的那种研究所，我也不会接受接待战战兢兢地前来诉说自己内心阴暗的皱襞深处残留的思想疙瘩的同胞这种工作，也许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忧郁症“患者”低垂脑袋把帽子贴在胸前排在长长的学生队伍后面。

戈尔逊是个标准的开朗的美国人，虽然留着油烟色的短唇

胡，其实还不到三十岁，所以我在他这里工作不觉得什么强烈的自卑感。来日本的美国知识分子似乎要么目空一切旁若无人要么和蔼可亲宽厚温敦，我们称之为戈尔逊先生的这位芝加哥出生的社会心理学家可以说温良敦厚的典型代表。

我现在还说不清楚戈尔逊先生为什么跑到日本来调查受创伤学生的精神倾向，广义地说，是否不少美国人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很快就对日本学生的挫折心态发生兴趣？用美国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调查日本学生，其结果对美国人有什么用处？

一般认为，美国人的调查是为了加强在远东地区进行反共宣传的基础的一项工作。这种看法多少令人信服，但就我所在的GIO来看，至少戈尔逊先生从未给我与反共宣传有关的印象。

戈尔逊调查室每个月都把调查结果报回本国，但接收单位是不知道他业已毕业还是尚在就学的美国东部某大学研究所，好像与美国国务院、议会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当然，我在这办公室工作期间，出于一种自我厌恶的情绪，本来就对办公室的性质、目的十分冷淡，也不想深入了解。我坐在办公室里，也和来访的学生一样，心情极其郁闷，但出了大学教室门，会无缘无故地朝气蓬勃、轻松愉快，有一种充满希望的解放感。

我想担任戈尔逊先生的翻译兼打字员的女大学生也是如此的吧。在办公室里，我从未见过这个高挑细瘦的女大学生一丝平静轻松的表情，但偶然在东京大学和东京女子大学共同举办的歌舞联欢会上时看到她时，这位忧虑愁闷的我的同事简直判若两人，两颊绯艳动人，兴高采烈，欢声笑语，像鸟鸣一样尖声欢笑。第二天，我怀着某种期待和莫名其妙的害羞上班，出现在我面前的仍然是像内分泌失调似地愁眉苦脸的女大学生。

GIO的工作性质本身就极其忧郁。有一次戈尔逊先生说，日本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打算去台湾或者南朝鲜从事同样的工作，

热情动员我跟他一起去。那时候我很想试一试，甚至梦见自己在南朝鲜调查受挫折的朝鲜青年，我不仅把戈尔逊先生的所有工作包揽下来，还手执鞭子像对待奴隶一样抽打前来倾诉衷肠的青年，想来实在可笑。这也许是GIO表面上像稳重平静的调查室，其实潜藏着将手指插进青年的伤口使劲抠搅脂肪、肉体的冷酷的一面的缘故，感觉在我的潜意识里、在梦中重现出来。

我的工作是调查接受前来采访的学生的履历和采访结束后付给学生报酬。酬金是采访一小时五百日元。戈尔逊先生一般在发票上都写采访两个小时，本来学生上学都有月票，无需交通费，但还是根据现住所到这儿的距离支付交通费，这对学生来说，是笔不坏的打工收入。但是，除了特殊情况外，这样的“打工”只能申请一次，而且不是前不久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后来倒退的这样在思想上发生戏剧性转变的人不要。因此，虽然不是想象的那么难，确实比一般的打工不容易。

我在GIO工作几个月后，来访的学生开始明显减少，有时候我的卡片上一天也没登记一个学生的名字，戈尔逊先生无所事事，皱着眉头像狗熊一样悲伤地在屋里转来转去。在这成绩不佳的日子里，唯有翻译兼打字员的女大学生绝不心慌意乱急躁气恼，板板正正地端坐在桌前，阅读袖珍本的《矛盾论》、《实践论》。这不会让别人觉得她思想上有所共鸣，因为那个时期，在女大学生中，毛泽东的书和罗曼·罗兰的书一样风行。

没有学生来的时候，戈尔逊先生就到传达室和我聊天。他不和女大学生交谈。她非常不爱说话，几乎从不发表意见（这种彻底的沉默寡言使人觉得不正常，好像向戈尔逊先生发表见解自己也就成了前来诉说精神挫折的学生），戈尔逊先生对她也有几分发怵。我们一边从办公室窗子望着本乡（本乡，地名。东京大学位于此地——译注）的大学里高大的树木，一边尽量避开商业、

日渐减少的后退青年的话题，漫无目的、天南海北地神聊起来。

通过这种无拘无束的漫谈，我知道这个家庭一贫如洗的白人儿子靠奖学金上的大学，说不上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却对日本的挫折青年极感兴趣。一个二十八、九岁的美国青年选择这个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来到日本成立调查所，这本身就令人觉得他的精神构造不可思议有悖常规。我开始感到戈尔逊先生不是深渊的拥有者，而是被吸进这个现实世界的深渊里的第一个坠落者。于是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我在自己的学生同胞前来诉说阴暗的情绪崩溃的外国人事务所里工作，觉得有点近乎卖良为娼的人贩子、老鸨这样卑鄙下贱，想起少年时光，虽然那时还是战争年代，对自己二十岁这个年龄依然怀抱着玫瑰色的幻想。但如今已经二十岁，而且是在和平时期，却干这种不清不白不三不四的差事，心头充满难以言状的苦涩和自我厌恶。

可以跟我互相交流自我厌恶情绪的应该说是那个同样打工的女大学生，但她整天愁容满面，一有空就全神贯注地钻进毛泽东的书里，从不到我的屋子来走动。我一到里屋，就不得不面对那些登记卡，被忧伤郁闷的学生的形象挤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绝不会从我这边推开女大学生房间的门，于是只好愁眉苦脸地和同样愁眉苦脸的戈尔逊先生漫无边际地神聊。啊，GIO 简直就是一座无比忧郁的地狱！

正是在这种闲聊中，戈尔逊先生动员我在日本的工作结束后跟他一起去台湾或者朝鲜，也正是在这种倦怠郁闷的时间里，我从他不经意的动作的细微处觉察出同性恋的倾向。他谈到美国东部的乡村小镇，语调那么亲切眷恋，却不远万里跑到东方来，说不定是被流放到日本来的呢。外国人到大学的课余打工科要求介绍担任陪同聊天的人、导游、翻译的学生，大多都想借此名目发展成同性恋对象。外国人的这种别有用心现在已经成了常识。我

的一个朋友通过打工和一个外国贸易商搞上了同性恋，后来被贸易商抛弃，因此自杀。“被抛弃”这三个字是他写在遗书里的。这也是朝鲜战争结束后那一阵子的事。

我和戈尔逊先生用低得能听见隔壁翻书响动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聊长天，但双方的心并没有互相靠拢贴近。我用半瓶醋的英语跟美国人聊白开水淡而无味的闲天，觉得着急，深深地感叹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干这种事。我现在大体能体会到与美国人一起工作的日本人、尤其三十岁左右的妇女为什么一天到晚装模作样矫揉造作大声叫嚷的秘密。那些戴着很讲究很派头的眼镜抹着大红嘴唇以痉挛性地强调突出脸庞的女大学生们即将埋没自己的空虚乏味的恍惚。她们和旧式妇女一样，自我要求对工作奴隶般地逆来顺受。

就我自己而言，当我看着和我相对而坐自由交谈的这个美国人玻璃般透明而迟钝呆滞的眼睛、像在果子冻上洒一层面粉一样发喧的胖脸和手背的皮肤、细小的高鼻子、突然发出怪声的嘴唇时，甚至神经质地想如果为了深入了解对方的思想情绪、为了在对方的脸上恢复人的统一感，简单地说，如果为了发现我和对方之间人与人的联系，可以发展到同性恋关系。

我刚刚二十岁，从这个世界的几乎一切追寻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对年轻人来说，无论正常还是变态的性关系，都是盲目地沉溺在令人感觉怪诞无序的他在之中的行为，都是赋予意义、制定秩序、变成如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样亲密的行为。如果我每天都和戈尔逊先生进行这样百无聊赖的持续不断的谈话，我很可能要么神经发作地和他同性恋，要么神经发作地和他大吵一通辞去GIO的工作。

但是，在某月月初，由于上个月报回国内的调查数据实在缺少内容，本国给戈尔逊先生发来一封信指责他工作消极怠惰，信

的措辞相当严厉。他早晨上班看了这封信后，一上午都在房间里心烦意躁地急步转圈。下午，戈尔逊先生终于下了决心，对全所人员，除清扫女工外、即我、女大学生及他本人就当前的困境发表演说。

戈尔逊先生的论点简洁明快，本国要求他今后每个月提供上个月三倍信息量的调查数据，如果不能保证这个基数，将解除他远东研究员的职务。因此，我们必须提高效率。

怎么提高效率？是在校刊上登更大的广告，还是在校园里贴广告？《戈尔逊先生恭候先前的学生运动活动家光临！》

我针对戈尔逊先生的提问，发表意见说不能指望广告的方法可以使状况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因为戈尔逊先生的后退青年研究所在学生中已经出名，即使出广告，也不会有更多的精神挫折的新学生前来。

翻译兼打字员的女大学生基本同意我的意见，她认为即使我们在校内张贴广告，再到处寻找可能会前来诉说自己精神受到创伤的青年，也不会像 GIO 调查初期那么多。归根结底，社会上并没有存在很多“精神受创”的青年，并不是有无数的在学生运动中有过挫折体验的青年在等待着 GIO 的召唤。大概已经见底了吧。

戈尔逊先生、我、翻译兼打字员的女大学生心情忧郁地讨论了很长时间。戈尔逊先生不想现在就离开日本，工作半途而废回到美国意味着在大学里谋不到一个好位置。另外，我和女大学生都不想过早失去这份又安稳收入又可观的打工。

越讨论越觉得前途渺茫，大家陷于一筹莫展的时候，戈尔逊先生提出了妥协的方案。他说，下个月一个月大家好好干，把成绩提上去，全力以赴，做出好成绩，就可以向国内提出报告说日本学生的调查已大体结束，这样就会批准调到其他地方去。如果

在成绩恶劣、遭受批评的风头上提出调任请求，会立即被炒鱿鱼，南朝鲜、台湾就是别人的美差了。

我和女大学生觉得不是立即丢掉饭碗，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寻找别的打工。于是三个人一致决定大干一个月全力开展调查提出高质量的工作报告。

但是，不找到几个后退青年，我们连一张调查卡也填不了，写报告更无从谈起。这时，我突然心血来潮，一个主意浮上心头：我们可以制造后退青年、即心灵遭受创伤前来诉说苦恼的青年，简单地说，就是随心所欲地把一般青年当做后退青年编造他们前来GIO诉说精神苦恼的假报告。说起来，这么好的主意为什么以前就没想出来。我们以前听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或者党的活动、后来遭受政治思想上的挫折的“心灵受创青年”诉说自己的真实感受。至少我和翻译兼打字员的女大学生都听过“心灵受创青年”的诉说，连我们的心灵都感受到痛苦。“心灵受创青年”主动到GIO来诉说自己的内伤不仅仅要忍受痛苦，更是克服了巨大的心理障碍。其实，后退青年到GIO来本身就是极不正常的非人性的行为。

根据我的主意，只需要一般学生稍微做些表演就行。我目送这些青年走进隔壁房间接受调查时，不会觉得他们掉进黑暗的深渊而心头难过，也不会从调查完毕出来的青年脸上看到遭受打击一蹶不振的印象，或者由于说得太多而疲惫兴奋得通红的皮肤上出现后悔、自我厌恶这些阴暗抑郁的污垢。因为这一切全是演戏。他们不是“心灵受创青年”。

于是我向戈尔逊先生保证我明天去大学找几个调查应征者来，一定是几年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典型的后退青年。

第二天，我跑了一间又一间教室，还去研究室和课外小组活动室，说明我的宗旨。说是一般学生，其实对两三年前的学生运

动也很了解，而且浑身上下给人一种体验过精神挫折的印象。应征者很多，我从中挑了十个。他们都知道 GIO。他们和我一样，对后退青年研究所把他们演戏的错误数据信以真感到愉快。我们兴高采烈七嘴八舌讨论说，美国人以为能把自己的手指插进日本真正的“心灵受创青年”的伤口里使劲抠搅，完全打错了算盘，我们信口雌黄的游戏奠定了他们学问的基础。当天晚上，这十个学生去 GIO 的日期以及各自扮演的角色都安排妥当。

从下一周开始，GIO 每天都是开业以来从未有过的充实丰富。戈尔逊先生情绪极佳，几乎天天说终于采访到了一直想见的典型的后退青年。我只是轻松地把巧妙玩弄诉说把戏的青年送进隔壁的房里，心情十分舒畅。

但是，令我稍感不满的是，翻译兼打字员的女大学生出人意外地突然辞去工作，戈尔逊先生决定停止调查，立即整理报告。结果我预约的两个表演者未能上场。

戈尔逊先生还写了一份日本工作业已结束，GIO 现已关闭，待命调往他地的报告，随同本月的统计报表送回。他还答应把女大学生的工作日期算到 GIO 关闭为止向国内申请特殊津贴。戈尔逊先生对这个月成功的调查充满信心，相信他的报告将一鸣惊人，博得满堂喝采。

戈尔逊先生最得意的是我的第七个表演者，这个学生个子矮小脸色浅黑长着猴子般的额头。我对他说不上了解，但戈尔逊先生一采访，立即认定他是最典型的后退青年。后来才知道，翻译兼打字员的女大学生也就因为这第七个表演者才下决心辞去工作的。

报告空邮出去以后，GIO 立即关闭。那天晚上，我们三人小聚，戈尔逊先生问女大学生为什么要辞去 GIO 的工作，她回答说实在不愿意看见那种厚颜无耻的日本青年。我从容不迫地看

着女大学生第一次表现出的深切焦虑和悲哀，觉得很可笑。戈尔逊先生一脸困惑，但没有平时那种难以捉摸的异常感觉，而是一个不谙世故的平凡普通的学者即将发作时的不悦表情。我甚至想知道那个猴额头的第七个学生是怎么表演的。

我是在另一个完全出乎意外的地方知道第七个表演者的伎俩的。GIO关闭一星期后，我从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读到有关第七个表演者的文章，还刊登了他的照片。照片排在介绍GIO活动情况的文章之中，戈尔逊先生笑嘻嘻地站在第七个表演者旁边。这一定是采访结束后翻译兼打字员的女大学生照的。报纸说戈尔逊先生认为第七个学生、即A君是典型的后退青年，发现他是GIO调查的最大收获。报纸引用调查卡的记载这样报道A君成为后退青年的经过。

A是日本共产党东京大学支部的成员，但被怀疑为特务，惨遭监禁拷打，小手指头第二关节被切断，最后被开除出党，恋人也离他而去。于是他主动向富士警署的某警察提供情报。但是他已经离开学生运动，情报没有多大价值，当特务也没资格。现在他非常孤独。他恨先前的伙伴，是他们使他遭受巨大的挫折，但他的特嫌问题似乎是一个背叛的同伙告的密。戈尔逊先生把A视为日本左翼学生后退的一个典型。

我觉得绝望的黑暗深渊正吞没照片上与戈尔逊先生并排站立的、猴子一样微笑着的第七个学生。我的身子开始颤抖，渴望确认自己在第七个学生不幸之外。我使劲从黑暗热昏的脑子里把女大学生的“那种厚颜无耻的日本青年……”驱逐出去。

冬天。第五节课结束时，整个大学笼罩着寒气逼人的苍茫暮色。我弯腰缩脖地走出大门，突然看见一个躲在电线杆后面的矮小男人用手套遮着侧脸朝我走来。我们默默地沿着大学的砖墙在

昏黑中并肩走着。

“本来打算闹着玩的。”第七个学生萎靡不振地说，“我随口胡编乱造，没想到报上登出来了。”

“我也没想到。”我陷入束手无策的困境，说，“向戈尔逊先生提抗议去。”

“已经提抗议了，我要求他撤回报道，但他不同意。他说报纸报道的内容，既有录音又有证人，不能撤回。我说那是我闹着玩的，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可他说不管你闹着玩也好，胡说八道也好，你说的内容很有意义。”

戈尔逊先生淡灰色的明亮的眼睛、细小的高鼻梁、胖乎乎的粉红色皮肤立刻统一成一个傲慢的形象浮现在我的眼前，冷酷无情地把一筹莫展惊恐害怕的猴额头青年猛力推开。我把自己融化在戈尔逊先生傲慢的形象后面，顿时变得从容冷漠。

“其实报上的照片很模糊，能认出是你的不就是几个亲近的人吗？既然是十分亲近的人，对他们解释这是一场玩闹，大家哈哈一笑不就过去了吗？”

“不行呀。就说我的恋人吧，看了报纸以后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猴额头的小个子把他的左手伸过来。

我看见他小手指第二关节被切断了。我一阵难过，停住脚步。他像受欺负的小孩一样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左手戳在我的眼前。我看着马路上过来的公共汽车，准备上车。

“戈尔逊先生答应一个月以后在报上发表更正启事，而且把录音带还给我。你也帮我记着。好吗？我干嘛说那么多呢？莫名其妙。”

汽车停下来，我上了车。我担心他跟上来，但似乎他只是在黑暗中看着我离去。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那么多。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一个月后，戈尔逊先生的报告

受到高度评价被调任欧洲研究所。即使他在报上发表“内容与事实不符”的更正启事，也毫不影响他前往欧洲赴任。但是他并没有发表更正启事，在我和女大学生的送行下，从羽田机场飞走了。因为第七个学生一个月后没有再去找他。戈尔逊先生托我把录音带还给第七个学生，但至今还保存在我这里。我想起戈尔逊先生把录音带交给我的时候说的一句注释性的话：“他是一个典型的后退青年!”

于是，我感觉到身边的现实世界到处都是滑入默默张着大嘴的黑暗深渊的漏斗状斜面。

不满意

1

鸟带着我和菊比古乘两个小时的火车到一个地方小城的肉店工作。我和菊比古在我们小城镇的定时制高中上学，今天下午早退赶来的。鸟在一家中药铺工作，上午就把活干完，还带来了药铺老板为我们写给肉店的介绍信。

“鸟”是外号，他在中学上英语课时起的外号，一直叫到现在。他已经20岁了，还是“鸟”。硬邦邦的具有传统道德的屁股坐在教室里同样硬邦邦的斯多噶的小木头椅子上、一双长腿弯曲着伸展不开的中学同学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英语外号，这在当时很时髦。

细高个“隆格”、哭鼻虫、性格冷漠对人带搭不理的叫“树捆鼻子”、大狗熊、气色不好的叫“青蓝色”等等。这种英语趣味很快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具自我意识的闪烁耀眼的趣味复杂的外号。尽管外号流行变化无常，鸟却始终是“鸟”。

鸟的相貌、骨胳、胖瘦、姿势、举止与那神经过敏的浑身羽

毛的运动体很相似。鸟的没有一根皱纹的光滑鼻梁像鸟嘴一样有力地勾曲着，骨胶色的眼珠闪烁着锐利而沉郁的暗光，在眼角上吊的杏子状的眼眶里警惕地转动。嘴唇总是紧闭着似地又板又硬，从脸颊到下巴尖突出来，发红的头发像燃烧的火焰直指天空。他端着肩膀上身前倾走路的姿势像一个消瘦的当过运动员的老头，但归根到底还是鸟。年纪轻轻，性格却稳重敦厚，而声音很尖，这确切跟鸟一样。鸟……

可是他时常愁眉苦脸厌恶难忍似地自抱自怨说“鸟不是小孩子”。因为我 16 岁，菊比古 15 岁，鸟就慎密地加以区别，认为自己属于大人的世界，我和菊比古属于小孩的世界。说起来，我们三个人原来是定时制高中的同班同学，从那时起就成了好朋友。就在前往邻市的火车里，鸟也摆出大人世界的代表的架势，显示出或者感兴趣或者嘲弄的表情，打听我和菊比古为什么突然间想到肉店工作，乃至为什么开始找工作等等。我和菊比古就故意把自己关在小孩子的天地里，让他觉得这不过是小孩子一时的心血来潮。

我和菊比古的身体里似乎都有一个峰窝，马蜂嗡嗡乱飞，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恐惧，但我们对鸟羞于启口。

一个警察在我们的定时制高中曾做出这样一番演说：直属警察的军队即将成立，希望大家踊跃报名。你们将生来第一次有机会显示自己勇敢的爱国精神。这是上体育课时的演说，大家直叫冷，乱挠身体，根本心不在焉。警察自己也冻得打哆嗦，演说就显得滑稽可笑。只穿着白色运动裤和运动背心的学生们浑身一片银河系恒星般无数鸡皮疙瘩是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

不久以前，学校里还流传一件怪事。一个高中生莫名其妙地销声匿迹了，原来是被人贩子拐走卖到朝鲜战场上去了。警察直属的军队，说穿了，也是去朝鲜的吧。听说麦克阿瑟就这么考

虑，要是应征的人少，就让高中生退学，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的强迫当兵。甚至还有风声说废除定时制高中，让学生统统去当兵。我和菊比古最怕被驱赶到陌生的地方去，更何况还是在别国的战场上，听凭吼着外国话的指挥官的调遣……

也许这些都是流言蜚语。街头的流言就像一股旋风，只刮起一些尘土枯叶，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可以闭着眼睛捂着耳朵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流言一旦消失，就像变热的啤酒一样，连一点可笑的味道都没有。

可是我和菊比古对流言不得不做出敏感的反应。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周末的教员会议做出了勒令我们退学的决定。我、菊比古、鸟三人到附近的美军基地散发《别到朝鲜送死，赶快逃跑吧!》的传单时被日本警察抓住。要是被美国宪兵抓住，一定揍得死去活来。可以说日本警察把我们从即将落进进宪兵的魔爪中救了出来。

我和菊比古对散发传单的内情一无所知，只是拿着不知道鸟从哪儿搞来的一迭传单去散发。警察心里明白从我们这儿问不出任何与政治有关的名堂，马上就把噘着嘴生气的我们放了，然而是交给了高中教地理的老师。我怀疑鸟比我们更清楚这传单究竟是怎么回事。但鸟就是对我们这些朋友也绝不透露半点别人的秘密。因为鸟早就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所以这次能够顺利地从地理老师的圈套里溜过去。除了瘦骨伶仃嘴唇裂璺鼻梁上架一副眼镜外没有别的任何特征的、像狗一样老实巴交的地理老师用被金属结晶标本划伤的手指头捏着小三角鼻擤了擤鼻涕，然后说我和菊比古不单单这次发传单，还会把怀疑我们参与了先前造成勒令鸟退学的那件事也翻出来，新帐旧帐一起算，大概会勒令退学。他在派出所等我们一直等到深夜，得了感冒。出了派出所，我看见不远处的黑暗中闪烁着烟头的火光和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是鸟

在等我们。但地理老师一直跟着我们，直到鸟死了心离开。他说，就是和那种生性不端的流氓混在一起，你们这样成绩优秀、在学校数一数二拔尖的学生才落到勒令退学处分的地步，接着又擤了一下鼻子。我和菊比古只是平静地冷笑一下。但是地理老师对我们被勒令退学心里难受，眼泪从他瘦削干涩的白脸颊上流淌下来。这叫我们不能不吃惊。在教了40年地理的老教师眼里，我们实在不过是寒碜不起眼的小毛孩子。

鸟被勒令退学是因为他和低年级女生睡觉。在体育馆里面用跳箱挡起来，就在尽是泥巴的脏兮兮的垫子上睡觉。我和菊比古背靠双杠台架坐着，兴致勃勃地热烈谈论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是英雄式还是感伤式的，其实我们只在CIE（盟军总司令部内的民间情报教育局）举办的音乐会上听过一次。过了一会儿，满脸不高兴的鸟和满脸乐滋滋的女学生双手吊着双杠出来。一个星期后，女孩子经过反省，想法变了，跑到校长办公室哭诉说鸟强奸了她。鸟说这是因为她读了《卡斯特罗的尼姑》的缘故。那个时候，我和菊比古没有受到牵连。

快放暑假的时候，鸟退学了。他很快就在繁华地带的一家中药铺谋到工作。鸟能够满不在乎地摆弄形形色色的蛇、毛毛虫、蟾蜍、蚯蚓等各种动物，还会极其细致地采集、处理、分类药草，老板很看重他。暑假里，我和菊比古每天都把菊比古的父亲在菲律宾用过的宽檐麻帽戴到刚刚长出些头发的光头上，用带子系着脖子，满头大汗地跟着满不在乎地不断放屁的鸟在近郊的树林子、草地上疯跑玩耍。盛夏的一天早晨，鸟从散发着浓郁的枯草气息的树丛中揪出一条背上有黑条纹的栗色小蛇来。他的手指紧张紧抓着蛇头，激怒的蛇用它冰凉的身子缠住鸟的手腕，从蛇没有鳞甲的身体扭动的瞬间，可以看见它软弱的肉身，有一种令人哀怜的感觉。鸟说这叫高千穗蛇，在这个地方抓到高千穗蛇简

直就像发生了一场革命。他越说越激动，说得热泪盈眶。但回到店里，老板说要给当地报社打电话，报告这个重大发现时，鸟不同意，一个人忧郁地不声不响地蹲在挂着猴干的闷热黑暗的角落里，把蛇装在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绘有金色蔓藤花纹图案的漂亮雅致的瓶子里。当我们知道对一切漠不关心的自尊心强烈的鸟深恶痛绝报纸上刊登强奸犯的照片耸人听闻地报道时，就像当头浇了一盆冷水，热情顿时消失，也手脚无措地沉默不语。

我和菊比古从地理老师那里听到内定勒令退学处分以后，首先想到去鸟的那家中药铺工作。整天和鸟在一起干活，下班后三人在街上散步，这样的生活一定十分愉快。但是中药铺的买卖不是特别红火，有鸟一个店员就够了。老板说他的弟弟在邻市开肉店，为我们写了介绍信，但鸟一直反对我们就职，反复劝说我们到外地肉店工作还不如像暑假那个样子一边在中药铺帮忙一边尽情玩耍。说实在的，我和菊比古也都想这样，难以想象没有鸟我们将如何生活。鸟是原子核，我和菊比古都是围绕着鸟公转的带小电荷的粒子。既然如此，我们仍然坚持到邻市的肉店工作，是因为勒令退学的高中生将被征兵送往朝鲜战场的黑暗危险的流言使我们没日没夜担惊受怕的缘故。但我们不敢把这心里话告诉鸟。这样表白将是对羞耻心的自我蹂躏。

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子汉。我从未见过鸟害怕过什么，最多不过变得怒容满面变得冷酷无情。鸟本质上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所以对恐怖不是采取戏谑回避的态度，而是正面对抗。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年轻的勇士。正因为如此，我和菊比古不愿意让自己的胆小懦弱受他嘲笑。尤其是我，甚至认为被鸟嘲笑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终结。菊比古则常常被鸟嘲笑。鸟喜欢装做怀疑菊比古是同性恋来捉弄他。我虽然没被嘲弄，但曾经因此反而嫉妒菊比古和鸟的关系。

我和菊比古在火车里告诉鸟到肉店工作是为了挣钱，打算把这笔钱用来筹备明年夏天成立的以鸟为核心的剧团，上演辛格的《花花公子》，或者捐献给鸟认识的、进行秘密活动的共产党某负责人。其实我和菊比古对这个地下党负责人，正如那次遭受绝望性危险的发传单一样，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几乎一无所知，也不同情。心里头确实有小小的英雄主义和抵抗情绪，但不如说我和菊比古对现实漠不关心更为妥当。漠不关心的合作。对于 20 岁的鸟来说，散发传单、给共产党负责人募捐都是现实问题，但对 15 岁的菊比古和 16 岁的我来说，这些不过是黑夜森林里一种可怕的存在。正是因为我们的学校是定时制高中，才使不同年龄的人成为同班同学。顺便提一下，出卖鸟的那个低年级女同学才 14 岁。

我们在地方小城的车站下了车，站在月台上的时候，一列快车从对面往相反的方向驶过。这列火车奇形怪状，像只有触角和大下巴的第一环节的蜈蚣，最新式的巨型机车只拉着一节客车，而且是卧车，从惟一打开的车窗露出一个没有下巴的年轻的美国人正发呆地望着外头。一种恐惧感像洪水一样涌过我和菊比古的心头。堤坝早已淹没在水底。火车从眼前驶过以后，痛苦的呻吟声和歌声伴随着隆隆的钢铁的声音像风一样刮过。

我和菊比古的惊慌恐惧似乎传染给了鸟。出了检票口，我们像被卷进洪水一样不顾一切地往市中心跑去。我们拼命逃避来自远方战场的信息、火车的气味、钢铁、煤炭、火、别人的尿臊味。想起来，也许那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奔跑。像忧郁的狗一样的机车拖着满载朝鲜战争中的伤兵的卧车沿着地方小城市黄昏的海岸如同一滴水渗进森林、沙地。站务员咬着帽带出于本能似地迅速冲过去，挡住我们的去路，但立刻大失所望，垂头丧气地转身走了。我们既不是白坐车又不偷东西，只不

过被吓得惊恐不安而已。站务员还是具有理性的。

我们穿过车站前的广场，电车司机摆出狂妄自大的模样等着我们，仿佛等待着把他的电车视为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交通工具的一群崇拜者。我们终于被他的态度所引诱，转向电车跑去。从我和菊比古来说，这样子鸟就不会把突然间的奔跑与恐惧心理的冲动联系在一起来考虑。

“用火车把那帮家伙送到日本来。都是些残缺不全的人。麦克阿瑟这个美国佬见了都会恶心的。”菊比古苍白着脸，眼睛使劲眨几下，沙哑着嗓门呆板地说。他还是小孩子的声音，而且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我暗自庆幸自己幸亏没有先开口。

“战争嘛，就是这样。可那家伙要是有下巴一定吹口哨。”鸟从容不迫地说。

“战争，说残酷也残酷，可那帮家伙好像还没有从震惊中觉醒，照样瞪着褐色的大眼睛。”

“‘菊比古，穿着女内裤’。我灵感一来，现成一首徘句。季语是菊花。”鸟开始嘲弄，“菊比古偷偷穿着女人的内裤，这样容易兴奋、感觉敏锐，对全世界表示同情，而且总像害怕妖怪似地害怕一种什么东西。害怕被男人内裤妖精咬了，三更半夜哭着摸裤衩看有没有花边。”

菊比古气得脸色发白咬牙切齿。他生气的时候往往陷入自恋。鸟独自固执地微笑着。我的目光从鸟的脸上移开，担心他其实已经发觉我们并不是害怕男人内裤妖精。

电车保留着旧风格，敲几下钟以后，像高脚木箱一样摇摇晃晃地转了一圈，然后直线行驶。中除停车一次，上来一个中年的小个子女人，又开始往前走。女人跟司机聊她的猫。鸟一边对我和气鼓鼓的菊比古僵直地微笑一边听他们谈话。

“实在太气人了，我才对它说，让人唠叨不就是你猫的义务

吗？可你经常不是这样，在人前晃一眼，一溜烟就跑到外面自个儿玩去了。”女人的态度充满做出决断的气魄。

“请不要与正在驾驶的司机聊天。”司机到这时才开口说话，朝旁边一看，满脸通红地扑哧一声笑出来，他对自己说得恰是时机沾沾自喜。

电力快进入狭窄拥挤的市中心。司机笑完以后，和依然心平气和的女人继续津津有味地聊猫。我们都沉默着。

“就在这儿停一下。”鸟说。

“我现在不想去肉店。”菊比古倔强地说。

我知道就在刚才沉默的时间里，菊比古和我一样，想象着在朝鲜战场上受伤的年轻的美国兵血肉模糊骨头裸露满地滚爬的惨状，感到害怕。我现在也不想去肉店。仿佛不是那半张脸，而是裂敞着鲜血凝脂如鱼冻一样的伤口的吓人的年轻美国兵吊挂在肉店的铁钩上奄奄一息，还叫喊着：噢！救救我！救救我！我觉得恶心。

“我也不想去。”我对菊比古的坦率有点感动，他话一落音，我立刻接上去，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鸟说。

“你们下还是不下？”司机回头问我们。他额头又窄又低，长得怪吓人的。再一看，车里没有售票员，司机兼售票。乘客都到他那儿买票。

“突然又决定不下了。”鸟看着与电车轨道呈直角方向延伸下去的繁华街道。

“那你们在城山口下吗？这是一路车，不去港口。你们不去终点站吧？”司机像黄鼠狼一样机敏地扫我们一眼，下了一个圈套。

“终点站是哪儿？”鸟装着没听出来，乐呵呵地问。

“市精神病医院。”司机觉得正中他的圈套，又把脸转向一旁

涨红着扑哧一声笑出来。

“啊，可不是吗？这电车里还有不少疯子呢。”鸟话中有话。

司机恢复了似乎与即将长久分手的朋友刚刚离别后那种平板僵硬的悲哀表情、铁铸的北京猿人塑像的表情，显示出对这个工作感到疲惫厌倦的态度，继续开车。高脚木箱又摇晃着衰朽老化的轨道颤抖地前行，然后逐渐加速，吱嘎吱嘎地叫着，中途一站也不停，直达终点。司机平静地回头说：

“各买两张黄票，再加上快车票。”

“怎么还有快车票？别欺负人！”鸟声音粗暴而倔强。

“告诉你们，到这个市里来别这么狂！乡巴佬！”司机又涨红着脸，但没有笑。青筋暴起的大手紧紧握着碳酸饮料瓶一样黑褐色的剪票铗，大概准备拿这个做武器吧。

我观察到这儿，便把目光移到歪斜的涂料粗劣凸起的木窗外面的风景。充满生理性厌恶感的不愉快的这个世界。一阵呻吟的声音，像果实从眼前落地的声音，我知道这是人的腹部挨揍的声音。菊比古一下子把我推到一边。我回头一看，司机胡子没有刮干净的脸颊贴在我刚才左脚站立的地板上，满脸丧气地吐着土黄色的脏东西。鸟的半边脸气愤得泛着红晕。我看他把紧握的拳头松开，用粗短的手指摸着发烫的半边脸颊。我和菊比古让中药铺老板特地为我们写的介绍信派不上用场，鸟为此在生我们的气。鸟高中退学以后，往往表现出与我们没有直接关联的、也就是大人的世界的反应。因此我对鸟略感不满，而菊比古看着鸟把司机揍倒，心头十分痛快。我觉得他有一种冲动，想在鸟面前把渐渐渗透进内心深处的怯弱，对恐怖的敏感、惊慌隐藏起来。我对鸟殴打司机的不满、厌恶并不表现在面对突然发生的暴力行为战战兢兢，只是我对殴打岁数大的丑男人抱有反感。我们下了车，心情却各不一样，默默地在街上溜达着。

突然五条汉子粗野地咆哮着像深山老林的野兽一样朝我们扑过来。我们立即团结一致，吼叫着以壮声威，然后撒腿飞跑。恰好又是挑动奔跑情绪的黄昏时分，我们像捉迷藏一样欢乐地奔跑，心中的隔阂立即烟消云散。

当我们看到那些汉子不再继续追赶，松了一口气，不由地浑身一抖，才意识到秋末黄昏郊外空气的寒冷，发现刚才沿着比红褐色的马路低一截的黑影笼罩的狭小萧瑟的运河边奔跑。运河对岸大概是轻度精神病人耕种的精神病医院附属农场，现在这个季节，光秃秃一片荒凉。精神病医院像一座城堡面对道路威风凛凛地矗立着。我忿忿地想，它给人另一种具体的终点站的感觉，心地善良的疯人都这么认为而悲哀神伤。在医院里面，似乎世界一定被竖切成两半。这种感觉也是因为那个北京猿人般的司机一边头扭旁边扑哧发笑一边暗示下车引起的。所以，那家伙该揍！

矗立在我们面前的精神病医院建筑本身既不美观大方也不独具一格，它由正面房子和包罩着院子朝我们方向延伸出来的两翼房屋构成，所有房屋的外表都涂着显得脏兮兮的深紫色，而且没有任何装饰显示这是人的住所，只是像袋子一样把整座建筑包裹起来的铁栅栏十分漂亮。看来一定是医院院长认为铁栅栏是整座建筑群中对外界最具本质性的标志。我们停下来，看着铁栅栏和它尖端上黄铜饰花在我们身后半是沉坠暮霭里的夕阳淡淡的余辉映照下闪烁着明亮的金黄色的寒光。

运河隔出大约两米的方块，浑身鳞光耀眼如火炽燃的橙黄色的淡水鱼浮沉游动。我们看得出神入迷。医院靠近我们这边的道路、运河、农场以及医院里的院子都看不到半个人影。我们突然发现在我们四周翻涌的焦黄色的夕阳余晖迅速褪色，在菊比古细小脖颈的泛白的胎毛上洒下水滴般最后一抹余光。夜幕即将降临。菊比古和鸟继续往前走，我让他们从我面前走过去后，瞥了

一眼他们的后脑勺。突然有一种预感。从背后看，他们都狂妄自负傲慢不逊，而且亲切诚恳的内心与愚蠢冷漠的表面奇妙地混杂在一起，结果变得跟我一个样。但恐怕我们很快就会分道扬镳。

“正在训练狗。”鸟对菊比古说，“只要一闻到疯人的气味，狗就会追上来咬他的脖子。

我小跑着追上鸟和菊比古，本想从后面吓他们一跳，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谈话上，一点儿也不吃惊。我们从铁栅栏外面往里看。

“你们看，别心不在焉的，牧羊狗。”菊比古说。

一群长着水桶般脑袋的蠢直的牧羊狗在显得更加黑暗的院子里转圈奔跑，发出如同芭蕾舞鞋在舞台上踩踏一样清脆响亮的脚步声。一个穿着长统靴长裙子身强力壮的人背对这边一动不动地站在牧羊狗中间。

“那是个女人吧？怎么这种打扮？”我立即对自己提出这样天真幼稚的问题感到害臊。

“是女人。我认识她。”鸟漫不经心地说。

我和菊比古都笑了。看见奔跑的牧羊狗的耳朵都对着我们竖起来，心里十分愉快。

“不骗你们。”鸟说，“疯子演戏的时候，这儿总务处的人找我装舞台布景，说是演两出戏，什么大家呀克什米尔山羊呀，其实都一个内容。说是家里有一个疯子结果全家都不幸。那个训练狗的女人演小鸟。要是让疯女人演，大家心里会有一种抵抗情绪。”

我和菊比古又笑起来。这时，一个疯子从包拢着院子的深紫色砖房里发出黄昏降临的信号，大声叫喊，于是一呼百应，其他疯子也一起吼叫，持续了好几分钟，声浪在我们四周阴郁浓黑地翻滚涌动，像一群受惊的鸽子冲着黑暗的天空迅疾飞去，消失在

远方。这时，牧羊狗也不听训练员的命令，跟着吠叫起来……

“找我总务处的那个朋友去。”乌对我们的讪笑、疯子的叫喊、狗的吼叫漠不关心地冷静地说。他看我们面带疑色，居然不大高兴。

“我们也想进去好好看看狗。”菊比古飞快地瞟我一眼。

“是呀，想进去看看。”我连忙接上去。以为这样使乌很为难，心头一阵痛快。

然而乌一点也不为难。他带着菊比古和我沿着铁栅栏转到医院后面，在柳树茂密掩映下的边门旁与门卫简单地说几句，就让我们进到铁栅栏里面。

穿过拱廊，来到训练牧羊狗的院子里，乌让我们在这儿等着，自己走进深紫色的建筑物里去找他的总务处朋友。我和菊比古看了一会儿训练牧羊狗。那个训狗的中年女人跟男人似地上唇长着胡子，对我们毫无兴趣。狗对我们也立即失去兴趣，依旧平稳安静地奔跑。总不见乌回来。我们看狗也看得兴趣索然。

“咱们骑自行车玩。”菊比古说，“那边放着三辆自行车，还有打气筒，一定是专给我们预备的。再说，正常人骑自行车，疯子从窗户里看着，对他们也是一种鼓励。”

自行车和打气筒靠在拱廊阴暗的内墙放着。那儿比黑暗的墙壁更加阴暗，满是污垢般细小的暗影，像剥了皮的兔子。一走到黑乎乎的拱廊里，训练狗的院子映带出黄色的明亮，显得生气活泼。

“这要是他们锻炼身体用的车，我们骑恐怕不太好吧。”我有些胆怯。

“疯子能骑，我们不能骑?！你这么说，只能自认自己是疯子。”菊比古说。

乌不在的时候，菊比古对我的态度盛气凌人傲慢自大，疑心

重的人甚至会认为是欺负轻蔑。他故意嚷嚷着疾步奔过去。对他来说，比我年纪小是一种负担。他挑中一辆自行车，打气的时候，我跪着使劲把打气筒的喷嘴摁在气门上。空气如水从我的手指间穿过，轮胎鼓胀，硬得赛过院子里的铺路石，像胖墩墩的小动物一样轻轻颤动着。菊比古憋着劲不断地屈伸身子，汗水津津，从气足得不能再足的轮胎的反弹力和坚硬度里获得一种奇妙的自我满足。他骑着自行车在狭小的昏暗拱廊里转圈。

菊比古等我打完气骑上车，车把一转，脚一蹬，进了院子。在院子里奔跑的牧羊狗恫吓般的脚步声、像狂风掠过枞树树丛，无数的小叶发出沙沙、唰唰的喧闹声立即把我们裹住。被搅动的空气里含着些微狗的气味。风迎面吹来。我记得菊比古给我看过一本《捕捉野兽简明实用辞典》，里面尽是"伏击野兽和野蛮人必须从下风接近"、"制服犀牛先碎其牙"之类精辟的经验之谈。菊比古说他父亲就靠这本书打过猎。菊比古也想起书中的一句警句，志满意得地迎风向着牧羊狗骑去。我们罗圈着脚慢慢地踩着脚蹬。

训练牧羊狗的女人回头见我们接近上来，突然尖声怪叫地吆喝起来，向在沉沉昏暗的院子里聚集成黑乎乎的一团发出警告。

"啊！啊啊！啊、啊、啊！"

我和菊比古仍然满不在乎地向牧羊狗骑去，女人使劲怪叫着，发出危险的信号，简直就像这个长胡子的半老徐娘被一群牧羊狗强奸一样大惊小怪。我们的自行车终于进入了张着大嘴一边喘气一边流着唾液在石子路上奔跑的牧羊狗群里。我们就像闯进热闹嘈杂的狗的都市里的人类共和国的代表，而牧羊狗群毫无意义的没完没了的骤聚雨轻敲大地的脚步声犹如挠着这个世界的苦行僧。

自行车从狗群穿过以后，我立即想到如果训练狗的女人唆使

狗向我们袭击过来，我们会人仰马翻，手脚被自行车夹着动弹不得，喉咙一定被狗咬断。想起来都觉得后怕。菊比古和我一样心惊肉跳。鸟不在的时候，小小的恐惧感把我和菊比古联结在一起。于是我们避开狗，在院子里转大圈。女人无比怨恨的目光盯着我们的后背、屁股。

自行车从石子路的坑坑洼洼上驶过的时候，就像脾气暴躁的烈马在狂怒地跳跃起来，我们格外把着劲。新油漆的味道阵阵刺鼻，我们露出自我陶醉的微笑。我抓着车把的手稍稍挪换一个地方，车把的冰凉令我心头一颤，肩膀、腰部不再用劲，脚不踩踏，让自行车自动往前走。

“不管怎么说，不是疯子心里就痛快。”我说。

“对！”菊比古微笑着迅速回头叫了一声。他的坦率使我吃惊。

令人感觉到他的粉红色内脏闪烁着珍珠光泽的微笑从我的眼前跳进脑海深处，像永恒的运动体在黑暗的空间里永不停止的旋转。不管怎么说，不是疯子心里就痛快。尽管有时胆颤心惊，但有时候的确心情舒畅。要是疯了，对朋友的感情会变成什么样呢？有没有人进了精神病医院以后还结交朋友呢？我骑在自行车上孤独地不着边际地遐想。

封闭在我的自行车轮胎里的一团倒霉的空气，在一群牧羊狗奔跑的院子外侧铁栅栏四周荡漾的忧郁而清澄的秋末气氛是白昼最终的标志。疯子还在不时地叫喊。封闭着他们全部生活的窗户像映照在阴暗水洼里的夜空。

鸟大声喊着我和菊比古。我们骑自行车又是单手撒把又是双手撒把玩得正在兴头上，只好回到鸟等着我们的拱廊。

“他们让我们把逃跑的一个疯子抓回来。”鸟说，并且扬扬得意地注视着我们困惑的表情。

“这应该是医院保卫处的工作呀。”菊比古不相信鸟的话。

“保卫处和医生对立，举行罢工，才发生这个事故。医院怕要是市议会知道疯子逃跑了，就很不好办，所以没有报警，也没有告诉正在罢工的保卫人员。就委托我们圆满地解决这件事。”

“什么时候逃跑的?”菊比古还在半信半疑。

“今天白天。我的那个朋友一个人出去找了一天，累得他精疲力尽，唉声叹气后悔自己怎么到这鬼地方工作。今天晚上要是把疯子找回来，在这医院演辛格戏剧的时候，就会包一场。包场赚的钱足够为本市正常人演出做排练费还有剩余。”

“今天晚上?”菊比古对鸟的话深信不疑后，开始情绪激动。

“我的朋友说，要是天亮以前找不回来，只好报警。报警之前，先把牧羊狗放出去找。”

“那我们也一人借一条牧羊狗出去。”

“我的朋友担心的是那个疯子怕牧羊狗怕得要死，以为是地狱里的狗。因为是疯子嘛。要是狗找到他，他一定会拼死抗拒，最后被狗咬死。”

“天亮以前要是我们找不到他，不就等于杀了他吗?”我说。

我的声音有点颤抖，因为就在这时，我听到身后狗的骤雨般的脚步声似乎正加速向远方迅跑。我回头一看，女训练员已训练完毕，正赶着狗回狗窝，黑色的长裙在夜风中飘动。又一粒恐惧的种子播撒在我的血液、黏膜与肉的心田里。它将在我温热的内心发芽、成长，无力抗衡者会淹没在这座建筑物黑洞洞的水一样的窗户里面。

“不可能，不可能。”菊比古也回头看了一眼，扭过头充满信心地说。

我和鸟惊讶地看着他。菊比古把自行车靠在墙上，弯腰把打气筒的喷嘴摁在另一辆自行车的气门上。鸟给自行车打气。

“我们骑车找，一定很快会把疯子找着的。绝不能让渴望人血的狗得到满足！”

“也许没那么容易。”鸟说。

“我们一边骑车一边观察地面。疯子要是藏在地窖里，就有直径5毫米的气孔往上冒热气，这和爱斯基摩人在冰底下抓海象一个道理。我是说如果疯子躲在地窖里的话。”菊比古说着，独自笑起来。

“疯子是一种特殊的海象吗？”鸟冷淡地说，“你才是穿女人裤衩的特殊海象呢。”

“你看！”鸟对我说，“那个疯子长的就是这个模样。”

我从鸟手里取过照片，在昏暗中仔细端详。菊比古也站起来走过来，一边伸出肮脏的手指要拿照片一边把头挨过来看。我的脸颊感觉到他热乎乎的气息，照片也被细微的水雾模糊不清。鸟一个人打气，硬梆梆的轮胎像弹簧一样把气筒的喷嘴蹦出来，胶皮管像一条黑蛇在地面上游动着噗哧噗哧喷起尘土。

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子，长得像菲律宾人，皮肤浅黑，油光发亮，前额宽大而微秃，厚嘴唇与惊恐不安又老实温顺的孩子般的眼睛很不协调，破坏了圆圆大大的整个脸型。大鼻子微微翘起，小耳朵像动物耳朵一样卷缩一团。火焰般燃烧的卷发，这很像鸟……

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心里憋得难受，用照片里男人那样的目光抬头望着漆黑的天空。我觉得眼睛疼痛，黑暗从天而降。我叹了一口气。

“从哪儿开始找？”菊比古说。

“从市中心开始，要不先在田野、森林里找。”鸟说。

我们眺望着铁栅栏那边黑暗宁静的农场以及茫茫黑夜中分不出远近距离的一团半圆形的山丘和周围稀疏的树林子。徒劳无益

的预感掺杂着不由自主的厌恶在我的心头弥漫开来。

“想一想自己要是疯子会往哪儿去，咱们就往那儿去找，一定能找到。”菊比古充满自信地说。

“那就去市中心吧。”鸟说，“到田野、森林里找，就三个人太少了。市区到夜晚也跟森林差不多，疯子就像惊惶失措的小鹿一样在夜间的森林里提心吊胆地走着。”

我们骑着自行车，端挺肩膀，吹着《托斯卡》中《星光灿烂》曲子的口哨，出发奔向市区的夜间森林去打猎。我们是极不负责的猎人。出了精神病医院，沿着运河边骑了一会儿，听见身后传来狗叫声和疯人的大合唱。回头看去，医院的建筑物如同灯火辉煌的城堡，几个疯子像看守一样露出黑乎乎的脑袋瓜。

我和菊比古一直低着头看着黑色轮胎的旋转，鸟一声叫，我们抬起头来，看见运河流入另一条运河的汇合处的桥旁围着一堆人。我们不走与吵架的司机驾驶的电车轨道并行的马路，绕个大弯往市中心骑去。

桥旁的人群像剧场的观众一样情绪激动，热烈的心情如同鲱鱼群摇晃动荡。这一条运河比我们骑车沿着岸边而来的那一条运河更深更宽更暗。他们激动而深沉地看着河面，脚下的地面一大片湿漉漉的水渍在桥旁路灯的昏黄灯光映照下渐渐发干。

“是有人淹死了吗?”鸟问。我们没有下车，倾斜着自行车，左脚踩着地面。

一个年轻的警察从人群中探出鱼一样的脸翻着眼睛看了我们一遍，一声不吭地又蹲下去。人群中一个人对警察这样冰冷傲慢的态度感到脸红，便向我们介绍情况，才消了我们心头之气。

一个勇敢的男人不顾河底尽是碎玻璃跳进运河把溺水的女孩子救上来。女孩子像一只小狗笨手笨脚地被他托着浮出水面，身上一点伤也没有，但他跳进运河脚被玻璃扎破，一下子站不住，

一屁股坐在水里，结果腰以下尽被扎伤，又是水又是泥又是血地慌慌张张向市里跑去了……

“为什么要跑？脚上的玻璃也不拔出来就跑，一定是个疯子。”鸟说。他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咽下一口唾液，舔着嘴唇。

“是调戏妇女的流氓吧。”刚才那个人依然满脸通红、腼腆而悲哀地说，“那个男人白天在桥桁下躺着，傍晚就到桥上来，还向过往行人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地狱，傻呼呼的。好像是一种特殊的乞丐。见到女孩子，就要人家脱光，耍流氓，吓得女孩子歇斯底里般惊叫起来掉到河里。那男人又把她救上来。”

“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是听那个女孩子讲的吗？”

“年轻的父母一直在她旁边。女孩子掉进河以后，父母亲知道河底尽是碎玻璃，就跑到运河下游没有危险的地方，等着孩子顺水流下来。”

“那个男人长什么样子？是不是宽额头黑黑的圆脸膛？”

“说是呀。个子很小，尖嗓子，动作女里女气的。穿一件老式尖领条纹白衣服。”

鸟加入了热烈的心情昂奋激动的群体，他闪亮的目光回头看着我和菊比古。我们也心潮高涨地朝他点点头。

“对乞丐提出的这个世界是不是地狱的问题，哪一种答案居多？”

亲切和蔼的那个人露出厌恶的表情，没有回答鸟的这个问题。

我们也并不期望他的回答。我们站在脚蹬上凝聚全身的重量和力气使劲地蹬着自行车，冲过桥梁，从繁华街道顺着两旁房屋的宽阔黑暗的马路上全速骑去。

“鸟，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菊比古说。

“我也想让他告诉我这个世界是不是地狱。”

上中学放暑假的时候去九州旅行，眺望过波涛汹涌的大海远方那荒凉的小小半岛，人间地狱犹如从地底喷涌而出的石油淹没山川大地。无论白天黑夜，惊雷闪电劈天盖地，草木披靡，黑风呼啸，年轻的美国人目瞪口呆，白色的身体血垢污脏。一想到这些，我浑身颤抖，像抓着救命稻草似地紧紧抓着车把。去肉店工作总比被送到那遥远的地方强得多。也许我真应该到肉店去看一看，铁钩吊挂着的肉块就像被劈成两半的小船，也许看上去只是一块东西，并不令人恐惧厌恶，习惯以后甚至会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归根结底，因为这座城市此时此刻并不应该是地狱。如果我退学找不到其他工作，再如果那个流言不是流言而是真的……

“你认为是不是地狱？”鸟靠近我低声说。他的像鸟嘴一样坚硬尖突的嘴唇扩散着狡猾的微笑。

“谈是不是地狱太无聊了，我没有任何意见。”我坚定地说。

“不，我想判断那个男人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你刚才想地狱问题来着？”

“那个男人绝对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菊比古高兴地叫起来，“我们真走运。不管三七二十一，自行车只管往前骑，那家伙自己敲锣打鼓地撞上门来了。”

“看来还顺利。”

“鸟，我也认为就是他。”我说。

“我也这么认为。可是这家伙真反常，又要流氓又勇敢地救人，到底怎么回事？”

“疯子嘛。”菊比古说，“疯子就是这样。”

“可他浑身是伤，逃跑也真够呛。”

“疯子嘛。”菊比古又天真地重复一遍，“没发觉自己受伤了。”

“我们到这一路的药铺去打听打听。”鸟说，“运用克罗弗茨

的推理方式寻找。”

但我们无须像侦探小说里的警察那样挨家挨户仔细调查。这黑乎乎的商店街只有一家药铺，我们一打听小个子的尖嗓子男人，一个用高度近视眼按住眼珠子免得它比鼻子还要突出的、同样小个子的药剂师立即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那个行状怪异身无分文的男人。

“伤口直流血，身上湿漉漉的，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药剂师气得眼珠子都要爆裂，“如果这种人还像个人样，知道客气的话，就不会身无分文地摸到药铺里来。这是滥用人道主义。他穿着鞋，脚伤得不厉害，屁股伤得可不轻，根本坐不下来。我给他做了临时治疗。你们说他怎么感谢我的？他说什么真瞧不起人，这个世界是一座地狱，你可要小心点。特别是狗呀马呀这些家畜其实都是鬼，人里面也有鬼，为了忍耐，不是鬼的人就要联成一气。进了精神病医院进了监狱就被剥夺了和别人携手联合的机会。一旦知道这个世界就是地狱的人干这种事不好，太惨无人道。”

“有没有说起一个小女孩的事？”菊比古问。

“他说女孩子不是天使，也是鬼，是一个小鬼。”

鸟和菊比古扬声大笑，药剂师也跟着笑起来。接着突然沮丧失望地忧郁着脸。

“你不知道他往哪儿去了吧？”

“是呀，往哪儿去了呢？”

药剂师眼镜后面土灰色的眼皮缓慢地把凸出的眼珠子盖上，闭上眼睛：“是呀。”然后似乎通情达理地说，“我说我怀疑人在三更半夜为什么能待得住。他说三更半夜一个人待在这人间地狱里的确难受，后悔自己怎么没生在白夜之国。”

药剂师对自己记忆中40多岁秃顶的小个子男人的形象表示

轻蔑，自我满足地笑起来。这时，从药铺中间钻出来一个女人的大脑袋，脸色苍白，委靡不振，烦躁不乐。

“谢谢。”鸟说。

“你们是蝮蛇团伙的吧？是不是揍他了？”药剂师浮出一丝微笑，眼圈泛红，充满低劣的好奇心。

“不是那么回事，卖药的。”鸟突然翻脸不认人似地态度粗暴起来。药剂师和从他瘦小的肩膀后面探出大脸庞的女人吃惊地抬起头来。鸟说，“别忘了和你脏兮兮的老婆看完强盗漫画、犯罪电视剧以后吃点镇静剂，然后一起念咒文说那不是现实。”

我们兴高采烈地骑着自行车。不可能骑车追疯子追到没有黑夜的北欧，于是鸟决定到繁华地带的深夜茶馆和小巷里的酒馆一家一家地打听寻找。

路越走越窄，到上坡的地方分成两股。一直往前走上了坡就是市中心城山的登山口。当城山这座小城堡代表着本地政治权力的时候，我的祖父欺骗、背叛了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使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后被处死。我的祖父从城主那里领得拳头大的金龟的奖赏。我对祖父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从来没有向鸟和菊比古提过此事。现在城山山顶已辟为公园。我上小学的时候，到这公园郊游，看见公园里摆着一个跟祖父得到的奖赏一模一样的镀金乌龟，难过得哭了。似乎我身上也流着祖父遗传下来的怯弱卑鄙、出卖叛变的血而感到恐惧，但对女教师撒谎说乌龟长相很可怕才吓哭了，结果老师亲切地安慰我。啊，我那么小的脑袋瓜就学会第一次撒谎，至今还不敢把自己的卑怯坦率诚实地告诉朋友，而且随时随地都感觉到出卖朋友的危险，出卖鸟、出卖菊比古……

骑在前头的鸟把车子拐进与城山相反的方向，我们顺着一条不长的慢坡下到电车路上。道路黑黢黢的，那个挨揍的司机从明

亮的高高的驾驶台上不可能认出骑车的我们来。就是被他认出来，也拿我们没办法。想起来，我们在傍晚玩命地逃脱出来只是顺从游戏的规则。如同泥中之鲋时常闪烁耀眼的潜藏在我羞愧心底的是更加阴湿复杂的恐惧感。

满载货物的巨型卡车队含带着些许大海气息从港口方面尘土飞扬地滚滚而来。电车立即对自己的高脚小盒子自卑自贱，在卡车的缝隙里摇摇晃晃地紧追慢赶。我们在路边慢慢地骑着，卡车隆隆地驶过，颤动着我们的脸颊，撩拨我们的衣服和裤子，我们就像在历险电影片所描绘的黑暗场景里尽情欢乐。我们站在脚蹬上，昂着头探看从后面疾驰而过的卡车司机。司机就像驾驶轮船在海上航行的船长被一条巨大无比的章鱼从侧舷窥视一样，感觉到一种威胁，动作笨手笨脚，显得很不自在的样子，简直令人不可相信。尽管是一种充满危险又只有瞬间快感的游戏，我们却毫无害怕恐怵的感觉，似乎鸟和菊比古也跟我一样，早把小个子疯子忘得一干二净。要不是玩腻了，我们大概会整整一个晚上就这样慢慢骑着车子，吓唬一辆又一辆络绎不绝隆隆驶来的卡车司机，玩个痛快。至于那个疯子是不是被牧羊狗咬死，就由他去吧。

在繁华街道与电车路交接的地方，鸟适时地停止了这场游戏。他骑着车往卡车堆里钻，在卡车车灯映照下，细瘦的身影像一只黑螳螂。我和菊比古立即兴奋地跟着鸟冲进去，车队混乱了，咳嗽声一样的喇叭如风暴狂卷，我们像一伙醉汉踉踉跄跄弯弯曲曲地扭过马路。鸟还是我们同班同学的时候，这种游戏在我们学校十分流行。我们是可怜的定时制学校的高中生，一个星期里四天在自己家或者工厂干活累得精疲力尽，其余三天回到学生生活，这种危险的游戏就像烈酒驱除强度疲惫一样，把我们从四天令人窒息的劳动和束缚的疲惫残余中自我解放出来，获得某种

自由。鸟、菊比古和我三人进这种学校是个例外，是出于自己的懒惰，所以我们玩这个游戏不像其他人那么玩命。家住近郊农村、干活最苦最累、平时不爱说话胆子又小的一个学生玩这种游戏玩得最悬最惊险，把勤杂工的自行车玩得七零八落，从此这个游戏就被禁止了。我现在玩这个游戏之所以玩得这么痛快开心，是因为这几个星期我一直憋在羞愧耻辱的郁闷里，就像在酷暑烈日底下束缚在农田里干重活，连喘一口气稍稍歇息的时间都不给。在我看来，歇息就是小小的发泄。通过这种伴随着危险的毫无意义的无聊透顶的游戏进行小小的发泄，调整内心的压力。然而那个长得螃蟹一样脑袋瓜脸色苍白的农民家的次子玩得太死板，不知道灵活应变，最后发泄过头，连同自行车一起七零八碎，把小命玩丢了。我们在装饰着毫无生气的假柳枝的繁华街入口处的路灯下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一条本地的青蛙们引为自豪的繁华街道从电车道朝着与城山相反的方向延伸二百米，然后再右拐延伸一百米到头，那儿也是另一条电车线的起点站。在这钩型的繁华街里，密集着种种小酒馆、小餐馆、暗娼窝。就这一带是这座地方小城市的不夜城。而在不夜城周围的一片黑暗中，善良的青蛙们早早地坠入相信世界的梦乡里。

“我在这乱纷纷的一带找找看，我熟悉。你们到大马路上找，菊比古一定会找着的，穿女人裤衩的男人找东西最有本事。”鸟鼓励菊比古。

“鸟，”菊比古不高兴地打断鸟的话，“你不先让我们吃点东西吗？我们已经找两个小时了。依我看呀，一定找不着。”

“过 40 分钟 9 点我们到那边电车站会合，不管找着没找着，9 点在那儿集合，然后再吃东西。”鸟坚持先忍耐着，“你们要是抓到疯子，别揍他。”

菊比古看着鸟跳上自行车骑去，满腹牢骚地说：

"他对一个疯子这么热心。"菊比古背后说鸟的坏话还是第一次，我吃了一惊。

"鸟是够热心的，暑假抓蛇的时候也是这样。他喜欢这样不顾一切地忘我工作。"我附和着，像做了什么亏心事。

"年龄的关系。鸟上岁数了。"菊比古说，"他想一个人干才跟我们分手的。就拿中药铺的事来说吧，要是他愿意和我们一起干活，有这种强烈的愿望，老板会雇我们的。鸟想和我们分道扬镳。我看见鸟和新的朋友谈话来着。"

"什么样的人?"我沙哑着嗓门说。嫉妒心使得我突然感到茫然若失。

"就是曾经给报社寄过《老家伙要趁年轻的时候杀死》歪诗的那个家伙。说是这首诗讽刺穿宽裤管长裤的人。原先他坏透了，什么坏事都干，现在变得老实极了，见人客客气气地，面带三分笑。每天自带饭盒，骑自行车去港口的化工厂上班，都有孩子了。"

"是他呀，我知道。鸟原先最讨厌那家伙了。"

"是呀，可现在不一样了。鸟为他的工作费了不少心呢。我去找鸟的时候，他们正在晒太阳，刚好一辆拖挂式公共汽车从车库出来，他突然叫起来：恶魔般的柔软！然后自鸣得意沾沾自喜的瞧着我。他认为自己是勤劳生活的前诗人而心满意足。我们对什么都觉得不满意，鸟也想跟我们分手，成为前诗人那样心满意足的大人。"

"鸟成不了那样的人。今天不是还动手打人了吗?"我和菊比古像情欲未能得到满足似地涨红着脸，瞪着怨恨的眼睛，推着自行车走进繁华街。鸟有了新朋友的事使我们心头难过，根本想不起疯子。不过，继续谈下去，就会像女人那样颠三倒四感情用事。再说，鸟追求那种大人式的生活满足，真有点难以置信……

“你到右边去看看，那小子虽然身上一分钱也没有，说不定会装出有钱的样子瞒过女服务员的眼睛大模大样地坐在茶馆里。”菊比古缓过劲来，“可我们干嘛要到这个城市来干这种事呢？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找什么疯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鸟和我们、我和你又是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菊比古叫起来。周围来来往往感觉迟钝的当地人惊讶地望着我们。

“不管怎么说，咱们找吧。”我的目光从菊比古扭曲的脸上移开，推着车横穿到马路右边去。在我的面前展现出二百米长的灯光璀灿的陌生城市，陌生人来往停下聊天买卖沉默思考。当我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进去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来到陌生国度的感觉。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些陌生人似乎并不存在，至少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而为所欲为。我们根本瞧不起这地方小城市。我们住在小城镇里，但这是独特的城镇，与拼命模仿东京的地方城市截然不同。但没多久，陌生人也麇集在这儿，在萤光灯、霓虹灯的光怪陆离中不健康的、死鲨鱼般的脸色居然还笑嘻嘻地寻欢作乐。他们似乎是一群无忧无虑永不死亡的特殊人，对大海彼岸的战争，对鲜血淋漓的外国伤兵从这里经过毫不介意麻木不仁……

我摇摇头抖了抖身子，然后下定决心，把自行车放在一旁，走进第一家茶馆。像激昂热烈的鸟鸣叫一样的安达鲁西亚舞吉他音乐震动得破裂的壁纸的窟窿不停地发颤，阴暗的屋里空空荡荡，只有几个学生围在一起看着脏兮兮的笔记本。一个女服务员满脸堆笑地急急忙忙从店里头迎出来，见我转身要走，表情的开关立即从微笑切换成冷漠，我看着心里觉得窝囊。学生抬头看着我，那态度居然傲慢狂妄。我忍着气出去推车继续往前走。迎面过来一个穿苏格兰花纹裙子和白袜子的女学生用挑剔的目光瞥了

一眼我的自行车。我觉得自己连车带人都寒碜得不堪入目，心里很不乐意。我又累又饿。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推着自行车在人群中穿行，常常碰撞到别人身上。我望了望马路对过，没看见菊比古。这时，自行车一下子撞到一个胖女人的大屁股上，这一堵肉墙回过头来，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睛变成两把刀子捅过来那样凶神恶煞地瞪着我。我毫不在乎地吹起口哨。一边吹着口哨，歌词像丛生口蘑一样呈多数块状在脑子里不声不响地生长蔓延，一边装着不经意的样子一家一家地到茶馆、餐馆探看，但连个疯子样的人都没有。好像谁也不怕这座地狱。于是我生来第一次想到，原来人就是这样对地狱毫不畏惧地活着。而那个疯子一定像一棵毒草一样一动不动地蹲在什么阴暗偏僻的角落里，身上散发着药剂师发善心给他抹的碘酒味，被地狱吓得丧魂失魄。一想到这些，就有一种非现实的感觉，同时又引发出对疯子的好奇心。我为了制止这种新的情绪向不快倾斜滑坡，便使劲吹着口哨。马里奥、马里奥。啊，死了，死了。哟，马里奥，你死了吗？你难道就这样、就这样完蛋了吗？你、死了。死了哟……

一家茶馆的柜台后面最阴暗的角落里，有十来个高中生敞着领子，鼓出脏兮兮的喉结骄傲似地上下动荡着吸烟。喉结下面好像还有一个喉结，仔细一看，是蝮蛇头形小木刻。啊，原来这就是令药剂师毛骨悚然又十分好奇的蝮蛇团伙。

"嘿，有什么好瞧的！乡马佬的臭小子。"团伙头头用比狗叫还难听的当地方言吼叫。

我刚出门外，就听见茶馆里当地人狂妄自大的嘲笑声随着蒙蒙烟气轰然爆发。我继续走我的，似乎后面有人跟踪。可能是蝮蛇团伙要找茬。我真想把自行车一扔，对着这条蝮蛇用当地方言气势汹汹地吆喝一声，可连我都惊讶的是，就在这个时刻，我突然开始想热心地寻找疯子，紧握着命根子般的自行车车把。

这时，丑陋地歪拧着尚带稚气的脸的菊比古紧张地从人群中跑过来。他也在拼命寻找。看来没有发现什么线索，要是发现了，那种委屈、屈辱会使他对疯子恨得咬牙切齿。菊比古的的确确还是个小孩子。

“喂!”菊比古兴奋热烈又神秘地喊我，推着我的肩膀往前走。我把自行车推到人行道角落里放下，被他急不可耐的情绪所感染，晃着脑袋跑到马路对面。

菊比古把我带到繁华路边上有一家电影院的胡同口。我的心像鱼蹦跳一样猛然怦了一下。垂着用五颜六色的玻璃珠做的挂帘的烤鸡肉串货摊前，一个穿长裤的小个子男人像按照饮茶规矩似地把厚玻璃杯端在跟前，正费尽心机地查找着，好像要找出死苍蝇什么的之后再把茶一饮而尽。他又肥又长的法兰绒裤右边裤脚松松垮垮地卷起来，像生面条一样滑溜的、泛着亮光的一团白绷带从鞋里露出来。他为了保护绷带裹着的脚脖子，一直踮着脚尖摇摇晃晃地走路。那脚脖子在黄昏薄暮中摇晃的样子就像一只小母鸡力图站稳在复杂的网状花纹的红鞋子上。我默默地看着他，只觉得喉咙发干。

“烤鸡肉串店的女老板是警察的耳目，所以我们把他弄走时千万小心谨慎，免得被警察抢走。”菊比古的童声尖嗓子颤抖着低声说，下巴朝被油烟熏得满脸通红的中年女人轻轻一扬。他的下巴也在微微颤抖。

“可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疯子呀。”我沙哑着嗓子低声说。我的声音也莫名其妙地跟着颤抖起来，觉得喘不过气来。

“我想好了试探的办法。”菊比古深思熟虑似地说。他走到男人跟前。

“有没有害怕地狱的忧郁的男人偷偷摸摸地藏在这一带呢?”菊比古不动声色地说。

“忧郁的男人?”男人用粗壮的大拇指和食指把一只湿漉漉的苍蝇捏出来，盯着菊比古，“就是我。在这里悄悄地逮苍蝇呢。你瞧我这双脚。”

女人在蒙蒙的油烟热气里兴高采烈地嘎嘎大笑，听起来好像是在火里烧烤的动物内脏的悲鸣。

“喂，你说，出门上班时在门口找不到鞋拔，于是用奶油刀像俄罗斯醋腌黄瓜一样把脚跟切成两段的男人难道不忧郁吗?”

“要是说像是刚刚从什么地方逃出来的一个中年男人……”女人用像被梅毒烂了嗓门似的极其沙哑的声音插嘴说。

“你看见了?”菊比古松了一口气。

“这样的男人不但不忧郁，有时还像某个时刻的狗那样乐得屁颠屁颠地跑。”

“再见。”菊比古气得直想哭，“咱们到别处找吧。”

他垂着眼皮正要回到我身旁，那个男人用刚才捏苍蝇的手指头紧紧按住菊比古的肩膀，喋喋不休地说：

“喂，你急急忙忙上学去的时候，没有用奶油刀代替鞋拔像切俄罗斯醋腌黄瓜一样深深切进你的脚后跟吗？你就像逗人的小妞一样哭不唧唧的呢。”

菊比古低垂的脸从额头到两颊一下子失去白皙的脸色，在黑暗中也看得清清楚楚。他转过身，对着已经从他肩膀上放开手的摇摇晃晃的男人那受伤缠着绷带的脚后跟像踢橄榄球一样准确狠劲地踢去。男人如同小女妖一声尖叫跌倒下来，撞得挂帘的玻璃珠摇晃如泪珠的闪光。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菊比古和我听着身后女人的惊骇声，挤开人群出门而去。自行车也弃之不顾了。

“醉鬼!”菊比古情绪激动地贬斥说，“不想上班，故意用奶油刀把脚后跟切伤。”

夜间的寒气冰冷着脸颊，我发现自己也气愤不平。

“那个臭女人说起来是个色情狂。”菊比古又损她，“她说某个时刻的狗，就是暗示刚刚交尾完的狗。这种女人嘴里尽是淫言秽语。我一辈子也不会跟那种女人干。”

“算了，别找疯子了。关我们什么事?! 这样没命地找几个钟头实在愚蠢得很。”我说。我对五分钟前自己的愤激之情十分光火。

“我也这么想。又累又饿，浑身被这小城市脏乎乎的尘土弄得皮肤干涩，就像长满鱼鳞一样。没有比这再傻的了。”

“到会合地点去！鸟意识到自己干的是傻事时也会立即找我们去的。疯子认定周围是地狱，心里害怕。我都怀疑，我们干嘛要这么认真地替他担心呢?”我和菊比古急匆匆奔向繁华路尽头的电车站。离约定会合的时间只差十分钟了，鸟还没露面。我们坐在车站的长椅子上一边看电车抵达出发一边等着鸟。除了从这个整齐的小车站开往港口方向的市营电车外，还有开往我们城镇的私营铁路也在这里发车。车速比国营铁路慢两倍的私营电车拖着和市营电车一模一样的旧式小车厢从车站一发车，便吃力地随时都可能停车似地慢吞吞爬行，很费劲地过了一道岔口。我们常常从这道岔口跳上车，在我们居住的城镇的前一站的岔口再跳下来。

过了约定时间，鸟还没来。我和菊比古冻馁疲惫，心烦意躁，而且睡意困扰。我们就像一对每隔一分钟轮流打哈欠的愤怒的木偶。鸟究竟为什么那么兴致勃勃地寻找疯子呢？害得我们在这里受罪。我心头十分不满。莫不是鸟瞒着我和菊比古又结交了新朋友，打算跟我分手，在另一个地方生活，一手破坏我们这两年的密切关系吗？约会时间都过了四十分钟还居然心安理得地让我们等着，以前可从来没有过呀。我的怒气无处发泄，憋在心

里，浑身难受。就是疯子从医院里逃出来，认定这个世界是一座地狱，在黑夜里东奔西跑，这究竟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难道不是我们自己才整天提心吊担地害怕被驱赶到大海彼岸只有红土和白杨树的荒原上参加战争吗？而为了逃脱这场灾难来到这个小城市，自己的事一件也没干，却为了一个把这个世界看作地狱的疯子不被牧羊狗咬死，找他找到深更半夜，跑断了脚，饥寒交迫、困顿劳累。我突然发现一直气鼓鼓闷声不响的菊比古像猫一样紧抱着蜷曲的双腿脸贴着膝盖坐在长椅上睡觉。除了脸颊上的小块红晕外，整张脸起鸡皮疙瘩，显得脏兮兮的。眼眶里窝着一滴毫无意义的浑浊的泪水。我心头交织着无法排遣的愤懑烦躁和羞愧的悲伤……十点，鸟终于来了。他冻得脸色苍白，表情呆滞，只有那一双眼睛异样地炯炯闪亮，大步流星地走进车站。我没好气地使劲摇晃沉重地暖乎乎地倚靠在我肩膀上的菊比古的身体："喂，醒醒！鸟晚了一个小时还居然满不在乎地来了。"

"来晚了，对不起。走，咱们吃碗面条去，边吃边谈。我掌握了不少线索。逃跑的那个人很有意思。我见到的人都这么说。"鸟兴高采烈、十分快活，对我们的不悦似乎毫无觉察，"走，别磨磨蹭蹭的，到面馆去，就在那儿。"

我突然感到茫然。鸟先前从来没有这么肆无忌惮地粗暴践踏我们的感情，以自我为核心，独断专行。我压着满腔愤怒极不情愿地跟着鸟，菊比古迷迷糊糊地一边发牢骚一边摇摇晃晃地走着。鸟沉默不语，他内心紧张而充实；我和菊比古也一声不吭，内心气愤不满。我们三人默默地吃着石灰水一样难吃的汤面。我只吃一点就放下筷子，厌恶感从口腔灌进去，把整个消化系统塞得满满的，但肚子依然饥饿，只有鸟连汤带面吃个精光，还觉得不够。

"那个人，"鸟不再称他为疯子，目光炯炯地说，"在这儿见

了两个人。一个是男娼，一个是还跟小孩差不多的野妓。我和他们交谈来着，所以才晚了，特别是那个野妓正在接客，我在厕所旁边的小屋里等了好长时间。”

我和菊比古对着几乎没动的汤面的脏碗，心里搅腾着饥饿和不满，也许由于疲劳困倦产生的精疲力尽的虚脱感，我们忍耐着鸟自我感觉良好的滔滔不绝。

“男娼给那个人饭吃，是个年轻的男娼，他说觉得那个人真的害怕这个世界，看到那个人尽管过于极端，但确实从心里害怕这个世界，于是能通过那个人发现真实的世界，而且似乎也能给予自己孤独地置身恐怖的现实世界里的勇气。他还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安稳生活，不正是因为有了那个人替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地狱问题吗？那男娼还说，他觉得那个人是自己所遇见的最温和亲切的人，以前从未遇见过，今后也不会遇见。那个人要去港口，男娼想给他电车钱，但那个人很巧妙地婉拒了，又不伤害男娼的感情。说尽管脚痛得厉害，一直都是走过来的，打算明天走着去港口。”

“野妓是这样说的。”——鸟越发兴奋，目光灼灼地继续说，“野妓穿着印花连衣裙和凉鞋站在店铺前面，那个人走过来站在她面前一动不动地盯着她。她马上明白这是一个疯子，却差一点以为是另一个别的疯子。那个人像小孩一样透亮地站立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野妓。野妓说：我瞅他的裤子前面，都鼓起来了。可他平静地、像哭累的婴儿一样直楞楞地看着我。我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一定遇到了非常恐怖的事情，哪怕和我睡一分钟就会消除恐怖，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心里局促。于是我挑他，穷得叮当响，还硬要挺起来，难道这也是我的过错？瞧这熊样！接着我突然觉得我这一辈子都要卖淫，一直操到说不清楚是靠窟窿眼还是靠皱纹来做买卖的岁数，但现在跟不跟眼前这个人干将会改

变我的人生。不是淫荡的色情的含义，因为我这个人没有性感。你懂吧？是反色情的含义。可是我终于没有机会说可以为他免费提供服务，不是有时候也不好意思说，‘愿奉贱躯’嘛。碰上了那不要命的家伙，于是自己生自己的气，结果其他客人也拒绝了，过后歇斯底里般大哭一场。我的皮肉生涯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呀。”

“男娼甚至夸张地把那个人看做一个基督教徒。”鸟微笑着还想说下去，突然被菊比古厉声打断。

“行了！男娼也好基督教徒也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不想听你摆惑这帮下流货。管它呢！咱们回去吧！”

“你为什么说他们是下流货?”鸟的声调冷酷刻薄得令人心寒，“菊比古，你才是男娼呢。你不是跟CIE的美国人睡过觉吗?”我生来从未体验过的厚实深重的尴尬窘迫的沉默的铅盖沉闷严实地压在我们的头顶，时间停滞不动，鸟的咒语使整个世界睡成一座娼妓城。我僵硬地低着头，满脸通红，几乎浑身颤抖。我不敢抬头看他们。受伤的感情、愤激、奇异地彻骨冰冷的不幸感、甚至还有此时此地不应有的情欲在我冻僵的体内像涡状星云般旋转于无限黑暗的深渊之上闪闪发光。深夜的秋风似乎在面馆的上空开始吹刮呼啸。菊比古突然像一头桀骜蛮横的小野兽极其短促地低吼一声站起来往外走。他扔下四枚十日元的硬币。我低头看见其中一枚夹在桌子的沟缝里。

“鸟，你不该说那话。现在已经无可挽救了。”我一阵心绪烦躁的悲哀，依然低着头。

“哎！”鸟也无精打采。

我们之间横亘着长满荆棘的荨麻草茎般的沉默。我绝望地想，也许明天就会制定出新的法律，把我和菊比古这样退学后没有工作的人送上战场。我和菊比古在战场上大概都干男佣这类活

儿……

“男娼对那个人说，酒馆、夜间茶馆开到凌晨三点，等整个街道黑暗下来以后，你就去城山游乐场骑木马那个地方。所以我现在要去那儿找他。”

“你说那么难听的话伤了菊比古的心居然满不在乎，一心就想着那个疯子。”我气急败坏地叫起来，“我和菊比古一样。鸟，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

“菊比古乘十一点的私营铁道末班车回去，你和他一起去吧。”鸟的声音有气无力，充满悲哀，这使我立即后悔刚才不该那么说。鸟说，“我不想把这件事扔下不管。我觉得以前干的自以为无比勇敢的各种事其实都是怯弱胆小不负责任的。我还揍过司机。我讨厌自己缺乏责任感。这种缺乏责任感的情绪只是对自己周围的环境不满意的胡闹的表现。你们把自行车也给扔掉了吧?”

我没有回答，转身跑出店外。菊比古孤零零地低头坐在即将发车的末班车后节车厢里。我默默地坐在他身旁。菊比古没搭理我，脸色煞白，闭着眼睛，嘴唇渗出淡淡的血丝。是他自己咬的。我又累又饿又困。徒劳无益的今天，渣滓般沉淀着恐怖的明天。被一种奇怪的热情驱赶着抛离我们而去的朋友、心灵受到损伤的年轻的朋友、在悲愤中动摇不安的情绪，我无法判断。我终于放弃判断，昏昏入睡。

表示末班车的红灯亮了，电车敲着钟，浑身颤抖着驶出车站，用无限永恒的时间慢吞吞地爬过岔口。菊比古神经发作一样猛然抬起头，站起来把身子探出黑夜之中大声叫喊：

“鸟，我害怕!”

鸟正不顾一切地拼命蹬着自行车追赶上来。我心头一热，也站起来。但是电车还没有加速，鸟突然方向一转，消失在更加浓

郁深沉的黑暗里。菊比古无声地哭泣起来。

2

鸟一个人深更半夜在陌生的城市里并不觉得害怕。只是在道路上骑车的时候，街灯从背后照射下来，自行车和自己的影子跳进眼里，让他讨厌。他倒喜欢在一片黑暗中像浮游于宇宙空间似地处在上下左右的感觉混沌暧昧的状态下晕头转向地一直向前奔去。

鸟觉得自己骑车的身影比真实的形象显得幼稚，而且令人害怕，风迎面把他的头发吹得竖起来，披在后头，像一团燃烧的火，又像一把风中的草。他联想起一幅意大利的画，所以觉得厌恶。那幅画画着宁静的街道、宁静的建筑物、在聋子般宁静的建筑物阴影拖曳着的街头，女孩子在跪着玩转铁圈游戏。她的头发和现在骑车的鸟的头发一样，在风中披靡流动。鸟想：我讨厌那幅画。街道和建筑物令人毛骨悚然。现在我也讨厌自己的影子。这个城市的一切都令人感到极端的恐怖。

鸟骑在车上抬头一看，只见黢黑的天空裂开一块，闪烁着几点星光。在他的记忆里，先前的生涯所看到的夜空，要么黑夜漫漫，要么星光灿烂。而现在黑暗的天空像老朽的建筑物的墙壁一样坍塌一角，星星在洞坑里闪闪发光。他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犹如发现一个信号。他相信自己一定能与那个人不期而遇。“我不能用抓逃跑的疯子的方式对待他，要像迎接远方来客一样。我对他这么说：来，冷吧？伤口痛吧？忘掉地狱，在我的身旁好好歇一会儿。告拆我你的所见所闻所思。如果你想去港口，我护着你去。如果你想逃到大海彼岸去。我尽力帮助你。”鸟已经不准备把那个人送回医院。菊比古他们扔掉两辆自行车，鸟又放走了疯

子，医院要是知道了，他和医院之间就可能出现一些麻烦。但是鸟决心帮助那个人摆脱牧羊狗的追踪，顺利逃跑。

鸟通过从各种人了解的情况对那个人形成一个可信的形象，而且坚信不疑。直至昨天为止，他还是一个闭着眼睛鲁莽行动的不满分子，当然也具有相信睁眼所见的一切的勇气。现在，鸟看到了那个疯子将黑暗的夜路认作只存在于自我的地狱吓得四处逃窜。鸟有一种自信。鸟停住自行车，用拂掉黑暗的空气粉末似的动作看了看手表。他刚才围着城山山脚转了一圈，花了五十分钟。鸟心想那个人究竟被什么样三头六臂的妖怪吓得气喘吁吁地往陡峭的山坡上攀爬，鸟打算赶紧找到他，带他去港口，还想向他打听关于这个世界是否地狱的事情，想听牧羊狗好似一群火焰的地狱之狗的故事……

鸟仰望着耸立在城山上的黑黢黢的树丛，心想三点以前还可绕一圈。疲惫困倦突然袭上心头，他在车上摇摆不定。鸟重新振作精神，朝着刚才那个野妓站立的洋式房子门口连在一起的普通住家骑去。这条胡同的所有窗户都熄灯灭火黑咕隆咚，黑暗的天空显得明亮，笼罩着整个市街。他骑进胡同，捏闸刹车的声音吱嘎吱嘎的尖叫，但那个野妓已经不再站在那里了。鸟一下子沉浸在阴暗巨大的失望里。他像钻小洞似地在狭窄的胡同里笨手笨脚地艰难地掌握车把，自己似乎变成了一只网中之虾。远处传来小孩子急促地跑下楼梯的细小的声音。

“没找到吧?”一扇窗户突然打开，野妓探出头来，轻声问鸟。

“噢。”鸟瞬间沉醉在超越整个黑夜的幸福感里。骑在自行车上的鸟的头部刚好和开窗探头的野妓处在同一高度。那女人梳着辫子，卸了妆，惺忪的睡眼泪水晶莹，默默地看着他。鸟觉得她不像野妓，倒是一个傻呼呼的小女孩，跟自己那个心脏肿到脑袋

瓜那么大死去的表妹很相像，黑暗中看不清她的脸。鸟难为情地笨拙地把着虾一样乱转的自行车，腰部铆着劲，稳住重心。

“真可怜。”女孩的声音又变成野妓特有的粗涩低沉迟钝。

“嗯，是很可怜。”

“我说的是你。”

鸟略感狼狈，慌忙停住车，伸出一只脚踩在地上支撑身体。

“那个人其实就是一个疯子。”女人经过一番斟酌似地下了结论。

“噢?!”鸟镇静下来。

“所以我说，别管闲事。好好睡觉。瞧你累得精疲力尽。”女人说，“其实跟你有什么关系?!”

“噢，噢。”

“我说，你进来呀!”

鸟看见女人的小眼睛里满含的并非催诱睡意的泪水在夜里闪闪发光，一脸事不关己的神色，默不作声地踩着自行车离开她黑暗的窗口。鸟累了。困倦。好奇心、情绪的激动都已消退殆尽。睡意一直浸透到他的身体底层。鸟一边昏头昏脑地在马路上独自使劲蹬着自行车一边想，的确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也可以回到那个淫荡亲切傻呼呼的小娘儿身边，濡着她那一滴泪水，温柔地睡觉。在我舒舒服服睡觉的时候，一个早晨将降临这平平常常的小城，撒出的牧羊狗将追捕疯子穷追不放。而这一切与我毫不相干。但牧羊狗经过训练，又不是地狱之犬，大概不会咬那个人的，哪怕轻轻咬也不会。只是那个人以为被地狱之犬咬了，恐惧到极点，一定会由于强烈的刺激而死去。这只跟他脑子里疯狂的世界有关，与我毫无关系。可是，那家伙……”

“啊，所以，所以我才左右为难，才这么恼心!”鸟满心难受地叫喊起来。充满污垢的烦躁滚烫的声音在他的耳边震荡。

鸟从这充满厌恶的声音里倒引出一桩阴暗不安的回忆。他轻嗽一声。那是上小学的时候，鸟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开玩笑的心情把同学就要落坐的椅子猛然抽走，同学摔倒地上，鸟获得小小的满足。同学却因此得了脊椎骨疡，至今还卧床不起，青年的躯体上挂着萎缩枯瘪软塌塌的小学生般的细腿在微微抽搐。

“啊！我不是故意使坏呀！”鸟悲哀地尖叫起来。

鸟酸痛的脚只好吃力地慢慢地踩着自行车脚蹬，他的耳边回响起一群牧羊狗在石子路上奔路的骤雨般的脚步声。哒！哒！哒！黑夜里风卷而来。哒！哒！哒！唰！唰！唰！哒！哒！哒！那些长得奇形怪状的凶恶的狗！鸟憎恨地想，狗是奇形怪状地可恶，猫也是奇形怪状地可恶，鸡也是奇形怪状地可恶，人也是……

鸟看见一个穿条格花纹西服的小个子男人正急匆匆地从黑暗的马路对面、城山登山口的路灯的苍白灯光下走过。他想喊，那个人回头一看，像受到惊吓一样，慌慌张张地往黑暗的山坡跑去。只有条格纹西服泛着白光的一阵闪动残留在鸟的眼帘里。

等一辆大型卡车驶过以后，鸟过了马路，扔掉自行车，追上城山山坡。他兴奋激动得跌跌撞撞往上爬。这时，突然钻出四条汉子挡住他的去路。市营电车的那个司机在他们后面恶狠狠地盯着他。四条汉子脖子上挂着蝮蛇的装饰物，冷冰冰地看着鸟。鸟焦躁得简直要哭喊起来。“我好容易才发现那个人，他知道我在追他，以为我是地狱里的鬼，说不定又会从城山逃到别处去”。鸟怒不可遏。他一阵恶心，立即蹲下来，把像尖锥一样缝在裤子折缝背面的刀子抽出来，用大拇指指甲跳开保险扣，摆开架式准备对付这四个小流氓。凌晨三点。街道万籁俱寂，一片黑暗，只有深夜的天空由于其自身的光亮泛着淡白。四条彪形大汉叉着两脚挡在面前，从头到脚一团漆黑。四颗极其丑陋蛮横的黑脑袋紧

张警惕地静静转过来对着鸟。鸟听见自己手中的刀刃嗖地一声出了鞘，这声音熟悉得令人眷恋。鸟敏捷地纵身一跳，退到右后方，心里盼着对方见到刀子就往后撤。

“别让他跑了！”

四个人乱了阵脚，只有一个人跳出来。鸟一个短促的迂回，猛扑上去，只见那个人惨叫一声捂着肩膀一屁股墩在地上。鸟的对手剩下三个。坐在地上的小伙子哭爹叫娘。鸟的刀子在街灯下闪着寒光，他嘴里啧啧有声，大口大口地吐着潮湿的粗气，勇气像泉水一样不可遏制地鼓涌上来。自己变成了一条眼镜蛇，狠毒地威胁着敌人。鸟想起他喜欢用刀子打仗。这三个蝮蛇团伙的喽罗犹豫着想开溜。鸟准备主动发起功击。

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飞过来砸在鸟的后脑勺。鸟忘记了躲在暗处的司机。鸟感觉到自己非常缓慢地屈膝弯身扑倒在地，他听见被他刺伤的人的啜泣，就在自己的脑袋瓜撞地的旁边，血滴和蝮蛇的装饰物和碎断的绳带。紧接着，一阵拳打脚踢，鸟趴着一动不动。好容易才发现那个人、才追上那个人。他只觉得窝囊遗憾，而且非常想睡一觉。说不定这样子就会死去。鸟突然想起那两个坐在深夜空荡荡的电车里被抛弃的少年，觉得格处亲切。这时，鸟突然一声尖叫，失去知觉。司机的北京猿人般的脸上充满幸福，他仍然不停地在鸟的身体的柔软部位上蹦跳着。凌晨三点半……

牧羊狗群激烈急促的脚步声从鸟的头部旁边掠过。鸟像被露水打湿的小草一样趴躺在冰冷的地上。他睁开眼睛，疼痛和晨光使他清醒起来。他看见最后一头牧羊狗一溜烟地跑上明亮的山坡。鸟哼哼着艰难地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追赶着牧羊狗登上山坡。他的周围突然响起一片犬吠声。他步履艰难地慢慢往上爬。就在他爬上两米，在灌木丛茂密的地方发现那个小个子男人背对

着他吊在一棵枫树上。牧羊狗一边围着上吊的男人奔跑一边悲哀地不满地吠叫。鸟站在湿漉漉的灌木丛前面，身子微颤着，面无表情麻木不仁地呆呆看着。然后他轻洒一掬泪水，握拳低头，默默祈祷，献上一片虔诚之心。鸟的周围蒸腾弥漫着潮湿的草、潮湿的树叶、树干、泥土，还有狗的气味。

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放在鸟的肩膀上。是追赶牧羊狗来的医院总务处的朋友。

"我要把他搬回医院。他不是死在医院，而是死在外面，这会给很多人造成麻烦。"总务处的朋友像医生一样声调平静稳重。

鸟没有回头，顺从地点点头。

"我是骑三轮摩托车来的，用车罩把他裹着运回去。"

鸟和久经世故的总务处朋友一起用浅绿色的硬梆梆的防雨布把小个子男人的尸体裹好，两人扛着走下山坡。说起来，到最后鸟也没有正面清楚地看一眼这个男人长得什么模样。在深夜的街灯照耀下泛着白光翻动的上衣是在静谧的晨光里被雾水濡湿的冰凉而厚重的感触。牧羊狗不吵不闹，已经安静下来，吐着白气垂着尾巴互相挨靠，看着两人把防雨布包裹的东西放进三轮摩托里。它们不再是昨夜奇形怪状的可恶的狗，而是眼光如绿草般单纯的普普通通的狗。

总务处的朋友握着车把启动发车。鸟把旁边的小座位放下来，坐下去。朋友张开双臂掌握车把，挤得鸟只好弯腰曲背忍着疼痛把身体往前倾斜，免得后脑勺的大肿包碰到身后的货架框上。他沉默着，听见牧羊狗在后面追赶摩托车的跑步声。嘞！嘞！哒！哒！虽然耳边回响着狗的跑步声，但并不像昨夜陷入空想、置身于黑暗与孤独之中那样，把自己诱惑进恶梦的深渊。天亮了。恶梦不会再来……摩托车超过一辆又一辆前往港口工厂上班的工人的自行车。晨光里，没有睡意、板着脸孔、刚刚洗过的

脸颊被寒冷的空气冻得通红的工人们骑着闪亮的自行车，他们在工作之前总是显得健康快活、生气勃勃，蕴藏着沉重的忧虑和生命感，对鸟他们从不流露无谓的好奇，对周围漠不关心，各顾各地奔向工厂。鸟已经从迄至昨天的厌烦焦躁的不满意中解放出来，觉得自己和这些工人们一样，成了一个稳重的大人。鸟不会重返菊比古他们充斥不满与恐怖的世界。他身体前倾坐在闪亮的三轮摩托的副手座位上，一声不响地和工人们一起奔走。这是大人的早晨。

狗的世界

“他像酸一样敏锐、毫不留情、易受创伤。”美国评家为年轻的小说家菲力普·罗斯的短篇集做的广告上这样写着。“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年轻，他用新鲜好奇的眼光观察人生。”

我在外文书店从摆在杂志架子的目录上浏览的这句话没有从我现在变得相当粗疏的记忆网眼里漏掉，依然印象深刻地留在脑海里是因为它唤起我对一个年轻人的回忆。当然，这句话与那个年轻人并非严丝密缝完全吻合。的确，他像酸一样敏锐，不仅对敌人毫不留情，对自己也毫不留情。但是，他是否属于易伤型性格，我难以判断，总觉得带着一条暧昧的尾巴。他有时极其纤弱敏感不安惊慌、被恐怖骇人的恶梦纠缠着，对我和我妻子之间的谈话反应过敏。自从他跟凶残狂暴的小社会有牵连被着实教训吃够苦头以后，沉默不语、反躬自省，老实过一段时间。我见过用厚刃刀杀牛犊。杀牛的是个外行，砍了好几刀都没有致命。小牛犊每挨一刀都揪心裂肺地哀吼，浑身颤抖，但只要一没挨刀，似乎立即忘记了伤痛。杀牛的精疲力尽，浑身沾满鲜血，跑到小树林里躺着歇一口气的时候，小牛犊粗壮的脖子上鲜红发黑的伤口像外套的风帽翻盖在肩上一样敞开着，但顽强的牛犊还用鼻子拨

弄斜坡上羊齿类植物鲜嫩的新芽想吃草。

那个年轻人挨揍受伤的时候也哭爹哭娘，浑身发抖，但没过几天就把苦头忘得一干二净，照样出入暴力场所。他的感觉像动物一样麻木不仁。

他的内心深处混杂着比十九岁的年龄更年轻幼稚和比年长的我更固执厉害、稳重老成两部分。他的确很年轻，但也的确有让人不想称赞他“的确年轻”的另一部分。他的人生除了一小部分与我和我的妻子有关外，总好像受到某种暴力性的操纵。他是否以新鲜好奇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因为他沉默寡言，没有充分的证据。只是他经常觉得他可能具有暴力社会磨练出来的对别人特殊的观察力和生活态度。他的眼睛给人的印象，并非形容比喻，的的确确具有新鲜好奇的感觉。但是，紧闭着的大嘴令人觉得这小伙子从小就打架斗欧脑子里什么地方落下了毛病。他忧郁的雾气朦胧的眼睛和坚闭不开的大嘴搭配在一起很有点像乌龟。请大家想象一下我国最常见的那个种类的乌龟的眼睛和嘴，这会给予大家对我现在就要回忆的这个年轻人容貌一种最生动最贴切的形象。

他第一次来访是我和我的妻子新婚几个月后的那年初夏。我到北海道网走地区旅行，走访战争结束后从桦太迁回来的基立亚克族和鄂伦春族的家庭。那一天，我在北见盆地的小村子里看完基立亚克女巫的祈祷舞回到网走的旅馆，就看到妻子来的电报。记得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你行踪不明。茑弟弟来家，请速归。

我还有见鄂伦春族巫师的安排。这个老人和本族人被监禁在苏军集中营里的时候，亲自毁掉自己的一只眼睛，以拯救苦难深重的民族。他以鄂伦春族巫师的名义，把民族的不幸全部封闭在

自己的一只眼睛里，为民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鄂伦春族人并不因此过上好日子。他带领鄂伦春人迁回桦太以后，从事最低贱的苦力劳动，在北海道四处流浪，逐渐北上到网走一带。我的向导、当地报社的记者说，这可能因为他们对远离桦太海的生活充满不安。我本来等着现在木材加工厂工作的这个鄂伦春人巫师工休日好去采访他，接到电报后，立即改变日程，坐上了开往札幌的夜车。

我非常兴奋激动，简直有点神魂颠倒，怕睡不着觉，吃了安眠药，心里还不踏实，怀着一小瓶威士忌躺在窄小的床铺上。战争结束那年夏天，我在集体疏散的山村和弟弟失散了。起先我以为性格倔强乖僻的弟弟躲在森林里或者藏在山谷下的农民家里。由于后山滥伐森林，一下雨，山涧里就水势暴涨，所以是个危险的去处，但我的弟弟虽然个子小，却敏捷机灵，脑子转得快，五岁就会游泳。我倒不但心这山涧，就回到寄居的曹洞宗寺院等他，但左等右等不见他回来。疏散到这儿来的孩子们都听说，离村子十公里远的邻村有一条运木材的小铁路，钻进货车就可以直达我们先前居住的城市。我等得心烦意乱，于是做出第二个推测：他沿着公路步行十公里，然后充分运用小孩子的智慧，爬进车厢，藏在松树、杉树原木之间，一个人回市内去了。我给在市里的祖父写了封明信片，告诉他弟弟独自出门旅行去了，却没向照顾管理我们的老师报告。因为弟弟是祖父硬塞进来随我们集体疏散来的编外人员。战争结束后，我回到市里，发现不但弟弟并没有回到祖父身旁，连我的明信片也没有寄到。我们的城市被战火烧成废墟，祖父一直一个人在防空洞里避难。从此，我便失去了弟弟。

十四年过去了。弟弟应该是十九岁。安眠药和威士忌混搅在一起，产生奇妙的作用。我陷入一种狂躁状态，不可抑制地发出

像小鸟一样尖刺的笑声。那个很有主见的可笑的小家伙这十四年藏在哪里？现在又为什么突然跑来找我？我心头一阵感伤，不由地泪水流淌，又突发性地尖声笑个没完。周围的其他乘客终于身穿着印有国营铁路标志的睡衣聚在走廊上，嘀嘀咕咕商量了一阵子后，派代表找卧车服务员提意见。结果卧车服务员把我训斥一通，要我"严重注意"。于是我又把安眠药放进嘴里嘎嘣嘎嘣咬碎，灌了一大口威士忌咽下去，昏昏沉沉地彻底坠入黑暗的睡眠里，连一丝梦影都没有。

可是到了第二一早晨，我从昨晚的狂躁状态跑到另一个极端，也出现一些压抑苦闷的忧郁症症状，开始怀疑失踪多年的弟弟怎么突然从天而降。十四年杳无音信，一天突然归来，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战后十年里，家里人千方百计寻找弟弟，毫无结果，只好死了这条心。只要弟弟活在世上，还记得自己的姓，他早就该回来了。即使他有可能撞上十四年丧失记忆这种奇迹般的概率，恢复在十九岁的人的脑子里的五岁时的记忆究竟对他具有多大的意向呢？说不定这十四年重新出现的弟弟此人是一个突发奇想的笨拙的骗子。企图诈骗我们夫妇的骗子不过如俾格米人那种等级的不入流的骗子。

我对自己昨晚陷入狂躁状态而像鸟一样尖声发笑、轻易落泪感到愚蠢羞愧生气。

我在札幌的饭店要了东京的长途电话，一边在餐厅吃早餐一边等电话，心想先听听那边的情况，如果可能还是返回网走，去见那个在木材加工厂工作的鄂伦春人老巫师。我甚至觉得，与其相信十四年后突然钻出来的这个弟弟，不如相信鄂伦春人巫师召唤来的生灵或者死魂。

我的嘴唇还沾着蛋黄就与妻子通话。我用淡漠的不信的声调询问"弟弟"的情况，妻子回答的口气出乎我的意料。她既不兴

奋也无戒心，就是说，既没有相信来人就是自己的小叔子而兴高采烈，也没有怀疑是冒名顶替而紧张戒备，就像突然来了一个阔别多年的老朋友似的。其实这明显意味着我的妻子对“弟弟”印象不错。

妻子说，小伙子一直住在老家的地方城市，大伯母也住在那里，是大伯母让他到东京找分别十四年的“哥哥”来的。是大伯母呀！我立即悟到已经涉及问题的核心。我的大伯母在她居住的那个地方城市从事慈善事业，在当地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却受到所有亲戚的孤立。不叫我的“弟弟”去找住在同一个城市的我的亲属，偏偏打发他跑到东京找我，因为大伯母认为我是我们家族中最好说话的人，更准确地说，她心里明白我们家族都对她发怵。于是我又告诉妻子说大伯母这个人神神怪怪，经常弄出些荒唐古怪的事。可是这一次大伯母从哪里找到这只她的诡思奇行的替罪羊呢？

“你的大伯母在她担任理事的一家观察失足少年教养情况的民间机构里从今年夏天解除教养的少年名单上查找到的。年龄十九岁，名字和你失踪的弟弟的名字一致，姓不一样。他从小就无依无靠，姓大概是哪一个收容机构随意给取的。”

“他记得疏散的生活以及和我失散时候的情景吗？”

“一点也记不得了。连自己有没有哥哥好像也记不清楚。他并没有坚持说自己就是你的弟弟。只是你的大伯母给他到东京的旅费、零花钱和我们家的地址，他就来了。”

“昨天晚上怎么安排的？给他找旅馆了吗？”

“他在院子里搭个帐篷钻进睡袋过了一夜。”妻子的话语里带着笑声，“非常客气。在门口一听说你不在，就不想进来，说可以露宿。我就把你的帐篷和睡袋借给他。今天一大早起来，在院子的水龙头旁洗一把脸就出去了，说东京有一个朋友。好像是他

以前一伙的哥儿们。”

“如果不是我的弟弟，他当然就跟我毫无关系，所以不要刨根问底查个没完。听你这么一说，罪魁祸首是大伯母，他倒像个受害者。”

“他特不爱说话。”

“他长得像我吗？”

“要说他长得像包括你在内的什么人，不如说像乌龟。但是，如果你生活在他那样的社会里，也许你的长相也会像乌龟。”

“他生活的是什么社会？”

“充满暴力的恐怖社会。他左手两只手指没了。别看他沉默寡言老实迟钝的样子，其实浑身躁动着狂暴。反正他跟你以及你的朋友是不同的类型。”

“你觉得他真是我弟弟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给我发那样的电报？”

“想让你早点离开基立亚克人女巫。”

“我乘四点的飞机回去。能和他一起到机场接我吗？”我终于放弃了与鄂伦春人老巫师见面的计划。

傍晚，妻子和穿着深蓝色条纹粗布裤、运动衫的小个子青年到羽田机场接我。就在见面的瞬间，如同一种默契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忘却了大伯母发现“弟弟”的经纬。从此以后，直至年轻人不辞而别（第一次不辞而别不久后又回来，第二次出走后一去不复返）为止，我们三人谁也没提过发现“弟弟”这个碴儿。他立即成了我们家的朋友，所以无须拘泥于是否真弟弟。大伯母的十四年久别重逢的心血来潮的做法好像给我们开了个玩笑。我们夫妇俩在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假弟弟。假弟弟实在沉默寡言。那一天从羽田机场回东京都的公共汽车里，他只说自己从来没吃

过正宗的中国菜。于是我们进了一家四川餐馆，围桌坐定后，光我一个人谈基立亚克人和鄂伦春人的见闻，妻子和假弟弟一声不响地听着。假弟弟啤酒也不喝，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橘子汁，津津有味地吃菜。这与在帐篷、睡袋里的睡眠一样证明着他的斯多噶主义。他的寡言、而且这寡言并没有影响吃饭的气氛，使我觉得是带着一只规矩懂事的大宠物一起来吃饭似的。

可就在这天晚上，假弟弟显示出易伤和酸一样敏锐的两样性格。

我谈到基立亚克人没有文字，他们世代相传自己是古代亚洲人的祖先。但这位祖先和爱伊努人、鄂伦春人的祖先一起去游泳的时候，把文字板放在岩石上，就他的被偷走了。从此以后，爱伊努人、鄂伦春人有文字，基立亚克人连半个文字也没有。假弟弟听到这儿，拿着汤匙喝鱼翅汤的手停下来，血涌上头，蛮横粗暴的脸青紫乌黑，一副胡思乱想想不开的烦躁神情。后来我们才知道假弟弟认得下来也就平假名、片假名两种文字，斗大汉字就粗识几个。他从不读书看报，也许认为我这个写小说是最没意思的职业，对我的工作没有表示特别的兴趣。

当我谈到鄂伦春人老巫师瞎眼的故事时，假弟弟显示出酸一样的敏感。我说这个老人出于一种少数民族小部落首领的责任感亲自把自己的眼睛弄瞎，一直无动于衷的假弟弟突然满脸疑惑地看着我。在我们夫妇再三再四的催问下，他才说：

“在桦太集中营里老人的眼睛被弄瞎即使带有祈祷的含义，但我想不是他自愿弄瞎，而是他周围的同一个民族的人用暴力强行弄瞎的。一旦被弄瞎，因为他是巫师，也就不怨天尤人。”

假弟弟说话带着乡下方言，吞吞吐吐。但我同意他的见解。也许他说得对。虽然听起来很残酷，但残酷里包含着真实。我表示赞成他的意见。他似乎很难为情地接着说：

“因为我亲眼见过这种毁眼。”

我和妻子大吃一惊，顿时毫无食欲。

“基立亚克人、鄂伦春人本来都是桦太的狩猎民族，他们为了捕捉林中的驯鹿和河里的大马哈鱼，具有最敏锐顽强的生活本能。迁回北海道以后仍然保持着这种本能。他们在北海道找到本应驯鹿大量出没的茂密森林、大马哈鱼成群结队的大江大河，可狩猎捕鱼总是一无所获，使他们大惑不解。民生委员向他们解释说，这儿是北海道不是桦太。他们还是一边艰苦劳动一边不屈不挠地跋涉寻觅有驯鹿的森林和有大马哈鱼的河流，所以无法给予他们生活上的保护。难道就没有人能够开导他们懂得这种民族的本能现在只能导致不幸吗？”

“太可怕了。”假弟弟说。

“太可怕了。”妻子也说。

“我也带着同样的感想从网走回来。”

饭后，和我妻子一样，开始对假弟弟怀有好感，同时也觉得必须对怪里怪气的大伯母这种张冠李戴的“关系妄想”负责，便让他在我们租赁的家的书库住两个星期再回去。

假弟弟在挤满书架的书库狭窄的空间摆一张长椅，就睡在上面，但他到最后也没碰一本书。他这样彻头彻尾地对书毫无兴趣令人难以置信。我深夜到书库查字典，好几次看见他盘腿坐在长椅子正中间抱着脑袋瓜一动不动。就是在这样被百无聊赖的魔鬼缠咬的时候，手指头也不想碰一碰书。像他这样绝对不需要书的人，除了婴儿，我以后再没见过。他身在书堆里，却毫无兴趣，一直抱头思索，似乎也发现一点自我主张的欲望。于是，我们逐渐交谈起来，我问他断指的经过，他对我诉说做梦的苦恼。我想，莫名其妙的汉字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的几百万页对假弟弟可

能是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如果真是如此，让他在书库睡觉就显得不近人情。

早晨，当我还在被窝里的时候，假弟弟就和我的妻子迅速地、然而愉快地吃完早餐后一个人上街去了，到我吃完晚饭进书房工作以后才回来。所以我和他三言两语的交谈只是在深夜我去书库查阅东西、而且还要他没睡的时候。尽管时值初夏，书库里连一丝风都没有，他睡觉还要用毛毯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的像木乃伊一样。假弟弟在书库里住了几天以后，有一天深夜，他结结巴巴笨嘴拙舌地对我谈好长时间自己断指的经过。他原来是那个地方城市暴力团里辈份最低的小喽罗，一天，在茶馆认识一个姑娘，当晚就睡到一起。可是那姑娘是暴力团大哥的情妇，这样事情就不好办了。他听说大哥准备给他"放血"，就想先下手为强，半夜把大哥叫到市体育场用刀子把他扎成轻伤。

"我怕他报复。"假弟弟说话的声调像军人，看来是在少管所养成的习惯，"把手指切掉，我想对方就不会报复……"

"没受到报复吧?"

"另一只手指被他切掉了。"他露出僵硬的老成的微笑。

我不知如何是好，故意开玩笑缓解气氛。

"那个姑娘长得漂亮吧?"

"我是冷感症。"他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的妻子这样评论他的斯多噶主义性格：

"早餐本来很简单，假弟弟却吃得很香，就像吃一顿丰盛的晚餐。我觉得他干小地痞流氓那一阵子也一定对微不足道的一点快乐感到斯多噶式的满足，看了叫人心里难受。"

他住在我们家的第二周早晨，妻子发觉他从来没唱过歌。在妻子的追问下，他说自己一支歌也没记住，所以绝不唱歌。那天早晨，钢琴声和他的叫喊声把我吵醒。这是妻子开始尝试每天在

假弟弟出门前教这个对音乐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唱《夏天来了》这首歌。但是，站在钢琴旁进行两小时徒劳无益的劳动后，别说妻子，连假弟弟也精疲力尽叫苦不迭。

一天深夜，假弟弟在书库里问我："我同样的梦做了几十次，是不是有病？我想是不是我的脑子被打坏了？"

"什么梦？"

"我站在旋梯上，一个梳着又长又直的银发女孩背对着我站在眼前，我双手使劲伸向她的脖颈。就是这些。"

"做了几十次？"

"嗯，有几十次。我双手使劲伸着，就这些。"

"就这些我也说不清楚。"我表示无能为力，"但对你来说也许是重要的梦。"

我信口这么一说，假弟弟回我一个略显从容的微笑。就这样，我们夫妇和假弟弟相安无事，气氛融洽，准备收割大伯母播下的有毒的麦子。我打算赠送他回程旅费。

但第二周一开头，我就和假弟弟大吵一场。那一天，我和妻子正在吃晚饭的时候，他回来了。他少有这么早回来过，情绪兴奋激动，满脸凶光，没等我们开口，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像章给我们看，用陶醉的得意忘形的声调说：

"建筑工在电车站把朝鲜人高中生揍了。我也参加进去把他们狠狠揍了一通，把这玩意儿抢过来。"

"你揍谁了？"

"当然是朝鲜人高中生。"

"为什么要揍他们？"我气得脸色都变了。

"就因为他们是朝鲜人。"他天真单纯地说。

"战争结束的时候你才五岁吧？你和生活在日本的朝鲜人的关系都是平等的吧？朝鲜人欺负你了吗？你有什么理由这么仇恨

蔑视朝鲜人？为什么因为对方是朝鲜人就要揍他们、抢他们的东西?”

“……”

“我不知道你进少管所以前都干了哪些缺德事？但今天你的行为很卑鄙。简直是疯子。”

在我怒吼的时候，假弟弟的眼睛被十几二十层遮蔽膜覆盖着，嘴唇紧闭，脸上的皮肤像抹了一层厚厚的白粉一样苍白失色，把所有的表情都隐藏起来，从深处透出一丝陌生人般傲慢的轻蔑的浅笑，顽钝然而坚决地把我们夫妇拒之门外。第二天早晨，他提着唯一的行李、用劈成两半的橄榄球做成的破旧的手提包走了。

假弟弟不辞而别以后，我们发现丢了两件小东西。一件是妻子在厨房听音乐的放在碗架上的小半导体收音机。妻子说，这是平时面无表情的假弟弟吃早饭时像小孩子一样爱不释手的惟一的东西。如果假弟弟走得圆圆满满，妻子本来就打算把这个收音机送给他做礼物的。所以收音机丢了倒无所谓。

让我担心的另一件东西是摆在书库的书桌上做装饰品的瑞典造空气手枪。这是用杰尼炼钢厂生产的钢铁制造的一支猎枪，它的威力可以使十米远的屋顶上的野猫吓得屁滚尿流。是我的喜欢恶作剧的外国朋友不知道出于什么意图送我的结婚礼物，如果到外国旅游买这东西回来的话，一定会被海关没收。我对假弟弟携枪而走感到一种朦朦胧胧却牵肠挂肚的恐惧。

假弟弟出走三个星期后，收到大伯母给妻子的回信。大伯母年轻的时候，丈夫在一家公司驻纽约办事处工作，所以现在在国内通信仍然用国际航空的薄信封和薄信纸，而且收信人的地址是用打字机打的罗马字 TOKYO。妻子去信时很委婉地表示怀疑假弟弟看来不是我的真弟弟。大伯母的回信居然满不在乎地说自己

也不相信。而且还写道那个年轻人离开我家后没有回去，家庭法院的调查员急得四处寻找。话里话外还责备我们夫妇有疏忽之处。但是，我们完全不知道那个年轻人的处境是否到了真地必须报告法院调查员的地步。大伯母还随信寄来假弟弟恶行劣迹的一大叠粗糙的横格纸抄件，上面除了假弟弟断指的伤害案和异性交往不当案外，还有几年前的强奸案和几起盗窃判。尽管大伯母每次都要弄出点别出心裁的怪花样，但我还是猜不透她为什么要把这些抄件寄给我的妻子。结果这封信恶化了我们对大伯母的感情，反而同情假弟弟。强奸、盗窃都是他十五岁以前干的，十五岁以后在少教所和观察监护设施里过着禁欲般的生活，放出来以后也就是那一桩为了一个姑娘和暴力团的大哥动刀结果断了两根手指头的事件。

我对假弟弟欧打朝鲜人高中生还扬扬得意自吹自擂的暴力行为至今还感到震惊，但逐渐地把它作为一般性问题来看待，对他个人的火气也就消了。我和妻子一致认为假弟弟是个极具个性的年轻人，还时常怀念他。

假弟弟失踪大约五个星期以后夏末的一天，我心不在焉地浏览周刊杂志关于警察第一次搜捕从海滨旅游地返回东京繁华地带的暴力团成员的报道，还刊登有被没收的手枪的照片。尤其记者耸人听闻地渲染说气枪可以在人群中无声杀人，气枪几近无声手枪，近距离内完全具有贯穿心脏的杀伤力，如果暴力团大量走私进来此种气枪极其危险，云云。

我对被假弟弟盗走的气枪的恐惧感现在有更明确更直接地切身体会，我怀疑他可能拿着这支枪加入暴力团了。即使被警察缴获的这支气枪不是被假弟弟偷走的那支，但他持枪就有可能用于非正当的目的。我越来越担心害怕、忐忑不安。

可是，过了两个星期，正是清爽的金秋时节，假弟弟突然又

出现在我们家门口，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乌龟一样自我克制的小脸肿得有两倍大，痛得直哼哼。

深夜。我听见门铃响，打开门一看，假弟弟提着沉甸甸的橄榄球小提包已经从门铃的位置退到黑乎乎的碎石子小道后面像伏击手一样站着，而且怕我给他一个闭口羹似地赶快说道：

“把帐篷、睡袋借给我，让我过一夜。”拼命要把堵在喉咙里的东西吐出来似的结结巴巴的声音。

已经不是还能露宿的气候了，而且虽然是黑暗里，也能一眼看出他伤得不轻，忍育勉强支撑站着。我先把假弟弟带到书库，然后把妻子叫起来。假弟弟见到妻子，连打招呼的气力都没有，痛苦难忍地瘫坐在长椅子上。穿的和今年夏天第一次上门来时候一样，镶白边的蓝色运动套衫和深蓝色斜纹粗布裤，脖子和胳膊的皮肤冻得起一片鸡皮疙瘩。但是，更让我和妻子惊骇的是他的脸部、手指、胳膊上仿佛漫画电影那样机械性地一层层肿起来。在书库的明亮灯光底下察看，他的身体哪儿也没有出血的迹象，但无疑浑身被钝器打得一无是处、目不忍睹。有几分钟的时间，我震撼、恶心，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他左眼肿得完全看不见，脸色变得跟山羊的睾丸一样青紫。

“给医生打电话！”我一下子清醒过来。

“不，我不要！”假弟弟突然气势汹汹地严厉拒绝。

“可你连呼吸都觉得痛呀。说不定肋骨都断了。”

假弟弟抬起还有一点视力的右眼瞥了我一下，紧闭上嘴唇。右眼也肿得快看不见了。嘴唇肿得像拳击护齿一样鼓起来。

“要湿布敷一下也许会好一点。”战战兢兢的妻子小心翼翼地说。

“不，我不要！”假弟弟再次严厉拒绝。

我对妻子使了个眼色，告诉她今天晚上不要管他。妻子抱着毛毯和枕头出去了。

“他们用皮包的铁棍打，打成重伤还不会出血。脑袋挨打了吗？应该仔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脑内出血，不然很危险。”我着急生气悲哀地继续恐吓依然有气无力地低头不语的假弟弟，“明天一早要不去医院，就非常危险。”

“不，我不要！”假弟弟像机器人一样又固执地重复一遍。

“你是怕医生去报警吗？”

假弟弟肩膀哆嗦了一下，可能是肌肉剧烈的疼痛引起的痉挛，嘴里不由地“呀！”叫唤起来，声音显得格外稚嫩。他拼命地想睁开肿得像在冷笑的细小眼睛狠狠瞪我。他的表情丑陋可恶。我为了掩饰厌恶的心情，就走出书库催促妻子快点准备卧具。妻子把新床单套上的毛毯和枕头放在膝盖上，像惊吓得瘫软站不起来似地沉沉坐在床上，苍白的脸上泪水盈眶。我就像面对一头受伤后迷路闯进家门的愚蠢的动物，拒绝治疗，只能无可奈何地看着干着急，气恼伤心。

“那家伙跟四、五个地道的暴力团玩命，被他们拿皮包的铁棍揍成这个样子。我们有什么法子！”我没好气地对妻子说。

我从妻子手里接过毛毯、枕头，走进书库，放在像疲惫不堪的神经质的猩猩一样茫然呆坐的假弟弟身旁，然后默默地出来，回到自己的书库打算继续看书。从隔壁书库传来显然是拼命压抑的、但依然强烈的痛苦的呻吟声，我的眼睛失去了追踪铅字的气力。我更加气恼伤心，站起来回到寝室里。这愚蠢丑陋的乌龟！“不，我不要！”多么卑劣可悲！我一边痛骂假弟弟一边吞下大量安眠药睡去。

第二天，假弟弟在书库里待了整整一天，妻子把跌打伤药、毛巾、一大脸盆热水端进去，想给他洗净上药。他还是那句话：

“不，我不要！”

可是过了一个小时，妻子端饭进去时，看见他赤裸着身体正自己上药。妻子吓得退出来，她说假弟弟肌肉壮实的小小身体上布满了青黑色的痞子一样的斑点，像穿着一件毕加索设计的芭蕾舞衣裳。那天夜里，我又听见隔壁书库传来的呻吟声不绝于耳，可是我无能为力。

早晨，我到兼做餐厅的厨房去，看见假弟弟正在吃早饭。他的脸肿得比原来宽了一倍，眼皮像舌头一样耷拉下来，但情绪已经恢复正常，平静沉着得甚至显得迟钝。吃饭的时候，我和妻子说话小心谨慎，只字不提假弟弟的不辞而别以及丢失的小半导体收音机、气枪的事。假弟弟却泰然自若、从容不迫，用妻子的话说，就是对微不足道的一点快乐感到斯多噶式的满足，很简单的早餐吃得非常津津有味。吃完饭后，妻子开始收拾桌子。我和假弟弟端着各自的咖啡到我的书房。想起来，这是第一次我们从早上开始慢慢聊天的机会。他一坐在扶手椅上，就开始专心致志地喝咖啡，对书架上的书墙上的画、地图桌子上的照片没有显示出丝毫的兴趣。

“你究竟跟什么人打架来着？”我问。

假弟弟艰难地闭上肿胖的嘴唇，用忧伤悲戚的眼睛盯着我。直到这时我才悟到，他的眼睛含带忧愁的时候，意味着他警戒提防。我决定也沉默不语，耐心等他开口回答。但对方一旦默默地对视，我绝不是他的对手，在他雾气朦胧般的眼睛注视下，我立刻狼狈溃退，只好改变进攻手段。

“你被揍得好惨呀。昨天还一直哼个不停。”我带着嘲弄的口气。

我的战术成功了。肿大的乌龟封闭的表情终于开了一个洞口。假弟弟结结巴巴地说：

"是我被恶梦魇住了……"

"是那个恶梦吗?"

"是那个恶梦的继续。"假弟弟郁闷忧伤的样子。

他向我描述的梦境的确是第一个梦的产物或者说是第一个梦的补遗。在第二个梦里，他正从旋梯上跑下来，然后勒死了那个银发少女。无数的乌鸦像警察一样呱呱聒噪着从楼梯上冲下来……

"我从来没遇过比这梦更可怕的事。"他慢慢翻动着肿大的嘴唇，浮出一抹微笑。

"手指切断的时候也没这么可怕吗?"

他依然面带微笑，对我的问题置之不理。接着突然换了一副面孔，满脸凶相。

"梦里的事件在梦里会不断发展吗?"他狡黠地诱我回答。

"如果你把这个夏天的生活情况都说出来，也许我能解释你在梦的世界里为什么从第一天梦接续对第二个梦的现象。"

假弟弟满脸凶相满腹疑虑地打量着我陷入思考。然后像癞哈蟆咬住一只苍蝇似地紧紧闭上肿胖的嘴唇，恢复他浮着挑战性微笑的丑陋的乌龟脸。我和他谈不下去了。

那天我去出版社，傍晚回来的时候，妻子告诉我假弟弟出去了，橄榄球的小提包放在家里。我想到他的伤，看来不碍事。但假弟弟夜里很晚还不回来。临近半夜的时候，我听见门口传来像是沉重的沙袋掉在地上的声音。我朝妻子喊了一声，跑到门外，只见假弟弟比两天前更加惨重地趴倒在碎石子路上。我扶着他的脑袋和肩膀想拉他起来，扶着他后脑勺的手掌摸到一片湿漉漉的黏稠的大量的血，我把他的身子靠在我的胸前，看着自己鲜血淋漓的手掌。妻子从我身后看到假弟弟的脑袋瓜，惊叫起来：

"快看医生，不然要死的!"

假弟弟听到妻子的惊叫，发出一声咆哮般的叫喊，拼命地从我的胳膊中挣脱出来，不顾一切地往前奔去，却跌跌撞撞地一头撞在杜鹃花树丛里，倒下去，开始呜咽哭泣。我和妻子冷静地看着他。然后我安慰他，保证不叫医生来，扶他进书库，坐在长椅子上，用绷带包扎头部的伤口，让他躺下睡觉。当这一切做完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而我们夫妇一方面疲劳过度另一方面精神亢奋，毫无睡意，对假弟弟反常的行动百思不得其解，一直聊到天亮。妻子极力主张如果假弟弟和东京的暴力团闹纠纷，被他们盯上了，就应该要求警察保护。但现在假弟弟的两个梦对我是一种强迫观念。所以对妻子的主张不过听听而已。他这种精神错乱状态，如果真地要求警察保护，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

"是否要求警察保护，明天由他自己定。"我向妻子提出妥协方案。

假弟弟在书库的长椅子上连着呻吟了两天。第三天早晨，虽然脸色煞白得可怕，头上缠着绷带，却能自己到厨房吃饭。他对负伤的承受力像野兽一样顽强坚韧，他像鲁钝的妖怪一样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我又多余地问他一遍："到底跟谁打架了？"他仍然不予理睬，津津有味地喝着玉米片粥。

"再这么干，你会被打死的。"我软弱无力地吓唬他。

但是，那天傍晚，他又出去了。我和妻子没锁大门一直等着他，总不见他回来，我们有一种不祥的预兆，莫不是到下半夜又是遍体鳞伤地爬回来，或者更可怕的被人抬着回来。我们心惊肉跳，如坐针毡。

"我做小孩的时候，向邻居的高中生要了一条名叫罗基的狗养着。"妻子突然说起来。

"那高中生总叫它洛基（luky、幸运——译注）"我说。

"罗基又蠢又笨，还总好打架，每次都被咬得血肉模糊地回

来。但不思改悔，伤稍稍好转，又出去打架，结果又被咬得夹着尾巴逃回来。”

我没让妻子把比喻说穿，就把已经开始出现歇斯底里症状的她带进寝室。我一个人在书房一直等到天亮，最后还是不见他回来。第二天上午，依然不见回来。我们希望还是前一次那样的不辞而别，但这一次他行李没拿走。过了中午，我和妻子决定打开他的橄榄球小手提包，看看有什么线索。

手提包里装着假弟弟偷去的半导体收音机，电池没电大概他以为收音机坏了，套子被撕开，用刀子把里面搅得一塌糊涂，已经报废。这似乎可以成为令人伤感的材料。还有卷成一团的三双女尼龙袜和一个非常高的高跟鞋鞋跟。这是令人费解究竟有何用途的古里古怪的材料。还有一本有 NHK 标记的小笔记本，我随意翻开，发现有一页脏兮兮地密密麻麻地记载着算帐的数字，还有一页抄着这样一首歌词：

篱坦下，溲疏香；杜鹃婉啭漏林间，夏天已来临。

我赶紧合上笔记本，放进手提包里，免得再发现这类悲愁伤感的古怪变态的东西。

“你的罗基，后来怎么样了？”

“被咬死了。”妻子好像深感后悔，不该把狗扯出来。

等到晚报送到车站报亭的时间，我和妻子到车站买了各种晚报，屏气凝神地急忙翻看，没有发现“殴打致死尸体”之类的报道。回家的路上，经过派出所前面时，妻子停下来，问我“还是去报警吧？”我想起假弟弟两个梦境所造成的强迫观念，没有进去。傍晚，我从一大堆杂志里找出报道瑞典造气枪的那本周刊杂志，确认暴力团盘踞的那条繁华街的位置，和妻子乘出租车前去寻找。开始我们抱着侥幸的心理，转来转去，希望能碰上假弟弟，后来我下决心走到一个卖烤玉米的、长得面带凶相刺头刺脑

的小伙子摊前买了两个烤玉米，问他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被皮包铁棍打得遍体鳞伤的十九岁小青年的事。小伙子变得像浑身尖刺的海胆一样凶相毕露地默默盯着我。我突然发觉还有几个面带凶相刺头刺脑的家伙围将过来。我猛然抓住妻子的手撒腿就跑。面带凶相刺头刺脑的家伙大声叫骂着追赶上来。我这个从不顺从听命的小说家在凶神恶煞般暴徒狂呼乱叫的追赶下，一心一意护着妻子，一溜烟逃得无影无踪，成为顺从听命者中最典型的顺从听命者。

我们夫妇时常会突然想起假弟弟来。自从断定假弟弟从此一去不复返到我们生第一个孩子之前，妻子成了电影迷。有一次，她对我说，有一部意大利电影，片名叫做《狗的世界》，说这是意味着充满残酷暴力的世界。于是我们立刻想到了假弟弟。后来，我看到本文开头说的那张广告，找来菲力普·罗斯的短篇集翻了一遍，里面并没有能使我想念假弟弟的英雄人物。但是，有一篇短篇的题目引起我个人的回忆。这小说的题目带着说教的味道，叫做《不能以别人唱的歌来判断他》。说不定真是我的胞弟的假弟弟连一支歌都唱不下来。我的妻子花了两个小时想教他一支简单的歌，结果是对牛弹琴。

我在街上行走时，一听到游手好闲四处逛荡的候补失足少年声嘶力竭地吼唱，总觉得心头轻松。他们也会掉进暴力的小社会里，像狗一样活着，对微不足道的一点快乐感到斯多噶式的满足，但至少他们会唱歌。我赞同不能以别人唱的歌来判断他这种道德观，但是，如果我重逢那个小青年，我大概只能以练习两个小时还学不会《夏天来了》来判断他是何许人吧。

人的性世界

1

夜的黑暗中，一辆大型的象牙色美洲豹汽车朝着海角的山棱尽头急速奔驰。美洲豹对着大海驶去，然后急速右拐，像瀑布一样从陡坡上奔泻下来，进入岔路，朝着如同隐匿在海角南边腋下的耳梨湾奔去。车上装着阿里弗勒克16毫米摄影器材。车和摄影机都是J的，J才二十九岁。今天，他和妻子、还有开车的J的妹妹、中年男摄影师、年轻的诗人、二十岁的演员、十八岁的爵士歌手一共七个人到J的别墅拍摄J的妻子创作的短篇电影的几个镜头。

唱爵士歌曲的姑娘已经脱得一丝不挂。她正如痴如醉地唱着。因为大家对她的歌声带听不听的样子，她便觉得全车人都瞧不起自己，为了摆脱这种心中强烈的不快情绪，她打算把那件曾经博得众人赞赏的、很露骨的事翻出来再炒一遍。从东京出来，跑了四个小时，除了开车的J的妹妹以外，其他人都喝着威士忌消磨时间，只有十八岁的歌手觉得不过瘾，先疯起来。她总是这

样。她缺乏自制力。

"有一次，政治家聚会，我是工作去的。和我一个休息室的十六岁的女孩子，连妆也不化就这么坐着，膝盖上放着乒乓球和蓝塑料布的衣服。我们就交上了朋友。轮到她上场，她也不化妆就脱光了，把像睡袋一样的蓝塑料布衣服从头上套进去，让我从背面把拉链拉上，拉链只拉到腰部。这蓝衣服是青蛙的模样，把整个身子裹起来，就裤裆开个洞，像个鱼嘴。那些政治家们就看她生殖器部位的青蛙，而且乒乓球还装在里面，一跳起来，卜隆卜隆直响，像青蛙叫!"

其他六 人都勉强地嘿嘿笑起来。他们心里明白，这时候要是不笑，这位歌手准开始又哭又闹。大家这么一笑，歌手心花怒放："那女孩子的蛙舞技术真不错。真的，技术很高。"然后扬扬得意地环视一下听众，似乎在吊大家的胃口。

"那些政治家看的才不是跳舞技术呢。他们看的是十六岁的姑娘，厚颜无耻到什么地步。"J说。他坐在前排，两边是司机和妻子："不论哪一种黄色表演都一个样，不可能既表演技术，又把自己的肉体袒露出来。观众想看的是那种恬不知耻的肉体、是羞耻本身。"

爵士歌手感到失望，不高兴地抽抽搭搭哭起来。包括J的妻子，谁都知道他们俩有性关系。她哭得越来越伤心，颤动着赤裸的肩膀，要不是在车里，肯定会像一只受惊的猫，拿着刀子，碎瓶子大闹一阵。

"干嘛这么难为人?! 天又黑，路又曲里拐弯，你们安静一点好不好? 怎么没到就想死呀? 电影也不拍了……"开车的J的妹妹抱怨着。她对哥哥复杂的心理所产生的莫名其妙地捉弄人的心情已经忍无可忍。

除了J的妹妹和哭泣的歌手以外，其他人都微笑着一声不响

地喝洒，静静地倾听引擎的声音和自己内心的动静。谁也没去想为什么要微笑。他们沉默的时候，总是从从容容地微笑。汽车下了坡，对着海港左面，在耳梨湾狭窄的石子路上缓缓行驶。

“把车窗关上好不好？我受不了这臭鱼烂虾破渔网味，你们怎么都不在乎？”J的妹妹说。

有两人把车窗关上了。

“就是这么小心翼翼地开，明天早晨一看，准还有几道划伤的。”J的妹妹对哥哥发牢骚，“你怎么不开？你不是开车的天才吗？”

“喝多了，危险。怕开到海里。”J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嘴皮却动也不动。

汽车时常要过一道一道短沟，沟里灌满了海水。石子路沿着海岸蜿蜒逶迤，连结着一个一个的村落，两旁的房屋像一排死去的大象，裹在暗灰色的昏黑里，给人封闭于自我内心的印象。前方大海闪烁着微弱的灯光。那是停泊海上的渔船的标灯。所有的房屋都消融在黑暗之中。

美洲豹缓慢地行驶着，引擎的声音比风平浪静的大海还要轻微柔和。突然，车灯映出石板路上的一群人。司机急忙刹车。酒瓶从座位上叽里光郎地滚下来。爵士歌手也不哭了，正要发作，但没有骂出口来。车里的人都好奇地盯着车灯映照下的人们。

三十来个渔民，在突出其来的强光照射下，像瞎眼的癖鼬一样退缩。大多是女人，也有几个老人和小孩。女人们都穿着阿伊努人那种深黑色的粗布衣服，年龄也不相上下。一群中年妇女。一个个气势汹汹、满脸怒气。车灯照着她们的脸，显得那么丑陋、动物一样地卑微低俗。她们挤在石子路上，站在一户人家门前。我们确切感觉到，刚才她们一直盯着这户人家，只是在车灯照射的瞬间才一起转过头来。

“把惠子藏起来。让她趴在座位前面，用衣服盖着头!”J的妹妹说。

爵士歌手名叫泽惠子。惠子顺从地紧贴在前座的后背，跪了下来，她娇小的裸体上盖着衣服、裙子。汽车又开动的时候，坐在后面座位上的三个人用膝盖顶着惠子，免得她往后仰倒。汽车缓缓前进，J犹犹豫豫地伸手要按喇叭，被她妹妹胆怯而严厉地制止了：“别按!她们会把车翻过来烧掉的。她们自己在让开一条路。”

汽车往前走，果然人们不声不响地秩序井然地退到道路两旁的屋檐下，她们对车和车里的人没有好奇心，甚至可以说毫不关心。车里的人也想像她们那样冷漠泰然，那位蹲着的裸体姑娘却怕得浑身颤抖。当汽车从人群中穿过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她们盯着的那个村子靠海那一面的一户人家的二楼开着窗户，里面亮着灯，灯光照亮了石子路，照亮了人们的脸。

美洲豹穿过人群，加快了速度。大家心情沉闷、一言不发，好像受到恫吓似的。这种时候，往往是中年摄影师豪放的笑声打破沉默、消除人们的紧张情绪。他的笑总是那么豪爽自在。他说：“只要不惹她们，她们也不会害我们。我们就像经过原始部落的探险家一样。我到婆罗洲拍教育片就是这个样子，还有拍西部片时……”

惠子站起来，一屁股稳稳当当地坐在摄影师又胖又短的膝盖上，用醉意未消的低沉的声音娇滴滴地问：“那帮人是印第安人吗?”

“那些人都是住在这个村子里的。男的出海打鱼去了，剩下的大概也就这些人了。我在这一带做了不少他们的各种泥塑头像。”J的妹妹说。她二十七岁，是个雕塑家，今年初夏刚从巴黎回来，担任J夫妇制作的这部电影的美术设计。

“刚才停车买点明天吃的鱼就好了。”J责怪妹妹。

“你对这个海湾的渔村根本不了解。我们疏散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家里画画，连海边都不敢去，怕渔民的孩子。”

美洲豹沿着石子路走到村边，上了低矮的防波堤，眼前一片胆汁般又浓又黑的大海。车子一个转弯，又开始爬坡。灌木树枝在强劲的海风吹打下，如同被暴力强行拧弯的胳膊一样，向挡风玻璃伸出那痛苦的扭曲的形状，激烈地敲打着。车里人仿佛被封闭在倾盆大雨之中。

“我不是害怕渔民的孩子。咱们家在山上有地有房子，我是不想让村里的人怕我们，才不去海边的。我并不比你迟钝。”J说。

“瞧你激动得脸都通红了。就像性交被人看见一样。”泽惠子说。

除了司机，其他人哄堂大笑。

“惠子性交的时候被人看见，是不是满不在乎？不过，惠子的观察力有时非常准确。”摄影师说。

“刚才那些人是在那儿羞辱通奸的女人。”J的妹妹只让哥哥一个人听似地忧郁地低声说道，“我们疏散到这儿来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种事。通奸的女人躲在家里，门口都用木板钉死了。今天夜里被那些人挡着看不见。”

“三更深夜聚在一起，他们打算怎么羞辱？”

“全村的女人、老人、小孩就这样一直站在那个人的家门前。如果男人在村里，男人也一起站着。这还不够羞辱的吗？想一想心里都难受。”

“说的是，我心里就难受。通奸算什么呀，真讨厌。”坐在后排的二十岁的演员说。

“小弟，要是全东京都的人每天都站在你的楼房前，你可就

难受了。”摄影师说。

“可不是?!小弟，有妇之夫大概不下一百个了吧。”赤身裸体的爵士歌手对演员充老大。

汽车爬上九十九折坡路，地势变得平坦宽阔，可以鸟瞰环绕着海湾的村落。

“噢，把车停下来。那些妇女围着的那家房子二楼还亮着灯。说不定能看到什么。”摄影师说。

大家走出车外。泽惠子把铺在座位上的毛毯像墨西哥斗篷那样披在肩上。摄影师立即用摄影机的镜头组装成一个望远镜。他在一家拍教育电影和宣传广告片的公司工作，因为粗俗的性格不合潮流，所以和同事搞不到一块儿去，只好坐冷板凳。公司看不上自己，自然没有出头之日，于是干脆留起髭须，脱下灰西服，穿上脏兮兮的毛衣，开着老式汽车到处跑，热中于一些小发明小创造。比如把几个镜头组拼成望远镜之类。要是听说几个年劲的朋友要拍电影，就会把家庭、工作撇在一边，一股脑儿扎进去，比忙自己的事还热心。他就喜欢这样“不务正业”。四十岁了，一事无成，人生不得意。虽然不能说才华横溢，却是个大好人。以前酒喝得很凶，可从来没偷过懒，误过事。就是现在对公司的工作毫无兴趣，也不马马虎虎、偷工减料。明天拂晓拍一个小时后，还要开车赶回东京上班去。

望远镜调整好以后，七个人轮流看着村子里唯一的那家亮灯的窗户。只见一个女人弯着腰，手臂不停地忙着，但不知道她在干什么。七个人一直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女人的身子一直动着，她的后背和一头丰满的乱发前后摆动，看不清楚手臂的动作，但肩膀的上下激烈运动给人印象深刻。七个人观察了很久很久，最后对自己的好奇心未能得到满足感到厌倦。

“回车里去吧。冷了。”泽惠子的话说得正是时候。这个十八

岁的色情狂就有这种机灵劲儿，就像笨头笨脑的甲虫，触角却特别敏感一样。

于是大家对女人的动作不再揣测，回到车里。J和妻子、还有妹妹坐在前排，摄影师、爵士歌手、演员和一直一言不发地喝威士忌的年轻诗人坐在后排。这位诗人今年二十五岁，最近刚刚自费出版一本诗集。他是J夫妇的朋友，撰写这部电影的解说词。他和J的年轻的妻子是大学同班同学，而且在最后那个学期两人关系非常亲密，还一起睡过觉，而且不止一次。那个时候，她一贫如洗，却像一头母狮子一样气势轩昂，立志要当一名电影导演。学校一毕业，他就和这位影迷分手了。一年以后，他突然收到一张请帖，请他参加她的结婚典礼。她的丈夫J也是同班同学，有一个当钢铁公司总经理的爸爸。J比他们俩大四岁。J的嗜好是愿意赞助艺术活动，他有一部阿里弗勒克摄影机，有一个当艺术家的妹妹，有一辆有舵轮标志的白轮胎的象牙色豪华高级美洲豹汽车，有一栋可以眺望海湾的山庄别墅，还有可以周游世界的泛美航空公司的机票。就连老婆想拍电影的经费，也是他从父亲的口袋里悄悄弄出来的。同班同学对J狂热的迷恋，对制作电影也狂热地迷恋。年轻的诗人通过朋友关系，从J那里借了一笔钱出版诗集，于是答应为这部电影撰写解说词。这样他就成了这对新婚夫妇的共同朋友，但他无法克服对J的一种疏远的感觉。他是否对与自己同衾过的同班同学的丈夫怀有嫉妒感？这位同班同学曾经邀请他参加过自己的丈夫在豪华公寓里举行的年轻演员、歌手的聚会。他不知道这仅仅是她个人的意思呢，还是J也同意的，于是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你说她在干什么?”J问和年轻的诗人一样一直默不作声的妻子。妻子正对着瓶嘴喝威士忌。

“磨米。”妻子脱口而出。

对了。那个女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用磨米这种方式忍受着精神折磨、反抗外界的欺凌。大家眼前又浮现出在羞辱中磨米的女人和伫立在她家门前的愤怒的人们的形象，默默地陷入沉思。

过了一会儿，演员问道："为什么开着窗户？"谁也没有搭理，于是他心里不痛快，脸也涨得通红。诗人看出来了，赶忙说："恐怕是天热吧。现在半夜天凉快了，可是她在屋里身子老是动着，所以还是很热。她一定从傍晚就开始磨。"

"噢，今天是这个夏季最热的一天。可那个女人为什么到半夜天凉快了还不关窗呢？"

"好像是向外面那帮人挑衅。真可怕。"

"呀，真难受！"演员说。

大家又沉默下来，还有的人怕得浑身发颤。美洲豹低吼着朝海湾南面的丘陵顶峰驶去。

到了别墅，七个人忙着将摄影器材、威士忌酒、杜松子酒、食品、手提式录音器材、磁带、还有几本书和笔记本从车上卸下来。山上有点冷，爵士歌手在狭小的车里勉勉强强地弯腰曲背穿上内衣内裤，但穿不上衣服，于是挟抱着绉缎连衣裙和花格毛毯从车里钻出来。大家差不多都从酒醉中醒过来，却又开始想喝酒了。

在面海的丘陵斜坡上削出一块平地，全部用原木柱和钢丝支撑起来的这一座别墅，像吊篮一样突兀在山顶上。美洲豹停在山庄底下。一部梯子架在陡峭的山崖上，大家顺着梯子爬上去。一到山顶，象牙色的美洲豹便隐没在浓郁的夜色之中。阴暗的天空，乌黑的云。眼前是一片和乌云一样黑黝黝的大海与村落。

进屋开了灯，大家才多少从受威胁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山庄

的后院是一个很大的庭园，它与比一楼地板稍稍低一点的阳台相连，逐渐升高扩展开去，所以即使从二楼的窗户望下去，也没有低矮的感觉。大厅的灯光映照着阳台边上葳蕤茂密的花草，显得更加翠绿鲜艳。夜中的庭园显现出石板地的蓝底上刷了黑色那样的颜色。大家把行李放在大厅里，透过宽大的玻璃门眺望夜色沉沉的庭园。

“一楼是大厅、洗澡间、卫生间、厨房在里头。二楼有三间卧室，还有库房。跟饭店的房间一样，各自独立。愿意一个人睡的人到那边去，不过很冷。”二十七岁的雕塑家对初次到这山庄来的四个客人介绍情况。

“别看是八月，真的很冷。恐怕连北方的农民也受不了。我采访冻灾的时候，在这儿住一段时间，那帮人冻得像小狗一样，我也感冒了。J!”摄影师的酒红脸冻成深紫色，浑身发抖。

第一个把这位山庄主人称为J的是他妹妹的外国教师。他的父亲给他起了一个很威风堂堂的长名字，但外国人往往记不住。于是，J就叫开了，谁都这么叫他。J这个字母所给予人的如虚构的人物那样模棱两可的印象实在对本人太恰如其份了。

“你怕冷。你说你随捕鲸船到南极去拍照过，是真的吗？怎么没把你冻死?!”

“说真的，惠子，怕冷和冻死是两码事。你自己从不怕冷，老是脱得光光的，等到你觉得冷的时候，早就冻死了。说实在的，那次去南极，照相机在冰天雪地里经常坏，我整天只顾修理来着。”

J的妹妹和妻子从厨房里拿来细短的柴火和报纸，塞在火炉里，烧火取暖。摄影师立刻主动接过这个活儿。

“我生火技术高。不用火柴也能放火。”他有点自鸣得意，可听起来总觉得自吹自擂，难以置信。

除了生性懒惰的J以外，其他人一起动手把椅子搬来，在大厅里围着火炉摆一圈，又把沙发、桌子撤到角落里。这样，想跳舞的时候，就有了地主，而且沙发靠墙摆着，可以躺在上面睡觉，不受别人的干扰。

大厅里弥漫着烟雾的气味。摄影师从火炉旁站起来，他的脸不再是深紫色，已经恢复到原来的酒红色。他被烟熏得流泪，脸颊和唇边还挂着一滴泪珠，熊熊燃烧的炉火映照着闪闪辉耀的眼睛。他感到心满意足。

"蜜子，拍下地狱那个镜头，要把火烧得旺旺的。"摄影师对J的妻子说。

"对。至少火的颜色能用天然色的负片合成就好了。就像罗杰·瓦蒂姆的吸血鬼电影一样，那是真的血。"蜜子一边把玻璃酒杯送到每个人手里，根据各人的需要斟上杜松子酒或者威士忌，一边热心地回答。

"我考虑一下这种拍摄方式。啊，请给我杜松子酒。"摄影师像对情人那样含情脉脉地低声温柔地对J的妻子说。

他们的电影题材是"地狱"。当年轻的诗人听J和蜜子说他们打算制作以地狱为题材的短篇电影时，就觉得牛头不对马嘴。他在蜜子的婚礼上所得到的印象与地狱无缘，而且婚后又是美洲豹又是阿里弗勒克，过着人间天堂一样的幸福生活；她的丈夫有这么一个幸福的妻子，那就更幸福了。他不明白为什么J夫妇对地狱如此感兴趣。大家都早已不是少女情趣那种年龄的人。诗人预感到，就是把解说词写完了，他恐怕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这部电影非需要地狱的题材不可。但是，当摄影师为了测试火焰的拍摄效果把大厅的灯关掉的那一瞬间，诗人似乎从小小的火焰中听到他自己个人的地狱的声音。

二十七岁的J的妹妹蹲在摆成圆圈的椅子后面操作老式电唱

机。跳动的火焰映照着大厅如同幽暗的山谷，突然响起巴赫降B大调随想曲那情绪紧张不安又甜美温柔的旋律，声音低弱而细微。这是D·利帕蒂告别演出时弹的一首曲子。他们打算把这首钢琴独奏曲作为电影《地狱》的基调音乐。D·利帕蒂为灌制唱片而举办演奏会时健康状态已经极其恶劣。这是他最后一次演出，两个月后，他听着贝多芬的F小调四重奏曲宁静地死去。

"火炉上的那张画很像蜜子给我和惠子看的画。"年轻的演员说。七个人中，只有他对音乐最没悟性，尽管其他人也不是聚精会神地倾听利帕蒂的演奏。

"同一个画家画的。比利时人。"

"那我就跟画上的一样，上衣就像一条绸带似地系一系胸部，裸体从那边走过来。"惠子说。

"对。这个院子里有两座罗马风格的裸体石雕像，惠子就从雕像中间走过来。小弟你是近景，裸体扭头站着。用近拉全来拍。当然小弟你也要认真点。"

"我的毛可没那么好看。"十八岁爵士歌手坦率地承认。

这是一幅超现代主义画家德尔沃作品的复制品。几个典雅优美的裸体少女茫然地走在乔治·德基里科氛围的那永恒宁静的风景里。其他人也立即明白了惠子在画中人前面自愧弗如、脸上无光的道理。她们栗色中含带青铜色的阴毛具有难以言喻的美感。七个人（连同J的妹妹）又开始有了醉意，几个小时的夜间汽车旅行的感觉还残留在腰间、腿部，越发令人沉醉。爵士歌手马上说炉火太热，把衣服脱了。暗紫红色的绸缎服团在她的脚下像一只死鸡。过一会儿她准得把内衣内裤也脱下来。如果要说这个十八岁的少女有某种性格的话，她作为人的个性就是裸露癖。谁也不认为她是个自恋者。她的肉体还很瘦削单薄，尚未发育成熟。为什么她会有裸露癖呢？年轻的诗人认为恐怕就是因为J说了

“你裸体比穿着衣服好看”这么一句话吧。J对她具有影响力。大家都一声不吭地看看火炉上面的画。她有点发急，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把鼷鼠那样的假发绑在肚皮上”，看到大家对自己不理不睬，于是像喝水那样大口大口地灌烈度杜松子酒。

“J，现在这个季节太阳从哪个方向升起来?”摄影师问。

“从哪个方向呢……”J说不清楚。

“反正从海上升起来。所以惠子从雕像中间走过来的时候，太阳从前面照着她的左半身，长长的影子拖在她的斜右后方。小弟的头部、肩膀、侧腹都照着阳光，侧面则很暗。摄影机架在小弟背后一米的地方。”

“这样子的话，早晨太阳的位置还不到这儿的时候就开拍，那六点就可以干完。”摄影师对蜜子说。

“惠子你别笑。就是脚丫痒痒也得忍着。现在谈的是最重要的镜头。”

爵士歌手没有回答，弯腰脱了内裤，像松鼠棒核桃似地两手捧着杜松子酒、柠檬和砂糖的杯子，支起腿坐在椅子上。大家明白，这个时候和她正经八百地谈话是白费功夫。她坐在最靠右的J的旁边。J也是醉意朦胧、睡意朦胧，说话含含糊糊，前言不搭后语。他们两人似乎是圈外人。其他人则围着蜜子在聊电影。惠子的身体渐渐地扭向右边，歪到J身上，最后她消瘦的后背和屁股仿佛成了一道屏障，把他们俩与朋友的亲切团聚隔离开来。不知道是谁有意识地把这两张椅子和其它五张椅子分开着摆，大家都知道他们俩一定会坐在那个位置上。

“裸体少女从雕像中间走过来的镜头，是不是地狱里的一个场景?”年轻的诗人问蜜子。他要为撰写解说词做准备，“还是堕入地狱之前的场景?”

“当然是地狱里的镜头。这还用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场景。

不是说过好几次了吗？”

“裸体少女悠然自得地从雕像中间走来，阳光照耀着她美丽的阴毛。我总觉得这不像是地狱的风景。”

“你仅仅是欲望没能满足而已。”

年轻的诗人叹了一口怨气，心想“管它呢，这一对富翁富婆对地狱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从此自我安慰。

火炉里的柴火快烧没了，摄影师一手端着酒杯，弯着腰用火钩子在炉膛里捅来捅去，但火并没有烧起来。尽管房间里热气腾腾，但大家从心情上需要炉膛里烈焰熊熊。

“蜜子，还有没有柴火？”摄影师扬起大圆脸问。他因为一直不得劲地弯着腰，满脸涨得通红，在火光的映烤下，变成难看的古铜色。

“有。在厨房外面边上堆着呢。只要不被村里人偷走，就应该有。”

“蜜子怎么老觉得东西被别人偷走？前一次画册没了，也一口咬定是我偷的。这就是‘强迫观念’。”演员说。

“没那回事。小弟，你从我家偷了不少东西拿去卖，连J都知道。其实，你有这个小偷小摸的毛病，我们也不在乎，这不照样让你来吗？你要不偷我家的，你的零花钱从哪儿来？”

年轻的演员被她揭到了痛处，又气又恼，满脸绯红，泪水盈眶，嘴唇颤抖。不过，这是他最拿手的表演，所以谁也不拿它当回事。

“你说什么?! 欺负人，太过分了！蜜子，你怎么随便冤枉人？”演员含泪欲哭，然后突然站起来，走到电唱机旁。

利帕蒂的唱片早已放完，谁都注意到了，但谁也不管，把拾音器急促的枯燥无味的声音当作风声一样，大家都满不在乎。演员也不挑选，随便抽出一张唱片，放上去。这是《新奥尔良城爵

士乐》。

“咱们跳舞吧，蜜子。”演员可怜兮兮地说。他还是一个优柔寡断、情绪不稳的少年。

“我才不跳呢。”蜜子满脸不悦。这时，J的妹妹看不下去了。站起来。

年轻的演员和雕塑家跳起了却尔斯登舞。二十岁却还嫌稚嫩的演员脸上立刻焕发出幸福的光彩，二十七岁的少女一边跳舞一边用手掌轻轻抹去他还残留在脸颊上的泪痕。演员握着她的手臂，让她搂着自己的脖子，然后紧紧地抱住她，换跳另一种舞步。

“别跳了好不好？去拿柴火来！”蜜子说。

“我不！”演员恨声恨气地说，逗得怀里的姑娘乐不可支。

“我去拿。没有钥匙从厨房出得去吗？”诗人说。

“钥匙大概插在钥匙孔里。”

诗人从默默地挨着肩膀靠在一起的J和爵士歌手的身旁走过，又绕着相拥起舞的演员和雕塑家转了一圈，醉步蹒跚地往墙边走出。炉膛里火苗跳跃，光影摇曳，使他对平衡的感觉更加混乱。他踩着自己摇摆不定的身影摇摇晃晃地走着。走到靠墙摆放的沙发边上时，他心想，一会儿准有人在这上面性交，这帮人的聚会就这德行。他摊开面海的墙角那扇门走到外面。外面就是刚才爬梯子上来的正门口，上二楼的楼梯、带卫生间的浴室、厨房门也都在这儿。他摁了一下厨房门旁的开关，门打开了。

夏夜的山间空气料峭而清甜，有一种粗犷的感觉。从厨房通往庭园的门开着，凉风轻轻吹拂。他嘴对着滴滴嗒嗒滴水的水龙头喝了几口，光着脚毫不怀疑地往庭园的草坪迈出去。由于青草旺盛茂密，看不出草坪的地面高度，诗人一脚踩空，瞬间惊恐万状，惊叫一声趴倒在草坪上。他的脑子里一定闪现出面海的、被

削平的陡峭斜坡的景象。其实他毫无生命之虞，安全地趴在地上，脸颊埋在茂密的青草里，像在露水濡湿的草坪里爬了一圈一样，从脸颊到脖子湿漉漉一片。他微微一笑，知道自己醉得不成样子，趴在草坪上一动不动，然后慢慢地支着双膝站起来，撒了一泡尿，抱着一大堆柴火回到大厅。

年轻的演员和雕塑家搂抱着，肚皮蹭着肚皮，边亲嘴边跳舞。唱片的音乐已经放完，发出急促的噪音磨擦声，但他们似乎毫不介意。从背后看，J和裸体的爵士歌手依然紧挨着肩膀，姿势没有变化。摄影师和蜜子坐在火炉旁促膝商量分镜头剧本。年轻的诗人把柴火放在他们身旁，摄影师往炉膛里续火。诗人从蜜子手里接过一杯酒坐到椅子上。

“你的脸怎么划破了？还有血。”蜜子坐回到诗人身旁。

“刚才摔了一交。可怎么会划破呢?”

“真可怜。你是不是没记住呀?”

“厨房门是往外开的呀?”

“不可能。”蜜子伸出他长长的脖子，用热乎乎的舌头把他脸上的血舔掉。他立刻感觉到一股酒气，厌恶感和情欲的冲动，不由自主地往J那边瞟了一眼。他心慌意乱。

爵士歌手背对年轻的诗人，头和肩膀靠在J的身上，右手伸进J的屁股底下，左手搁在J的大腿根上，伸出手指头放在鼓起来的裤裆上。J睡意朦胧、笑意朦胧。他们切切实实地封闭在只有两个人的单独世界里。新添的柴火在炉膛里滋滋冒烟，想不到在这烟味里闻到一缕显然是爵士歌手那玩艺儿的味道，年轻的诗人强烈地心神不定地甚至惊恐地祈望J的妻子觉察不到，他生气这十八岁的娘儿们的神经迟钝，当然也憎恨J。

“把这些湿柴火放在炉边烤一烤。来，帮帮忙。”摄影师说。

蜜子和诗人像小猫一样跪在地板上帮忙。

这时，在他们身后，爵士歌手和J挽着胳臂站起来，穿过大厅走上二楼。诗人不敢看J的妻子。当然，这种事不是头一回，只是年轻的诗人还不习惯，摄影师也未必到了见怪不怪的程度。于是，他提议说："蜜子，听那盘带子怎么样？惠子一听那盘带子就不高兴，现在刚好她不在。"

"好。其实惠子并不反对用那盘带子做电影的音响效果。"蜜子醉眼通红，两颊鼓起，却意外地冷静。

摄影师摆弄从车上搬下来的手提式录音机和磁带。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总愿意露一手自己的技术本领，以为这才是适得其所的自我存在，炉膛里新添的柴火熊熊燃烧，糖稀色的磁带静静地转动，开头那部分没有声音。演员和雕塑家依然贴着肚皮拥在一起，但不再接吻，都低着头聚精会神地看着磁带，宁静的大厅里，只听到二十七岁的女雕塑家喘着粗气的声音像气泡一样扩散开去。二楼传来短促的搬动东西的声音，沉重而柔和，这声音渐渐地模糊下去。

一个年轻的姑娘朗读波德莱尔诗歌《旅行的诱惑》的声音，声音有点变样，但一听就知道是泽惠子在朗读，不像她唱歌的声音，倒接近于她说话的声音，更像她情绪激动、滔滔不绝时亢奋的声音。单调枯燥的朗读，像练习发音一样，一首诗歌蜿蜒的反复朗读持续了十分钟。一首诗歌，同样的翻译，同样的内容，反复地朗读，但声音的底层逐渐开始变样。诗人立刻直觉地怀疑她是不是醉了。因为这位爵士歌手几乎整天都是半醉半醒的。诗人突然意识到朗读者处在性的兴奋之中。燥热的、干渴的、微颤的、尖细的声音逐渐不稳重地加快朗读的速度，而且时常在不该停顿的地方停顿下来缓一口气。她一边朗读一边在拼命忍耐着什么，她一边抗拒发自体内的诱惑一边极力保持声音的平衡。有时像是怒气冲冲地拒绝着什么，有时是令人感动的声音。一种莫名

其妙的含意不明的声音开始混杂在诗的朗读声里，像一边长跑一边唱歌的声音。她开始喘息，却依然憋着劲勉强坚持着。啊……啊……，声音从暗黄色的磁带里流出来。啊……啊……，那儿……只有秩序、美丽与奢华、宁静与快乐。啊……啊……；只有、秩序、美丽与……奢华、宁静与……啊……啊！快乐……啊！啊！快乐……啊！

犹如在洪水的翻腾中浮沉于水面上极力坚韧地忍耐着的纤弱小树颤动的感觉。这完全是绝望抵抗的声音。突然，小树被洪流吞没，洪水的力量瞬间爆发。啊，啊！被征服的少女叫唤、啜泣。啊，秩序与美丽，啊！这是顽强的最后挣扎，诗人含泪欲哭。声音变得粗野急促，尖声爆发出来。啊……啊……噢！J！啊……J！J！

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蜜子。磁带已经放完，咔嚓咔嚓地空转着。蜜子弯腰摁了摁停止的按钮。所有的声音都淹没在含混暧昧的沉默里。二楼也没有一点声息。这时，二十岁的演员扑哧扑哧笑起来，断断续续地说：

"磁带里的配角不是J，是我。"

"当然是你！"蜜子抬起头，对盯着自己的老同班同学说。

"不是J，是我。"演员以胜利者骄傲的口气对怀里的雕塑家说，"我一直不声不响地刺激她。"

"你这恶棍！你这无赖！"雕塑家满脸通红，张着嘴——能看见红红的咽喉——大声笑骂。

"我打算把最后三分钟的部分作为片头字幕的音响。"蜜子说。

"呀！"诗人好像一下子泄了劲，叹了一口气，把整个身子直直地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那条通往海边的长长的坡道。"蜜子开始和摄影师谈话。对

他们来说，那盘磁带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派有用场的，也许现在他们已经在谈录音的事了。

“那边，还是这边?”

“这边。J小时候，在这道山坡上看见一个牵着狗的老头被卡车从肚子上辗过去压死了。那条狗却疯了一样欢乐地从主人的肚子里喝血。”

“疯了一样的悲伤?”摄影师以中年男子的判断力思考问题。

“疯了一样的欢乐。”

“什么狗?”

“杜伯曼犬。”

“呀，呀!”

“我以为是J小时候的空想。捷克童话里就有狗舔人血的故事，我以为是J看了这个故事以后产生的空想。”

“什么故事?”

“基督死去的时候，狗舔了他的血，狗也就能上天堂。”

“狗也能上天堂吗?”摄影师问。

“狗也能上天堂。”

“那就不能用在这部电影里。”

“对。”蜜子说。

“你肚子不饿吗? 把带来的鸡吃了吧。吃完了我可要睡一会儿。”

J的妻子从装有摄影机的行李袋里取出包着烧鸡的油纸和沙司瓶。沙司是J的妹妹下午用很多柠檬和大蒜调制的。

“小弟，你们也来吃吗?”

“嗯，吃。”从靠墙的沙发上传来演员的声音。

“我也吃。”J的妹妹叫着过来。突然尖声怪叫地笑起来。

“我也吃。”诗人睁开眼睛，走过来。火光映得他又微微眯起

眼睛。

结果，楼下的人都觉得肚子饿了。

五个人聚在火炉旁吃烧鸡，小弟和J的妹妹继续刚才在沙发上的谈话，不过这回不是低声细语，而是提高嗓门让大家都能听得到。小弟动气地说道："十九岁就阳痿，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就是有吧! 我的英国朋友就是。"J的妹妹又张大嘴咯咯地笑。那红红的咽喉简直就是红色的可怕的黑洞。

"那家伙是性变态吗?"

"不是。"

"这么说，那女的真可怜，值得同情。"

"其实那个女的就是我。"雕塑家兴高采烈，"小弟，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你不是一直都硬着吗?"

大家都笑演员。他总是这样让性虐待狂捉弄，他自己心里也明白。

"我就和法国女朋友商量怎么办，我们三个人在一起，那个法国女人还检查了我的情人的生殖器，她怀疑是不是和年轻时候的路易十六一个样。"

"妈的。你别提路易十六什么的行不行? 我对历史一窍不通。"

"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我的女朋友就说啦，我的情人阳痿不能只怪他，这是因为两个人性交使双方兴奋的范围有限，与数学的事实有关。如果三人以上性交，一定会增加兴奋度。"

大家都笑起来。J的妹妹敛起笑容，一本正经地说："于是那个法国女朋友也一起上床。毕竟是十九岁，厉害得很。真不错!"

"可是你不痛快吧?"

"为什么?"雕塑家极其轻蔑地反问一句。年轻的演员立刻不

敢说话。

这时，爵士歌手从二楼下来，她用一条薄毛毯裹着胸部和肚皮。说实在的，大家看她裹着毛毯的样子，还不如看她裸体的时候来得顺眼。这不是不打自招地暴露刚才她和J的所作所为吗？但她对这种心理作用毫不介意，还抱怨说：

“真够可以的，就你们自己吃呀！”

“还有的是。”蜜子说。

“J让你上去。”

“干嘛？”蜜子淡燃冷静。

“二楼好像藏着什么人在偷看，J和我都有这种感觉。特别是我，总觉得门外有一双小眼睛在瞧着我们。结果J不行了，怎么也不行。”

“我也看见了，通往厨房方向的门后有一双小眼睛在瞧着我们。我刚才说了吧？”年轻的演员叫起来。

“瞎说！我就没看见。”J的妹妹又亮出红红的咽喉笑起来。

“刚才听惠子磁带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有什么人在偷看。”摄影师一本正经地说。

诗人一直意识到他背后的那一双眼睛，想起刚才去取柴火的时候，厨房门是向外开的，可那时候他没有深加怀疑。不管怎么说，现在在他的意识里，在二楼等着妻子上去的J的形象威胁性地膨胀起来。

“如果人觉得自己被别的什么人偷看着，就可以发现这个偷看的人的幽灵。人的意识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这就是所谓神的眼睛和鬼的眼睛。我歇斯底里发作时，在一团漆黑中也能看见这种眼睛。”女雕塑家说。

“连我也歇斯底里发作吗？”摄影师说。

“我在索邦大学听过哲学课……”

“好了好了，别提哲学了！”演员粗暴地打断雕塑家的话，但她没有反驳。于是大家模模糊糊地明白了刚才J的妹妹和演员在沙发上爱抚的性质。

“那我就吃鸡了。歇斯底里的眼睛暂时把它忘在一边吧。”爵士歌手抓起一块大鸡翅膀啃起来，大蒜沙司滴在她的胸脯上。“我说，你还是到J那儿去一下。他和我怎么也不行。我累了。”她洁白的牙齿大口咬着鸡肉，催促J的妻子。

蜜子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用茫然无措的哀怜的湿漉漉的猫一样的眼光看着诗人。诗人也盯着她的眼睛。酒使他变得发热迟钝缓慢的内心现在已经凝结一个核心、一个切切实实地燃烧着情欲的火热的核心。他想，如果蜜子不上去，我就诱引她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他殷切希望蜜子不要上去。可是，躲到哪儿去呢？要是这四个醉鬼一下子昏睡过去就好了……。

J在二楼大声叫唤蜜子，急不可耐地不断叫唤。演员夸张地噗哧一声笑出来。蜜子眼睛盯着诗人慢慢地站起来。诗人也站起来，和蜜子肩并肩一起缓缓穿过大厅。当身后的门一关上，这两个同班老同学就在厨房、浴室、楼梯挤在一起的狭窄空间里紧紧地拥抱。他的手伸进J的妻子的裙子里，贴在赤裸裸的屁股中间，手指头伸进湿漉漉热乎乎的洞里。J的妻子隔着裤子使劲握着他亢奋坚挺的东西。

“我们躲起来，我们躲起来。”年轻的诗人低声诉说，他已经按耐不住情欲的冲动。

“躲到哪儿去？”J的妻子也同样按耐不住，沙哑着声音，“躲到哪儿去？”诗人左思右想。是呀，哪儿可以躲藏呢？二楼J在着急地等着，厨房经常有人来喝水，浴室几乎每隔十分钟就有人来小便……

“车里怎么样？躲到车里去。”诗人急中生智，似乎有了一线

希望。

“车钥匙J的妹妹拿着。”蜜子立即把希望的萌芽掐死了。

“咱们逃出这个山庄。我要把你从J的手中救出来，走吧!”

“我们都不过是醉鬼。想躲到什么地方去，不是出于爱情，只是出于本能的情欲。”蜜子放开紧握的手，有气无力地垂在他的大腿边。

J又在二楼叫唤。蜜子从诗人的胳膊中挣脱出来，跑到楼上去。诗人看着她苍白难看的侧脸，意识到自己的话让她胆怯害怕。他自己也害怕起来。与失去创作电影机会的蜜子在一起生活将是十分痛苦的。她说得对。我们都不过是醉鬼，想躲到什么地方去，不是出于爱情，只是出于本能的情欲。于是，他推开浴室的门，东倒西歪地走进去，叉开腿撒尿，一低头，一直含在眼里的泪水滴落在鼓起来的生殖器上。他觉得很滑稽，微笑起来。于是他陷入并非以蜜子为对象的、孤独的、难耐的情欲之中。他在沉醉的极度迟钝的感觉中一个劲儿地自渎，体验导向高潮的些微快感。一会儿，血一样的东西像厚厚的白雪落在混含着泪水与尿水的啤酒沫一样的泡沫里。他低声松一口气，但并不感到快乐。现在他脑子里想的主要不是蜜子，而是J。他感受到J的友谊。他在蜜子的内心勾起的情欲，J会将它还原成苦水的。他想起J的妹妹说的三人性交的情景，朦朦胧胧地把J、蜜子和自己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这种幻想使他心理得到极其和谐协调的满足。他第一次在J的领地感觉到心情舒畅。他和爵士歌手、年轻的演员一样，屈从于财大气粗的J，却没有蒙受屈辱的感觉。他将迅速缩小的玩艺儿收进裤子里，冲洗了便器，然后坐在澡盆里，一动不动。他昏昏欲睡，坚持不住，于是躺在澡盆里。就在他坠入睡梦之前的瞬间，他觉得自己是棺材里的幸福的死者。这一定要写到诗里去；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正在门后看着自己躺在澡盆里，

这也要写到诗里去，于是年轻的诗人平静地酣睡过去……

蜜子在黑暗中感觉到J终于兴奋了，她抚摸J的肛门，用像男性一样强烈的喘息声刺激J。她的情绪清澈冷静，就像回忆小时候在小溪里游泳，钻到水底，仰面一躺，看着阳光辉照的水面一样。她感觉不到丝毫的欢乐。J发出一种略含羞臊的声音，浑身一阵痉挛。他的身子立即汗水涔涔，沉重地压在她身上。蜜子像护士一样泰然镇静地忍耐着。从J性交时间拖得很长这一点可以知道，惠子没有撒谎，而且她还意识到J未必特别喜欢和惠子做爱，但J在和自己性交时表现出的又是一种假热情。蜜子当然也能体会到其中的原委，这就是想把蜜子自己和J性交时装出来的假兴奋状态正常化。既然如此，在J一个劲儿地对惠子和蜜子进行性鼓动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意思呢？蜜子偶尔也曾想认真思考一下，但她决不往深处去想，因为她似乎预感到答案令人可怕，所以总是浅尝辄止。她觉得J需要女人的态度里本质上就有一种虚伪。J静静地瘫在蜜子身旁，和蜜子一样仰面躺着。两人赤身裸体地躺在一起，互相倾听对方平稳均匀的呼吸，在黑暗中睁着眼睛。身上的汗水逐渐变冷，他们一起用脚把毯子勾上来，盖在身上。他们一直没有说话。从楼下传来惠子、演员、J的妹妹的笑声，但听不见摄影师和诗人的声音……

“难道你不想体验真正的性高潮，而是假的性高潮吗？”J冷不丁地问。

“这对于我并不重要，我真正的性高潮在电影。”蜜子说。

这好像已经是第一百回似的夫妇间的对话。

“可是今天晚上，开始的时候，你有真正的性高潮的感觉。”

“瞎说，不可能！”蜜子惊恐万状地坚决否认。她相信性冷症是自由存在最重要的依据。

“可是你很兴奋。”

“瞎说，不可能！”

“那好，我睡觉了。”J说。

J沉默不语，蜜子却心神不安。她心里明白，J说得对，刚才的确感觉到性的兴奋。当曾经与自己睡过觉的老同学、诗人在门外搂抱她的时候，蜜子突然产生性高潮的预感，这是她对自己的新发现。当J和蜜子性交时，不论蜜子如何巧妙地诱导J，J的手指决不会模仿诗人那一瞬间的手指的动作。当诗人的手指在那一瞬间毫不犹豫地迅速麻利地抚摸了一下她时，蜜子感觉到这才是真正地、而不是虚假地需要女人的人的动作。J却与此相反。那时，蜜子甚至想放弃电影创作，和自己的情人逃出山庄私奔，但她为这种冲动恐惧惊慌。所以她拒绝能导致内心到达性高潮的这条自我毁灭之路，挣脱开诗人的诱惑，回到她唯一倾注热情的电影中来，面色苍白浑身颤抖地跑上楼去。当她在弥漫着爵士歌手肉体的气味的黑乎乎房间里，在爵士歌手体温尚存的床上和丈夫性交时，她的确克服了心理障碍。

蜜子认为J是一个理想的丈夫。他为她制作电影提供一切，他允许她把自己封闭于自我的内心世界。她立志要成为一个真正解放的女艺术家，为此，她必须在自己还是女性的时候从一切束缚中获得自由。她必须拒绝任何危险的诱惑，免得使自己坚强的内心世界陷入粘糊的粥状的惊慌。女人的性高潮会导致她作为电影作家的反女性基本权利的崩溃。蜜子决心不能落入这个陷阱，而且她认为已经成功地从女人嫉妒的毒化中获得自由。然而，那个年轻诗人瞬间的爱抚就使自己如此心旌摇曳，今后将如何是好？蜜子不使身边的丈夫觉察出来地轻轻啜泣。J在性交的时候，几次扭头看着四周，说总觉得有人在偷看。我说没有，根本不会有人偷看，J，舒服吧，放心好了，来，快来高潮了，没有人看……。我用这些话鼓励他。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有人偷看。这

难道是恶魔的眼睛？想看我像一个愚蠢的女人一样，感受着母狗也会享受的性高潮，将倾注于创作先锋电影这极其美好的事业的满腔热情蜕变为肮脏污秽的性本能时这一瞬间的败北吗？蜜子啜泣着沉睡过去……

J终于解放出来了。在妻子偷偷啜泣的时候，他就像遇到狗熊的旅行者惊恐万状中急中生智一样，装死躺着，轻微呼吸，如果可能的话，真想换成鳃来呼吸。两年前，J小时候的朋友、摄影师把在他那个教育电影制片厂临时工作的、一心想当导演的一位年轻姑娘介绍给J。这位姑娘大学刚毕业，穿着牛仔裤，脏兮兮的头发拢成一把用橡皮筋束在脑后，狂热的火灼灼的目光，又显得可怜兮兮。她对性极其随便，而且因为性冷症，所以不大看重性交，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制作电影的美好理想上。一年以后，J和她结婚了。从此，J开始执行他远大的需要坚韧耐性的阴暗的计划，他要构筑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独自的性的小世界。J害怕丑闻，这如同他的家族所隶属的社会的血一样。与过分勇敢的妹妹截然相反，其实他像兔子一样是一个对恐怖反应非常敏感的胆小鬼。第一个妻子死后，他对现实世界一无所能，只是像牡蛎附着于岩石一样，固执于自己的性的小世界里，认为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通往价值意义的道路。

J和蜜子婚后不到一年，就向她暗示自己不是普通的性生活能满足的人。蜜子发现他长得像柠檬头一样尖尖的肛门可以导致性欲高潮，于是抚摸那儿成了习惯，她还同意让爵士歌手进入他们夫妇之间的性世界，这也成了他们的一个习惯。然而，蜜子想弄明白，即使如此，J在性交时怎么还有欠缺的感觉。但下一步是极其艰难的一步。

J封闭在朦胧的惴惴不安与不可能的感觉的浓雾里，我的性的世界会得到满足吗？无数个夜晚，濡湿着精疲力尽、令人窒息

的浓雾，在坠入睡梦的黑暗之前的几分钟，他总要这样反问自己。只要他的性的困难世界不终结，浓雾就不会消散。让年轻的演员替代爵士歌手进入他们夫妻间的性世界是最后一着棋。妻子对十八岁姑娘的介入并未震惊，予以承认，这不是就有可能也不会拒绝那个二十岁的青年一起上床吗？J引导妻子逐渐从对同性恋的偏见中走向自由，妻子对男同性恋者参加聚会已经没有异议，但在同一张床上，丈夫与另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自己也参与同样的性关系里，这必须跨越又长又深的裂口。J想，我能否最终把这个幻影灌输给妻子呢？让她明白，要从性冷症中摆脱出来，必须进行巨大的跨越，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在这遥远的一天到来之前，妻子与任何轻而易举的性高潮无缘。但只要她一心一意专注于电影，希望就留给了J。睡在身边的妻子呼吸不太顺畅。J想起前妻自杀的那个冬天的拂晓，也是一起睡在床上，突然发觉她呼吸异常。妻子渐渐地发现丈夫与她妹妹的外国教师长期同性恋。从此，她陷入极端的恐惧之中，活下来就是为了能够从这种惊惧恐怖中重新振作起来。当现在的妻子容忍他的性的小世界时，他第一次感觉到能够从亡妻中把自身解放出来。既然不能以某种方式向亡妻赎罪，他只能把自己内心的罪恶感转化为正统的自我主张的感觉，从而恢复心灵的平静。

J怀着幽灵般的黑暗心灵昏昏入睡，坠入焦油一样黑色的睡眠。当然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与被逼得走投无路而铤而走险的罪犯无异。在这睡眠的黑暗深渊里，他又感觉到刚才看见的那一双雪亮的眼睛，于是他的睡眠受到威胁，惊恐不安……

摄影师在大厅的火炉前睡觉，像胎儿一样蜷曲着身子，他似乎老多了，给人忧郁孤独的印象。他拒绝外部的一切独自酣睡。他大概不仅仅在公司里是一个性格乖僻的孤独的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一刻能与大家和睦相处。这个像野兽一样自我

封闭的四十岁的男人为什么在这里和青年男女混成一片呢？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十八岁的爵士歌手抱着双膝坐在摄影师旁边的地板上，她正在喝最后一口杜松子酒，与J的性交未能得到满足在她的心里产生巨大的反抗感，实在不痛快。她之所以一直不停地喝含大量酒精的饮料，大概就是想把这种不痛快的心情融化后排泄出来。已经喝多了，醉意和困乏在这个十八岁姑娘的小小的脑袋瓜里像红色的滑稽的涡形星云一样快速旋转着，杯子从她的手中如沙子般滑落下来。她煞有介事地打了个哈欠，想站起来，却站不起来，于是对自己的双腿愤恨不满地哼了一声，踉踉跄跄地挣扎着站起来。

"外国人和我哪个好？"墙边沙发上半睡半醒的心满意足的谄媚甜靡的声音耳语般反复着，"嗯？外国人和我哪个好？"

"万一怀了孕怎么办？外国人怕得要死。何况我还是个小孩。"女雕塑家的声音同样靡柔甜腻。

"你说，外国人和我哪个好？"二十岁的演员像唱歌一样的声音依然不肯罢休。

爵士歌手慢慢地走向大门，她从沙发旁经过的时候，沙发上的两个人已经睡着了。她打开门，出去，又关上门，好不容易分清浴室和厨房的门，于是走进浴室，低声唱着黑人歌曲，声音小得如蜜蜂的嗡嗡叫，只有自己听得见。她迷迷糊糊地坐在便器上慢慢吞吞地撒尿，尿和酒精的气味像淋浴的水蒸气弥漫全身。

这时，她觉得有一个小小的运动的物体，一瞬间像鸟的影子闪现一样，遮蔽住自己紧闭的眼睛后面，她一边撒尿一边睁开恍惚的眼睛，只见这个小小的物体像悬挂在她的眼前一样，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她。呀，原来是你！那一双眼睛！她心里叫喊着。那一双眼睛立即迅速地往后退。歌手又醉又困，

目光无法追踪那眼睛的去向。那是小猴子一样的眼光，又像守路神一样的小眼睛。爵士歌手撒完尿，还没从便器上慢慢站起来，就把这个不速之客忘得一干二净。她像梦游症患者一样走回大厅，然后进入梦乡。大厅里对着庭园的玻璃门开始染上淡淡的乳白色。炉火已经熄灭。大家都还在熟睡。海风送来村子里几只雄鸡的鸣唱。熟睡的人们在拂晓的寒冷中翻动身子……

凌晨四点，摄影师在黑乎乎的楼梯后面，发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像蝙蝠一样倚靠在墙上睡觉。他轻手轻脚地走进浴室，像女人一样蹲着不出响声地撒完尿，出来一把抓住他。小孩子猛一睁眼，死命挣扎反抗。摄影师慌忙大声呼喊，首先是躺在浴盆里睡觉的诗人，然后是搂抱在沙发上睡的雕塑家和演员，还有爵士歌手都一边嘟嘟喃喃地抱怨着，一边好奇地爬起来。一会儿，J和妻子也从楼上下来。大家都围着小孩子。摄影师抓着他的两只手，小孩子低头要咬，演员就按住他的脑袋，他不顾一切地对摄影师和演员又踢又蹬。大家好容易把小孩子拽到大厅。真是一个小恶魔。诗人弯腰去按他的脚时，被他用膝盖在脸上踢了一下，鼻血立刻流出来。三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抓着他，他却像鳗鱼一样倔犟地一言不响地使劲扭动挣扎。演员的手指头被他咬了一口，痛得大叫起来。摄影师的脸也被挠出了血。小孩子似乎气疯了，又好像吓坏了，与肯尼亚动物片中所拍摄的被捕捉的野生小动物的情景一模一样。这七个猎人不安地意识到，如果继续让这只小动物这样折腾，很可能会心脏病发作倒下去，但直接抓着小孩子的三个人正在气头上，恨得咬牙切齿，不肯松手。可是，抓着他又能怎么样呢？这时，就像他身体的发条突然绷断一样，小孩子一下子很不自然地停止了挣扎，充满仇恨地恶毒地尖声怪叫：“我都看见了！”仰起的黑乎乎的小脸上泪水横流，蛇一样坚硬的尖舌头抵着上颚叫喊……

七个猎人不知所措。就在这一瞬间，小孩子以昨夜爵士歌手所看见的似猴似神的敏捷机灵甩开三个人的手腕，撞倒女人，一溜烟朝紧闭的玻璃门冲去。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样，一声巨响，吓得七个人紧紧闭上眼睛。待到睁眼一看，只见玻璃门破碎，晨雾浓重的昏黑庭园里一个小小的背影哭嚎着拼命跑去（也许他的赤脚扎进不少碎玻璃，血一路染在晨露濡湿的草坪上）。天快亮了，浓雾渐渐消散……

就像看着钓上来的鱼，让它跑回水里波纹渐渐平静的海面一样，七个人默默地看着晨雾弥漫的庭园，情绪激动，又气愤又遗憾。雾气浓重的空气从玻璃破碎的大窟窿灌进来，在大厅不断对流。大家都觉得头热脚凉。屋里的空气渐渐地含带海潮的腥味。七个人姿势不变地把头扭向拂晓的庭园，定睛追寻消失在雾海中的那个残像，如同记录他们活动的胶卷到此停止，水银灯苍白地映照出一张剧照。就一个人，爵士歌手从剧照中走出来。她慌慌张张地跑到屋子里面把大厅的灯关闭掉。大厅又坠入夜的黑暗的深渊，所有的人的脸都像木乃伊那样发黑。玻璃门，无论是破碎的还是没有损坏的，泛着白濛濛的光，像一堵墙把晨雾的庭园与黑夜的室内隔离开来。因为屋里实在太暗，大家都以为爵士歌手会重新把灯打开，但她似乎坚信天已大亮。她把头抵在开关稍上一点的墙上一动不动地站着。

“喂，把灯打开！怎么啦？”J 气得声音都变了，大家从来没听到 J 这么大声吼叫过。

“不！就不！就要这样！”十八岁的姑娘也气急败坏。然后扭头颤动着肩膀哭泣，她的歇斯底里症开始发作，无法抑制。呜！呜！她扭动着身子。我们会被杀死的，会被渔村的人杀死的。那孩子回去一说，他们就会来杀我们！她们对通奸的人都那么折磨……

其他六个人极力控制自己免得也跟着她歇斯底里大发作，但深更半夜聚集在石子路上用沉默进行威胁的渔民抑郁沉闷的形象缠绕在大家的脑子里，谁也无法摆脱。

“开车逃吧！我说，乘他们还没来，我们赶快开车逃吧！”歌手还在哭泣。

“不行。如果真像你说的，我们惹怒了他们，他们来找茬儿的话，现在早已把路口封住了。”J拒绝了歌手的建议。

“那怎么办？怎么办？”歌手抽泣欷歔。

“把灯打开，大家慢慢张罗着做早饭。”J说。他走到爵士歌手身旁，左手摁灯的开关，右手轻轻抚摸她的脖子。歌手心头涌起一股厌恶感，惊叫一声把J的手拨开，然后弯下腰，额头使劲地抵着墙壁，真叫人担心她的皮肤会不会顶破……

在明亮的灯光映照下，其他六个人都觉得尴尬羞愧，谁也不看别人，各自寻找着椅子坐下来，或者倚靠在墙上。诗人的嘴唇、下巴尽是鼻血；演员把被咬出血的手指含在嘴里，摄影师气哼哼地用手掌轻轻蹭着脸上的血。那些女的，尽管没有这三个人这样狼狈，脱落化妆的脸在明晃晃的灯光下照样惨不忍睹。由于大家睡眠不足和宿醉未醒，产生一种颓然自弃的情绪，很快地烦躁不安起来。

“为什么要那样对待小孩子？给他一支钢笔什么的让他高高兴兴地回去不好吗？”J抱怨摄影师。

“我一碰他，他就闹起来。”摄影师分辩说，犹豫一下又补充说，“他不是叫‘我都看见了’吗?！也就只能那样子。”

比现在的沉默更不祥更阴险更可怕的沉默，像飞机的影子一样笼罩在我们头顶上。是的，他什么都看见了。大家意识到，其实这七个人中，谁也没有去注意别人，甚至谁也没有去注意自己。

J的妹妹站在被少年跳水一样跃入撞破的玻璃门边，凝视着沾在上面的一点血迹。血一直滴到阳台与草坪连接的地方，污脏了夏日郁郁葱葱的青草，这么多的血就这样白流了。那么小的一个孩子，他身上有多少血可以浪费呢？

J的妹妹回头看着J，对抬头露出不知所措的微笑的J直言不讳地说："J，告诉你，要是这个小孩从山上跳下去自杀，你就是杀死了第二个纯真的无辜者。"

"你干嘛说这种话？"蜜子的声音充满悲哀与不安。

"干嘛？因为有一个纯真的无辜的人被J逼得自杀了。"

"你说的是前妻吧？她不是神经官能症自杀的吗？这难道也是J的责任吗？"蜜子转向J。

"是我的责任。"J说。所有的人都沉默了。只有爵士歌手依然蹲着扭头哭泣，她就像学校里被同学欺侮的智商低下的学生，凄凄惨惨哀哀切切的哭声叫大家心烦气恼。

"为什么？"蜜子说。

"事情很复杂。"

"是她自己的原因吗？"蜜子抱着一线希望。

"不单是这样。"

蜜子感到绝望，而且绝望越来越深，她不断问丈夫："她是怎么死的？"

"你和我结婚的时候不是知道我的前妻自杀了吗？这件事与你无关。"J和妻子一样陷入绝望之中，想拼命地爬进自私的寄居蟹的坚壳里。

"当然有关。因为你又要干同样的事！"J的妹妹斩钉截铁地说，"要是那个小孩从山崖上伤痕累累像破麻袋一样掉进海里，你就是又干了同样的事。"

"就我吗？就我的丑恶的性交被他看见了吗？你的跟我一样

丑恶的性交不是也让他看了个够吗?"

"不害臊!"二十七岁的女雕塑家颤抖着嘶涩的刺耳的声音鸡一样地叫起来，从她布满血丝、沾着眼屎、变形走样的眼睛里涌出伤心的泪水，簌簌流淌。她狠狠盯着哥哥无声地啜泣。

"你都干什么了?你怎么逼得你前妻自杀的?"蜜子毫不理会正颤动着身子呜咽哭泣的小姑，逼问J。

"以后跟你讲。"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听了又怎么样?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和我结婚不就是为了想创作电影吗?你现在正在创作反映你的荒唐无稽的地狱景象的先锋电影，你还要我干什么?"J振振有词，但缺乏说服力，甚至他自己都厌恶自己的声音。

"J，这样搪塞不好。"冷不防摄影师插了进来，叫J大吃一惊，J和摄影师的交往将近十年，这么长时间，J对他总是发号施令、颐使气指，而摄影师历来唯命是从。现在，J从摄影师身上发现了一个新的陌生人，他感到严重的威胁。

"我只是……"J脸红耳赤，神态难堪。他在寻找一个妥协点，必须重新确认摄影师这十年来的臣仆的地位。现在他像一个又自私又懦弱的小孩一样不知如何是好。

"J和前妻结婚以后，还照样和下流的外国汉子搞同性恋，两个人大白天就在床上鬼混。J的妻子就为这个自杀的。J并不想把这件事告诉天真纯洁的妻子，但也不想隐蔽。J，你从结婚那一天起就盼望妻子自杀。你明明知道妻子吞了一百片安眠药，却装睡，让她死去。J，这些事实你打算隐瞒到什么时候?"

J几乎是从椅子上蹦起来走到摄影师面前，照他的脸狠命揍去。摄影师脸色煞白，血从嘴唇滴流下来，他默默地忍耐着，没有还手。他现在是一个精疲力尽的中年人，连痛苦的声音都哼不

出来。J 像尽某种义务似地继续揍他。

“拦住 J! 快拦住 J! J 会把他揍死的。”蜜子像自己挨揍一样悲愤地尖声叫喊。

年轻的诗人站起来，从背后把 J 按住。J 紧握拳头的右臂和左肩一碰到诗人的手，立刻像婴儿的胳膊一样变得软绵绵。诗人甚至一瞬间担心 J 会不会倒下去，但他没有倒下，涨红着脸，喘着粗气，任凭诗人按住他。然后像被人痛揍一通似地郁闷窝囊地对身后的诗人说：“行了吧？放开我。”

诗人把手放下来，J 转过头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年轻的诗人站在蜜子的椅子旁边保护着她，警惕地盯着 J。J 把头埋在双手里，一动不动，似乎也在流泪呜咽。其实他并未善罢甘休，突然扬起火辣辣红通通猴子一样的脸反盯着诗人。

“我知道你和蜜子睡过觉，也知道你至今还时常对我的老婆不安好心。你用温顺的沉默和微笑掩盖你的坏心眼。你到我这儿来，别看你装出一副正人君子模样责备我，其实自己心里有鬼，虚得很。”

咬牙切齿深恶痛绝的憎恨把 J、蜜子、女雕塑家、年轻的诗人、摄影师关闭在各自的沉默的铁笼子里。他们一动不动，浑身瘫软，愤懑忿怒、互不信任、丧失友谊像一块墨把内心抹得漆黑一团。他们双手都战战兢兢地捧着昨夜，把他们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虚构的友谊线圈的断头。他们甚至怀疑连这断头本身也会像冰霜一样，迅即融化得无影无踪。一个个都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人遗弃的穷愁潦倒的孤苦伶仃者。而爵士歌手的啜泣似乎是从被他们的憎恨所伤害的喉咙发出的呜咽……

只有一个人、年轻的演员既不歇斯底里，也没有束缚于憎恨的锁链，此时却发现自己内心的反常。他还是一个缺乏思想力、不善判断、感觉迟钝却很倔犟的孩子。他浑身肉体上的不自在，

似乎在郁闷气恼的内内深处隐藏着一种令人惊恐不安的东西，这使他十分恼火，于是无论如何要将这个离奇古怪的东西的萌芽，置换成极其无聊的具体对象，以便消除掉。他心神不定地眼珠乱转，忽然发一奇想，打破闷人的沉默。

“呀，我想淋浴，想去浴室淋浴。我难受。我和女人睡觉以后，第二天早晨一定要淋浴！啊，我……难受！”

演员和其他人都知道煤气罐的煤气已经用完，无法烧热水洗澡，而且都觉得自己污脏的皮肤痒得难受。在憎恨的锁链上涂抹肉体上的自我厌恶，变成双重束缚。而演员也只能滑稽地看着这一切。

“哦，我难受，浑身臭哄哄的！”

其他人当然不会发笑，于是年轻的演员心情越来越不好，有点悲伤，像闹脾气的儿童，他要把椅子踢翻似地故意粗暴地站起来走到玻璃门旁，小心翼翼地踩着地板，免得被碎玻璃扎伤，那动作如同古典戏剧中程式化的小偷或者偷情者蹑手蹑脚的模样。突然他用现实的、非表演的、胆小懦弱的小孩一样的声音叫起来：“喂！你们瞧，他们……来了！”

大家都回头看着玻璃门外黎明中的庭园。晓雾消散，夏天的清晨清爽美丽。斜斜的草坪草木丛生、青翠茂密。看不见天空、大海和树木。草坪没有修整，到处都茂盛浓密地生长着粗壮坚韧的野草，高高地丛聚在一起，苍翠浓绿，显得比嫩绿的草坪郁郁葱葱。草坪上立着两尊塑像。前面的是阿波罗，手腕断缺的左手伸向正前方，五官端正、仪表堂堂的青年的头部眺望着手指的方向，左脚跟微微抬起，晨雾打湿腿部那松弛的缕缕肌肉，在宁静的晨光里含带肃穆的淡淡阴影，等待着阳光的温暖，只是在葡萄叶子和双腿内侧的接合处显现浓黑的阴影。后面的那一尊塑像肯定是宙斯。整个脑袋被胡子和跟胡子差不多的头发裹着，眼睛雕

成两个小洞。这个老人在这晨光普照的翠绿庭园里是为数不多的夜的残渣。

大厅里，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站在椅子旁边，大家围聚一起等待渔民的来临。突然从雕像中间出现一伙人。中年妇女、老人、小孩，他们的脸在晨光里比昨晚车灯映照时更加冷漠呆板，更带野性，也显得更小。他们昨晚是否就在路上站了一夜，威胁、侮辱那个忧郁孤独地准备晚饭的奸妇？他们沉默地聚集着，一直坚持到天亮了吗？如果除了出海之外的所有村民满腔愤怒地在路上站了整整一夜，耳梨湾的村落出于憎恨甚至不惜破坏正常生活，这样的村民不是太凶狠可怕了吗？恐怖把七个人重新联结在一起。昨晚，一种暧昧的亲和力让他们共同对一场胡闹的聚会负责，现在又必须同心协力对付迫在眼前的恐怖与暴力。大约四十个渔民一声不响地逼到阳台前面，他们簇拥着一个头发丰厚、皮肤浅黑、长得跟印地安人差不多的中年妇女和脸上血迹斑斑的少年。七个人觉得已经走投无路。渔民在门口停下来，盯着屋里，那眼光深处分明燃烧着和昨夜侮辱那家女人一样残酷的烈火和残忍的毒焰。年轻的演员吓破了胆，从椅子中间往后退缩。门外的这些人是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冲进来把他们拳打脚踢地痛揍一顿呢？还是这七个人先泪流满面浑身哆嗦晕倒在地呢？总之，七个人胆颤心惊，不知所措，门外的人踩着深没脚跟的草丛，小腿肚都被露水弄湿了，摆出往里冲的架式。

这时，J的妹妹从椅子上站起来走上前去。鞋底嘎嚓嘎嚓地踩着玻璃碎片，小心翼翼地从玻璃门危险的破洞钻出去，走到阳台上，勇敢地面对这些渔民。渔民的目光立刻散乱了。

“我们都担心这孩子是不是掉到山崖下摔死了。他一个晚上藏在我们屋子里，后来把玻璃门撞碎就逃跑了。伤了没有？好像不碍事吧？”J的妹妹恬不知耻地说，口气傲慢。她是先声夺人，

以攻为守。不过，她的图谋能得逞吗？耳梨湾的渔民是否识破她的阴谋诡计，揭其漏洞，攻其一点，击溃她的整个防线呢？屋里的六个人提心吊胆、惴惴不安。

沉默。胜败的关键时候，紧张得透不过气来。那个小孩会不会戳穿J的妹妹的谎言？就在这一刻，J的妹妹得逞了。只见那个印第安人模样的中年妇女用左手紧紧抓住倚在她高大粗壮的左腰上的少年低着的脑袋，右手往小孩的耳朵狠狠地掴了一记大耳光。"啪！"地一声震得阳台上的姑娘和屋里的六个人浑身哆嗦地直想呕吐。小孩趴倒在草坪，妇女又在他的屁股上狠踢一脚，小孩像一头小野兽似地连滚带爬地一溜烟逃跑了。嘴里哭喊着"我都看见了！我都看见了！"

"那是个傻小子，胡说八道什么看见鬼了，看见鬼杀人了。呆头呆脑的，瞎胡说，真丢脸！"中年妇女的脸上挤出一点不好意思的难看的笑容。她周围所有的人脸色都缓和下来，变得善良、平板、毫无生气，带着一些惭愧的不自然的微笑。

"玻璃就算了，不用你们赔了。能照样给我们送鱼来吗？我们来拍电影，七个人，要的多。好吗？"

"拍电影！"村里人惊叹不已，他们已经安全被J的妹妹的手腕镇住了。

"昨天夜晚，今天早晨，你们怎么都这么早就结伙一起出来呀？又不是过什么节。"她像盘查似地追问，对自己的胜利信心十足，充满骄傲。

妇女和老人们解释说，现在耳梨湾的渔船都打不到鱼，这都是恶魔在作祟，于是留在村里的人就要把恶魔抓出来赶出去。所以一直监视那个通奸的女人，直到她坦白交待认罪求饶。那个女人一投降，恶魔就赶走一个。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恶魔也要揪出来……

耳梨湾的人们默默地从塑像中间穿过下山以后，J的妹妹从阳台又小心翼翼地钻过玻璃门破洞回到屋里。她背对庭园，脸色显得很黑，只有脸廓的汗毛闪着绿色的光。刚才对渔民威风凛凛、气势逼人，一回到屋里，却像老太婆一样筋疲力尽、忧郁不安，甚至茫然若失地沙哑低声说道：

“我得睡一会儿觉。没有非我不可的事了吧？”她的声音带着自嘲，又带着甩气的抱怨，然后从椅子旁穿过大厅，推开门进去了。一会儿，从二楼传来开门的声音，不是J刚才睡觉的那间房间。大家一声不响。又听见关门的声音、和衣一头沉重地倒在床上的声音。二楼便无声无息了。

“把摄像机支起来吧。再不准备，太阳就出来了。”摄影师依然一肚子怨气，但显然力图缓和刚才那一场不愉快的谈话造成的僵滞气氛。他一个人站起来，到摄影机箱子旁弯腰默默地搬动器材，怒气未消，动作粗野，却又有点磨磨蹭蹭的。

和往常一样，这种时候，摄影师的建议总是给大家解围。蜜子在安慰歇斯底里发作后脸色苍白泪眼汪汪的爵士歌手，劝说她应该准备工作了。年轻的诗人为了提高摄影效果，提了一桶水到草坪上，洗刷阿波罗塑像。平时好吃懒做、决不参加体力劳动的J居然也洗刷了宙斯塑像。年轻的演员把上衣一脱，光着膀子蹲在刚才小孩趴倒的草坪上检查是否血污脏了草丛。盛夏的气温直线上升，庭园一点也不冷。一会儿，在蜜子的劝说下，爵士歌手赤身裸体地下到草坪，蹒跚着走近塑像，她被泪水污脏的尚带稚气的小脸青里透黑，丑陋难看，不过，苗条纤细的身体细腻柔嫩，富有性感，可以无可挑剔地在银幕上塑造一个超现实主义的裸体女性的形象。摄影师在调节机器，脸色同样苍白丑陋的蜜子在旁边看着分镜头剧本。山下遥远的大海在灼热的阳光映照下闪烁耀眼。庭园呈现出夏日早晨生机勃发的景象。

“喂，你们看，那小孩门牙都被磕断了，掉在这里呢。”演员开心地叫起来，右手拿着小小的门牙，微笑着，身上的肌肉在阳光下透着玫瑰色。“那家伙一定痛得很呢。牙痛得忘了心痛。”

J、J的妻子、爵士歌手、摄影师、年轻的诗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手里的活儿，责备的眼光盯着演员。

“流这么多血，忍耐着牙痛，那小子一定把见鬼之类的事儿忘到脑后去了。是吧?”

大家无可奈何地伫立着。演员莫明其妙着急地叫起来：“你们这是怎么啦？跟木乃伊一样！怎么回事？简直就像时间停止不动一样!”

谁也没有搭理，依然默默地站着，看着他。突然，演员右手握着小孩的门牙，双膝跪趴在血污的草坪上扭动着身子哭泣起来，一边哭一边嘟喃：“啊！烦透了！在这个鬼地方，这样子光着身子，干这样的活儿！我一点也不痛快！啊！烦透了！一定会有适合我干的工作，啊，却让其他小伙子先占了……”

2

拥挤的地铁从国会议事堂站发车后一分钟，J和老头就同时注意到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年。他个头很高，穿着浑身缀满装饰纽扣和皮带扣的英国制青年式双排扣防水大衣，脖子和脸汗水津津，闪着白色的光，一条腿往前跨出一步，塞在拥挤不堪的人群的身体里，脚上穿着鹿皮长统靴，有时能看见赤裸着的小腿和膝盖。他看似干瘦，其实从脖子上的肌肉推测，体重至少在七十公斤以上。也许除了大衣和长统靴；里面什么也没穿，所以显得消瘦。

地铁像冬天早晨迟到的送报员使劲地摇晃着身子，急急忙忙

往前跑。少年的额头上渗出鱼籽般的汗珠，脚又往前进了一步。他的身体紧贴着前面一个姑娘的后背和屁股。那姑娘额头上长着肉瘤，鼻子大模大样地往上翘起，长得人模鬼样。少年大概在极力控制自己，他不动声色地轻轻抽了一口气，警惕地朝四处溜来溜去，眼睛就像连老鼠都追捕不了的狗那双病恹恹的眼睛一样，尽管还残留着一丝狡猾和狂妄，却已经完全热昏了。他的蒙古人型的小鼻子使劲地翕张着，似乎想嗅出什么异样的味道来。看来他心里明白，在全体乘客头顶上大约五米之处，便是初冬黄昏下荒凉寂寥的大都市，那里生活着一千万人，而没有一个人协助这个孤独的少年的"工作"。

少年汗水淋漓，松了一口气，于是傲慢自大地认定自己与这世界上的一切毫无关系，然后突然疯狂地冲动兴奋，从防水大衣暗袋的小洞伸出坚硬的武器，顶着姑娘橙黄色大衣的屁股部位，又疼爱又担忧地细心磨蹭着，半张半闭的嘴唇沉浸在快感之中，浮现出圣徒般纯真祥和的微笑，渐渐地向脸上荡漾开去……

J和他的朋友、大个子老头肩挨着肩，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切，紧张得心都提到嗓门眼上，直想闭眼睛，真担心老头经不起这刺激，会心脏病发作倒下去。电车徐徐进站，停下来，人们下车上车后，又发车。他们以为少年已经下车，便朝那边望了一眼，乘客比刚才少了一些，他却仍然在人群中继续他的"营生"，而且像死亡一样不可抗拒的性高潮正向他袭来。就在这一瞬间，似乎车里所有的人、无数的眼光对他怒视，他在眼睛的洪水中达到性高潮。这时，从J和老头的旁边突然闯出一条中年大汉，冲到少年跟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那架势好像要把他的防水大衣剥下来似的。青年和老头紧张得咽下一口唾液，长嘘一口气。

"这小子太过分了。"青年对着老头植物一样的耳朵低声说。

他们一边经受心脏异常亢奋、狂蹦乱跳的折磨，一边不无悲

哀地想。此时，这少年的腰间，快感的一泓清水一定被耻辱与恐惧的墨水搅混，在他轻声喘动、浑身微颤的性高潮最后一次勃动中一定伴随着绝望。然后，走投无路、束手就擒的感觉像绳子一样，束捆着他年轻健壮的五腑六脏。他一定预感到自己会被剥下大衣，一丝不挂地、小皱纹似的眼睛下挂着泪珠、无精打采的生殖器上挂着精液、像手淫的黑猩猩一样丢人现眼地拖到警察局去。在四周充满敌意的众目睽睽之下，泪水的颜色一样的精液像果子冻凝固在他的裤裆里，使他很不自在。“那个冒险家，救他一把怎么样？”青年的心肠热了起来。“好，救他一把。不知道行不行。”老头说。于是，他们站起来，朝揪着少年的衣领的中年人走去，紧张得脸色煞白，倒像自己要被人搭救似的。“我们把他交给警察。真是一个小流氓！”老头对怒气冲冲的中年人说。他紧绷着的脸颊好容易硬挤出一丝微笑，鹰隼一们锋芒锐利的琥珀色的眼睛，竭力装出和蔼的神色，魁梧键壮的体格和那个身强力壮如消防队员的中年人不相上下，态度沉着稳重又暗带威压。J对老头肉体上的凛凛威容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对他年轻时候发达健美的肌肉有一种说不出的嫉妒感。J很清楚，这头老野牛的内心布满欲望躁动的荆棘，像硅藻的触手一样颤抖。

“这种小流氓，真该狠狠揍一通。那姑娘招他惹他了，碍他什么事，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儿！”中年人义愤填膺，不过有点做作。

老头突然感到极大的孤独的愤怒，被无数枯黄色的皱纹遮盖的眼睛周围的皮肤都涨红了，中年人以为他的见义勇为感动了老头，于是友善地点点头。J盯着老头气红的脸，觉得很像戈登杜松子酒商标上那头醉狗，这是他认识老头以来的第一次发现。

“不管怎样，让我们把他交给警察。你留一张名片，我们告诉署长是你抓到的。”J见势不妙，在老头破口大骂中年人之前，

赶紧插进来。

“真高兴，遇到见义勇为的朋友。我要有时间，也一起去警察署。这臭流氓!”中年人从里口袋掏出钱夹子，从中取出一张折着的旧名片，交给J。

老头和J从两边架着少年，腰间感觉到他身体的颤抖。少年一声不吭地弯着腰像筛糠一样哆嗦着，J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悄悄地对他说：“别哭，别傻叫，别求饶。”

中年人正在安慰橙黄色大衣被弄脏抽泣的小姑娘。他掏出深灰色手绢正要把脏东西擦掉。小姑娘又尖声叫唤起来，惹得围观的乘客开心地哄堂大笑。额头上像鬼一样长着肉瘤的姑娘脸色苍白，似乎要呕吐出黄色的胃液。被侮辱伤害的姑娘那丑陋难看的形象，使J对肇事的少年感到一些厌恶。他忿忿不平地想：这么个长得跟丑八怪一样，还狂妄自大，鼻子翘到天上，而且惊吓成这种惨样的小妞，值得将那玩艺儿往上磨蹭吗?

“姑娘，想开点，这又怀孕不了。你还照样是处女，纯洁着呢。”中年人越发来劲，对姑娘低声絮语。周围的乘客又哄笑起来。这时，老头和J闻到中年人身上的一股酒味。

到了下一个车站，老头和J架着少年的胳膊下到站台上。车门关的时候，中年人像猴子一样呲着一嘴黄玉米粒般的牙齿笑着挥手。J把他的名片一撕，随手扔掉，然后冲着他做了一个鬼脸，毫不理会他的反应，转身和老头一起挽着少年的胳膊（这回是心情舒畅的老青少三人）下了站台台阶。一边走一边“数落”少年：

“你干得太笨了，不抓住才怪呢。为什么不能更隐蔽一些?”

“乘客太少，根本干不成吧? 要干这冒险的事，只能在人挤得满满的车里。”

老头和J一起松开手，停住脚，把少年放走。他们的计谋得

逞了。但少年似乎并没有完全摆脱他们的束缚，保持着被架着的姿势往前走了两三步，突然停下来，猛地一回头，用满腹狐疑的目光盯着他们。他的小鼻子已不再使劲翕张，眼睛也不再像病恹恹的狗眼，性高潮过后，肉体的温和宁静在他的脸上呈现出天使般的形象，他就像受难后濒死的殉教者，就像受苦受难后的圣徒。

“你们把我放了吗?”少年大声地问。他还半信半疑，摆出随时准备逃跑的姿势。

“噢，我们本来就没打算把你扭送到警察署。那是开玩笑。”J好像难以启齿一样嗫嚅着。少年的一本正经反而让救助人感到害羞。

“可我想今天被抓住一定会倒大霉，我下决心也要让你们再也硬不起来。”少年用挑衅的口气说。

J和老头茫然对看着。看到老头好久才露出一丝笑容，J也跟着勉强微笑，就像宽宏大量的拳击手被一拳击中要害而大吃一惊，同时又佩服对方出色的本领似地微笑。他们对少年的好奇心感到新的刺激，更留心注视着他。他似乎很急躁、怨怒、悲哀，刚才的性高潮后的平静，使他像诚实温和的圣徒一样的形象已荡然无存，浮现出极其剧烈不满的浓郁的阴影。

“我除了这身大衣和长统靴外，里面什么也没穿，我敢这样上街，是经过很大苦恼才下决心的。我明明知道谁都盯着我，还是要跳跃快感的最后一道横杆。本来应该在时速八十公里的摩托车上闭眼放手，可我害怕那样的冒险。你们是拿我这个像敢死队员一样玩命的人当游戏的工具吗?”

少年布满血丝的眼睛涌出泪水，突然一头猛撞过来。J运用在大学暑假学来的拳击术狠劲地阻挡住他的胳膊，立即把他制伏了。少年疼得一声叫唤，两只胳膊搭拉下来，眼里流出几滴泪

水。

“要是这德行，就把你扭送铁路警察或者公安警察。”J喘着气，搓着发红的手腕，发狠地瞪着少年威胁说。

“没那必要。”少年小心翼翼地说。他的汪汪泪眼明显地流露出恐惧的神色。

J觉得少年处于吃了安眠药尚未入睡前的那种心理不平衡的亢奋状态。说不定这是J所不知道的某种特殊的兴奋剂引起的亢奋，他想起几年前自己曾经使用过的德国安眠药那白色的药片，它极具诱惑的魅力，却使人陷于极难治愈的中毒症。J的前妻就是吞服这种安眠药自杀的，此后J一直处于莫名其妙的亢奋之中，最后坠落极其恐怖的不知不觉的深渊……

J回首往事的心情把自己从少年突然袭击所伤害的感情中摆脱出来。他微微一笑。

“不送你去警察署，你到我们的老巢酒馆来怎么样？在亩火町，是一家饭店的酒吧间。”

“只要你们不是同性恋者，我就去。我可不是同性恋者可爱的小鸟。”少年的口气含着嘲讽。

J没回答，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同性的情人睡觉了，但有时突如其来地对小伙子健壮的肉体的渴望使他心猿意马。他自我惩罚式地想过，你决不再有那种刺激性的性关系了。他本来就不认为，男同性恋者的本质与生俱来地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而且注定这个人一辈子是个同性恋者。

“我们不是同性恋者。另外，你对我们说话要客气些！”老头说。老头、J、少年在冬天的暮色中往前走去。寒风夹着雪花一阵一阵地吹刮着。少年冻得发抖，可笑地打了好几个嗝儿。老头和J首先带他到服装店买了内衣内裤，告诉他到厕所穿上。少年还是冷，嘴唇像桑椹一样乌黑青肿起来，但一上了出租汽车，马

上沉睡过去，发出轻微的鼾声。J明白一定是安眠药起作用了。出租车在暮色阴沉的雪路上不顾危险地向亩火町疾驰。少年睡得很香，时不时打个小哈欠，轻声地说梦话。J不知道他说什么，但一会儿老头就听出来了。

“这孩子好像在梦里遇见什么妖怪了，老说害怕、害怕。”老头说。

“光穿着防水大衣和长统靴，里面光不出溜的就进地铁，你不认为这就是可怕的体验吗？梦里的妖怪大概就是他自己，变成了小流氓啦。他也到了这个年龄。”

“到了这个年龄是指什么?”

“从十八岁到二十一、二岁这个年龄，就会感觉到妖怪在自己体内胎生的恐怖。”

“我不认为你和这个孩子的年龄之间有很深的代沟。我今年六十岁了……”老头话刚起头就停住了。他一旦沉默，就给人把自己坚固封闭起来令人无法接近的印象，如同用中世纪的盔甲从头到脚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他经常话说一半就打住，紧紧抿着嘴唇，鹰隼一样的目光扫视四周，那意思是说：别看牙齿老化得像浮石，但语言的猛兽一旦被这牙齿咬住，就绝对逃脱不了。每当J看到他，就会凭空想象这老头各种各样的人生经历。J和老头是所谓的“马路朋友”。J跟着这老头，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地位一无所知。他们的相处出于反社会的共同立场，J也没有把自己的经历告诉老头。J本来就不认为能够面对自己说清楚现在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他猜想老头曾经在哪个外国当过外交官，或者当过政治家什么的，J不是没有任何根据，因为他们常常在外交部或者国会议事堂的旁边碰面，每当这时，老头总是让外交部管员或者国会议员恭恭敬敬地礼送出来，好像刚刚进行过一场折服人的谈话。老头身上毫无至今还参与政治的俗气，那天当他

看见站在国会议事堂地铁口等待碰面的J时，满脸焕发出被解放的兴奋，向J招手。J竟觉得好像是一个丑老太婆向他问候。“我今年六十岁了……”J想着他的后半句话。也许与老年、死有关吧。老头经常向J诉说癌症、心肌梗塞这些直接地具体地威胁自己的死亡恐怖。他大概想说我今年六十岁了，我已经感觉到死这个妖怪在自己胎内急速成长的恐怖吧？尽管老头没露半个字，但J推测他正在心脏动脉硬化，或者动手术也白搭的癌肿瘤，深藏在身体的某个部位，就像葡萄酒珍惜地深藏在酒窖里一样……

“这孩子真的是流氓吗？他这个人只能当流氓吗？”J微笑着问老头。

“他自己一直这么认为。今天他的方式很独特。用评论相扑的语言来说，实在别具一格。”

“噢，的确很独特。发动进攻时自断退路，把自己置于死地，这简直像骁勇征战的士兵。而且，他这么个小孩，一定才十八岁，就断定自己一辈子只能当流氓。你说，这可能吗？也许他既不会有恋人，也不满足于做一个手淫者，说不定是恐惧梅毒的歇斯底里者，或者仅仅是没钱嫖妓的情欲饥饿者，你说呢？”

“不，他恐怕是更具有意识性的流氓。”老头细心地端详着少年的脸。J觉得他和自己一样也正对这少年加深好感。但先前J一直为老头对具体的人所怀抱的强烈的厌恶情绪感到震惊。J似乎觉得这是他与老头成为“马路朋友”以后第一次看到他对一个陌生人如此宽宏大量。他考虑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少年具有魅力，恐怕正如老头所说的，今天他的行动方式“别具一格”。的确，这个少年是一个孤独的、充满恐惧的、令人悲哀的流氓……

“这孩子在地铁站台上说的那一通话，我想决不是信口而出的。总之很有意思。”老头说。

亩火町的饭店门口两旁土垒似地堆积着脏乎乎的雪。老头和

J把少年叫醒。少年看了一眼雪堆，不由地打了个寒颤，眼皮下渗出点眼屎一样的泪花。

"能走吗?" J问。

"把我看成什么啦?" 少年皱着眉头，挑衅似地反盯着J，态度蛮横。

饭店的侍者给他们开门。侍者穿着深绿色的制服，上面装饰着金绠子，配着淡蓝色的裤子，拖着一双秤砣似的难看的大套鞋，实在不相称，有点不三不四。也许是这场雪逼得他只好如此。三人打着寒颤径直往服务台里面的酒吧间走去。酒吧间很暖和，大家的心才平静下来。老头和J自然而然地在少年两旁面对着他坐下来，形成一个扇面，好像监视他似的。少年很反感，首先对依然拖着大套鞋的侍者说："我困了，给我来威士忌。" J和老头也点了同样的酒。他们默默地先干了第一杯。少年立刻来了精神。三个又各自要了一杯纯威士忌。侍者为了省得跑来跑去，干脆把威士忌瓶子放在他们的桌子上。

"你们要问我什么事? 还是要我道歉?" 少年仍然是挑衅的口气："你们打我的什么坏主意?"

"我们当然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当流氓? 是不是想知道女孩子的屁股有多硬? 要是那样的话，摸摸自己的屁股不就行了。" J回敬少年的挑战。

"想要干吗?" 像獴发现眼镜蛇一样，少年浑身燃烧着愤怒的烈焰，嗓门沙哑。

"别火。我们就是想知道，你怎么当上流氓的? 你对流氓怎么看? 因为我们还从来没有碰见过像你这么年轻的流氓。" J说。

"我是诗人。" 少年自豪地说。

"诗人?"

"我想花很长的时间写一首惊天动地的诗。这首诗就叫《严

肃的走钢丝者》。”少年情绪热烈，“这是以流氓为题材的暴风骤雨般的诗篇，诗和流氓的我的关系，就是鸡和鸡蛋的关系。我从小孩起就开始当流氓，所以一直渴望要写这一首诗。为了把诗写得更加惊人，我就采取最勇敢最绝望的流氓行为。”

J想起他认识的一个年轻诗人。这位年轻诗人曾是他第二个妻子的情人。在妻子创作第一部短篇电影的时候，诗人经常在J的住所、别墅、美洲豹汽车里用沉湎于欲火难耐的浓雾里那样幽怨情结的目光没完没了地观察J和妻子。但最后他和J的妻子好像也没能旧梦重温。后来那个馋猫一样眼睛的不抵抗主义者突然销声匿迹了。现在他在干什么呢？是否还在继续写他那软绵绵的封闭的诗，企图以此慢慢地治疗对J的妻子饥渴的单相思的癌症呢？其实，眼前这个少年比那个诗人似乎更具有丰饶敏锐的诗人气质，至少比那老实巴交可怜兮兮的年轻诗人更具强烈的人的印象。因为他是敢于赤身裸体只穿着防水大衣和长统靴在地铁的一群陌生人中射精的男子汉！

“是什么样的诗？已经写几行了吧？”老头的好奇心被勾起来，热心地问。

“你问写几行了？诗是这样写的吗？至少我的诗不这么写。一定有这么一天，我本能地感觉到已经酝酿成熟了，于是以一秒钟一个字的速度，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直写呀写，就写出来了。”少年目中无人地说。

“可总有草稿吧？哪怕是记在脑子里的。”J说。

“那倒是有。就为这草稿我吃了多少苦头，最后我打算写体验性的诗。”

少年乘着酒兴，口若悬河地大谈特谈他的诗歌构思。在东京有几万个流氓，他们的日常生活却像极其孤独、精神空虚又充满危险的热情的斗牛士、严肃的走钢丝者……

他们以令人悲哀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切切实实地滑稽可笑地冒着随时都会毁灭自己的名誉地位、甚至生命的危险，为着微不足道的极其无聊的快乐赤手空拳地进行活动。现代社会本来就不是冒险家大显身手的时代，除了那些乘坐宇宙飞船让所有仪器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的男子汉以外，因为他们具有无比的勇气。两千多年来，人们齐心协力把整个世界改造成橡皮圈围的婴儿室，把一切危险都消除于萌牙状态！但流氓可以把安全的婴儿室变成猛兽的丛林。如同祈祷的仪式，例如手指头在幼女的腿上碰一下，哪怕只是一秒钟的动作，他就要把自己所建构的全部人生置于险境。

尽管流氓对被揭发、处罚怕得要命，但如果不伴随危险的感觉，他们的快乐就变得淡薄、含糊、衰弱，最后就失去快乐。禁忌保障走钢丝人冒险的快乐。如果流氓平淡安全地完成他的行动，这种安全的最终结果就会在瞬间把紧张全过程的革命性意义一笔勾销。他们就会发现，由于没有任何危险，快乐所隐藏的动机——危险感，其实不过是虚假的。也就是说，刚刚享受到的快乐本身就是虚假的。于是他们只好重新开始这一无所获的走钢丝，直至被捕，陷于人生的危机，从而使以前一切虚假的行动结出真正快乐的果实……

流氓一般都沉默地行动，如果他们多嘴多舌，他们的行动、饶舌就只会变得滑稽，徒劳无益。他们像马戏团里的走钢丝者一样默不作声。但一旦被捕，由于局外人以敌意的眼光认识、确定流氓的本质，于是有的流氓会进行令人感动的自我宣传。战后日本政治上最动荡不安的年代，在十万人示威游行包围国会的群众中，抓到一个耍流氓的。他对警察这样说："十万愤怒的政治人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而放弃了性兴奋。这十万人的性兴奋，似乎全部集中在混入他们之中伺机瞄准姑娘无聊的屁股的我一个人具

有特权的手指上，我的手指燃烧着无比幸福的熊熊烈焰。而且在全副武装的第四机动队的庞大警察面前，我干了！”他们每天都是严肃的走钢丝者……

“不错，这首诗你应该写。如果出版需要钱，我来出。”老头说。其实J也想说这句话。为了写这首暴风骤雨般的诗，他竟将防水大衣直接套在赤身裸体上，在冬天的黄昏钻进地铁冒险，而且经过苦恼的折磨终于以殊死的神情污脏了那丑小妞毛绒绒的外套的屁股。这难道不能说是与众不同的少年吗？

“不过，我现在脑子里正在形成的诗，一点也没有狂风暴雨的征候。”少年不满地说，“可以说是观察性的。”

“观察性的不是很好吗？”J说。

“如果只有观察性，诗就不会像暴风骤雨那样惊心动魄。”少年装出一副对诗具有深刻思考的行家模样。

“那么，你今天是否深入进了自己的诗歌世界？”J说，“因为你至少超越了第三者的观察。”

“不行！因为被你们救了。这样，我的恐怖心理、英雄气概，一切的一切都变成虚假的了。今天我似乎毫无缘由地预感到你们这艘救生艇会出现。”少年说。

“是你见到我们挺身而出以后，才觉得本来就有这种预感。你被那个道德的妖怪抓住的时候，简直是吓破了胆。”J半是戏弄地安慰他。

“不，到现在也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我被你们搭救的时候，开始感觉到现在不是那么回事，已经不行了。”少年精疲力尽地悲哀地嘟囔着，他那稚气的脸充满无限的忧郁阴暗。

J和老头说不出话来，哀怜凄楚地看着他。他正掉进流氓这个没有出路的黑洞里，难道就无法让他改变方向吗？既然他渴望写一首关于流氓的暴风骤雨般的诗篇，难道J和老头或许应该把

他留在那条可恶的道德家壮汉的手臂和功名的束缚里吗？如果那样，他现在一定在警察署里一边经受寒冷与耻辱的煎熬，一边正一气呵成那首自己满意的惊心动魄的《严肃的走钢丝者》，以一秒钟一个字的速度永远写下去……

"你明天还打算继续这种无路可逃的自杀行为似的冒险吗？你可要明白，不会有我们这样的人再来救你了。"J说。

"明天？绝对不行。我现在累得很，恐怕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苦恼才能下决心再去冒险。啊，我简直像一个本来想自杀、却被人从河底拖上来呼哧呼哧喘气的蠢货。救命的人根本不考虑这个蠢货企图自杀前尝尽辛酸苦辣，所以只是心情愉快满脸微笑地救人，而且用人道主义的烧火棍拖回到这人间地狱的毒火里。"

"可你为什么这么害怕被捕？这不是把被捕的含意看得太重要了吗？你就是安全逃脱，不是也不会有损于你的流氓行为所包含的冒险意义吗？"老头说。

"流氓恐怕也一定有各种类型。我是诗人，从流氓的标准型中，我采用最危险的行动方式。"少年游刃有余地对付老头。

老头和J感奋地看着少年。他给人的印象的确是一个孕含着最危险的紧张以至随时都会爆炸的不幸的热血汉子。这是富有魅力的。他好像刚刚结束幼儿期后那一段很长的丑陋的年龄，将会长得越发俏丽俊美。但比俊俏的容貌更能征服J和老头的，是他令人憎恶的傲慢里闪烁着这年龄独特的光芒。

过了一会儿，J说："你遭到那个道德家袭击的时候，我真想给你打一针强心剂，免得你心脏受不了吓死了。即使采用最危险方式的流氓勇士，不是也怕得浑身发抖吗？"

"我真的怕成那样子吗？要是那样，就说明我向真正的流氓更靠近一点了。这真正的流氓不是与我脑子里一丝不苟设计的一模一样的意识性流氓，而是超越我头脑的现实存在的陌生的流

氓，是我内心意想不到的陌生的流氓。”少年说。他并不介意J的嘲弄，只是自我陶醉于滔滔不绝的饶舌。J喜欢这样的自恋者，从而使自己能够继续面带微笑地好意地嘲弄下去。

“想成为自己内心中的陌生人，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有过这种强烈的愿望。其实，单纯地说，这是小孩子想成为大人一样的渴望。”J把他看做一个小孩，“就像大人看到跷着脚往上够东西的小孩快要摔倒，谁都会伸手扶他一把一样，我们当时也想救你一把。这是一个大人的世界，不管你怎么想接近你心目中的流氓，每次都会被周围的大人搭救出来，又回到原来的起点。说起来可怜得很，你是一个西西弗斯少年。”

“也许你说得对，如果是这样，我就要设计一个绝对无法中止的致命的独特的流氓行为模式，让大人们在我的下一次行动中欲救不能、束手无策。让所有的大人不仅制止不了我的倒行逆施，而且还想一起把我倒过来踩上几脚。”少年昏昏欲睡的天真的眼睛深处，又蒙上精疲力尽的苍白的阴翳，显得哀伤凄惨。哪像要写惊天动地的诗篇的诗人，倒像一个考试不及格愁眉苦脸沮丧凄凉的劣等生。

于是J后悔自己嘲弄有点过头了，他不好意思地看着老头，老头也不自在地看着他。J心想老头一定这样认为：与少年直率坦诚的自我表白相比，自己过于自我防卫，这不是太卑劣了吗？这和两个精神分析医生面对患者只顾防卫自己又有什么两样呢？于是J对老头点点头提议说：我们难道不应该也把我们的事向少年和盘托出吗？

“我们是选择安全第一这种方式的流氓。当然，不言而喻，要流氓不可能万无一失，但我们两个人共同防卫。”老头说。

“说了半天，这个酒吧间原来是流氓俱乐部呀。”少年大感兴趣地说，“我现在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刨根问底地

对我这么感兴趣。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单独干，还要搞什么流氓俱乐部呢？”

“正因为是流氓，所以才应该建立他们的俱乐部。如果这也称得上俱乐部的话。”老头说，“你看看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像一种特殊的新的黑人一样，遭受迫害。于是他们在世界各地组织许许多多的小集团进行抵抗，说不定他们正在考虑在二十一世纪独立成立一个自己的种族国。在一些国家也会产生几个他们的议员。像我这样说不定哪天就去见阎王的人只能预言，你还年轻，一定能活到二十一世纪，可以亲眼看见二十一世纪，那才真正是别人的存在。他们的议员一定人才优秀，很有影响。但流氓比同性恋者更具有反社会性。在不远的将来，同性恋将不被视为犯罪，而任何时候要流氓都是犯罪。因为有像你这种类型的流氓，把逮捕惩罚作为流氓必须具备的根本条件！然而，流氓难道不应该想法自卫吗？这样我们两人就结成互助关系，像搭救你一样，在紧急关头互相救援。”

这回轮到少年目不转睛地盯着J和老头，他似乎被勾起了兴趣，用从未有过的含带敬意的（承认对方存在的某些独特性的态度）神情询问。

“这个流氓俱乐部的会员有很多吗？”

“没有。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在流氓依然惯于单独活动的情况下，这是一大发明、是长足的进步。实际上，我，还有这个青年，还从来没有被抓过。”老头微笑地回答，“怎么样？你也参加进来吗？”

“我不愿意被人搭救，但可以参加进去，专门救你们俩，再说，我现在还没有考虑好下一次的行动规划，也无聊得很。另外，我还想看看其他流氓是怎么活动的。我的激动人心的诗歌的英雄主角，当然是像我这种类型的充满危险的流氓，但那些安全

第一的平庸的流氓可以作为配角，这样使诗歌结构更加复杂，能产生轰动效应。"

"那以后你上街时，就到这酒吧来，我们会合后一起乘地铁或者电车或者公共汽车。当然，在你考虑好新的自我破坏计划之前，你的任务就是搭救我们，因为这是你的愿望。"J说。

"是的，是我的愿望!"少年心情愉快地说。他眼睛里的苍白阴翳已经烟消云散，充满好奇心，闪闪发亮。他把威士忌的杯子放在桌子上，身子舒舒服服地沉坐在沙发里，大张着嘴打了个呵欠，用拳头使劲搓揉着眼皮，眯着眼睛继续说："这下我可以放心睡大觉了。我真困了。我以为你们是同性恋者，一直提防着，都不敢睡过去，原来咱们都是在车里耍流氓的，一路人，我就放心了。可是你们两人怎么想起来成立流氓俱乐部的？最早是怎么谈起来的？还是，说不定你们俩是父子吧？真是父子俩?"

"既不是父子，也不是兄弟。"老头笑着说。

"那最先是谁向谁作自我介绍，并且提议成立流氓俱乐部的？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呀。"少年在进行敏感的推测，他现在从心理上已经很接近J和老头。少年把自己的好奇心袒露无遗，实在给人难以置信的天真的印象。

"是需要勇气。流氓没有同性恋者那样能够嗅出味道的特征。本来干我们这一行，像今天这样能和你萍水相逢，完全是偶然的幸运。不然就失之交臂了。"老头笑眯眯地看着J，愉快地说。

一天早上，J心血来潮，决定自己要去当专在车里调戏女性的流氓。那时，他远离性的世界，渴望着反性的自我惩罚，同时也强烈地预感着极度的性兴奋的冲动。但是当J灵机初动的时候，他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他内心存在着流氓的性双头怪。他只是在彻夜不眠之后，躺在初冬上午九点的床上，心机一转：我要当流氓。于是他走到大厅，对正在和摄影师研究另一部电影分镜

头剧本的妻子说："车你们随便用，我要坐电车出去一下。"妻子和摄影师都问他："上哪儿去?"J只回答："就想坐坐电车。"从此开始了J每天溜街的习惯。他每天早出晚归。回到家里时，妻子总是躺在工作间的沙发上，毛毯盖到胸部精疲力尽地酣睡。有好几天，J和妻子几乎没有说话。

现在妻子和中年摄影师正热衷于创作另一部电影。她的第一部电影虽然算是完成了，但只是参加拍摄的有关人员看过几次样片，然后由一家电影公司花二百万日元买下来销毁掉。开始妻子坚决不同意，最后也不得不屈从了。现在就以这二百万日元为基金，购买彩色胶卷拍摄风景和树木的片子。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结局呢？所有的人都抱怨那个被称为小弟的二十岁的演员。他是一切混乱与倒霉的根源。电影拍完后，妻子开始极具耐性的漫长的剪辑的时候，那个演员参加一部电视连续剧的演出，一夜之间，成为光辉灿烂的明星。并且应一家电影公司的聘请，决定首次在一部影片中担任主角，就在这时，J的妻子的剪辑工作也告完成。演员害怕自己在这部电影中扮演赤身裸体地在地狱里生活的形象一旦公开会引起丑闻，就向制片人和盘托出原委。事情传到电影公司头头的耳朵里，于是经过艰苦曲折的争议，J的妻子终于屈服了。这年轻的演员成为明星以后，J只在电视采访中见过他一面，这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已经不是情绪不安的神经质的人，他不会像浮萍一样飘浮不定地自由开放性感，而是一个稳重严谨沉闷的、只相信市民道德中最微不足道的性的顺应主义者的形象。J曾经想和这个人睡觉，现在感到甚至无法回忆当时的热情。J给回到巴黎的妹妹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一个明星诞生的故事，这封写得滑稽幽默的长信一定让巴黎的妹妹看得心花怒放。年轻演员主演的电影博得了好评，但摄影师把演员在J的妻子创作的电影中的形象作了一番比较，认为小弟在我们片子中的

形象要俊美潇洒得多。年轻的演员从此不再光临J的住所。

裸露癖的爵士歌手也不来了，但是她并非摇身一变成为顺应主义者，而是更具叛逆性，自由不羁地活着。她因为和一个应召女郎的组织有瓜葛，爆了个桃色丑闻，辞掉了夜总会歌手的工作，有时陪同从东南亚国家来进行政治谈判的人在国内旅行，有时和美国的贸易主顾一起住在饭店里，开始另一种生活。J现在有时还接到这个高级妓女打来的电话，但她不再到J的住所来，因为新的电影不需要女演员，J的住所也不再举办任何聚会。

J每天去溜街，只有J的妻子和中年摄影师关在家里孤独忧郁地创作电影分镜头剧本。当他们在大厅工作的时候，J连进都不进去。那天早上，由于J的一时高兴，把耳梨湾海边山庄里愉快的沙龙聚会搞得不欢而散。此后，除了J的妻子和摄影师反而更加亲密外，其他人都风流云散、分道扬镳，各自孤独地生活。然而以J的眼光看来，连他的妻子和老朋友摄影师给人的印象也同样是极其孤独封闭的，他们对电影的创作已经入迷，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但并不感到快乐，当然J几乎都在外面溜街，观察妻子和摄影师的工作只是非常的偶然。J的美洲豹汽车留给妻子工作用，但现在还不到拍外景的阶段，一直搁在车库里，象牙色的车身蒙上一层灰尘，黯然失色。

J并没有认真想过，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当流氓？一方面因为他的心灵深处时常意识到自己还不是名副其实的流氓，另一方面他痛苦地预感到当他被别人强壮的手臂粗暴地揪住、遭受种种侮辱时，就不得不最终考虑这个问题。只是潜藏于内心深处的、自己是流氓这种含意会时常闪现在意识表层，在瞬间浮现上来，如同突然间的停止缓刑一样。

一天黄昏，J进了国铁中央线下行的快速电车，一个和他年

龄相仿的姑娘呈直角地横站在他的前面，她的侧身紧挨着J的胸部、腹部、大腿。J的右手从她两片屁股中间的凹洼处往里伸，左手从下腹部的鼓起处往下抚摸，勃起的生殖器碰着她的大腿。两人的个子差不多，J呼出的气息轻轻拂动她兴奋得晕成玫瑰色的耳朵上的汗毛。开始的时候J紧张害怕得浑身发抖，呼吸都不顺。她会不会叫喊？她会不会用双手抓住自己的手腕向周围的乘客求救？最感到恐惧心颤的时候，J把那个坚挺的玩艺儿使劲地顶着她的大腿。J盯着眼前她五官端正的侧脸，低矮的额头平坦光滑，短小的鼻梁往上翘起，长着汗毛的褐色皮肤，大嘴唇，宽下巴，色素太多显得阴暗的乌溜溜漂亮的眼睛几乎一眨不眨。J隔着粗糙的毛料裙子继续抚摸着，突然感到一阵晕眩，如果姑娘此时由于厌恶或者害怕叫喊起来，他恐怕会达到性高潮。他恐惧地，或者说渴望心切地执著地空想着。但姑娘并没有叫喊。嘴唇依然紧闭着，眼睑就像舞台大幕降落下来一样闭上了。就在这一瞬间，J的双手在她的屁股和大腿间获得充分的自由。他的右手顺着变得柔和松软的屁股间滑了进去，左手顺着张开的大腿间伸进腹部下面。

J从恐怖感中摆脱出来，也同时减弱了本身的情欲，他的那玩艺儿开始萎缩。他现在只是出于义务或者好奇继续坚持抚爱。这时，他冷静下来的头脑感觉到：啊，老样子，就这样一切都被容忍，不可能超越这种状态达到一个核心。这不过是他决心成为流氓那一天开始不知道重复过多少遍的同样模式的一个过程。不大一会儿，J的两根手指头感觉到了陌生人孤独的性高潮。

这时，电车轰隆隆地驶进了新宿站。J看见从姑娘紧闭的眼睑间滑出闪亮的大粒泪珠迅速鼓涨破裂，淌在脸颊上，她紧闭的嘴唇像咬着一口酸梅一样雕刻着裂璺般深深的皱纹。车门开了，J被人群推拥着下到站台上。电车又走了，他仍然原地站着。姑

娘连头也不回一下，J感到难言的孤独，泪水模糊了眼睛。他想起前妻服安眠药自杀的那一天夜晚所感受到的无比巨大的孤独的恐惧。他和妻子脸贴着脸睡，妻子大声地打着呼噜，睡得很香很沉，而且泪水直淌。正是那泪水使J惊醒。说起来也许荒唐可笑，J想如果再遇见这个姑娘，一定哀求她和自己结婚、在一起共同生活。此后好几个星期，每天黄昏的同一个时间，他都在东京站的茫茫人海中寻找她，尽管他记不清那姑娘的长相，只有泪珠的形状、颜色、闪光和运动的形态清晰地刻在脑海里。

和这个姑娘唯一的邂逅是J流氓生涯中最幸福的一段回忆。而阴暗的不幸的往事不知其数。J决心当流氓的最初日子里，他在电车里在公共汽车里在百货商店的电梯里，虽然心切如火，却只能脸色苍白汗流浃背心惊胆战地恐悚呆立。有好几个星期，他像早出晚归四处游荡的荷兰人一样每天在东京都内转悠溜逛，但手指头连碰也没有机会碰一下别人的肉体。他发现外在社会对流氓竟然有形形色色的陷阱、禁忌、充满敌意的制止信号。他生来就从没有感觉过外在社会对他如此吵吵嚷嚷地表明自己的主张。从他成为反社会的流氓活动家之日起，他对社会的存在感就变得最为敏感。这个时期，人们看见在马路上转悠的J时，一定都以为他是一个笃诚坚定的道德家。其实那是他刚刚变心当流氓后艰苦的学徒修炼阶段……

叫J心惊肉跳的“辟邪物”，比如说从电车车顶上垂挂下来的广告就是一个。假如有一张广告上写着“百科全书——八千万人都受益”，J就立刻把自己想象成向八千万百科全书的爱好者发动进攻的孤独的武将，像将军临阵前浑身颤抖。这时，电车里摇摇晃晃的乳白色吊环拉手都变成他的绞刑架。J就会大汗淋漓，紧闭双眼。

度过这一段黑暗惨淡的日子，J能够得心应手地进行流氓活

动以后，也决非次次得手、幸福称心。他钻在众多的陌生人中，偷偷摸摸地抚摸素不相识的人的性器官，然后从众人中安全撤离出来，又回到孤独的自我。他甚至觉得，要完成这种理想型的流氓行为是不可能的。J梦见一个猎人闯进森林，射杀一匹鹿，在死去的鹿旁，他作为禁欲主义者享受着男人的性兴奋后拖着疲劳的身子回去。J在满员电车的陌生人的森林里孤军奋战，然后悄悄撤退，他只能期望猎人般的兴奋，然而总是中途受挫，事不如愿，交织着急躁和屈辱的情绪；或者陷于不可抑制的厌恶感，终于无法节制，纵情过度……

一天傍晚，J站在涩谷始发的大型公共汽车里的中间部位，右手抓着吊环拉手，左手从后面贴在一个大个子女人袜子与紧身衣之间的皮肤上，眼睛盯着在自己前面十厘米处摇晃的那结实的脑袋上丰满的沉甸甸的头发，闻着头发的味道，紧张兴奋得喉咙发干发涩。为了把她掀开的厚毛料裙子遮住，J只好像骑手一样双膝前屈，来个蹲裆骑马式，但这样子他的左手就不好活动。着急痛苦的情绪似乎从左肩一直麻到手指头。但是J坚持忍耐着，女人突然间蹲下来似地腰往下一沉，体重压在J本来就不自在的左手上，他身体失去平衡，额头一下子撞在女人的肩膀上。就在J直起腰来的时候，他的左手被女人粗壮有力的手腕紧紧扼住。J茫然自失，在恐怖的洪水漩涡里急剧盘旋下沉。汽车一到站，他脸色煞白一身冷汗地被女人拽着从人群中挤下车来。这时，J从恐惧与绝望的心底似乎嗅到一种感觉和谐的气味。他第一次亲身感受到自己在渴望流氓的快乐的同时也具有自我惩罚的欲望。他不想逃跑，倒像受到母亲保护的幼儿一样跟着这个女人走，交给最刻薄最凶狠的警察。但是女人并没有把J带到警察那里去，而是带到墙壁天花板地板全用隔音厚纸糊了几层的简易小旅馆。然而J越是想尽快完成性的贱民一样伺候的苦役时，越是力不从

心。女人的小蜜蜂般黄色脂肪肥厚的身体赤裸裸地横在脏乎乎的日光灯下，皱眉闭眼，一声不响。J一丝不挂地屈膝跪在她的身旁，羞耻绝望地低着头。似乎整个房间只有他们俩裸体的气味还活着、还在飘动。J也闭上眼睛，蜷曲着身子，一动不动，老老实实地等待这地狱百年时间的过去。女人也一动不动，像一头正在迅速腐烂的装死的狐狸。

通过这次令人难堪的痛苦的体验，J明白在拥挤吵杂的人群中，隔着内裤抚摸女人的东西，会产生一种不惜把自我存在全部投入的兴奋，而一旦与这个女人同床做爱，自己所有的性的狂热都转向拒绝。尽管他经常处于性饥渴状态，但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和妻子同衾了，而仅仅为了渴求微不足道的性接触的机会，每天从早到晚钻在大都市拥挤的人海中四处转悠。在遇见那个老头之前，J已坠入有生以来未曾体验过的彻底的深层孤独。如果没有遇上这个老头，J早作为流氓，做出爆发性的危险行动而被抓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J从与老头的互救关系中得到恩惠。

……那一天上午，J乘坐山手线想环绕东京一周。冬天的阳光淡淡地映照在老鼠背一样黑灰色的干燥的车厢地板上，悠悠地飘浮着一些灰尘。车里座位几乎坐得满满的，但没有人站着。大家闲得无聊，而且并不疲倦，眼睛扫来溜去。这是流氓最不走运的时刻。

车进了上野站，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大概是老师带着参观博物馆的木乃伊或者绳纹时代的土器什么的，二十来个女高中生兴高采烈地进了J的车厢。J正想站起来混在姑娘们当中，占据最有利的位置，突然发现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头，比自己更敏捷迅速又不动声色地先挤了进去。J有所预感，一阵心跳，转而静观。老头粗壮结实、魁梧倔强。他穿着高级驼绒大衣，宽阔的肩膀和厚实的胸脯耸立在女学生们脏乎乎的头顶上，粗壮的脖子围着白

色丝绸围巾，头上低低地戴一顶礼帽，除了满脸枯黄色的皱纹和那一双猛禽般锋芒锐利的眼睛外，简直就像补药广告上手握高尔夫球棒的理想的老年人形象。看一眼就觉得满心舒畅，无疑是自己老年的榜样。车里有几个空位，女学生也不坐，就像遭受狮子袭击的斑马、惊恐不安的小鸡一样紧紧聚集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聊天，那叽叽喳喳的声音淹没了电车的隆隆声。

老头的脑袋和上身仍然一动不动，眼睛渐渐地闭上，就像又困又不想睡最后终于入睡的小孩一样慢慢地合上眼皮。J看到他眼睛周围刻满皱纹的枯黄色皮肤渐渐地晕出一层淡红，就像戈登杜松子酒商标上的那一条醉狗。麻雀似叽叽喳喳的女学生忽然一下子沉默下来，只听见电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她们脸色难看，稚嫩的脸蛋由于惊惧害怕变得僵直粗糙。只有老头依然闭着红晕淡染的眼睛陶醉在幸福的感觉里。再有一分钟，这些女学生哭喊起来，耍流氓的老头立即就会被抓住。J的心头一阵惊恐，就像自己要被抓住一样。

电车驶进日暮里站，车门一打开，J猛地蹦起来，分开女学生，一把拽住老头驼绒大衣的胳膊使劲拖下了车。车门在他们身后立即关上了。J回头一看，女学生们从车里狠狠地瞪着他们，其中个子最小的女孩子满脸通红，泪水就要夺眶而出。大概这老头刚才抚摸她的胸部，满足孤独的性兴奋感……

"你也太大意了。"J松开胳膊，感到几分慌乱，甚至带着自我厌恶的情绪。

"谢谢你。要不是你救了我，恐怕我会一竿子插到底的。"老头直率地表示感谢。"

就这样，J和老头成了"马路朋友"，两人一起到亩火町的酒吧喝了一杯。

从此，J和老头，再加上少年每天在亩火町的酒吧会合，然后到热闹嘈杂的街上去。少年高中毕业后既没上大学也不工作，一心一意要写他的暴风骤雨般的流氓诗。除此以外，J和老头没有更多地打听过他的身世，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他们三人甚至互不知道姓名。几乎每天从早到晚、有时到深更半夜，十分亲热和睦地一起在地铁、国营电车、都营电车里转悠走动，乘坐公共汽车在新桥、涩谷间晃荡几个来回。他们相互间都是最忠实的“马路朋友”。少年一直穿着那件英国货的防水大衣（尽管在大冬天有点不合季节），其他西服、衬衫、领带、皮鞋全是名牌，对这个年龄的人来讲，实在过分奢侈，但口袋里往往只有几枚硬币。老头和J时常就往少年的大衣口袋里塞点钱，少年对金钱很无所谓，决不计较。有一次把给的钱全甩出去买了一副缀满各种装饰的高级滑雪皮手套。手套上的装饰物实在太多，毫无实用价值，如果用它抚摸女人的屁股，女人不会觉得被人玩弄，说不定还以为是小坦克从屁股上辗过呢。

自从少年加进来以后，进行流氓活动的就老头一个人，J和少年只负责保卫。少年从一开始就表示只管保卫，后来J也终于倒在少年这边。老头对J的变化不闻不问，依然发挥他的丰富经验、高超技术，J自不待言，就连少年对这老怪物、老流氓走火入魔的疯狂也甘拜下风、自愧弗如。

J和少年在车厢的角落里常常一边警卫老头的活动，一边讨论流氓的真切含义。少年的脑子时刻都在构思那首惊天动地的诗歌，所以只要涉及这个话题，他随时随地都会滔滔不绝、忘乎所以。他的结论是，对危险预先采取防范措施的流氓，原则上不予承认。即使他坦白对老头已渐怀敬畏之心，亦不例外。少年是一个狂热的人，他并不认为安全型的流氓也具有魅力，他不容许那首狂风暴雨般的诗歌中的、最危险型流氓的英雄形象受到任何污

染。

"在毫无危险的地方进行毫无危险的流氓活动，根本兴奋不起来。你不是也相信这一点吗？因为这种流氓的互救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尽管刺激很小，不是也能引起一些兴奋吗？我们在亩火町第一次谈话的那天晚上，老头不是说过吗？没有万无一失的。流氓就和捕捉猛兽的猎人一样。如果大草原上狮子、犀牛都老实温顺前来自投罗网，那猎人就会无聊厌倦得发神经！"少年说。

J觉得与少年讨论很有意思，因为他不能不考虑自己决定当流氓这种选择的意义。

"我说，你不觉得安全型流氓没出息吗？"少年重复一遍。

"是没出息。不过，如果说流氓命中注定要面对被抓起来蒙受侮辱的最大危险，现在不是用不着那么着急吗？这跟死一样，虽说人总有一死，但也没必要急急忙忙去死呀。"

"不，我认为你说得不对。如果死是生的意义的唯一证明，我就尽早死去，如果被捕的危险是决定流氓内心世界的因素之一，排除这种因素的流氓决非真正的流氓，而是假流氓。这样的流氓最终一钱不值，马上就变得无聊厌烦。我诗中的流氓英雄当然绝对不是这种卑微寒碜的小孱头。不过，我不明白，那老头受到我们的保护，可那一副孤独丑陋的模样就好像真正冒险的地道流氓一样。"少年瞟了一眼在公共汽车的人群里满脸红晕闭着眼睛陶醉在自我世界中的老头。

于是，J对少年说，他推测老头健壮的体内似乎潜伏着癌的病灶，还时刻担心他心脏病发作。从此以后，少年对老头更加关怀备至，也许他暴风骤雨的诗篇里需要一个垂死的流氓做配角。

少年还时常把他下一次的决定性的流氓活动方案说给J听，每一次都使J惊恐万状。少年的方案无疑都够得上性犯罪，如果

付之实施，J和老头绝对爱莫能助、无能为力。这些方案早已超出流氓的行为范畴，成了凶恶的性犯罪。

“不行，你就是为你自己着想也不能这么干。不然的话，惊天动地的诗没写成，就被社会抹杀了。你写诗为什么非要这么干不可？”

“其实，说是为了写诗，不如说更为了让我成为真正的自我，也许必须这样干吧。”少年的口气带着几分神秘。

本来J对少年的理想就不是坚信不移，只是因为和他逐渐加深了友谊，就想让他从这种梦想中摆脱出来。如果再与J的无意识相对照，就会发现恐怕他是出于这样的心理作用：J明白自己难说不会成为浑身长刺的海胆式的危险流氓，他对此感到害怕，因此拔掉少年身上危险的刺，实在是希望获得自我防御……

一天深夜，J和老头两人在亩火町酒吧里，J和老头商量：“我认识一个姑娘，跟半个妓女差不多，我想把少年带到她那儿去。如果这样能转变他对诗歌的兴趣角度，从把流氓作为英雄题材的诗转到讴歌肉体之爱的抒情诗上去，这对他不无好处。”

“你试试看。其实真想当流氓，到六十岁再当还不晚。”老头微笑着回答。

J给爵士歌手打了个电话，把少年带到她长住的新桥的饭店去。J向她说明来意，告诉她这少年必须体验一下正常的性关系。少年无可无不可地微笑着，然后对J说，他觉得有点紧张，让J在下面的酒吧间等着。听他的口气似乎已经从轻率的爵士歌手中得到自我满足。然而，J在酒吧间里一杯伯鲁诺酒刚刚喝完，爵士歌手就打来电话，几乎是哭喊着要他立即把这个怪物带回去！当J跑到歌手房间时，少年西服领带依然笑容可掬地悠然自得坐在椅子上，歌手在浴室里发了疯似地拼命冲洗身子，J探头进去，告诉她把少年带走，歌手回过头，脸色苍白（也有水凉

的关系），吼着和J从此断绝一切交往，J把浴室的门关上时，发现浴盆旁边的瓷砖地上有几滴血。少年一声不吭，J也不问。看来少年干了什么让姑娘大吃苦头的事。

从此以后，J和老头对少年不再多管闲事，三个"马路朋友"仍然相安无事地继续逛街。然而，少年终究不是能在J和老头处永久居住的新的定居者，他不过是在J和老头的庇护下，为实施第二次决定性的流氓行为而作自我缓期执行处决。他是短时间的同路人。

……寒冬将尽的一个深夜，天空雷声隆隆，大雨时下时停。但早晨阳光灿烂，像猫肚子一样温暖宜人。J的妻子和中年摄影师编好拍摄外景的日程表贴在工作室的墙上，他们大概从春天一直要忙到初夏。一天早晨，J去亩火町的酒吧和老头会合，少年有好几天不露面了，他好像患了忧郁症。现在如果没有这少年，J和老头就是钻在人群里，也觉得提不起精神。这一天，他和老头见到久不露面的少年，禁不住心花怒放。这使J想起还是J和老头两人的时代，当老头见到J时会高兴得满脸生辉，显得丑陋难看。与当时的J一样，现在的少年对J和老头感到厌恶，满心的不高兴形诸于色。他椅子前的低矮桌子上摆着安眠药瓶子和威士忌酒杯。J和老头责备的眼光小心翼翼地瞥了他一下，但谁也没有开口抱怨他一大清早就喝烈酒和吃安眠药，他们只是默默地在椅子上扭动着身子，尽量坐得舒服些，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

"我已经做好第二次行动的准备。我打算干。"少年说。

老头和J看着少年，笑容立即从脸颊、嘴唇上消失。安眠药和威士忌使少年的头脑开始发烧，他神情尖利，充血的眼睛肿胀起来，脏乎乎的脸一直煞白到耳根，愤怒的歇斯底里的声音颤动沙哑，像小孩子的声音一样，令人想起第一次见面时只贴身穿着长统靴和防水大衣的那一个绝望的冒险家形象。

“可你今天不照样穿着西服、裤子吗？要不要现在就躲进厕所里换上防水大衣和长统靴？”老头用笨拙的嘲弄口吻掩饰心中的不安。

“不，我的方法与前一次不一样。前一次被你们妨碍的时候，我不是说过了吗？”少年说。他把搭救他叫做“妨碍”，J感到自己对少年的友谊受到践踏。

“可你不是对我说过，并不想实现在电车里强奸、在地铁里杀死老太婆之类凶狠残酷的梦想吗？”J极力冷漠地说。

“我以后谁也不告诉了，只要一说出去，我的计划就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反正以后你们别管我了。我一开始就说了，我参加流氓俱乐部只是专门救助你们。以后你们就不要再管我了！”少年说。

“那你为什么特地告诉我们你第二次冒险已经准备完毕、并且一定要干？用不着跟我们说，自己一个人跑到远远的什么地方单独干不就行了吗？”

“我只是给你们告别来的。我们终归是朋友吧？”少年直截了当地提到友谊，充血的眼睛立即泪水汪汪，深情地看着J和老头，不由地令他们感动。少年像发脾气的小孩一样粗暴地站起来：“别妨碍我！我是经过死去活来的痛苦折磨好容易才下这个决心的，我下决心是做出牺牲的，所以你们就不要再妨碍我了。我对你们这种闹着玩似的安全型流氓已经忍无可忍了。如果你们再妨碍我，我就向警察检举你们！”

少年小跑似地大步流星出了大门，老头和J结了帐，紧追出去，气喘吁吁地尾随着在残雪消融后干燥的马路上怒气冲冲地弯腰大步疾行的少年。少年往国营电车亩火町站方向走去，突然他狡猾地转过头，以一种无法容忍的忿懑的姿势站住，狠狠地盯着J和老头。J和老头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前去。

“你们为什么跟着我?”少年叫起来。在安眠药和威士忌的夹攻下，他的心理状态已经完全失衡，身体也出现反常，高大的上身渐渐歪斜，然后猛然站直了，接着又开始歪斜。

“你醉了。回去睡觉！我们用出租车送你回去。”

“你们为什么跟着我？又不关你们的事，为什么要干涉？现在我正在紧要关头!”少年挥舞胳膊，声嘶力竭地恫吓着。这里是繁华热闹的商店街，围观的人立刻挤了上来。

“那好，我们不干涉你。可是你也不能不许我们观看你冒险吧？我们正想看看你这个危险型流氓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并不认为你下决心冒险以后就能随心所欲地写那首暴风骤雨般的诗篇。好吧，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们决不搭救也不妨碍你。如果现在你怕了，这才是地地道道的胆小鬼!”J的声音由焦躁渐渐变成憎恨。

少年似乎吃了一惊，一种纯朴的表情从脸上掠过，看着J，然后猛一转身，迈步走去。他不再回头，把J和老头忘在脑后，沉浸在自我的激情里。J和老头默默地尾随着，和少年保持三十米左右的距离。

少年进了亩火町站，J和老头等他过了检票口后，也去买票。买票费了点时间，拿到票过检票口时，发现少年已经开始行动。通往神田方向站台的台阶，与通往池袋方向站台的台阶交叉成一个扇形，少年站在那儿的一家小店铺旁，右手握着一个幼女的手，左手拿着红猴子电动玩具给她看，稍稍弯着腰说些什么，然后把玩具给了小女孩，牵着手走上通往神田方向站台的台阶，那情景就像亲亲热热的兄妹俩，谁见了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只有J和老头看出少年似乎打算诱拐幼女，茫然悚立，对相信这个事实本身都感到害怕。

少年的身影消失在站台上时，小店铺里面的厕所门开了，出

来一个年轻的妇女，她环顾四周，胆怯地轻声叫唤着谁，然后立即惊慌恐惧起来，大声叫唤着孩子的名字跌跌撞撞地快步登上通往池袋方向站台的台阶。J和老头不约而同地同时往前迈了一步，想告诉她应该上相反的台阶，但两人都没有张嘴，伸出的手臂无力地垂了下来，只是呆呆地站着。难道他们真的被少年语言的魔力镇住了吗？

女人揪心的悲叫声鸢一样从头顶急速降落下来，像是对他们的抗议。J无暇顾及老头，蹦起来朝刚才少年登上的台阶三步并着两步跨跃上去。J看到了目不忍睹的凄惨悲壮的一幕。出手线电车正隆隆吼叫着进站，对面站台上年轻的女人伸直手臂好像就要跃 到铁轨上似的，幼女倒在两条铁轨中间黑红色碎石子的低洼地上挣扎，手里还拿着那只红猴子玩具。少年双膝跪在电车进站的那条铁轨上，上身向空中仰着，像一匹倒地的烈马要仰天嘶鸣，把幼女扔到安全的碎石子低洼地后的双手弯曲在胸前，J吓得闭上眼睛，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电车车头被少年的鲜血染得通红的奇怪的幻影。J悲叫着淌下泪水。

一个小时后，J和老头并肩坐在亩火町的酒吧的沙发上，默默地看着自己手中晃动的酒杯。J想起年轻的母亲把幼女紧紧抱在怀里呜咽着对围观的人们反复说的话："他是个神啊！我的孩子看到我，就从站台跳到铁轨上想过来，谁都以为我的孩子没救了，连我都绝望了。可那个人救了她一条命，他是神，自己却……呜呜……"

"那个少年活在世上只能当流氓，这么一想，我自己也得到些许惨然的安宁。"老头说，"我觉得，流氓就是像那个少年一样即使以死相搏也决不动摇的危险分子，而我们这样担心安全的流氓俱乐部实在不过是吸稀释毒品的机关。"

"噢，我也听少年好几次这样说过。"J说。

"我们自己还是有假。我觉得，我们最后的路，要么当少年那样危险的流氓，要么洗手不干，二者必居其一。"老头说。

"我也这么想。恐怕以后我不到这酒吧来了，也不再和你见面了。"J深感悲哀。

"大概你将洗手不干，我会变成更危险的流氓。我的确预感到自己有一天在地铁的人群中被捕，然后心肌梗塞死去。"

J站起来，老头依然坐在沙发上仰脸看着J，摇了摇头。他眼圈通红，像怒火燃烧性欲兴奋，又像戈登杜松子酒商标上的醉狗似的，露出了悲哀的微笑。猛禽一样锐利的眼睛，蒙上一层白色的泪雾，这是J见到的老头最和蔼慈祥的老人的眼睛。J的眼睛又被泪水浸湿，他也和老头一样，淡淡地微笑，轻轻地摇摇头，默默地离开酒吧，出了饭店。他真担心自己会不会在身后老头的眼光里贫血倒下，他坐进饭店侍者叫来的出租车，绝望地抽泣起来。J刚刚失去他一生中最好的两个朋友……

有几个星期，J没有出门，他发现自己在家里对妻子是一个负担和痛苦。不仅仅是妻子，为拍摄电影做准备到家里来的摄影师对J的态度，J也有所觉察。可是J每天想的尽是少年和老头，对妻子和摄影师的态度并未深究其中的含意，他现在变得跟幼儿一样迟钝。

终于有一天早上，摄影师走进J的寝室，郑重其事地说有话要谈，J还以为又是电影制作费、美洲豹汽车使用权之类的事呢。然而摄影师告诉他，他正在和J的妻子相爱，而且妻子已经怀孕了。J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盯着眼前这个鲸鱼头一样又大又圆的黑脸膛上滑稽地翘着上唇胡、瞪着充血的眼睛的中年男人。J并没有无法容忍的痛苦的感觉，他倒以为这很自然。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热情得不可思议的怪人、精密仪器迷、中年

男人和只对电影创作感兴趣、瘦干巴的、一身肉长得跟男人一样的妻子之间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J实在纳闷。妻子那反女性的腰居然还有怀孕的能力？妻子分娩的时候难道不会死去？

“J，我知道你一定感到震惊。你最早的老朋友背叛了你，是吧？J。”摄影师安慰J。最早的老朋友？J惊讶地予以反驳。现在，“朋友”这个字眼能引起他具体联想的，只有死去的少年和依然在嘈杂的人群中孤独地进行流氓活动的老头。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J问得傻，他自己都为这无聊的问题感到脸红。从什么时候背叛自己的？知道了又怎么样？

但是摄影师老老实实地回答：“J，从你不在家的时候。”

“大白天就让她怀上了？”J带着几分嘲弄的口吻。

摄影师又大又圆的黑脸膛一下子红成赤铜色，颤动着声音结结巴巴地说：

“J，你是性变态。蜜子告诉我，你把自己的妻子都当作同性恋的男少年来对待。坦率地说，性变态的男人拥有妻子的时候，其他男人应该和他的妻子发生肉体关系。这是其他男人的义务。”

J想到摄影师和妻子在背后对自己的性癖说三道四，才真正怒火中烧。摄影师好像也有思想准备等着挨J的揍。但是J没有对摄影师诉诸暴力。于是，自从J在耳梨湾的山庄揍了摄影师以后一直郁结在心头的自我厌恶的肉瘤终于消失了。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J看着摄影师那一双熟悉的充血的慌乱不定的眼睛，关怀体贴地问。

“和蜜子结婚，我们要这个孩子。如果你同意和蜜子离婚的话。”摄影师显得很兴奋。

“你的妻子、孩子怎么办？”

“恐怕只能给生活费了，如果孩子能归我抚养当然最好。”

"那以后你就很辛苦。"J说。

"是啊，很辛苦。电影也必须完成。"摄影师说。但这个中年男人迟钝呆板的表情逐渐从内心透出自豪自信的光彩。J同情怜悯地想，为着这种父系社会酋长型鲁莽冒失的中年男人，以后到底还有多少人要尝尽这现实社会的辛酸啊。

"我尽快办理离婚手续。"J说，"把蜜子带到哪儿去？地点找好了吗？"

"还没有。"

"那我暂时搬到父亲那儿去。"J说。

"还有电影的事……"

"阿里弗勒克16毫米摄影机就送给你们。上一部电影卖的钱蜜子已经以她的名义存起来了。至于我父亲投资的事现在无法考虑了。"

"J，谢谢你。"摄影师感激涕零，像女人一样肩膀纤弱地颤动，紧张的情绪松懈下来，孩子般喉咙啜泣着回到工作间。

J仰卧在床上，什么也不想，时而听见妻子和摄影师在工作间嘀嘀咕咕低低的说话声。J爬起来，把衣服和随身日用品塞进皮箱，为了不跟妻子碰面，从厨房楼梯下到车库，坐进几个月没摸的美洲豹车里。他到丸之内的钢铁公司大楼，把与妻子离婚、暂时栖身家里的原委告诉了当总经理的父亲。父亲始终和颜悦色微笑地听着，然后问J："你今年多大了？"J回答说："三十岁。""三十岁"这句话在他的耳朵里产生一种特殊的回响，总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三十岁？已经不是小孩了。"你头一个老婆自杀以后，过着一种隐士的漂泊生活，这次第二个老婆跟别人睡觉，把你甩了。这不是一半对一半吗？你也三十了，现在不是该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吗？我的公司要建一个汞合金厂，这是一场革命，我打算最近去美国，视察有关的合作公司，做些建厂

准备。你当我的秘书跟我走一趟怎么样？以后在这新建汞合金厂里给你安排一个有干头的位置好吗？这个汞合金厂要建一栋四十层的大楼，你先看看幻灯片，很激动人心呵。相当不错。你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开始新的生活！”

J和父亲一起一边看彩色幻灯片一边考虑父亲的这一番话。老的朋友和妻子都已离去，新的朋友一个死了，一个消失在东京一千万的茫茫人海中。现在J孑身一人。的确，现在不正是作为一个顺应主义者回到现实生活的大好时机吗？J明白，他对前妻自杀所背负的责任感、犯罪感与第二个妻子对自己的不贞、背叛相互抵消的想法，从情绪上说也是自我欺骗而已。承认这种自欺难道不就是作为顺应主义者回归现实生活的第一步吗？他预感到，自己以后将历经无数的自欺，最后也成为和现在在身旁像情绪不满的野兽一样，喉咙咕噜咕噜响着聚精会神地看着彩色幻灯片的老怪物一模一样的老头。他想开了，像长时间的海上漂流者被人搭救上来一样的感觉，即使是被敌船搭救……

J终于屈服了，接受父亲的意见。离出发还有三个星期，他的日常生活将突然开始满负荷地运转。J走出总经理办公室，经过长长的走廊，进了电梯。他脑子里描绘着四十年后与刚才见面的父亲一样容貌风度的自我形象。现在的父亲、四十年后的自己，即使身患癌症、心肌梗塞，也能泰然处之，顺应主义老怪物的不动声色的冷漠决不会半点走样。啊，自欺欺人的顺应主义者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J就像一个工作繁忙、精明能干的公司职员一样潇洒麻利地出了大楼的自动门，向停在地铁站口边上的车子走去。就在这时，J突然感到丧魂落魄的极度性兴奋，神差鬼使般连蹦带跳地顺着地铁台阶跑下去。

J钻进地铁拥挤的车厢，身子毫不客气地在人堆里挤来挤去，像事先约好似地贴在一个姑娘身后，眼睛立即迅速地四周扫

了一遍。电车的轰隆声、人群的嘈杂声，都被他耳朵里热血沸腾的轰鸣声尽行吸收。他闭着眼睛，掏出生殖器，在姑娘野鸡般肥胖的、富有弹性的屁股中间热乎乎的凹洼处不断磨蹭着。他立即感觉到进入欲罢不能的地步。新生活、没有自欺欺人的新生活，他的脑子烧得通红，一阵无声的呻吟，他达到了性高潮。外界的一切喧嚣声又恢复了。他的精液的的确确污脏了姑娘的外套，这是一个铁证。就像一千万双怒不可遏的眼睛同时瞪着J齐声吼叫。J沉浸在无比幸福和恐惧交迭荡漾不断高涨的波浪里。几只胳膊紧紧地抓住了J。J吓得流下眼泪，他觉得这泪水是对前妻自杀那天夜晚涟涟泪水的赎罪。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的性世界
作者＝（日）大江健三郎著　　郑民钦译
页数＝３５４
ＳＳ号＝１１０７３６０１
出版日期＝１９９６年０４月第１版